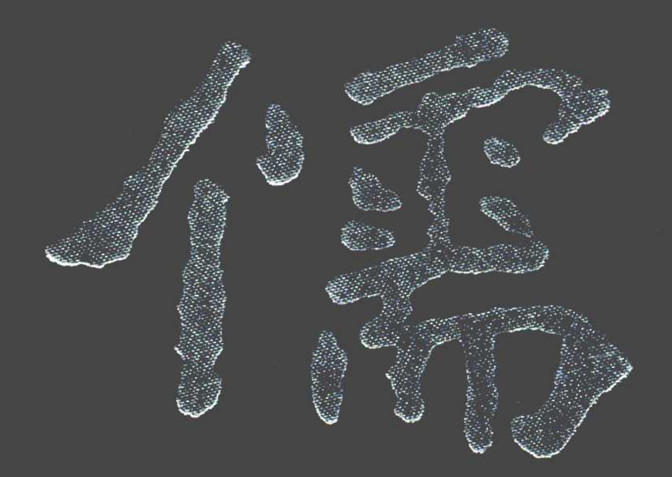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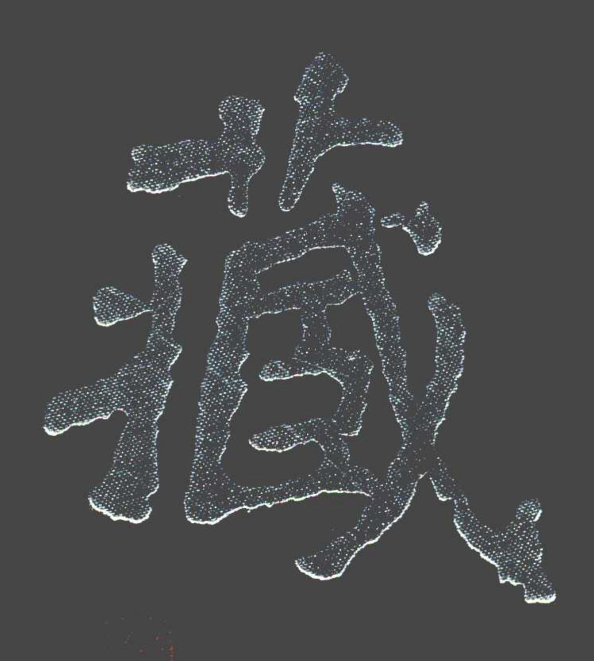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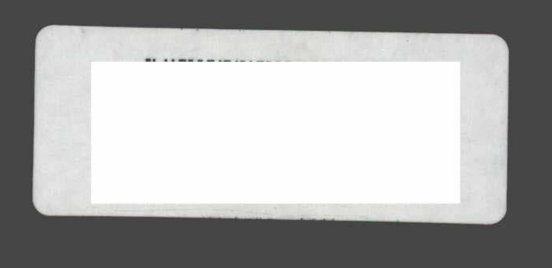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二一八册上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八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八册

集　部

《儒藏》精華編第二一八册

集部

上册

目録

上册

欒城集卷之二……一九

欒城集卷之三……四〇

欒城集卷之四 …… 六〇

欒城集卷之五……七八

欒城集卷之八……………………………… 一三三

欒城集卷之九……一五〇

欒城集卷之十……一六九

欒城集卷之十一……一九〇

欒城集卷之十二……二一〇

欒城集卷之十四

欒城集卷之十五……二七二

欒城集卷之二十六……四二三

欒城集卷之二十七……四三九

欒城集卷之二十八 …… 四五八

欒城集卷之二十九……四七五

欒城集卷之三十

欒城集卷之四十……六九五

下册

欒城集卷之四十一……七一三

欒城集卷之四十九 …… 八五一

欒城集卷之五十 …… 八六六

欒城後集引

欒城後集卷之一

欒城後集卷之二……九〇一

欒城後集卷之五

欒城後集卷之六

欒城後集卷之十六……一〇七八

欒城後集卷之十七……一〇九一

欒城後集卷之十八……一一〇一

欒城後集卷之十九……一一一二

欒城後集卷之二十……一一一八

欒城第三集卷之二……一一九三

欒城第三集卷之三

蘇轍集

〔北宋〕蘇轍 撰
薛志霞 楊軍 校點

目録

上册

欒城集卷之二……………………一九

欒城集卷之四

欒城集卷之六……九七

欒城集卷之十……一六九

欒城集卷之十一……一九〇

欒城集卷之十二

欒城集卷之十四……二五二

欒城集卷之十六……二九二

欒城集卷之二十六……四二三

欒城集卷之三十……四九三

欒城集卷之三十三……五四六

詔敕四十一首……五五六

欒城集卷之四十……六九五

下册

欒城集卷之四十一……七一三

欒城集卷之四十四

欒城集卷之四十五

欒城集卷之四十六

欒城集卷之四十七……八二三

欒城集卷之四十八……八三八

欒城後集引……八八一

欒城後集卷之一

欒城後集卷之二……九〇一

欒城後集卷之三……九一八

樂城後集卷之四……九三六

欒城後集卷之五

欒城後集卷之六

欒城第三集卷之三 ……………… 一二〇七

校點説明

蘇轍所撰詩文集，舊時書目著録分別爲《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三集》十卷及《欒城應詔集》十二卷。欒城位於今河北石家莊東南，宋時真定府縣，蘇氏郡望，故用以名集。近人整理蘇轍集始加總名，或曰《蘇轍集》，或曰《欒城集》。今取前者。

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一二），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山（今屬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轍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嘉祐六年，與兄軾同策制舉，因直言置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乞養親京師，改爲大名推官。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上書建議改革弊政，深得神宗賞識，召對延和殿，委命三司條例司。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出爲河南推官。後歷任陳州教授、齊州掌書記、著作佐郎及南京判官。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兄軾以詩得罪，轍坐謫監筠州鹽酒税，後移知歙州績溪縣。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司馬光爲相，轍以祕書省校書郎召，歷任右司諫、起居郎、中書舍人，進户部侍郎、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御史中丞。元祐六年（一〇九一），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哲宗親政，恢復新法，轍落職知汝州，後更漸南移至袁州、筠州，又責授化州别駕、雷州安置，最遠至於廣東路循州。後逢徽宗大赦天下，乃得以嚮北徙居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致仕。晚年居許州潁水之濱，自號「潁濱遺老」，杜門深居，專心著述。卒於徽宗政和二年，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南宋淳熙中，謚文定。《宋史》卷三三九有傳。

蘇轍性格沉静，以直言敢諫聞名於朝廷。嘉祐六年，應對仁宗策問，直指皇帝留戀後宮等弊端。史載：「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轍於政事每持己見，不懼

權威。處置西夏、治理黃河等事，提出許多切實可行的主張。《宋史》評論：「君子不黨，於轍見之。」元豐二年，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轍上書欲削已官爲兄贖罪。元祐六年，軾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遂數度上書辭右丞之職以避兄。《宋史》本傳稱：「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

歐陽修重振古文運動，蘇氏父子響應，使散文創作重新走上平易自然之路，史稱「三蘇」，同屬唐宋散文八大家。轍之散文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條達流暢，疏蕩奇偉，自成一家。轍另有《詩集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及筆記《龍川略志》、《龍川别志》。

《蘇轍集》爲蘇轍的詩文集，共收録詩二千首、散文一千篇、辭賦多篇。其中《欒城集》乃轍爲尚書右丞時所輯元祐六年以前所作詩文，《後集》是元祐六年至崇寧五年（一一〇六）間的作品，《三集》是崇寧五年至政和二年間的作品。此三種均爲蘇轍親手編定，原本刊行，附益增損不多。此外有《應詔集》，乃所進策論以及應試諸作。蘇轍文集在宋代黨禁開後刊行流傳，南宋淳熙年間，已有建安本、蜀本等傳世，然頗多闕謬舛誤。淳熙六年（一一七九），轍三世孫詡據家藏舊本刊於筠州公使庫，此本包括三集八十四卷。開禧三年（一二〇七），四世孫森又據淳熙本重刊。宋代另有收入《應詔集》十二卷的四集九十六卷本，《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等皆有著録。宋本今存三帙，皆藏於國家圖書館：其一爲《蘇文定公文集》，四集九十六卷，今存四十六卷，習稱宋刻大字本；其二亦爲《蘇文定公文集》，行款特徵與前本同，殘存十卷，版面較爲模糊，當係後世遞修本；其三爲《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殘存二十一卷，宋刻遞修，字體較小，習稱宋刻小字本。後世刻本皆源自這兩種版本系統。九十六卷本系統有明萬曆間王執禮、顧天敘校刊本，因王執禮堂號

「清夢軒」，此本又稱「清夢軒刊本」。此本刊刻質量較佳，且比別本多收奏疏二十餘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亦爲九十六卷本。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眉山刊行《三蘇全集》，内有蘇轍文集九十四卷，其中《欒城集》四十八卷，卷數與文字稍有出入，但也屬於這一系統。八十四卷本系統的代表則是明嘉靖二十年（一五四一）蜀王朱讓栩刻本，習稱蜀藩刻本。此後有人以活字翻印，《四部叢刊初編》所收即明活字翻印本。

這次整理，以明萬曆間王執禮、顧天敘校刊本《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及《應詔集》十二卷爲底本，以明嘉靖二十年蜀王朱讓栩刻本《欒城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簡稱「明蜀本」）、三種宋殘本即宋刻《蘇文定公文集》（簡稱「宋刻本」）、宋刻遞修本《蘇文定公文集》（簡稱「文集本」）和宋刻小字本《欒城集》（簡稱「欒城本」）爲對校本，以明活字翻印本（簡稱「活字本」）及清道光眉山刻《三蘇全集》所收《欒城集》四十八卷《後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及《應詔集》十二卷（簡稱「道光本」）爲參校本。同時還參考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出版的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曾棗莊、馬德富校點《欒城集》。希望能給讀者提供蘇轍文集的可信文本。書末附録有關制詞謚議、年表本傳、序跋提要、佚著輯考，是研讀《蘇轍集》不可或缺的資料，前人爲此付出了巨大心血，我們在此基礎上有所增益。其中劉尚榮撰輯《蘇轍佚著輯考》原載中華書局版《蘇轍集》之末，收録詩文共七十餘首。附言「近年新輯蘇轍佚詩佚文十餘篇，應予增補」。今得其襄助，對原作加以校改補正，遂成爲蘇轍佚著的集成之作。我們對同行專家的辛勤勞動深表敬意。限於校點者水平，本書疏謬之處容或多有，祈請方家賜正。

校點者　薛志霞　楊　軍

欒城集卷之一

詩五十二首

郭綸

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權嘉州監稅。

郭綸本蕃種，騎鬬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嘉州已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長遇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群蜂。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糢糊腥血紅。戰勝士氣振，赴敵如旋風。蚩蚩氈裘將，不信勇且忠。遥語相勸誘，一矢摧厥胸。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馳歸不敢息，馬口銜折鋒。誰知八尺軀，脱命萬死中。忽聞南蠻叛，羽檄行怱怱。將兵赴危難，瘴霧不辭衝。行經賀州城，寂寞無人蹤。攀堞莽不見，入據爲築墉。一旦賊兵下，百計燒且攻。三日不能陷，[1]救至遂得通。崎嶇有成績，元帥多異同。有功不見賞，憔悴落巴賨。已矣誰復信，言之氣恟恟。予不識郭綸，聞此爲斂容。一夫何足言，竊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計功。郭綸未嘗敗，用之可前鋒。

[1] 「日」，明蜀本作「月」。

初發嘉州

放舟沫江濱，往意念荆楚。擊鼓樹兩旗，勢如遠征戍。紛紛上船人，橈急不容語。余生雖江陽，未省至嘉樹。巉巉九頂峰，可愛不可住。飛舟過山足，佛脚見江滸。舟人盡斂容，競欲揖其拇。俄頃已不見，❶烏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陰，壁峭上無路。云有古郭生（璞），此地苦箋注。區區辨蟲魚，《爾雅》細分縷。洗硯去殘墨，遍水如黑霧。至今江上魚，頂有遺墨處。覽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鳴櫓。至楚不復留，上馬千里去。誰能居深山，永與禽獸伍。此事誰是非，行行重回顧。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闊山盡平，連峰遠非漢。慘慘瘴氣青，薄薄寒日暖。峰巒若崖石，草木條幹短。遥想彼居人，狀類麏鹿竄。何時遂平定，戍卒從此返。

夜泊牛口

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燈照疏樹。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箕踞。水寒雙脛長，壞袴不蔽股。日莫江上歸，潛魚遠難捕。稻飯不滿盂，饑卧冷徹

❶「俄」，原作「我」，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曙。安知城市歡，守此田野趣。秖應長湅饑，寒暑不能苦。

戎州

江水通三峽，州城控百蠻。沙昏行旅倦，邊静禁軍閑。漢虜更成市，羅紈靳不還。投氊揀精密，換馬瘦孱顔。兀兀頭垂髻，團團耳帶環。夷聲不可會，争利苦間關。

舟中聽琴

江流浩浩群動息，琴聲琅琅中夜鳴。水深天闊音響遠，仰視牛斗皆從横。昔有至人愛奇曲，學之三歲終無成。一朝隨師過滄海，留置絶島不復迎。終年見怪心自感，海水震掉魚龍驚。翻回蕩潏有遺韻，琴意忽忽從此生。師來迎笑問所得，撫手無言心已明。世人囂囂好絲竹，撞鐘擊鼓浪謂榮。安知江琴韻超絶，擺耳大笑不肯聽。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

期君荒江濆，未至望已極。朔風吹烏裘，隱隱沙上立。愧余後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問所如，歸去已無及。繫舟重相邀，雨冷塗路濕。

江上早起

晨興孤舟上，盥濯夜氣清。整巾未皇坐，雙櫓軋已鳴。日出江霧散，江上山從横。區區茅舍翁，曉出露氣腥。收筒得大

鯉，愛惜不忍烹。持之易斗粟，朝飯厭魚羹。蕭蕭遠風起，泛泛野鴈驚。忽過百餘里，山水互變更。逢舟問所如，彼此不知名。超超江湖間，殊勝地上行。旦游市井喧，莫宿無人聲。江上誠足樂，無怪陶朱生。

江上看山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頭，落日孤雲靄新畫。前山更遠色更深，誰知可愛信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負遠來心。

山胡

山胡擁蒼毳，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幾重。啄溪探細石，噪虎上孤峰。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容。

白鷴

白鷴形似鴿，搖曳尾能長。寂寞懷溪水，低回愛稻粱。田家比雞鶩，野食薦杯觴。肯信朱門裏，徘徊占玉塘。

屈原塔 在忠州。

屈原遺宅秭歸山，南賓古者巴子國。山中遺塔知幾年，過者遲疑不能識。浮圖高絕誰所爲，原死豈復待汝力。臨江慷慨心自明，南訪重華訟孤直。世人不知徒悲傷，強爲築土高岌岌。

嚴顔碑亦在忠州。

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嚴太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顔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何足怪，乘勝使氣可若何。斫頭徐死子無怒，我豈畏死如兒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黄河。臨危閑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横戈。

竹枝歌忠州作。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言啁哳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三四家。連舂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足悲訴，歲樂年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麥畏狼虎。俚人風俗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閑。雙鬟垂頂髮已白，負水采薪長苦艱。上山採薪多荆棘，負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龜，水重還家足無力。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生有似麋與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譁占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里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慘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江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聲苦凄急。不知歌者樂與悲，遠客乍聞皆掩泣。

望夫臺 在忠州南數十里。

江上孤峰石爲骨，望夫不來空獨立。去時江水拍山流，去後江移水成磧。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爲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慰爾行人遠行役。

八陣磧 在夔州。

漲江吹八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十四。遥指如布棋，就視不知處。世稱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褒斜，軍旅無闊步。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惟餘桓元子，久視不能去。

灩澦堆 或云上有古碑。

江中石屏灩澦堆，鼈靈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無敢近，落日紛紛鳧鴈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爲我赤脚登崔嵬。上有古碑刻奇篆，當使盡讀磨蒼苔。此碑若見必有怪，恐至絶頂遭風雷。

入峽

舟行瞿唐口，兩耳風鳴號。渺然長江水，千里投一瓢。峽門石爲户，鬱怒水力驕。扁舟落中流，浩如一葉飄。呼吸信奔浪，不復由長篙。捩柁破濆旋，畏與亂石遭。兩山蹙相值，望之不容舠。漸近乃可

入，白鹽最雄高。草木皆倒生，哀叫悲玄猨。白雲繚長袖，零露如飛毛。緬懷洚水年，慘蹙病有堯。❶禹益決岷水，屨與山鬼鏖。摧岡轉大石，破地疏洪濤。巉巉當道山，斬截肩尾銷。峭壁下無趾，連峰斷脩腰。破處不生草，上不挂鳥巢。水怪不盡戮，下有龍與鼇。遼哉千萬年，禹死遺迹牢。豈必見河洛，開峽斯已勞。

巫山廟

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婆娑奏歌舞。空山日落悲風吹，舉手睢盱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瓦盎傾醪薦麋脯。子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飄然乘風遊九州，朅渡西海薄中土。白雲爲車駕蒼虬，驂乘湘君宓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飄飄薄煙霧。泊然冲虚眇無營，朝飡屑玉嚥瓊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江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愛之不能去。湍崖激作相喧豗，白花翻翻龍正怒。堯使大禹導九州，❷石隕山隊幾折股。山前恐懼久無措，稽首山下苦求助。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擘山洩江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頃千萬古。廟中擊鼓吹長簫，採蘭爲殽蕙爲肴，玉缶薦芰香飄蕭。龍勺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飄飄。荒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沉寥？神君聰明無我責，爲我驅獸攘龍蛟。乘船入楚泝巴蜀，濆旋深惡秋水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

❶「蹙」，文集本作「慼」。

❷「州」，文集本作「川」。

尊貴豈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勞。

巫山廟烏

巫廟真人古列仙，高心獨愛玉爐煙。飢烏巧會行人意，來去紛紛噪客船。

昭君村

峽女王嬙繼屈須，入宮曾不愧秦姝。一朝遠逐呼韓去，遙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轉柂橫江筋力小。深邊積雪厚埋牛，兩處辛勤何處好。去家離俗慕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山上女，❶夜從東舍嫁西家。

三遊洞

洞前危逕不容足，洞中明曠坐百人。蒼崖硉兀起成柱，亂石散列如驚麏。清溪百丈下無路，水滿沙土如魚鱗。❷夜深明月出山頂，下照洞口纔及唇。沉沉深黑若大屋，野老搆火青如燐。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氣飄亂爲橫雲。深山大澤亦有是，野鳥鳴噪孤熊蹲。三人一去無復見，至今冠蓋長滿門。

❶「山」，文集本作「江」。
❷「土」，文集本、明蜀本作「上」。

寄題清溪寺 在硤州，鬼谷子故居。

清溪鬼谷子，雄辯傾六國。視世無足言，自閉長默默。蘇張何爲者，欲竊長短術。學成果無賴，遂爲世所惑。顛倒賣諸侯，傾轉莫可執。後世何不明，疑我不汝及。誰知居深山，玩世可終日。君觀二弟子，死處竟莫得。客齊自披裂，投魏求寄食。悠悠清溪中，石亂流水急。溪魚爲朝飡，老死得安穴。居亂獨無言，其辯吾不測。

息壤 在荆南南門外。

江上寒沙薄如席，一夕墳起成高丘。江流傾轉力不勝，左齧右吐非自由。南郡城南獨何者？平地生長殊不休。當中屋背不盈尺，深入百丈皆石樓。古人不知下有怪，發破不掩水漲浮。傳言夏鯀塞洚水，上帝愛此無敢偷。竊持大畚負長鍤，剌取不已帝使流。禹知水怒非塞止，網捕百怪雜蜃鰍。掘壕入土不計丈，投擲填壓聲嗚啾。一時既定憂後世，恐此竊出壞九州。神人已死無復制，故以此土封其頭。發之輒滿不可既，意使靈物長幽囚。前年大旱千里赤，取土盈掬雨不收。誰言咫尺舊黃壤，中有千歲龍與虯？高山萬仞猶可削，嗟此何獨生如疣。天長地遠莽無極，雖有缺壞誰能賙？我疑天意固有在，患世多事窮鐫鎪。埏陶鼓鑄地力困，❶久不自補無爲憂。世無女媧空白石，磊磊滿地如浮漚。

❶「鑄」，原作「濤」，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耕田鑿井自無已，息壤無幾安能酬？

荆門惠泉

泉源何從來，山下長溪發。油然本無營，誰使自激洌？茫茫九地底，大水浮一葉。使水皆爲泉，地已不勝洩。應是衆水中，獨不容至潔。涓涓自傾瀉，奕奕見清澈。石泓浄無塵，中有三尺雪。下爲百丈溪，冷不受魚鼈。脱衣浣中流，解我雙足熱。樂哉泉上翁，大旱不知渴。

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

荒涼荆門西，泉水誰爲洩？發源雖甚微，來意不可折。❶平鋪清池滿，❷皎皎自明澈。甘涼最宜茶，羊炙可用雪。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燕已遠，❸青嶂空嵲嵲。泉上白髮翁，來飲杯饌闕。酌水自獻酬，箕踞無禮節。區區游泉人，常值午日烈。回首憂重城，賞玩安能徹！

浰陽早發

春氣入楚澤，原上草猶枯。北風吹栗林，梅蘂颯已無。我行亦何事，驅馬無疾徐。楚人信稀少，田畝任蓁蕪。空有道路人，擾擾不留車。悲傷彼何懶，歎息此亦愚。今我何爲爾，豈亦愚者徒？行行楚山曉，霜露滿陂湖。

❶「意」，文集本作「勢」。
❷「池」，原作「地」，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❸「遠」，文集本、明蜀本作「還」。

襄陽古樂府二首

野鷹來

野鷹來，雄雉走。蒼茫荒榛下，毰毸大如斗。鷹來蕭蕭風雨寒，壯士臺中一揮肘。臺高百尺臨平川，山中放火秋草乾。雉肥兔飽走不去，野鷹飛下風蕭然。崟峩呼鷹臺，人去臺已圮。高臺不可見，況復呼鷹子。長歌《野鷹來》，當年落誰耳？父生已不武，子立又不强。北兵果南下，擾擾如驅羊。鷹來野雉何暇走，束縛籠中安得翔？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捽鷹猶可傷。

襄陽樂

誰言襄陽苦，歌者樂襄陽。太守劉公子，千年未可忘。劉公一去歲時改，惟有州南漢水長。漢水南流峴山碧，種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種麥滿高原，長使越人耕大澤。澤中多水原上乾，越人爲種楚人食。火耕水耨古常然，漢水魚多去滿船。長有行人知此樂，來買槎頭縮項鯿。

雙鳧觀在葉縣。

王喬西飛朝洛陽，飄飄千里雙鳧翔。鳧飛遭網不能去，惟有空屨鳧已亡。誰知野鳥不能化，豈必雙屨能飛揚？鳧神屨怪當有在，搔首野廟春風長。

懷黽池寄子瞻兄

相携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爲縣吏民知否？轍嘗爲此縣簿，未赴而中第。舊宿僧房壁共題。轍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閑之壁。遥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

辛丑除日寄子瞻

一歲不復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對酒語終夕。夜長書室幽，燈燭明照席。盤飧雜梁楚，羊炙錯魚腊。庖人饌雞兔，家味宛如昔。有懷岐山下，展轉不能釋。念同去閭里，此節三已失。初來寄荆渚，魚鴈賤宜客。楚人重歲時，爆竹鳴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麥。相携歷唐許，花柳漸牙拆。居梁不耐貧，投杞避糠覈。城南庠齋静，終歲守墳籍。酒酸未嘗飲，牛美每共炙。謂言從明年，此會可懸射。同爲洛中吏，相去不盈尺。濁醪幸分季，新筍可餉伯。巑巑嵩山美，漾漾洛水碧。官閑得相從，春野玩朝日。安知書閤下，群子並遭馘？偶成一朝榮，遂使千里隔。何年相會歡，逢節勿輕擲？

次韻子瞻减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

山川足清曠，闤闠巧拘囚。安得孅阿御，同爲穆滿遊。❶ 遥知因涣汗，遠出散幽

❶「同」，原作「固」，今據文集本改。

憂。原隰繁分繡，村墟盡小侯。春深秦樹緑，野闊渭河流。四顧神蕭瑟，前探意漲浮。勝觀殊未已，往足詎能收。下坂如浮舸，登崖劇上樓。强行腰傴僂，困坐氣噓咻。鳥語林巒静，花明澗谷幽。濯溪驚野老，伐路駭他州。中散探深去，文淵到處留。聽琴峰下寺，弄石水中洲。溪冷泉冰脚，山高霧遶頭。石潭清照骨，瀑水濺成鈎。仙廟鳴鐘磬，神官秉鉞劉。養生聞帝女，服氣絶彭雠。故宅猶傳尹，先師不喜丘。居人那識道，過客謾停騶。巖谷誠深絶，神仙信有不？雲居無几杖，霞珮棄鐫鎪。豹隱連山霧，龍潛百尺湫。門開誰與叩？桃熟浪傳偷。紺髮清無比，方瞳凛不侔。❶會須林下見，乞取壽年修。拔去和雞犬，相隨若旆旒。乘風遺驂褭，長嘯賤笙篌。從騎衣皆羽，前驅鬣盡虬。安能牽兩足，暫得快雙眸？自昔辭鄉樹，南行上楚舟。萬江窮地脈，三峽束天溝。雲暗酆都晚，波吹木櫪秋。尋溪緣窈窕，入洞聽颼飀。空寺收黄栗，荒祠晝伏彪。登臨雖永日，行邁肯停輈。蓄縮今何事？攀躋昔已悠。魏京饒士女，春服聚蜉蝣。雷動車争陌，花摇樹繫鞦。遊人紛蕩漾，野鳥自嚶呦。平日曾經洛，閑居願卜緱。空言真比夢，久渴漸成愁。早退嘗相約，辭囂痛自摟。愛山心劫劫，從宦興油油。海宇都無礙，山林盡可投。願爲雲上鵠，❷莫作盎中鯈。適性行隨足，謀生富給喉。今遊雖不與，後會豈無由？晝出同穿履，宵眠共覆衾。弟兄真欲爾，朋好定誰儔。試寫長篇

❶「侔」，明蜀本作「眸」。

❷「上」，原作「土」，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調，何人肯見酬？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昇。峰頭斜見月，野市早明燈。樹暗猶藏鵲，堂開已饌僧。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曾。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謝公遊意未能厭，踏盡登山屐齒尖。古殿神仙深杳杳，香爐煙翠起纖纖。巖花寂歷飄瓊片，庭檜蕭疏漏玉蟾。帝子莫歸人不見，微風細雨自開簾。唐玉貞公主修道於此山。❶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潭邊沙水不成泥，潭上孤禽挂嶮啼。繚繞飛橋能試客，蒙茸翠蔓巧藏溪。雲爲絳帳馬融室，石作屏風玉女閨。仙果知君今未足，臨潭脚戰怕長梯。

石鼻城

千山欲盡垂爲鼻，百戰皆空但有城。虎鬬穴中秦地恐，龍飛渭上漢江傾。雍人未有章邯怨，魏將猶存仲達精。睥睨陵遲春草滿，白羊無數向風鳴。

❶「貞」，文集本、明蜀本作「真」。

磻溪石

呂公年已莫，擇主渭河邊。跪餌留雙膝，臨溪不計年。神專能陷石，心大豈營鱣？不到磻溪上，安知自守堅？

郿塢

董公平昔甚縱横，晚歲藏金欲避兵。當日英雄智相似，燕南趙北亦爲京。

樓觀

老聃厭世入流沙，飄蕩如雲不可遮。弟子憐師將去國，關門望氣載還家。高臺尚有傳經處，畫壁空留駕犢車。一授遺書無復老，不知何苦服胡麻。此觀尹喜舊宅，《神仙傳》言：「尹喜於流沙之西服巨勝實。」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秋氣蕭騷仍見雪，客愁繚繞動縈心。疏樹飛花輕蔌蔌，衰荷留柄亂簪簪。遥聞詩酒皆推勝，社客何人近納賝。

平時出處常聯袂，文翰叨陪舊服膺。自信老兄憐弱弟，豈關天下少良朋。何時杯酒看浮白，清夜肴蔬粗滿登。離思隔年詩不盡，秦梁雖遠速須譍。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怪我辭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

學從社稷非源本，近讀詩書識短長。東舍久居如舊宅，春蔬新種似吾鄉。閉門已學龜頭縮，避謗仍兼雉尾藏。雉藏不能盡尾，鄉人以爲諺。

南商西洛曾虛署，長吏居民怪不來。妄語自知當見棄，遠人未信本非才。厭從貧李嘲東閣，懶學謏張緩兩腮。知有四翁遺跡在，山中豈信少人哉？

塤動篪鳴只自知，憂輕責少幸官卑。聲名謾作耳中瑱，科第空收頷底髭。西鄙猖狂猶將將，中朝閑暇自師師。近成新論無人語，仰羨飛鴻兩翅差。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吾兄筆鋒雄，詩俊不可和。雪中思清絶，韻惡愈難奈。殷勤賦黄竹，自勸飲白墮。言隨飛花落，意與長風簸。餘力遠見撩，千里寄璀瑳。嗟予學久廢，有類轉空磨。研磨久無得，安可待充貨？空記乘峽船，行意被摧剉。溟濛覆洲渚，泠洌光照坐。我唱君實酬，馳騁不遑卧。譬如逐獸盧，豈覺山徑坷？酒肴助喧熱，筆硯盡霑涴。詩詞禁推類，令肅安敢破？亦有同行人，牽挽赴程課。爾來隔秦魏，渴望等飢餓。徒然遇佳雪，有酒誰與賀？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

饋歲

周公制鄉禮，無有相通佐。鼎肉送子思，烝豚出陽貨。交親隨高低，豈問小與

大。自從此禮衰，伏臘有飢卧。鄉人慕古俗，酬酢等四坐。東鄰遺西舍，迭出如蟻磨。寧我不飲食，無爾相咎過。相從慶新春，顏色買愉和。

別歲

富貴日月速，貧賤覺歲遲。遲速不須問，俱作不可追。親舊且酣飲，送爾天北涯。歲歲雖無情，從我歷四時。酌爾一杯酒，留我壯且肥。長作今歲歡，勿起異日悲。掉頭不肯顧，曾莫與我辭。酒闌氣方橫，豈信從爾衰？

守歲

於菟絶繩去，顧兔追龍蛇。是歲壬寅。奔走十二蟲，羅網不及遮。嗟我地上人，豈復奈爾何？未去不自閑，將去乃諠譁。天上驅獸官，爲君肯停檛。魯陽揮長戈，日車果再斜。釃酒勸爾醉，期爾暫蹉跎。偕醉遣爾去，壽考自足誇。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

踏青

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橋没水不勝重，野店壓糟無復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鳥漸嚶鳴。洞門泉脈龍睛動，觀裏丹池鴨舌生。山下瓶罌霑稚孺，峰頭鼓樂聚簪纓。縞裙紅袂臨江影，青蓋驊騮踏石聲。曉去争先心蕩漾，莫歸誇

後醉從橫。最憐人散西軒靜，曖曖斜陽著樹明。

蠶市

枯桑舒牙葉漸青，新蠶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隨手敗，今冬衣着及春營。傾囷計口賣餘粟，買箔還家待種生。不惟箱篚供婦女，亦有鉏鎛資男耕。空巷無人鬬容冶，六親相見爭邀迎。酒肴勸屬坊市滿，鼓笛繁亂倡優獰。蠶叢在時已如此，古人雖沒誰敢更？異方不見古風俗，但向陌上聞吹笙。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堂上岐陽碑，吾兄所與我。吾兄自善書，所取無不可。歐陽弱而立，商隱瘦且橢。小篆妙詰曲，波字美婀娜。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頗。魏華自磨淬，峻秀不包裹。九成刻賢俊，磊落雜么麽。英公與褒鄂，戈戟聞自荷。何年學操筆，終歲惟箭笴。書成亦可愛，藝業嗟獨夥。余雖謬學文，書字每慵惰。車前駕騏驥，車後繫羸跛。逾年學舉足，漸亦行駊騀。古人有遺迹，箟短不及鏁。願從兄發之，洗硯處兄左。

欒城集卷之二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誰人畫此二菩薩，趺坐花心乘象狻。弟子先後執盂缶，老僧槎牙森比肩。山林脩道幾世劫，顔貌偉麗如開蓮。重崖宛轉帶林樹，野水荒蕩浮雲天。峨眉高處不可上，下有絶澗錮九泉。朝陽未出白霧起，有光升天如月圓。靈仙居中粗可識，有類白兔依清壥。遊人禮拜千萬萬，迤邐漸遠如飛煙。五臺不到想亦爾，今之畫圖誰所傳？吾兄子瞻苦好異，敗繒破紙收明鮮。自從西行止得此，試與記録代一觀。

聞子瞻重遊南山

終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緣崖緑似苔。谷鳥鳴呼嘲獨往，野人笑語記曾來。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應有新詩還寄我，與君和取當遊陪。彈鳴鹿、飲溪堂，皆前游終南時事。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長安新硯石同堅，不待書求遂許頒。❶

❶「求」，明蜀本作「來」。

豈必魏人勝近世，强推銅雀没驪山。寒煤舒卷開雲葉，清露霑流發涕潸。早與封題寄書案，報君湘竹筆身班。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寒食明朝一百五，誰家冉冉尚厨煙？桃花開盡葉初緑，燕子飛來體自便。愛客漸能陪痛飲，讀書無思懶開編。秦川雪盡南山出，思共肩輿看麥田。

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三四率爾拜呈

久厭凡桐不復彈，偶然尋繹尚能存。倉庚鳴樹思前歲，春水生波滿舊痕。泉落空巖虚谷應，珮敲清殿百官寒。終宵竊聽不能學，庭樹無風月滿軒。

聞子瞻習射

舊讀兵書氣已振，近傳能射喜征蕤。手隨樂節寧論中，箭作鴟聲不害文。力薄僅能勝五斗，才高應自敵三軍。良家六郡傳真法，馬上今誰最出群？

種菜

久種春蔬早不生，❶園中汲水亂瓶罌。菘葵經火未出土，僮僕何朝飽食羹？强有人功趨節令，悵無甘雨困耘耕。❷家居閑暇

❶「早」，原作「旱」，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❷「悵」，文集本作「恨」。

厭長日，欲看年華上菜莖。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飛鳥不知穴，山鹿不知流。薛子善飲酒，口如汲水虬。吾觀腸胃間，何異族黨州。人滿地已盡，一介不可留。謂子試飲水，一酌不再求。謂子飲醇酒，百釂豈待酬？酒可水不可，其說亦已悠。以我視夫子，胸腹百丈幽。譬如田中人，視彼公與侯。未省破顏飲，何況裸露頭。鴟夷謂大瓠，皆飽安用浮？多少苟自適，豈害爲朋遊！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秦中勝岷蜀，❶故國不須歸。甲第春風滿，巴山晝夢非。竹深啼鳥亂，花落晚蜂飛。我欲西還去，敲門愼勿違。

其二

唐朝卿相宅，此外更應無。請看庭前樹，曾攀屋裏姝。流傳漸失實，遺老不禁徂。試問歸登物，林間翠石孤。或云此即歸登宅。

其三

愛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壖。牆外終南近，簷西太白偏。晚梅晴自媚，老竹暗相還。未到遥聞說，吾廬安得然？

❶「岷」，文集本、明蜀本作「三」。

其　四

官去空留鶴，山浮不見鼇。竹林迎日淨，槐木擁亭高。烏噪知人至，蟬鳴覺口勞。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

其　五

君看原上墓，墳盡但餘碑。誰見生前貴，塵生帶下龜。高堂幸有酒，一飲豈論貲。勉强行樂耳，古人良可悲。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　鼓

岐山之陽石爲鼓，叩之不鳴懸無虡。以爲無用百無直，以爲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自託周宣誰敢侮？宣王没後墳壠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惟存山，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鍾無在鑄戈戟，宫殿已倒生禾黍。❶厲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時有過客悲先王，綢繆牖户徹桑土。❷思宣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爲

❶「已倒」，文集本作「之側」。
❷「牖户」，文集本作「户牖」。

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爲脯。馬童楊喜豈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執麈。惟有蒼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剥困風雨。遭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爲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文非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横，頤下髭禿口齒齬。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鱮。魴鱮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尺，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女豐年多黍稌。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驩，死生不顧闞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怒。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太山刻秦語。

咀楚文 咀當作詛。

詛楚楚如桀，詛秦秦則紂。桀罪使信然，紂語安足受？牲肥酒醪潔，夸誕鬼不祐。鬼非東諸侯，豈信辯士口？碑埋祈年下，意繞章華走。得楚不付孫，但爲劉季取。吾聞秦穆公，與晉實甥舅。盟鄭絕晉歡，結楚將自救。事見《吕相絶秦》。使秦詛楚人，晉亦議其後。諸侯迭相詛，禍福果誰有？世人不知道，好古無可否。何當投涇流，渾濁蓋鄙醜。

王維吴道子畫在普門及開元寺。

吾觀天地間，萬事同一理。扁也工斲輪，乃知讀文字。我非畫中師，偶亦識畫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壯馬脱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閑獨，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蹴致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强，各自勝絶無彼此。誰言王摩詰，乃過吴道子？試謂道子來，置女所挾從軟美。道子掉頭不肯應，剛傑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馳，精妙實無比。老僧寂滅生慮微，侍女閑絜非復婢。丁寧勿相違，幸使二子齒。二子遺迹今豈多，岐陽可貴能獨備。但使古壁常堅完，塵土雖積光豔長不毁。

楊惠之塑維摩像在天柱寺。❶

金粟如來瘦如腊，坐上文殊秋月圓。法門論極兩相可，言語不復相通傳。至人養心遺四體，瘦不爲病肥非妍。誰人好道塑遺像，鮐皮束骨筋扶咽。兀然隱几心已滅，形如病鶴疏兩肩。骨節支離體疏緩，兩目視物猶炯然。長嗟靈運不知道，强剪美須插兩顴。彼人視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必奪爾庸自全！真人遺意世莫識，時有遊僧施鉢錢。

❶「柱」，原作「桂」，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東湖

不到東湖上，但聞東湖吟。詩詞已清絶，佳境亦可尋。蜿蜒蒼石螭，❶蟠拏據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注爲重深。清風蕩微波，渺渺平無音。有鼈行在沙，有魚躍在潯。鼈圓如新荷，魚細如蠹蟫。梧桐生兩涯，蕭蕭自成林。孫枝復生孫，已中瑟與琴。秋蟲噪蜩蚻，春鳥鳴鳩鵀。有客來無時，濯足蔭清陰。自忘府中官，取酒石上斟。醉倒卧石上，野蟲上其襟。醒來不知莫，湖月翻黄金。油然上馬去，縱意不自箴。❷作詩招路人，行樂宜及今。人生不滿百，一瞬何所任。路人掉頭笑，去馬何駸駸。子有不肖弟，有冠未嘗簪。願身化爲線，使子爲之鍼。子欲烹鯉魚，爲子溉釜鬵。子欲枕山石，爲子求布衾。異鄉雖云樂，不如反故岑。瘦田可鑿耕，桑柘可織紝。東有軒轅泉，隱隱如牛涔。西有管輅宅，尚存青石碪。彭女留膝踝，禮拜意已欽。慈母抱衆子，亂石寒蕭森。朝往莫可還，此豈不足臨。慎勿語他人，此意子獨諶。

真興寺閣

秦川不爲廣，南山不爲高。嵳峩真興閣，傑立陵風飇。危檻俯翔鳥，跳簷落飛猱。上有傲世人，身衣白鶴毛。下視市井喧，奔走何嗷嗷。蕭然倚楹嘯，遺響入雲

❶「螭」，原作「蟠」，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❷「意」，明蜀本作「牽」。

霄。清風吹其裾，冉冉不可操。不知何所爲，豈即非盧敖。遊目萬里間，遠山如伏羔。遺語謝世俗，釣魚當釣鼇。

李氏園李茂正園也，俗謂皇后園，蓋茂正謂其妻也。

有客騎白駒，揚鞭入青草。悠悠無遠近，但擇林亭好。蕭條北城下，園號李家媼。繫馬古車門，隨意無灑掃。鳴禽驚上屋，飛蝶紛入抱。竹林净如濯，流水清可澡。閑花不着行，香梨獨依島。松枝貫今昔，林影變昏早。草木皆蒼顔，亭宇已新造。臨風置酒樽，庭下取栗棗。今人强歡笑，古人已枯槁。欲求百年事，不見白鬚老。秦中古云樂，文武在豐鎬。置囿通樵蘇，養獸讓麀麌。❶池魚躍金碧，白鳥飛紵縞。牛羊感仁恕，行葦亦自保。當年歌《靈臺》，後世詠《魚藻》。古詩宛猶在，遺處不可考。悲哉李氏末，王霸出奴皂。城中開芳園，城外羅戰堡。繫鼓鳴巨鐘，❷百姓皆懊惱。及夫聖人出，戰國卷秋潦。園田賦貧民，耕破園前道。高原種菽粟，陂澤滿粳稻。春耕雜壺漿，秋賦輸秸藁。當年王家孫，自庇無尺橑。空餘百歲木，妄爲夭巫禱。遊人足譏罵，百世遭舌討。老翁不願見，垂涕祝襁褓。持用戒滿盈，飲酒無醉倒。

秦穆公墓在槖泉上。

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

❶「讓」，文集本作「護」。
❷「繫」，活字本作「擊」。

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脇，詩人尚記臨穴惴。豈如田横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狥秦穆，要自不得已。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爲吏豈厭事，厭事日墮媮。著書雖不急，賓與百世謀。問吏所事何，過客及繫囚。客賓虚攬人，囚有不自由。辨之何益增，不辨亦足憂。嗟此誰不能，脱去使自收。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終日不見人，惟有山鹿呦。是時夏之初，溪冷如孟秋。山椹黄笠展，林笋紫角抽。朝取笋爲羹，莫以椹爲羞。溪魚鯉與魴，山鳥鸒與鳩。❶食之飽且平，偃仰自佚休。試探篋中書，把卷揖前脩。怳如反故鄉，親朋自相求。蔚如甕中糟，久熟待一篘。爲文若江河，豈復有刻鎪。尚何憶我爲，欲與我同遊。我雖不能往，寄詩以解愁。

次韻子瞻麻田青峰寺下院翠麓亭

走馬紅塵合，開懷野寺存。南山抱村轉，渭水帶沙渾。亭峻朱欄繞，堂虚白佛尊。煩襟喜脩竹，倦馬樂芳蓀。白氎柔隨手，清泉滿照盆。塵顔洗濯浄，髀肉再三捫。饋食青蔬軟，流匙細粟翻。老僧勿施敬，對客説山門。

❶「鸒」，明蜀本作「鸒」。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谷中夜行不見月，上下不辨山與谷。前呼後應行相從，山頭誰家有遺燭。蹬蹬深徑馬蹄響，落落稀星著疏木。行投野寺僧已眠，叩門無人狗出縮。號呼從者久嗔罵，老僧下牀揉兩目。問知官吏冒夜來，掃牀延客卧華屋。釜中無羹甑實盡，愧客滿盎惟脱粟。客來已遠睡忘覺，僧起開堂勸晨粥。自嗟奔走閔僧閑，偶然來過何年復。留詩滿壁待重遊，但恐塵埃難再讀。

賦園中所有十首 時在京師。❶

萱草朝始開，呀然黄鵠觜。仰吸日出光，口中爛如綺。纖纖吐須鬣，冉冉隨風哆。朝陽未上軒，粲粲幽閑女。美女生山谷，不解歌與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憂悴。

其　二

寒地竹不生，雖生常若病。斸根種幽砌，開葉何已猛。嬋娟冰雪姿，散亂風日影。繁華見孤淡，一箇敵千頃。令人憶江上，森聳緣崖勁。無風籜自飄，策策鳴荒逕。

其　三

蘆生井欄上，蕭騷大如竹。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莖青甲未解，枯葉已可

❶ 本題十首，明蜀本各有小題，依次爲：萱草、竹、蘆、石榴、蒲桃、雋草、果蓏、牽牛、雙柏、葵花。

束。蘆根愛溪水，餘潤長鮮緑。强移性不遂，灌水惱僮僕。晡日下西山，汲者汗盈掬。

其四

堂後病石榴，及時亦開花。身病花不齊，火候漸已差。芳心竟未已，新萼綴枯槎。誰言石榴病，乃久占年華。鄰家花最盛，早發豈容遮。殘紅已零落，婀娜子如瓜。

其五

蒲桃不禁冬，屈盤似無氣。春來乘盛陽，覆架青綾被。龍髯亂無數，馬乳垂至地。初如早梅酸，晚作醲酪味。誰能釀爲酒，爲爾架前醉？滿斗不與人，涼州幾時致？

其六

室幽來客稀，塵土積不掃。鄰翁笑我拙，教我種叢草。經霜斫爲篲，不讓秋竹好。始生如一毛，張王忽侵道。鉏耰禁芟斸，愛惜待枯槁。有用皆勿輕，吾師灌園老。

其七

吾兄客關中，果蓏施吾宇。兄雖未得還，我豈如婦女！呦呦感微物，涕泗若零雨。但愛果蓏莖，屈曲上牆堵。朝見緣牆頭，莫已過牆去。物生隨年華，還日何

足數？

其八

牽牛非佳花，走蔓入荒榛。開花荒榛上，不見細蔓身。誰剪薄素紗，浸之青藍盆。水淺浸不盡，下餘一寸銀。嗟爾脆弱草，豈能凌霜晨！物性有稟受，安問秋與春！

其九

南園地性惡，雙柏不得長。蓬麻春始生，今已滿一丈。柏生嗟幾年，失意自悽愴。有子壓枝低，已老非少壯。尤柏柏已冤，❶尤地亦恐妄。兩既無所尤，高枝幾時放？

其十

葵花開已闌，結子壓枝重。長條困風雨，倒卧枕丘壟。憶初始放花，岌岌旌節聳。得時能幾時，狼籍成荒冗。浮根不任雪，採剥收遺種。未忍焚枯莖，積疊牆角擁。

和子瞻記夢二首

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探懷出詩卷，卷卷盈君把。詩詞古人似，弟則吾弟也。相與千里隔，安得千里馬？携手上南

❶「已」，明蜀本作「也」。

山，❶不知今乃夜。晨雞隔牆唱，欹枕窗月亞。百語記一詞，秋菊悲蛩吒。此語鮑謝流，平日我不暇。我本無此詩，嗟此誰所借？

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霜降菊叢折，寸根安可存？耿耿荒苗下，唧唧空自論。不敢學蝴蝶，菊盡兩翅翻。蟲凍不絶口，菊死不絶芬。志士豈棄友？列女無兩婚。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周人尚記有周公，禾黍離離下有宮。破豆烝豚非以報，野巫長跪若爲通。山圍棟宇泉流近，廟後有德潤泉，世亂則竭。鳳去梧桐落葉濛。有客賦詩題屋壁，二《南》猶自有遺風。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客車來不息，轍迹自成溝。莫怪慵登寺，猶宜賞舉頭。❷獨遊知憶弟，望遠勝登樓。處處題詩徧，篇篇誰爲收。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柱杖行窮徑，園堂尚有林。飛禽不驚處，萬竹正當心。虎嘯風吹籟，霜多蟬病瘖。獸驕從不避，人到記由今。未暇終身住，聊爲半日吟。青松可絶食，黃葉不須衾。偶到初迷路，將還始覺深。堂中有幽

❶「擕」，原作「槜」，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❷「賞」，明蜀本作「常」。

士，插髻尚餘簪。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

樓　觀次韻。

神仙避世守關門，一世沉埋百世尊。舊宅居人無姓尹，深山道士即爲孫。天寒遊客常逢雪，日暮歸鴉自識村。君欲留身記幽寂，❶直將山外比羌渾。

五　郡次韻。

蜀人不信秦川好，食蔗從梢未及甘。當道沙塵類河北，依山水竹似江南。觀形隨阜飲溪鹿，雲氣侵山食葉蠶。猶有道人迎客笑，白鬚黃袖豈非聃？

傳　經　臺

輪扁不能令子巧，老聃雖智若爲傳。遺經尚在臺如故，弟子今無似喜賢。

大　秦　寺

大秦遥可説，高處見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山平堪種麥，僧魯不求禪。北望長安市，高城遠似煙。

❶「記」，文集本、明蜀本作「託」。

仙遊潭五首

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路斷遊人止，龍藏白沫旋。剪藤量水短，插石置橋堅。橋外居民少，躬耕不用錢。

右潭。

澄潭下無底，將渡又安能？慣上橫空木，輕生此寺僧。曉魚聞考考，石塔見層層。不到殊非惡，他年記未曾？

右南寺。

君看潭北寺，何用減潭南？不到還能止，重來獨未厭。荒涼增客思，貧病覺僧慚。飲水寒難忍，誰言柏子甘？

右北寺。

扶風貴公子，早歲伴山家。吹笛墮秋葉，讀書隨曉鴉。業成心自叛，學苦我長嗟。石室非人住，窮山雪似沙。

右馬融石室。

洞門蒼蘚合，偪仄不容身。傳有虛明處，中藏窈窕人。吹笙橋上月，拾翠洞南春。[1]往往來山下，蕭然雨灑塵。

右玉女洞。

和子瞻調水符

子瞻令人取玉女洞水，恐其見欺，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故云。

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簡。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誰謾。渴飲吾井泉，飢食甑中

[1]「洞」，文集本作「澗」。

飯。何用費卒徒，取水負瓢罐。置符未免欺，反覆慮多變。授君無憂符，階下泉可嚥。

次韻子瞻招隱亭

隱居吾未暇，何暇勸夫人。試飲此亭酒，自慚纓上塵。林深開翠帟，岸斷峻巖闉。送雪村酤釅，迎陽鳥哢新。竹風吹斷籟，湖月轉車輪。霜葉飛投坐，山梅重壓巾。欲居常有待，已失歎無因。古語君看取，聲名本實賓。

次韻子瞻凌虛臺

棄我謂我遠，求我謂我還。我一爾則二，視此臺上山。山高上干天，獨不照我顏。無乃我自蔽，誰謂山則慳。遠望不見趾，近視不得鬟。山實未始變，任子自擇刪。北風吹南崖，山上秋葉斑。道遠又寒苦，皴裂辭難攀。晴空卷朝雲，照夜霜月彎。强爾登此臺，免爾超闤闠。扶風太守宅，舊不見南山，唯此臺上見之，故云。

次韻子瞻竹䶉

野食不穿囷，谿飲不盜盎。嗟䶉獨何罪，膏血自爲罔。陰陽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癡與瘦黠，稟受不相髣。王孫處深谷，小若兒在襁。超騰避彈射，將中還復枉。❶一朝受羈紲，冠帶相賓饗。愚死智亦擒，臨食抵吾掌。

❶「枉」，明蜀本作「往」。

次韻子瞻渼陂魚

渼陂霜落魚可掩，枯茨破盤蒲折劍。巨斧敲冰已暗知，長叉刺浪那容閃。鯨孫蛟子誰復惜，朱鬣金鱗漫如染。邂逅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猶思塹。嗟君遊宦久羊炙，有似遠行安野店。得魚未熟口流涎，豈有哀矜自欺僭？人生飽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少年勿笑貪匕筯，老病行看費鍼砭。羊生懸骨空自飢，伯夷食菜有不贍。清名驚世不益身，何異飲醯徒酷釅！❶

和子瞻讀道藏

道書世多有，吾讀老與莊。老莊已云多，何況其駢傍。所讀嗟甚少，所得半已强。有言至無言，既得旋自忘。譬如飲醇酒，已醉安用漿？昔者惠子死，莊子哭自傷。微言不復知，言之使誰聽？哭已輒復笑，不如斂此藏。脂牛雜肥羜，烹熟有不嘗。安得西飛鴻，送弟以與兄？

次韻子瞻南溪微雪

南溪夜雪曉來霽，有客晨遊酒未消。風泛餘花來逐馬，光浮斷澗不知橋。山寒凍合行人息，醉熟賓歡舞意囂。歸騎相將踏瑤玉，嗅林閑認早梅條。

❶「酷」，明蜀本作「醅」。

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

駿馬七尺行馮馮，曉出射獸霜爲冰。荻園斫盡有枯枿，束茅吹火初如燈。乍分乍合勢開展，蒼煙被野風騰騰。黄狐驚顧嘯儔侶，飛鳥先起如蒼蠅。須臾立旆布行伍，有似脩蟒横岡陵。蒼鷹猛犬出前後，❶缺處已挂黄麻罾。回風忽作火力怒，平地一卷無疆塍。商辛不出抱寶死，曹瞞逸去焦其肱。投身誤喜脱灰燼，闖首旋已遭侵凌。何人上馬氣吞虎，狐帽壓耳皮蒙膺。開弓徐射疊雙兔，擁馬歡叫驚未曾。舉鞭一麾百夫進，擊鼓再發箭舉掤。❷去如飛蝱中如雹，獲若雨獸膏流澠。肉分麾下飽壯士，皮與公子留縑繒。縱横分裂惠村塢，尚有磊落載後乘。吾兄善射久無敵，是日斂手稱不能。憑鞍縱馬聊自適，酒後醉語誰能膺。健兒擊搏信可樂，主將雄猛今誰勝？胸中森列萬貔虎，嗟世但以文儒稱。安得强弓傅長箭，使射蔽日垂天鵬！

木山引水二首

引水穿牆接竹梢，谷藏峰底大容瓢。將流旋滴廬山瀑，已盡還來海上潮。亂點落池驚睡覺，半山含潤沃心焦。瓦盆一斛何勝滿，溢去猶能浸菊苗。

簷下枯槎拂荻梢，山川迤邐費公瓢。幽泉細細流巖鼻，盆水瀰瀰漲海潮。但愛

❶「犬」，原作「獸」，今據明蜀本改。

❷「舉掤」，原作「舉棚」，今據文集本改。明蜀本作「啓棚」。

堅如湖上石，誰憐收自竈中焦。蒼崖寒溜須佳蔭，尚少冬青石薗苗。

興州新開古東池

山遶興州萬疊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安在？累歲開花藕自生。波暖跳魚聞樂喜，人來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仁壽宮中穭穀生，太湖蒼石草間横。興衰換世身猶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蘚上，鑿汧通水細渠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記姓名。

用林姪韻賦雪

密雪來何晚，窮冬候欲差。投空落細米，布地浄平沙。繚繞飛相著，重仍積暗加。雨微花破碎，風細脚傾斜。次第來如摻，冥濛墮不譁。燖鵝吹勁鞲，秀葦拂輕耞。畫字飄還没，團毬暖旋窊。出鹽東海若，鍊石古皇媧。翻簸騰歸騎，紛飄集晚鴉。庭梅辨紅萼，壠麥覆黄芽。撥砌求新藥，尋蹤射伏麏。埋樓平盡脊，集樹短留槎。亂下曾何擇，平鋪欲盡遮。欺貧寒入褐，惱客重添車。積素聊成燭，烹甘强試茶。病僧添曉鉢，老令放晨衙。融液曾何有，鮮明竟不奢。積多還避井，化早發從畬。溜滴簷垂筯，行觀逕轉蛇。誰能相就醉，都市酒容賒？

送張唐英監閬州稅

閬中雖近蜀，監稅本閑官。豈足淹賢俊，聊應長羽翰。讀書心健否，答策意何闌！未可厭畋獵，田中有走貆。

送張師道楊壽祺二同年

故國多賢俊，登科並弟兄。重來舊游處，兩見近題名。冉冉須堪把，駸駸歲可驚。孤轅已南向，疋馬復西征。入峽猿應苦，還荆鴈已鳴。喜從元帥幕，官職漸峥嶸。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清慎岷山掾，❶登科已七年。迎親就魚稻，爲吏擇林泉。去騎關中熱，歸心沫水鮮。官閑幸可樂，記買鷓鴣煎。永康多鷓鴣。

送霸州司理翟曼

大梁能賦客，邊郡繫囚曹。官職不相稱，聲名終自高。試觀爲吏苦，應過讀書勞。努力事初宦，尺絲無厭繅。

❶「掾」，原作「椽」，今據明蜀本改。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黄河春漲入隋溝，往意隨波日夜流。萬里尋山如野鶴，一身浮水似輕鷗。湖風送客那論驛，嶽寺留人暗度秋。遲子北歸來見我，携琴委曲記深幽。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好學先鄉黨，登科復妙年。誰爲《耆舊傳》，最處縉紳先。淪謝今亡矣，風流孰繼焉？魂歸食里社，世世仰仁賢。

其二

晚歲官仍困，終身耻自言。廉明漢循吏，仁愛鄭公孫。赤縣朝稱理，衡山德共尊。遠人應罷市，處處有遺恩。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❶

德盛諸楊族，賢宜伯父家。周姜職蘋藻，歡母事桑麻。❷大邑移封近，陰堂去日賒。空餘鏡奩在，時出舊笄珈。

❶「亡」，原無，今據文集本、明蜀本補。

❷「桑」，明蜀本作「蠶」。

欒城集卷之三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坼司

人生不願才，才士困奔走。君爲大農屬，求暇更能否？自我游魏博，相識恨未久。誰言但傾蓋，信有勝白首。清晨坐風觀，落日語涼牖。棋精動如律，弓健不論斗。旁觀我不能，晤語君見受。秋風起沙漠，淒雨濕征袖。送行欲汲汲，富貴恐君後。將去聊遲遲，已遠悲朋友。

和强至太博小飲

誰能飲酒如傾水，醉倒坐中扶不起。形骸外物已如遺，升斗任君無復避。霜梨冰脆寒侵齒，❶未盡一杯先已醉。强將文字笑紅裙，冷淡爲歡何足貴！

和强君瓦亭

君爲魏博三年客，日有江湖萬里心。暫得野亭留馬足，强循疏柳步堤陰。無人携手共吴語，得意摇頭時越吟。何日東郊過微雨，並騎鞍馬去同尋。

❶「梨」，原作「黎」，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中秋夜八絶得「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韻。❶

長空開積雨，清夜流明月。看盡上樓人，油然就西没。誰遣常時月，偏從此夜明？暗添珠百倍，潛感兔多生。欲見初容燭，將升尚有星。漸高圍漸小，雲外轉亭亭。明入庭陰白，寒侵酒氣微。夜深看更好，樓上漸人稀。浮光看不定，重露試還無。影翻狂舞客，明誤已棲烏。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鵲。猿狖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看久須扶立，行貪遂失歸。誰能終不睡，爛醉羽觴飛？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有美佳賓賢主人，布衣曾共脱京塵。歡來未覺歲華晚，醉後能令秋氣春。發譽早同初宦日，收功終藉老成身。他年此會應圖畫，傳入誰家屏障新？

王公生日❷

純陰十月晚，勁氣肅群驕。惟有喬松在，長看積雪消。生賢稟真性，特立冠當朝。早歲初成賦，群雄已失標。治才精破竹，廷論壯生飈。博士皆推賈，宣皇重試

❶「韻」，原無，今據文集本、明蜀本補。

❷此題明蜀本作「王君貺生日」。

蕭。周旋窮政體，出入解心焦。九列高稱冠，三台豈足超。論功歸潁霸，舉相待虞姚。驥騁經新卧，弓强發久弨。百年時節在，四海衆心翹。當見飛中使，齎金賜此朝。二府生日，例賜金帛。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伯氏文章豈敢知，岐梁偶有往還詩。自憐兄力能兼弟，誰肯塤終不聽篪？西虢春游池百頃，南溪秋入竹千枝。恨君曾是關中吏，屬和追陪失此時。

次韻王臨太博馬上

冬晚霜露重，城遥鞍馬勞。徒知事奔走，曾未補毫毛。水旱嗟嚬蹙，瘡痍費抑搔。莫歸何暇食，堆按簿書高。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❶

河轉金隄近，天高魏闕新。千夫奉儒將，百獸伏麒麟。校獵沙場莫，談兵玉帳春。關南知不遠，誰試問蕃鄰？

其二

天寶亂已定，河壖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遺俗喜長戈。卧獸常思肉，奔鯨不受羅。縱横竟安在，唯見冢嵯峨。

❶「君」下，文集本有「貺」字。

其三

禁籞封金殿，清河貫石門。時平餘古木，兵散有空屯。形勝山圍闊，蕃宣海内尊。川原不論頃，雲夢可勝吞。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白鹿何年養，驚猜未肯馴。軒除非本性，飲食强依人。照影冰浮水，飛毛雪灑塵。獨游應已倦，忽見乍疑神。❶野色明幽步，煙蕪薦卧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韁縶，奔放任天真？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東風滿面塵。歸意已隨行客去，流年驚見柳條新。簿書填委休何日，學問榛蕪愧古人。一頃稻田三畝竹，故園何負不收身。

登上水關

淇水沄沄入禁城，城樓中斷過深清。空郊南數牛羊下，落日迴瞻觀闕明。歲月逼人行老大，江湖發興感平生。畫舫早晚籠新屋，慰意來看水面平。

❶「疑」，明蜀本作「凝」。

寒食贈遊壓沙諸君

城南壓沙古河淤，沙上種梨千萬株。隆冬十月我獨往，風吹葉盡枝條疏。老僧屈指數春候，却後百日花當蘇。微風細雨膏潤足，枝頭萬萬排明珠。齊開競發不知數，照曜冰雪明村墟。此時官閑得遊賞，長堤平穩宜驂駒。寺門古木芽葉動，倉庚布穀相和呼。及時行樂不可緩，歲長春短花須臾。僧言我意兩相值，欲往屢已脂吾車。今朝寒食煙火斷，薄雲蔽日風沙除。此花久已待我至，況有朋友相攜扶。來邀反覆不能往，豈獨負君花已辜。諸君高邁足才思，佐酒況得萬玉奴。坐中未醉慎無起，倒戴當使山公如。❶

明日安厚卿强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芳樽酌水清無淤，梨園著雪迷根株。鄰宮士女喜行樂，❷坐上醉客誰親疏。倦遊不知歲月過，痛飲漸覺筋骸蘇。風吹落片亂鵝毳，雨結細實駢明珠。❸雲屯冰積動論頃，誰信城郭涵村墟。坐觀明媚低照席，行看繁鬧横遮駒。我貧不辦供酒炙，側耳日聽交朋呼。無端人事巧拘束，曾不見置閑須臾。長鯨渴水求入海，老驥伏櫪思就車。清明未過春未老，寒食豈必節與除。二君爲我重置酒，席上醉倒交相扶。觀娱安用

❶「戴」，活字本作「載」。
❷「宮」，原作「官」，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❸「珠」，原作「殊」，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苦酬酢，叫嘯不畏相罪辜。昏然已覺萬物小，下視吏役真婢奴。請君數具牛酒費，此外百事何能如！

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

新年始是識君初，顧我塵埃正滿裾。談辯未容朝夕聽，情親空愧往還書。久聞筆陣無前敵，更擬詩壇託後車。待得入城應少暇，相從有約定何如？

秀州僧本瑩淨照堂

有僧訪我攜詩卷，自説初成淨照堂。求得篇章書壁素，不論塵土漬衣黄。故山别後成新歲，歸夢春來遶舊房。看取盈編定何益，客來無語但循牆。

京師送王頤殿丞

憶遊長安城，皆飲毋卿宅。身雖坐上賓，心是道路客。笑言安能久？車馬就奔迫。城南南山近，勝絶聞自昔。徘徊竟莫往，指點煩鞭策。道傍古龍池，深透河渭澤。山行吾不能，愧此纔咫尺。壯哉誰開鑿，千頃如一席。參差山麓近，滉蕩波光射。君時在池上，俗事厭紛劇。望門不敢叩，恐笑塵土迹。自從旅京城，所向愈無適。君來曾未幾，已復向南國。扁舟出淮汴，唯見江海碧。野人處城市，長願有羽翮。脱身相從遊，未果聊自責。

石蒼舒醉墨堂

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惟兹逸群氣，扶駕須斗酒。作堂名醉墨，揮灑動牆牖。安得濁酒池，淋漓看濡首。但取繼張君，莫顧顛名醜。

遊浄因院寄璉禪師

歲月潛消日裏冰，依然來見佛堂燈。此身已自非前我，問法何妨似舊僧。灑面飛泉時點點，壓池蒼石尚層層。遥知近愛金山好，江水煎茶日幾升？

送柳子玉

柳侯白首郎，風格終近古。舊游日零落，新輩誰與伍？人情逐時好，變化無定主。試看近時人，相教蹈規矩。行身劇孔孟，稱道皆舜禹。但求免譏評，豈顧愁肺腑。坐令不羈士，舉足遭網罟。緬懷我生初，遺俗尚目睹。中庸雖已亡，❶比近則猶愈。老成慎趨好，後生守淳魯。豈效相謾欺，銜牛沽馬脯。過惡酒色間，可罪非可惡。譬如嵇與阮，心迹豈深蠹。京師逢柳侯，往事能歷數。歎息子美賢，相與實舊故。至今存篇章，醉墨龍蛇舞。斯人今苟在，亦恐終囚虜。惜哉時論隘，安置失處

❶「亡」，文集本作「忘」。

所。一麾寄河壖，垂老幸有土。世俗安足論，且盡杯中醑。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乘軺舊西蜀，出鎮復東川。父老知遺愛，壺漿定滿前。江山昔年路，旄節異邦權。望重朝中舊，彊分劍外天。歲登無猛政，蠻服罷防邊。去國身雖樂，憂時論獨堅。孤誠抱松直，彙進比茅連。我亦相從逝，疏狂且自全。

送任師中通判黃州

一別都門今五年，劇談精壯故依然。厭居巴蜀千山底，決住荆河十頃田。老去功名無意取，身閑詩筆更能專。黃州無事聊須飲，世俗方今自足賢。

南　窗

京師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初日升。展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開户失瓊玉，滿堦松竹陰。客從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疏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

次韻楊褒直講攬鏡

鬢髮年來日向衰，相寬不用强裁詩。壯心付與東流去，霜蟹何妨左手持。花發黃鸝巧言語，池開楊柳鬬腰肢。勸君行樂還聽否，即是南風苦熱時。

送錢婺州純老

桃花汴水半河流，已作南行第一舟。❶倦報朝中言嘖亂，喜聞淮上櫓咿呦。平時答策詞無枉，此去爲邦學更優。自古東陽足賢守，請君重賦沈公樓。

次韻柳子玉見贈

壯心衰盡愧當年，刻意爲文日幾千。老去讀書聊度歲，春來多睡苦便氈。夢歸似鴈長飛去，才短如蠶只自纏。唯有聞詩尚思和，可能時寄最高篇？

次韻任遵聖見寄

故國老成誰復先，壯心空記語當年。❷灌夫失意貧無友，梅福辭官晚作仙。詩句清新非世俗，退居安穩卜江天。它年我亦從君隱，多買黃魚煮復煎。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長松大石生長見，朅遊塵土嗟空羨。寒翠關心失舊交，榮華過眼驚流電。破繒買得古畫圖，遺墨參差隨斷線。蟉枝倒掛風自舞，直幹孤生看面面。故山舊物遠莫

❶「舟」，文集本作「州」。

❷「語」，文集本、明蜀本作「話」。

致，愛此隨人共流轉。物生真僞竟何有，適意一時寧復辨。少年所好老成癖，傍人指笑嗟矜衒。京城宅舍松石希，買費百金猶恐賤。

送頓起及第還蔡州

詔書京輔起沉淪，歲貢仍居第一人。不愧得官名暫屈，自誇對策語深淳。讀書飽足終無厭，從宦奔馳自此新。我去淮陽今不久，鄰邦時得問音塵。

初到陳州二首

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爲懶計，傳道愧虛名。俎豆終難合，詩書强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

其二

久愛閑居樂，兹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枕畔書成癖，湖邊柳散愁。疏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

柳湖感物

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亂插不須根。根如卧蛇身合抱，仰視不見蜩蟬喧。開花三月亂飛雪，過牆度水無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顏色昏。偶然直墮湖中水，化爲浮萍輕且繁。隨波上下去無定，物性不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蛟龍蟠。秋深葉上露如雨，傾流入土明珠圓。乘春發生葉短短，根大如指長而堅。

神農嘗藥最上品，氣力直壓鍾乳温。物生稟受久已異，世俗何始分愚賢？嘗見野人言，柳花入水爲浮萍，松上露墮地爲仙茅，陰乾，服之益人。古方云：「十斤鐘乳，不如一斤仙茅。」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詠

平湖水盡起黄埃，惟有長堤萬萬栽。病鶴摧頽沙上舞，游人寂寞岸邊回。秋風草木初揺落，日暮樵蘇自往來。更試明年春絮起，❶共看飛雪亂成堆。

次韻孫户曹朴柳湖

疏慵非敢獨違時，野性顛狂不受羈。水乾猶有曲湖容笑傲，誰言與物苦參差。最愛柳陰生草曾非惡，鶴舞因風忽自怡。

遲日暖，幅巾輕屨肯相隨。

贈李簡夫司封

平生談笑接諸公，歸老身心著苦空。往事少能陪晤語，新詩時喜挹清風。形骸摩詰羸偏健，筆札西臺晚更工。笑我壯年常苦病，異時何以作衰翁？

次韻李簡夫秋園

秋色豈相負，小園仍有花。遶欄吟落日，拾徑得殘葩。菊細初藏蝶，桐疏不庇鴉。遊觀須作意，霜雪僅留槎。

❶「試」，活字本作「識」。

題李簡夫葆光亭

逕草侵芒屩，❶庭花墮石臺。小亭幽事足，野色向人來。坐上烏皮几，牆間大瓠罍。老成無不可，談笑得徘徊。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十五年來一味閑，近來推病更安眠。鶴形自瘦非關老，僧定端居不計年。坐上要須長滿客，杖頭何用出攜錢。未嫌語笑妨清静，閑暇陪公几杖前。

張安道尚書生日

出入三朝望愈尊，淮陽退卧避喧煩。崇高歷徧知皆妄，風俗頻遷氣獨存。世事直須勞舊德，歸心那復厭名藩。赤松作伴功雖切，白髮憂時義所敦。仁比高山年自倍，秋逢生日喜盈門。知公知命身無禱，聊爲生靈舉壽樽。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大川傾流萬物俱，根旋脚脱争奔徂。流萍斷梗誰復數，長林巨石曾須臾。軒昂顛倒唯恐後，嗟子何獨强根株。❷三年一語未嘗屈，擬學文舉驚當塗。心知勢力非汝敵，獨恐清議無遺餘。扁舟歲晚告歸覲，家膳欲及羞蓴鱸。隱居高節世所尚，掛冠早

❶「逕」，原作「遥」，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❷「子」，明蜀本作「予」。

歲還州閭。紛紜世事不著耳，得失豈復分錙銖。投身固已陷泥滓，獨立未免遭霑濡。君歸左右識高趣，牛毛細數分賢愚。

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窗户重重向日明，船居氣味此中生。汀洲出没叢花短，波浪澄虚兩岸平。竄逐南來身未穩，安閑感物意猶驚。前賢事迹君今似，不愧當年畫舫名。歐陽公南還佐是邦而爲此齋，公擇之謫亦從南來，故云。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業冠當年，汝守威名竦漢邊。將相傳家俱未遠，子孫到處各推賢。風流最喜君真似，符竹連分政得專。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横鞭。逃亡已覺依劉表，寒俊應須禮浩然。當有郡人知古意，欄街齊唱接䍦篇。❶

和張安道讀杜集用其韻。

我公才不世，晚歲道尤高。與物都無著，看書未覺勞。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杜叟詩篇在，唐人氣力豪。近時無沈宋，前輩蔑劉曹。天驥精神穩，層臺結構牢。龍騰非有迹，鯨轉自生濤。浩蕩來何極，雍容去若遨。壇高真命將，毳亂始知氂。白也空無敵，微之豈少褒？論文開錦繡，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日，旋聞鄜時

❶「䍦」，原作「籬」，今據明蜀本、活字本改。

逃。妻孥隔豺虎，❶闕輔暗旌旄。入蜀營三徑，浮江寄一艘。投人慚下舍，愛酒類東皐。漂泊終浮梗，迂疏獨釣鼇。誤身空有賦，掩脛惜無袍。卷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相如元並世，惠子謾臨濠。得失將誰怨，憑公付濁醪。

送張公安道南都留臺

識公歲已深，從公非一日。仰公如重雲，庇我貧賤迹。公歸無留意，我處念平昔。少年喜文字，東行始觀國。成都多遊士，投謁密如櫛。紛然衆人中，顧我好顏色。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爾來十六年，鬢髮就衰白。謀身日已謬，處世復何益？從來學俎豆，漸老信典册。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見黜。譬如溝中斷，誰復强收拾。高懷絶塵土，舊好等金石。庠齋幸無事，樽俎奉清適。居然遠憂患，況復取矜式。汪洋際海深，淡泊朱弦直。狗時非所安，歸去亦何失？道存尚可卷，功成古難必。還尋赤松子，獨就丹砂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蓽。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聞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陰。園通濟水池塘好，花近洛川顏色深。人去節旄分重鎮，客來猿鶴感幽吟。漠溪雨過西湖漲，歸興蕭然定不任。欽之時在許州。

❶「孥」，原作「拏」，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虛堂竹叢閉，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戛，月牖散凌亂。尚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颯起霜幹。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下緑，冉冉風中展。開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擁節西南未一年，❶淒涼道路泣東轅。蜀都富樂真當惜，民事艱難誰復論？白馬何人趨遠日，青芻盈束更無言。異時歸去逢遺老，空聽咨嗟述舊恩。

次韻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二首

局冷曾非簿領迷，幽居渾似未官時。謀拙忽聞客至驚還喜，出見泥深笑不知。未能憂歲計，身閑聊可飽晨炊。行舟借問何怱草？淮口無潮月正虧。

獻酬不用辭升斗，曲直何勞問尺尋！要路風波無限惡，謫居情味最能深。交從錦水初無間，鄰卜共山已有心。草聖詩豪並神速，數因南鴈惠佳音。

次韻子瞻潁州留別二首

託身遊宦鄉，終老羨箕潁。隱居亦何

❶「南」，明蜀本作「來」。

樂，親愛形隨影。念兄適吴越，霜降水初冷。翩然事舟楫，棄此室廬静。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虚警。永懷江上宅，歸計失不猛。人生狗所役，有若魚墮井。遠行豈易還，劇飲終難醒。不如早自乞，閑日庶猶永。世事非所憂，多憂亦誰省？

其　二

放舟清淮上，蕩潏洗心胸。所遇日轉勝，恨我不得同。江淮忽中斷，陂埭何重重！紫蟹三寸筐，白皛五尺童。赤鯉寒在汕，紅粳滿霜風。西成百物賤，加飡慰貧窮。胡爲復相念，未肯安南東。人生免饑寒，不受外物攻。不見田野人，四壁編茅蓬。有食輒自樂，誰知富家翁！

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來築室傍湖東，勝遊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髮先衰，對酒清歡似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今絶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來湖上尋舊遊，坐令湖水生顔色。酒行樂作遊人多，争觀竊語誰能呵。十年思潁今在潁，不飲耐此遊人何？

歐陽公所蓄石屏

石中枯木雙扶疏，粲然脈理通肌膚。剖開左右兩相屬，細看不見毫髮殊。老樗剥落但存骨，病松憔悴空留鬚。丘陵迤邐

山麓近，雲煙澹靄風雨餘。我驚造物巧如此，刻畫瑣細供人須。公家此類尚非一，客至不識空嗟吁。案頭紫雲抱明月，床上寒木翻飢烏。賦形簡易神自足，鄙棄筆墨嗟勤劬。天工此意與人競，雜出變怪驚群愚。世間淺拙無與敵，比擬賴有公新書。月石硯屏及石上寒林棲烏，皆公詩所賦。

次韻子瞻初出潁口見淮山

清淮此日見滄浪，始覺南來道路長。窗轉山光時隱見，船知水力故軒昂。白魚受釣收寒玉，紅稻堆場列遠岡。波浪連天東近海，乘桴直恐漸茫茫。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東行取次閱三州，擊鼓清晨復解舟。車騎紛紜追過客，歌鐘淒咽動潛虬。宦遊底處非巢燕，歸計何嫌誚沐猴。賴有故人憐遠適，慇懃屢勸酒行周。

和子瞻渦口遇風

長淮暮生風，來自渦河口。新舟雖云固，波浪亦難受。詩來話艱厄，驚恐及兒婦。憶同泝荆峽，終夜愁石首。餘飈入幃幄，跳沫濺窗牖。平生未省見，驚顧欲狂走。爾來涉憂患，漸覺成老醜。遥喜波浪中，時能飲醇酒。

和子瞻濠州七絶

塗　山

娶婦山中不肯留，會朝山下萬諸侯。
古人辛苦今誰信，只見清淮入海流。

彭　祖　廟

長説先師似老彭，共疑好學古書生。
不知亦解飡雲母，白日登天萬事輕。山有雲母，云彭祖所採服。

逍　遥　堂莊周墓上祠堂也。

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
厭世乘雲人不見，空墳聊復葬衣冠。

觀　魚　臺

莊子談空惠子聽，郢人斤斧俟忘形。
莫嗟質喪無知者，對石何妨自説經。

虞　姬　墓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
艱難獨與虞姬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四望亭 大和中，郡守劉嗣之立，李紳爲之記，今亭廢矣。

唐史不聞劉嗣之，空傳短李舊歌詩。
高亭毀盡唯存記，猶有區區父老知。

浮山洞 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洞府元依水面開，秋潮每到洞門回。
幽人燕坐門前石，長看長淮船去來。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清淮濁汴争强雄，龜山下閟支祁宫。高秋水來無遠近，蕩滅洲渚乘城墉。千艘銜尾誰復惜，萬人雨泣哀將窮。城中古塔高百尺，下有蜕骨黄金容。蛟龍百怪不敢近，迴風倒浪歸無蹤。越商胡賈豈知道，脱身獻寶酬元功。至人已立萬物表，劫火僅置毛孔中。區區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滄溟東。胡爲尚與水族較，時出變怪驚愚聾。於乎此意不可詰，仰觀飛栱凌晴空。❶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却還宿

昨夜宿鴻澤，再來遂如歸。却行雖云拙，乘險諒亦非。誰言淮陰近，阻此駭浪飛。長風徑千里，蛟蜃相因依。眇然恃一葉，此勢安可違？冒涉彼何人？勇決生慮微。欲速有不達，魚腹豈足肥。風帆尚可轉，野廟誰能祈？但當擁衾睡，慎閉窗

❶「觀」，文集本作「視」。

與扉。夜間聲尚惡，❶起視聊披衣。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君不見天高后土黄，變化出入唯陰陽。可憐旋凝細霧作飛雹，復遣震雷追日光。深根固蔕萬物甚微細，坐聽百變隨顛僵。平生未見實驚無計避，倏來忽返安能防？君看歌舞醉華屋，下耳，稍遠不知如隔牆。眼前苦樂尚懸絶，空中造有纍縶排兩廊。我居宛丘厭凝沍，雪翻海水填化知有亡。但知膏澤利牟麥，恣食餅餌真嘉祥。陂塘。山陽所記亦何事，有酒胡不盡一觴？

❶「間」，文集本、明蜀本作「聞」。

欒城集卷之四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

劉貢甫

貢甫少多才，交遊一何衆。談詞坐傾倒，玉麈日揮弄。❶逡巡不爲虐，巧捷有微中。群情忌超邁，微過出嘲諷。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力貢。舌在終自奇，髀滿安足痛。人生百年内，僅比一朝夢。騤騤就消涸，斗水傾漏甕。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閑，何似兩耳鬨？

孫巨源

巨源學從横，世事夙討論。著書十萬字，辯如白波翻。諫垣適多事，憂心生病根。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棄置卧江海，閔嘿寧復言。朝行共長歎，逐客繼二孫。謂莘老、巨源。南方固鄉黨，謫官侶鶴猿。❷風俗未寧静，朋黨争排根。❸引去良自得，濁清在澄源。往者未可招，冠蓋方駿奔。

❶「麈」，原作「塵」，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官」，宋刻本、明蜀本作「宦」。
❸「根」，原作「跟」，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劉莘老

莘老奮徒步，首與觀國賓。儼然自約束，被服戟與紳。黽勉丞相府，接迹輿臺臣。顧嫌任安躁，未忍裂坐茵。推置冠獬豸，謂言我比鄰。三晉固多士，骯髒存斯人。竄責不敢辭，狂言見天真。南方異風俗，强食魚尾莘。應同賈太傅，抱屈耻自陳。猶有痛哭書，受釐定何辰？

和子瞻金山

長江欲盡闊無邊，金山當中唯一石。潮平風静日浮海，縹緲樓臺轉金碧。瓜洲初見石頭城，城下波濤與海平。中流轉柂疑無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中岑寂恐未足，復將江水遶山麓。四無鄰家群動息，鐘聲鏗鍠答山谷。烏鳶力薄墮中路，惟有胡鷹石上宿。誰知江海多行舟，遊人上下奪巖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往迎來何時竟？朝遊未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不待遊人盡歸去，恐公未識山中趣。

和子瞻焦山

金山遊遍入焦山，舟輕帆急須臾間。涉江已遠風浪闊，遊人到此皆争還。山頭冉冉萬竿竹，樓閣不見門長關。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勝絶無此閑。野僧終日飽一飯，與世相視如髦蠻。門無舟楫斷還往，説法教化黿鼉頑。偶然客至話鄉國，西望落日低銅鐶。岷峨正在日入處，想象積雪堆青鬟。稻田一頃良自給，仕宦不返知誰

扳？久安祿廩農事廢，强弓一弛無由彎。行逢佳處輒歎息，想見茅屋藏榛菅。我知此地便堪隱，稻苗旆旆魚斑斑。焦山長老，蜀僧也。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去國日已遠，涉江歲將闌。東南富山水，跬步留清歡。遷延廢行邁，忽忘身在官。清晨涉甘露，乘高棄征鞍。超然脱闤闠，穿雲撫朱欄。下視萬物微，惟覺滄海寬。潮來聲洶洶，望極空漫漫。一一渡海舶，冉冉移檣竿。水怪時出没，群嬉類猵獺。幽陰自生火，青熒復誰鑽？石頭古天險，憑恃分權瞞。疑城曜遠目，來騎驚新觀。聚散定王業，成毀猶月團。金山百圍石，岌岌隨濤瀾。猶疑漢宮廷，屹立承露盤。狂波恣吞噬，萬古嗟獨完。凝眸厭滉漾，遶屋行盤跚。此寺歷今古，遺迹皆龍鸞。孔明所坐石，牂[爿歷]非人刊。經霜衆草短，積雨青苔寒。蕭翁嗜佛法，大福將力干。坡陁故鑊在，甲錯蒼龍蟠。衛公秉節制，佛骨埋金棺。長松看百尺，畫像留三歎。新詩語何麗，傳讀紙遂刓。嗟我本漁釣，江湖心所安。方爲籠中閉，仰羨天際摶。遊觀惜不與，賦詠嗟獨難。俸祿藉升斗，虀鹽嗜鹹酸。何時扁舟去，不俟官長彈。

李簡夫挽詞二首

老成渾欲盡，吊客一潸然。遺事人人記，清詩句句傳。❶ 掛冠疏傅早，樂世白公

❶「清」，宋刻本作「新」。

賢。歎息風流在，埋文得細鐫。

其　二

歸隱淮陽市，遨遊十六年。養生能淡泊，愛客故留連。傾蓋知心晚，論詩卧病前。葆光塵滿榻，無復聽談禪。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絶

吏治區區豈不任，吴中已自富才能。還應占位書名姓，學取藍田崔縣丞。

試盡風波萬里身，到官山水却宜人。君知晏子恩仍厚，還與從來舊卜鄰。

和柳子玉地爐

鑿地泥床不費功，山深炭賤火長紅。擁衾熟睡朝衙後，抱膝微吟莫雪中。寵辱兩忘輕世味，冰霜不到傲天工。遥知麻步無人客，寒夜清樽誰與同？

和柳子玉紙帳

夫子清貧不耐冬，書齋還費紙重重。窗明曉日從教入，帳厚霜飇定不容。京兆牛衣聊可藉，公孫布被旋須縫。吴綾蜀錦非嫌汝，簡淡爲生要易供。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懃惠思

鳥依山，魚依湖，但有所有無所無。輕舟沿泝窮遠近，肩輿上下更傳呼。翩然獨往不携孥，兼擅魚鳥兩所娱。困依巖石坐巉絶，行牽翠蔓隨纏紆。道逢懃思訪其廬，誦詩清切秋蟬孤。隱居羞踏陌上土，何人起愛輪下蒲。水南巷中羅百夫，雞鳴朝謁至日晡。人生變化安可料，憐汝久遁終無圖。凫鷖不足鶴有餘，一俯一仰戚與蘧。嗟我久欲從逃逋，方圓不敢左右摹。

宛丘二詠 并叙

宛丘城西柳湖，累歲無水。開元寺殿下山茶一株，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轍頃從子瞻遊此，每以二物爲恨。去秋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朵。因作二詩奉寄。

旱湖堤上柳空多，❶倚岸輕舟奈汝何。秋雨連渠添積潤，春風吹凍忽生波。蟲魚便爾來無數，凫鴈猶疑未肯過。持託錢塘應笑我，坳中浮芥兩么麽。

古殿山花叢百圍，故園曾見色依依。凌寒强比松筠秀，吐豔空驚歲月非。冰雪紛紜真性在，根株老大衆園希。山中草木誰携種，潦倒塵埃不復歸。

贈提刑賈司門青

前年乘舟護南河，宛丘官舍酣且歌。

❶「旱」，原作「早」，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去年持節憂犴獄，驅車道路日不足。今年春風塵土黄，遠赴三州議繇役。天子憂民法令新，整齊百事無閑人。苗耘髪櫛何時已？回首昔遊如夢寐。區區學舍曾未知，春晚日長唯有睡。才智有餘安得閑，疏慵顧我自當然。喜君未忘太平事，獨稱赦書旌孝子。項城有孝子負土成墳，賈移文陳州，請用赦書存恤之。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藹藹堂西十畝園，晚涼迎步緑陰繁。共驚春去已多日，争看花開最後番。未許狂風催爛熳，故將青幄强安存。請公作意勤歡賞，❶趁取殘紅照酒樽。

次韻子瞻見寄

我將西歸老故丘，長江欲濟無行舟。宦游已如馬受軛，衰病擬學龜藏頭。三年學舍百不與，糜費廩粟常慚羞。矯時自信力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閉門却掃誰與語，晝夢時作鈞天遊。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無術。衆人奔走我獨閑，何異端居割蜂蜜。懷安已久心自知，彈劾未至理先屈。餘杭軍府百事勞，經年未見持干旄。賈生作傅無封事，屈平憂世多離騷。煩刑弊法非公恥，怒馬奔車忌鞭箠。藐藐何自聽諄諄，諤諤未必賢唯唯。求田問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餘幾？出從王事當有程，

❶「勤」，原作「勸」，今據宋刻本改。

去須膰肉嫌無名。掃除百憂唯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輕。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久之作詩獻歐陽公

公居潁水上，德與潁水清。身閑道轉勝，内足無復營。平昔富交遊，開門坐常盈。退居萬事樂，獨恨無友生。汝潁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平生舊，情好均弟兄。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携手踐廊廟，躡足辭鈞衡。徜徉里閭間，脱略世俗縈。興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白髮儼相映，元勳各峥嶸。人生會面難，此會有餘情。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壺觴列四坐，歌舞羅前楹。畫舫極沿泝，肩輿並逢迎。棹進鳧鴨亂，樂作蟲魚驚。近寺駢履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賡。拳拳主人厚，款款來客誠。此樂有時盡，此好何由傾。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絶

欲看西湖兩岸山，卧乘湖上木蘭船。湖山已自隨船改，更值陰晴欲雨天。

眼看西湖不暫來，簿書無算撥還開。三年屈指渾將盡，記取從今得幾回。

湖山欲買恨無錢，且盡芳樽對玉盤。菱角雞頭應已厭，蟹螯馬頰更勤飡。

終日清漪弄短橈，久忘車乘走翹翹。秋風且食鱸魚美，洛下諸生未可招。

滯留朝市常嫌鬧，放棄江湖也未閑。孤舫粗窮千頃浪，肩輿未盡百重山。

和柳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卜築共山功欲成，新河入縣巧相縈。誰將畚鍤千夫力，添上園林一倍清。生長魚鰕供晚饌，浮沉鵝鴨放春聲。爲鄰有意非今日，丐我餘波伴濯纓。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雄文元命世，直氣早成風。受任衰遲後，安邦反側中。迴天深有力，扈聖耻言功。事已身隨去，驚嗟柱石空。

其　二

唐弊文初喪，書成法至今。雍容趨聖處，深切可人心。氣力知難繼，風流喜不淫。懸知公欲謝，異説勇交侵。

其　三

推轂誠多士，登龍盛一時。西門行有慟，東閣見無期。念昔先君子，嘗蒙國士知。舊恩終未報，感歎不勝悲。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❶ 公擇時知鄂州。

前年見君河之浦，東風吹河沙如霧。北潭楊柳强知春，樽酒相携終日語。君家東南風氣清，謫官河壖不稱情。一麾夏口亦何有，高樓黃鶴慰平生。荆江洞庭春浪

❶「賦」，宋刻本作「題」。

起，漢沔初來入江水。岸頭南北不相知，惟見風濤湧天地。巫峽瀟湘萬里船，中流鼓楫四茫然。高城枕山望如帶，華榱照日光流淵。樓上騷人多古意，坐忘朝市無窮事。誰道武昌岸下魚，不如建業城邊水。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緑野亭懷吴興太守孫莘老

信美非吾土，❶三吴一水中。亭高望已極，舟入去無窮。朝市知安在，湖山信有功。遨遊逐鳧鴨，飲食數魚蟲。波浪喧朝夕，梅烝變緑紅。逢人問京洛，去國長兒童。同舍情相接，鄰邦信屢通。相邀欲相過，道里訊溪翁。

和子瞻宿臨安净土寺

四方清净居，多被僧所占。既無世俗營，百事得豐贍。家居每紛薄，奉養出寒欠。❷昔年旅東都，局促吁已厭。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覘。每來獲所求，食飽山茶釅。塵埃就湯沐，垢膩脱巾幨。不知禪味深，但取飢腸饜。京城苦煩溷，物景費治染。吴都况清華，觀刹吐光豔。石矼度空闊，泉溜瀉深塹。經過未足多，終老應長歎。

❶「土」，原作「王」，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出」，明蜀本作「世」。

和子瞻自浄土步至功臣寺

山平村塢連，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莽，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説。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象興王，遺迹今岌嶫。功勳三吴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摧壓。詩人巧譏病，牛領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没。

次韻子瞻遊徑山

去年渡江愛吴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最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吴會無復有，扁舟屢出凌濤淵。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皆摧顛。連峰沓嶂不知數，重重相抱如青蓮。散爲雲霧翳星斗，聚作潭井藏蜿蜒。欽翁未到人迹絶，千里受記來安禪。荒榛野草置茅屋，坐令海賈輸金錢。至今傳法破煩惱，飽食過客容安眠。解裝投錫不復去，紛紛四合來烏鳶。或言此處猶未好，海上人少無煩煎。天台鴈蕩最深秀，水驚石瘦尤清便。青山獨往無不可，論説好醜徒紛然。終當直去無遠近，藤鞋竹杖聊窮年。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朝從徑山來，泱莽徑山色。莫從湖上歸，滉漾湖光碧。借問泛湖舟，何似登山

屐。高懷厭朝市，遠去忘憂慄。目向幽人青，顏從濁醪赤。塵埃解羅網，宇宙爲安宅。油然了無營，此意誰能詰？嗟子別離久，❶欲往徒反側。留滯亦何爲，空驚突深黑。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高岸爲谷谷爲陵，一時豪傑空飛騰。身隨造化不復返，忽若野雀逢蒼鷹。當年碑刻最深固，風吹土蝕消無稜。遺文漫滅雨中迹，翠石斷裂春後冰。古墳欲毀野廟廢，行人不去征鞍憑。書生耽翫立風雪，飢驢厭苦疲奴憎。愛之欲取恨無力，旋揉翠墨濡黃繒。不如好事孫太守，牛車徙置華堂登。遶牆羅列耀珪璧，罷燕起讀留賓朋。却思遺迹本安在，原隰處處荒榛藤。田夫野老誰復顧，鬼火夜照來寒燈。廢興聚散一如此，反使涕泗沾人膺。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還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絶

縹緲危譙面面山，朝來雲作雨潺潺。忽然風卷歸何處，百里陰晴反掌間。

嵩少猶藏薄霧中，前山迤邐夕陽紅。高樓一閉三十日，遥憶巖頭種藥翁。

伊闕遥臨鳳闕前，龍門女几氣蒼然。

❶「子」，宋刻本、明蜀本作「予」。

唐朝御路依稀在，猶想東巡塵暗天。

天壇王屋北侵河，高比嵩丘一倍多。小有清靈今尚在，俗緣深重奈成魔。

前朝宮闕倚芒山，殿閣層層半嶺間。猶恐北來岡阜淺，太行東抱故孱顔。

和頓主簿起見贈二首

聲病消磨只古文，諸儒經術鬬紛紜。不知舊學都無用，猶把新書强欲分。老病心情愁見敵，少年詞氣動干雲。搜賢報國吾何敢，欲補空疏但有勤。

一鎖樓中暗度秋，微官黽勉未能休。笑談容我聊紓放，文字憑君便去留。杯酒淋漓已非敵，清詩窈眇更難酬。東歸猶得聯征騎，同上嵩高望九州。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引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瑶畫文殊普賢爲賦三首

寺古依喬木，僧閑正莫年。爲生何寂寞，愛客尚留連。虚牖羅脩竹，空厨響細泉。坐聽談舊事，遍識洛中賢。

其　二

虚室無尋丈，青山有百層。迴峰看不足，危石恐將崩。聽法來天女，依巖老梵僧。須彌傳納芥，觀此信還曾。

其　三

壁毀丹青在，移來殿廡深。賦形驚變態，觀佛覺無心。旌旆翻空色，笙竽含妙

音。風流出吳樣，遺法到如今。

登封道中三絶

緱山祠

飛仙不返周王子，重阜相連少室孫。夜静笙聲兼鶴下，迴看惟有故山存。

轘轅道

青山欲上疑無路，澗道相縈九十盤。東望嵩高分草木，回瞻原隰湧波瀾。

少林寺贈頓起

一徑喬林下黄葉，三山翠壁遶禪居。共君將住還歸去，欲問安心知已疏。少林東接少室，北倚石城，南臨鳳凰山，鳳凰山上有初祖庵，二祖問法於此。

登嵩山十首

石徑

蒼壁上參天，微徑隨流水。聱牙石齒亂，紛薄黄葉委。牽攣不得上，顛仆幾將止。勉强終此行，更老知難至。

玉女窗

巖竇有虚明，曨曨發晴曉。真人無儔匹，窗下晨粧早。門開秋雨入，室静長風掃。絶跡杳難尋，朱顔未嘗老。

擣衣石

玉女雲爲衣，飄摇不須擣。空傳巖下

石，夜杵知誰抱。清泉供滁濯，素月鋪繒縞。人世迫秋寒，處處砧聲早。

醒心泉

上山苦飢渴，中道得寒泉。舉瓢石竇響，入口煩痾痊。洑流去不見，落澗聲鏘然。莫歸復相值，相從下平川。

峰頂寺

重重山前峰，上上終非頂。行登衆嶺徹，始得山門逈。高風慘多寒，落日側先暝。却視向所經，眇如在深井。

登封壇

登封事已遥，大碑摧風雨。靈壇久銷秃，古木中梁柱。峰巒至此盡，蒼石無寸土。俯視萬仞高，悲辛但狂顧。

法華巖

飛橋走巖居，茅屋今已破。何年避世僧，此地常獨卧。秋風高鳥入，夜月寒猿過。自非心已灰，静極生悲慉。

將軍柏 在天封觀，觀即唐避暑宫。

肅肅避暑宫，石殿秋日冷。凛然中庭柏，氣壓千夫整。風聲答萬壑，雲色通諸嶺。材大難爲工，甘與蓬蒿屏。

吴道子畫四真君 在精思觀。

浮埃古壁上，蕭然四真人。矯如雲中鶴，猶若畏四鄰。坐令世俗士，自慚汙濁身。勿謂今所無，嵩少多隱淪。吴道子畫四真君在精思觀。

啓母石

神夫化黃熊，神母化白石。嬰兒剖還父，涕泣何暇恤。爾來三千歲，往事誰復識？惟有少姨存，相望居二室。

過韓許州石淙莊

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朝常燕群臣於此，石刻尚在。

飛泉來無窮，發自嵩嶺背。奔馳兩山間，偶與亂石會。傾流勢摧毀，泥土久崩潰。堅姿未消釋，巉巖儼相對。居然受噴潑，雷轉諸竅内。初喧墮深谷，稍放脱重隘。跳沫濺霏微，餘瀾洶澎湃。宸遊昔事遠，絶壁遺刻在。人迹久寂寥，物理係興廢。相君厭紛華，築室俯湍瀨。濯纓離塵垢，洗耳聽天籟。將追赤松遊，自置青雲外。道人亦何者，預此事歸計。猶恐山未深，更種萬株檜。

過登封閻氏園

秋暑尚煩襟，林泉浄客心。菊殘知節過，荷盡覺池深。疏柳摇山色，青苔遍竹陰。猶嫌近官道，轣轆聽車音。

許州留别頓主簿

洛寺相從不出門，遶城空復記名園。程文堆案晨興早，竹簟連床夜語喧。歸路逢僧暫容與，登山無力强扳援。遥知别後都如夢，賴有君詩一一存。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絶

山色潮聲四面來，城中金碧爛成堆。不愁門外嚴扃鎖，終日憑欄未擬迴。

湖色蒼蒼日向斜，煙波萬狀不容誇。畫船人去浮紅葉，石徑僧歸躡白蛇。

樓觀争高不計層，嵒嵒過鴈自相譍。錢王舊業依稀在，歲久無人話廢興。

荷葉初乾稻穗香，驚雷急雨送微涼。晚晴稍放秋山色，洗却濃粧作淡粧。

白酒傾漿膾斫紅，晝遊未厭月明中。樓高只辨聽歌鼓，❶不見遊人轉似蓬。

和子瞻監試舉人

登科歲云徂，舊學日將落。外遭饑寒侵，内苦憂患鑠。傳家足墳史，遺説本精約。群言久紛蕩，開卷每驚矍。居官忝庠序，授業止干籥。朝廷發新令，長短棄前彠。緣飾小學家，睥睨前王作。聲形一分解，道義因附託。安行厭衢路，强挽就縻縛。縱横施口鼻，爛熳塗丹堊。强辯忽横流，漂蕩終安泊。憶惟法初傳，欲講面先怍。❷新科勸多士，從者盡高爵。徘徊始未信，銜誘終難却。嗟哉守愚鈍，幾不被譏謔？獨醒慚餔糟，未信恥輕諾。敢言折鋒鋩，但自保城郭。有司顧未知，選試謬西洛。群儒誰號令，新語競投削。雖云心所安，恐異時量度。詭遇便巧射，晚嫁由拙妁。誰能力春耕，忍饑待秋穫。聞兄職在

❶ 「辨」，明蜀本作「辦」。

❷ 「先」，原作「光」，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監，考較筆仍閣。縮手看傍人，此意殊未惡。

和子瞻煎茶

年來病懶百不堪，未廢飲食求芳甘。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君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不見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我今倦遊思故鄉，不學南方與北方。銅鐺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轉秋螢光。何時茅簷歸去炙背讀文字，遣兒折取枯竹女煎湯。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先師客陳未嘗飽，弟子于今敢言巧？敗牆破屋秋雨多，夜視陰精過畢昴。❶ 齏鹽冷落空盃盤，且依道士修還丹。丹田發火五臟暖，未補漫漫長夜寒。我生疲駑戀莝豆，❷崔翁遊邊指北斗。唯有王江亦未歸，閉門無客邀沽酒。宛丘道人王江好飲酒，去冬遊沈丘，遂不歸。

和子瞻開湯村運鹽河雨中督役

興事常苦易，成事常苦難。不督雨中役，安知民力殫？年來上功勳，智者争雕鑽。山河不自保，疏鑿非一端。譏訶西門豹，仁智未得完。方以勇自許，未恤衆口歎。天心閔劬勞，雨涕爲汎瀾。不知泥滓

❶「昴」，原作「昂」，今據宋刻本改。

❷「莝」，原作「筌」，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中，更益手足寒。誰謂邑中黔，鞭箠亦不寬。王事未可回，后土何由乾？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雲氣連山雨瀉盆，莫投僧舍欲關門。煩熱暗消秋簟冷，烝濡未解夜燈昏。二年遊宦多勞苦，何日相從得細論。

野寺蕭條厭客喧，雨披脩竹亂紛然。已因無食聊從仕，深悟勞生不問禪。未至莫憂明日事，偷閑且就此宵眠。天明歸去芒鞋滑，雖有藤輿懶上肩。

次韻子瞻將之吴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冬冰折膠弦亦絕。吴中臘月百事便，蟹煮黄金鱸鱠雪。京城舊友一分散，近憶吴興須滿頰。世事反復如翻飛，今日共鯀前益垂。畏人但恐去不遠，適意未覺歸來遲。借問校讎天禄閣，何如江海同遊嬉。

和子瞻畫魚歌 吴人以長釘加杖頭，以杖畫水取魚，謂之畫魚。

潛魚在淵安可及？垂餌投竿易如拾。横江設網雖不仁，一瞬未移收百十。畫魚何者漫區區，終日辛勤手拮据。已嫌長網不能遍，肯信一竿良有餘。鯤鯢駭散蛟龍泣，獲少驚多亦何益！願從網罟登君庖，碎首屠鱗非所惜。

欒城集卷之五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吴中田婦歎

久雨得晴唯恐遲，既晴求雨來何時？今年舟楫委平地，去年蓑笠爲裳衣。不知天公誰怨怒，棄置下土塵與泥。丈夫强健四方走，婦女齷齪將安歸？塌然四壁倚機杼，收拾遺粒吹糠粞。東鄰十日營一炊，西鄰誰使救汝饑？海邊唯有鹽不旱，賣鹽連坐收嬰兒。傳聞四方同此苦，不關東海誅孝婦。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兩山相負爲峰麓，流水重重注溪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下視雲漫漫，徑垂石底千屈盤。松林陰森白日静，忽驚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草木同，置身所在由初植。堂中白佛青髻鬟，氣象冲淡非人間。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梖梖夜將旦，星斗欹斜掛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出山門復長歎。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憶赴錢塘九月秋，同來潁尾一扁舟。

退居尚有三師在，好事須爲十日留。傾瀉向人懷抱盡，忠誠爲國始終憂。重來東閣皆塵土，淚滴春風自不收。

百頃西湖十里源，近依城郭帶川原。古臺駊騀先臨水，野寺參差半掩門。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錢塘未到能先説，更看青山兩岸屯。❶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春雪漫天密又稀，勾芒失據走靈威。故欺貧寠冬裘盡，巧助遨遊酒盞飛。林下細花添百草，堦前輕素剪新機。老農先解憂桑柘，九月家人當授衣。

和子瞻題風水洞

風送江湖滿洞天，洞門可聽入無緣。土囊鬱怒聲初散，石齒聱牙勢未前。樂奏洞庭真跌宕，歌傳帝所亦清便。何人隱几觀遺韻，重使顔成問嗒然。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春深溪路少人行，時聽田間耒耜聲。飢就野農分餉黍，迎嫌尉卒鬧金鉦。閑花開盡香仍在，白酒沽來壓未清。此味暫時猶覺勝，問兄何日便歸耕？

❶「看」，原作「着」，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次韻子瞻山村五絶

山行喜遇酒旗斜，無限桃花續杏花。與世浮沉真避世，將家漂蕩似無家。

塍間白水細無聲，日暖泥融草不生。似恐田家忘帝力，多差使者出催耕。

旋春紅稻始經鐮，新煮黄雞取次甜。無慕無營人自樂，莫將西子愧無鹽。

升平事業苦怱怱，未信浮名到底空。何用槖駞朝塞外，試聽碌軸語場中。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難處便堪愁。近來南海波尤惡，未許乘桴自在遊。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塵埃日已遠，斗藪更無餘。寺到逢門入，詩成信手書。山深僧自樂，路遠客終疏。訪盡前朝景，佗年一告予。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披榛入山山路細，鐘聲出寺門將閉。石苔冉冉上芒鞋，草露溥溥著衣袂。野人茅茨苦竹屋，終身局促無生計。天公未省長困人，春田米盡秋田繼。老妻稚子亦自樂，野草山花還插髻。長笑人間醉未醒，終老辛勤漫欺世。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晚歲事遊宦，相從未嘗足。羨君四海皆兄弟，棧中直木不容曲。臨安老令況同科，相逢豈厭樽中醁。潦倒誰憐澗底松，歲

寒尚有霜前竹。聞道渠家八丈夫，它日歸耕免幽獨。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❶

掃地開門松檜香，僧家長夏亦清涼。公庭多事久來厭，静處安眠計甚長。修竹填窗藤簟緑，白蓮當户石盆方。香厨晚飯紅粳熟，忽憶烹雞田舍嘗。

澗谷新晴草木香，野情蕭散自生涼。雨添山色翠將溜，日轉松陰晚更長。病客獨來唯有睡，遊僧相見亦它方。還家煩熱都消盡，不信醫王與藥嘗。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君不見武安前堂立曲旃，官高利厚多憂患。又不見夏侯好妓貧無力，簾箔爲衣人莫識。兩人操行雖不同，辛苦經營實如一。不如君家激水石中流，聽之有聲百無憂。笙竽窈眇度溪谷，琴筑淒咽穿林丘。高人處世心淡泊，衆聲過耳皆爲樂。退食委蛇石上眠，幽音繼續床前作。正如古人樂易多歡娱，積土爲鼓塊爲桴。但能復作太古意，君家水樂真有餘。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飲闌鐘虡欲移軒，香霧猶殘金博山。明月飛來松嶺外，遊人散落馬蹄間。城嚴畫鼓初傳角，路暗山花自落鬟。清境暫時

❶「虎跑」，原作「跪虎」，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都不見，夜深人盡始來還。❶

次韻子瞻祈雨

世故紛紛誰復閑，蛟龍不雨獨安眠。人間已厭三秋旱，澗底猶慳一掬泉。廟令酒肴時醉飽，田家糠粃久安便。憂心未已誰知恤，更把爐香試一燃。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我兄東南遊，我亦夢中去。徑山聞已熟，往意穿雲霧。夢經山前溪，足冷忽先渡。舉頭雲峰合，到寺霜日莫。香厨饌巖蔌，野徑踏藤屨。平生共遊處，蹇足躡高步。崎嶇每生胝，眩晃屢回顧。何年棄微官，携手衆山路。得此詩後夢與兄同遊山中，故爲此篇。

王仲儀尚書挽詞

謝公德業久彌新，幼度英奇也絶倫。父子俱賢真不朽，功名自致豈相因。邊兵屢動思良將，廷論蕭條憶諍臣。青史世家它日事，新阡宿草倍沾巾。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雙檜生南户，叢筠種北牆。交陰奉君子，爲伴老中堂。露洗秋堦緑，風含夏簟涼。栽花知已誤，新上一番霜。

❶「盡」，宋刻本、明蜀本作「静」。

寄題蒲傳正學士閬中藏書閣

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

自陳適齊戲題

庠齋三歲最無功，羞愧宣王禄萬鍾。猶欲談經誰復信，相招執籥更須從。❶ 陳風清浄眠真足，齊俗彊梁懶不容。久爾安閑長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送董揚休比部知真州

奏課西南最，分符江海衝。往來觀惠術，蟠錯試餘鋒。文字從堆案，罇罍彊解容。金山只隔水，時復聽晨鐘。

送排保甲陳祐甫

我生本西南，爲學慕齊魯。從事東諸侯，結綬濟南府。誰言到官舍，旱氣裂后土。饑饉費囷倉，剽奪驚桴鼓。緬焉禮義邦，憂作流亡聚。君來正此時，王事最勤苦。驅馳黃塵中，勸説野田父。❷ 穰穰百萬

❶「更」，明蜀本作「便」。

❷「野田」，宋刻本作「田野」。

家，一一連什伍。政令當及期，田閭貴安堵。歸乘忽言西，劬勞共誰語？

送韓祗嚴户曹得替省親成都

宦遊東土暫相依，政役頻煩會合稀。每恃詳明容老病，不堪羈旅送將歸。思親道路寧論遠，入蜀山河漸覺非。我有舊廬江水上，因君聊復夢魂飛。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詠

環波亭

南山迤邐入南塘，北渚岧嶤枕北牆。過盡緑荷橋斷處，忽逢朱檻水中央。❶鳧鷖聚散湖光浄，魚鼈浮沉瓦影涼。清境不知三伏熱，病身唯要一藤床。

北渚亭

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携上古城。雲放連山瞻嶽麓，雪消平野看春耕。臨風舉酒千鍾盡，步月吹笳十里聲。猶恨雨中人不到，風雲飄蕩恐神驚。

鵲山亭

築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南嶺崩騰來不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平時戰伐皆荒草，永日登臨慰病懷。更欲留詩

❶「忽」，原作「忽」，今據宋刻本改。

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偕？

檻泉亭

連山帶郭走平川，伏澗潛流發湧泉。洶洶秋聲明月夜，蓬蓬曉氣欲晴天。誰家鵝鴨横波去，日暮牛羊飲道邊。滓穢未能妨潔浄，孤亭每到一依然。❶

踏藕

春湖柳色黄，宿藕凍猶殭。翻沼龍蛇動，撑船牙角長。清泉浴泥滓，粲齒碎冰霜。莫使新梢盡，炎風翠蓋涼。

和李誠之待制燕别西湖并叙

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於此也。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將復用，懼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詔書移牧河間。邦之父兄皆惜其去，雖公亦將留焉而不可得也。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曰：「北方幸安，余將復老於此。」酒酣，賦詩以别，從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爲詩，所至成編。及來此邦而未嘗有所爲，故尤貴之。遂相與刻於石，以慰邦人之思焉。

❶「亭」，明蜀本作「高」。

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樽罍衆客俱。高情生遠岫，清興發平湖。坐使羈遊士，能忘歲月徂。縱歡真樂易，恨別不須臾。廟幄新謀帥，河間最近胡。❶安邊本餘事，清賞信良圖。應念茲園好，流泉海内無。

送李誠之知瀛州

少年學詩書，晚歲探至道。豈伊封疆臣，乃是廊廟寶。苦恨富貴遲，聲名得空早。憶惟西羌桀，始建元戎纛。恩威炳朝日，號令靡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歸來易三邦，但養胸中顥。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春風吹旌旆，先聲遍城堡。往事安足懲，遺黎待公保。

西湖二詠

觀捕魚

西湖不放長竿入，群魚空作淘河食。漁人攘臂下前汀，蕩漾清波浮兩腋。藕梢菱蔓不容網，箔作長圍徒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踊躍長魚一夫力。柳條穿頰洗黃金，鱠縷堆盤雪花積。燒薤香橙巧相與，白飯青蔬甘莫逆。食罷相攜堤上步，將散重煎葉家白。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

❶「胡」，原作「湖」，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食雞頭

芡葉初生縐如縠，南風吹開輪脱轂。紫苞青刺攢蝟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滿腹。剖開膏液尚糢糊，大盎磨聲風雨速。清泉活火曾未久，滿堂坐客分升掬。紛然咀噍惟恐遲，勢若群雛方脱粟。東都每憶會靈沼，南國陂塘種尤足。東遊塵土未應嫌，此物秋來日嘗食。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蒙愠未能憂悄悄，得閑時復醉昏昏。知君亦學無言語，豈悟維摩不二門？

病懶近來全廢學，宦游唯是苦思鄉。粗知會計猶堪仕，❶貪就功名有底忙？懷舊暗聽秋鴈過，夢歸偏愛曉更長。故人知我今何念，擬向東山賦首章。

送張正彦法曹

憶見君兄弟，相携謁侍郎。通經誇早歲，落筆盡成章。試劇何輕鋭，❷當官便激昂。三年知力竭，大府覺才長。知己未如格，歸貲纔滿囊。舊書還讀否？師説近淒涼。君以三傳及第，今廢此科。

❶「仕」，宋刻本作「任」。
❷「輕鋭」，明蜀本作「風發」。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不作清時言事官，海邦那復久盤桓。早依蓮社塵緣少，新就草堂歸計安。富貴暫時朝露過，江山故國水精寒。宦游從此知多事，收取楞伽静處看。

和青州教授頓起九日見寄

歲月飄然風際煙，紫萸黄菊又霜天。莫思太室杉松外，且醉青州歌舞前。昔年與頓君同登嵩頂，時正重九。杯酒追歡真一夢，天涯回望正三年。近來又欲東觀海，聽説毛詩雅頌篇。君善講《詩》。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竹林分徑水通渠，真與幽人作隱居。溪上路窮惟畫舫，城中客至有罾魚。東來只爲林泉好，野外從教簿領疏。不識徂徠石夫子，兼因女壻覓遺書。徐生，石介女壻也。

和子瞻喜虎兒生

生男如狼猶恐尫，寅年生虎慰爺孃。汝家家世事文史，門户豈有空剛强？試看猛虎在山谷，斧牙鈎爪旗尾揚。徐行當道擇牛羊，狐狸驚走熊豬忙。我今老病思退藏，生子安得尚激昂？不見伯父擅文章，逡巡議論前無當。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京東分東西，中劃齊魯半。兄來本相從，路絶一長歎。❶前朝使者還，手把新詩玩。憐我久别離，卷帙爲舒散。誰言窮陋邦，得此唱酬伴。相逢傾蓋間，晤語何旦旦。宦遊少娱樂，纏縛苦文案。能於王事餘，時作楚詞亂。臂如近膏油，未肯忘濯盥。賢豪真勉强，功業畏繚繞。伊余獨何爲？舊籍西南貫。竊禄未遑歸，自笑嗟已懦。方當四海寒，戀此一寸炭。主倦客欲留，逡巡要奪館。奈何獨見收，軟言强温暖。此意定難酬，還予授子粲。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麥苗出土正纖纖，春早寒官令尚嚴。雲覆南山初半嶺，風乾東海盡成鹽。來時瞬息平呑野，積久欹危欲敗簷。强付酒樽判醉熟，更尋詩句鬭新尖。

點綴偏工亂鵠鴉，淹留欲解惱船車。❷殭鴈乘春已覺矜餘力，騁巧時能作細花。殭鴈墮鵶誰得罪，❸敗牆破壁若爲家？❹天公愛物遥憐汝，應是門前守夜叉。是歲京師雪尤甚，鴟鳶凍死如積。

❶「一」，明蜀本作「人」。
❷「欲解」，宋刻本作「欲醉」，明蜀本作「亦解」。
❸「鵶」，宋刻本作「鳶」。
❹「壁」，明蜀本作「屋」。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羡君官局最優游，笑我區區學問囚。今日登臨成獨往，終年勤苦粗相酬。春深緑野初開繡，雲解青山半脱裘。回首紅塵讀書處，煮茶留客小亭幽。

次韻劉敏殿丞送春

春去堂堂不復追，空餘草木弄晴暉。交遊歸鴈行將盡，蹤跡鳴鳩懶不飛。老大未須驚節物，醉狂兼得避危機。東風雖有經旬在，芳意從今日日非。四月十一日立夏。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首夏尋芳也未遲，遶園紅紫尚菲菲。無心與物真皆可，有酒逢人勸莫違。夢逐楊花無限思，身慚啼鳥不如歸。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憐貧故入扉。

次韻李昭叙供備燕别湖亭

池亭雨過一番凉，雲髻羅裙客兩旁。不覺行人離恨遠，貪看積水照筵光。滿堂樽俎歡方劇，極目江湖意自長。歸去伊川瀟灑地，不須遺念屬清湘。

送李昭叙移黎陽都監歸洛省親

與君非舊識，傾蓋便相親。共事林泉郡，忘歸南北人。煮茶流水曲，載酒後湖潺。未覺遊從厭，空驚別恨新。瀕河今重地，知己舊元臣。洛下聞雞犬，家書不浹旬。西還倚門罷，北渡羽書頻。忠孝傳家事，風流待一振。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自我來濟南，經年未嘗出。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初行澗谷淺，漸遠峰巒積。翠屏互舒卷，耕耨隨欹側。雲木散山阿，逆旅時百室。玆人謂川路，此意屬行客。久遊自多念，忽誤向所歷。嘉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崖巘遞崢嶸，征夫時出沒。行李雖云艱，幽邃亦已劇。坐緣斗升米，被此塵土厄。何年道褒斜，長嘯理輕策。

四禪寺

山蹊容車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巖根，連峰轉相揖。樵蘇草木盡，佛事亦蕭瑟。居僧麋鹿人，對客但羞澁。雙碑立風雨，八分存法則。云昔義靖師，萬里窮西域。華嚴具多紙，歸來手親譯。蛻骨儼未移，至今存石室。遺文盡法界，廣大包萬億。變化浩難名，丹青畫京邑。粲然共一

理，眩晃莫能識。末法漸衰微，徒使真人泣。

靈巖寺

青山何重重，行盡土囊底。巖高日氣薄，秀色如新洗。入門塵慮息，盥漱得清泚。高堂見真人，不覺首自稽。祖師古禪伯，荊棘昔親啓。人跡尚蕭條，豺狼夜相觝。白鶴導清泉，甘芳勝醇醴。聲鳴青龍口，光照白石陛。❶尚可滿畦塍，豈惟濯蔬米。居僧三百人，飲食安四體。一念但清涼，四方盡兄弟。何言庇華屋，食苦當如薺。

嶽下

東來亦何求，聊欲觀海岱。海西尚千里，將行勇還退。岱陰即齊疆，南往曾歷塊。春深草木長，山暖冰雪潰。中巷無居人，南畝釋耕耒。車徒八方至，塵坌百里内。牛馬汗淋漓，綺紈聲綷縩。喧闐六師合，洶湧衆流匯。無復問誰何，但自舍耽愛。龍鸞畫車服，貝玉飾冠佩。驊騮蹴騰騫，幡旆飛晻曖。腥羶及魚鼈，瑣細或蒲菜。遊墮愧無齎，技巧窮殊態。縱觀瞁未已，精意殫一酹。出門青山屯，遶廊遺迹昧。登封尚壇壝，古觀寫旗隊。戈矛認毫末，舒卷分向背。雍容太平業，磊落豐碑在。往事半蓬蒿，遺氓但悲慨。回瞻最高峰，遠謝徂徠對。欲將有限力，一放目所迨。天門四十里，預恐雙足廢。三宿遂徘徊，歸來欲誰懟？前年道轘轅，直上嵩嶺

❶「石」，明蜀本作「室」。

背。中休强飲食，莫宿時盥頮。稍知天宇寬，不覺人寰穢。歲時未云久，筋骸老難再。山林無不容，疲薾坐自礙。自知俗緣深，畢老守闤闠。何當御清風，不用車馬載。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昔年旅南服，始識王荆州。威動千里肅，恩寬行客留。從容見少子，風采傾凡儔。温然吐詞氣，已覺清且修。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青衫走塵土，白髮各滿頭。新棄東海邑，願從北諸侯。北鄙事方夥，饑饉連戈矛。盟好未可輕，念當事懷柔。主將今老成，勉盡良計籌。

寄孫朴

憶昔補官太皞墟，泮宫蕭條人事疏。日高鼾睡聲噓噓，往還廢絶門無車。君爲户曹畏簡書，放懷疏懶亦似余。相逢語笑夜躊躇，烹煮梨栗羞殺蔬。官居一去真蘧廬，東來失計悔厥初。夜聞桴鼓驚閭閻，事如牛毛費耘鉏。違失真性從吏胥，目視紾臂邀徐徐。羡君不出心自如，北潭秋水多芙蕖。青荷包飯蒲爲葅，翛然獨往深淵魚。[1]人生如此樂有餘，胡爲自投檻中狙。

[1] 「翛」，原作「修」，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和韓宗弼暴雨 次韻

執熱卧北窗，淋漓汗流注。蛟龍遁水府，誰起叩天户？偶然終日風，振擾北山霧。崩騰轉相軋，變化不容睹。雷聲運車轂，雨點傾豆黍。逡巡溜河漢，指顧纔笑語。破屋少乾床，茅苫固難禦。出門泥没足，此厄比鄰溥。苟令終歲熟，敢有今日怒？晚照上東軒，清風襲虚廡。微生免荷鉏，但喜脱煩暑。農父更事多，缺塘已增土。

舜泉復發

奕奕清波舊遶城，旱來泉眼亦塵生。連宵暑雨源初接，❶發地春雷夜有聲。復理溝渠通屈曲，重開池沼放澄清。通衢細灑浮埃淨，車馬歸來似晚晴。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

西溪秋思日盈牋，幕府拘愁學久騫。記廟終慚無好句，酹墳猶喜有前篇。生先作《祭閔子文》。屏除筆硯真良計，寫寄交遊畏妄傳。吴紙贈君君莫怪，耕耘廢罷有閑田。

張文裕侍郎挽詞

持節西南二十年，華堂遺像已蒼然。歸來侍從三朝舊，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筆縱横題壁處，誦詩清壯舉杯前。東游邂逅

❶「源」，明蜀本作「涼」。

迎歸旐，淚落城南下馬阡。

東方書生行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誦書口生土。窗中白首抱遺編，自信此書傳父祖。辟雍新説從上公，册除僕射酬元功。太常弟子不知數，日夜吟諷如寒蟲。四方窺覘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穎達棄塵灰，老聃瞿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東鄰小兒識機會，半年外舍無不知。乘輕策肥正年少，齒疏唇腐真堪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買先騰踔。

送韓宗弼

大野將凍河水微，慨然臨流送將歸。登舟上帆手一揮，脱棄朋友如弊衣。我來三見芳草腓，來時同寮今已非。念昔相從未嘗違，西湖幽遠人事稀。青蓮紫芡傾珠璣，白魚掉尾黄鼈肥。客醉將起命闔扉，方橋月出風露霏。星河下照摇清輝，喧呼笑語相嘲譏。歲月一逝空長欷，交遊去盡將誰依？君家漢代平與韋，藹然令德傳餘徽。鳴鳩著地鴻高飛，安得久此同縶鞿？

送劉長清敏

汝州太守卧病年，亹亹猶復能清言。平生雄辯嗟不見，風流尚有曹州存。歷下東遊少相識，歡喜聞君在西邑。舊知兄弟無凡儔，相逢一笑開顏色。三年政令如牛毛，思歸南畝皆蓬蒿。羨君飲酒動論斗，引觥向口收狂潮。醉後胸中百無有，偃然嘯

傲傾朋曹。中朝卿士足官府，君歸何處狂謌謡？劉原甫自長安病歸，余始識之。

汝尚將歸吴興齊州記室蘇子由辱詩爲送因逐韻謝之云❶

釋屩從軍忝濫官，已衰能復尚盤桓。邇來齒髮羞相問，乞有衡茅覓自安。我襟懷遺内熱，誦君詩句襲人寒。知誰便是知音者，且作巖溪雪景看。

高祖郎中頃蒙以御史召，力辭不允，解組而歸。先生作是詩以送之，高祖《溪堂集》中亦嘗賡和。淳熙丁未澂假守筠陽，謹刊篇末。

❶ 此詩爲俞退翁和本卷《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鄉》之作。

欒城集卷之六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天命無不全，人事每自傷。譬如摩尼珠，宛轉有餘光。藻飾不能加，塵垢豈有亡！世人未嘗識，姑射手自將。我公體自然，率性非勉强。馳驅四十年，不入憂患場。晚歲事蒙養，斂退就此堂。小儒豈知道？宿昔窺門牆。中厬師無人，無足亦自忘。如逢鄭執政，一笑先生傍。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桐身青琅玕，桐葉蒲葵扇。落落出軒墀，亭亭奉閒燕。夜聲疏雨滴，午影微風轉。秋飈一凌亂，淅瀝驚葱蒨。朝日失繁陰，青苔覆遺片。空使坐中人，慨然嗟物變。

竹軒

幽軒離紛華，惟有一叢竹。纖梢起餘寒，紫筍散輕葍。擢幹春雨餘，挺節秋霜足。不知歲時改，守此娟娟緑。上有吟風

蟬，空腹未嘗食。翦伐非所辭，不受塵土辱。

柏軒

築室城市間，移柏南澗底。山林夙所尚，封植聊自寄。崎嶇脱巖石，擁塞出棼翳。上承清露滋，下受寒泉惠。秋來采霜葉，咀嚼有餘味。苦澁未須嫌，愈久甘如薺。

巽堂

山前三秦道，車馬不遑息。日出紅塵生，不見青山色。峰巒未嘗改，往意自奔迫。誰言幽堂居，近在使者宅。俯聽辨江聲，却立睨石壁。藤蘿自太古，松竹列新植。暑簟卧清風，寒樽對佳客。試問東行人，誰能同此適？

山齋

平地厭喧囂，虚齋上山足。蕭條遠城市，坡阤富林麓。簡書日填委，杖屨每幽獨。豈無山中士，高卧白茅屋。逢人默無語，長嘯響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從宿。

閑燕亭

登山稍已高，曠望良亦遠。危亭在山腹，物景行自變。諸峰宿霧收，❶草木朝陽絢。盎盎雲出山，溜溜泉垂坂。徐行得佳

❶「霧」，原作「露」，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處，永日遂忘返。此樂只自知，傍人任嫌懶。

會景亭

亭高衆山下，勝勢不自收。岡巒向眼盡，風籟與耳謀。鳶飛半嶺息，雲起當空遊。視身如乘風，超然忘百憂。暮歸室中居，唯見窗户幽。視聽隨物變，恍誰識其由。

寶峰亭

昔過益昌城，莫登君子堂。駕言念長道，未暇升崇岡。今聞寶峰上，縹緲陵朝陽。三休引蘿蔓，一覽窮蒼茫。微雲靄雙劍，落日明故鄉。奔馳迹未安，山藪意自長。漂摇萬里外，手把新詩章。宦遊不忘歸，何異鳥欲翔。塵土汙顏面，年華侵鬢霜。何時首歸路？所至聊傍徨。樽俎逢故人，亭榭凝清光。爲我具斗酒，宿恨猶可償。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沉都夢裏，春來彊健鬬樽前。公田種秫全抛却，坐客無氊誰與錢？

春深風雨半相和，節物令人意緒多。中酒何須問賢聖，和詩今尚許羊何。

送施歷城辯歸常州

高人不受塵土侵，三年浙江藏何深。久閑物理有相復，歷城官事森成林。乘時斂散逐十二，鞭撻逋負徒哀矜。一杯相屬未嘗得，百畝歸去將安能？潛逃雖出知者

後，黽勉尚見仁人心。歸期忽告三月尾，强留不顧千黄金。河豚雖過鱸鱖在，粳稻正插風雨淫。酒肴勞苦罄鄰里，期會迫隘思僚朋。山川吴越我所愛，扁舟佗日要追尋。滯留未用便相詑，半年歲月行駸駸。

施君既去復以事還戲贈

令尹西行去又迴，西湖重把舊樽罍。吏民再見雞棲乘，猶道吾公挽不來。

和文與可洋州園亭三十詠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横湖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書軒

緑竹覆清渠，塵心日日疏。使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滉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鶩。

竹塢

空陂放修竹，肅肅復冥冥。莫除塢外笋，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横未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涌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奈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静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濼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池塘滿。委曲到庭除，清泠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浄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唯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風去。

涵虚亭

虚亭面疏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滉漾。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賴有沙上鷗，常爲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緜緜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禊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菡萏軒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絜。朱檻月明時，清香爲誰發？

茶蘪洞

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樽漬餘馥。

篔簹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莫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庵

風梢遶簷匝，❶霜幹當窗浄。遥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與可墨竹，冠絶今世。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❷穿逕得新

❶「簷」，宋刻本作「林」。
❷「柑」，原作「柏」，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苞，令公憶鱸鱠。

南　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　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次韻吴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二首

才堪簿領更無餘，贏得十年閑讀書。寵辱何須身自試，窮愁不待酒驅除。故人歸去無消息，佳句新來屢卷舒。前日使君今在此，不妨時復置雙魚。李公擇自吴興移濟南。❶

右和見寄。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胸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傳，更將江浦作階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卧氍毹豈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右醉眠亭。

和子瞻玉盤盂二首東武蘇莒公家園中千葉白芍藥，子瞻新爲此名。

千葉團團一尺餘，揚州絶品舊應無。

❶「濟」，原作「齊」，今據宋刻本改。

賞傳莒國遷鍾虡，移憶胡僧置鉢盂。叢底留連傾鑿落，瓶中捧擁照浮屠。强將絳蠟封紅萼，憔悴無言損玉膚。

故相林亭父老知，出群草木尚何疑？無多産業殘花藥，幾許功名舊鼎彝。豐艶不知人世別，佳名新换使君詩。明年會看花尤好，❶剗盡浮苞養一枝。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車騎崩騰送客來，奔河斷岸首頻回。鑿成户牖功無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爲公爭自致，登臨約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

檻前濰水去沄沄，洲渚蒼茫煙柳勻。萬里忽驚非故國，一樽聊復對行人。謝安未厭頻携妓，汲黯猶須卧理民。試問沙囊無處所，于今信怯定非真。

贈馬正卿秀才

男兒生可憐，赤手空腹無一錢。死喪三世委平地，骨肉不得歸黄泉。徒行乞丐買墳墓，冠幘破敗衣履穿。矯然未肯妄求取，耻以不義藏其先。辛勤直使行路泣，六親不信相尤愆。問人何罪窮至此，人不敢尤其怨天。孝慈未省鬼神惡，兄弟寧有木石頑？善人自古有不遇，力行不廢良謂賢。

❶「尤」，宋刻本作「猶」。

答文與可以六言詩相示因道濟南事作十首❶

遠遊既爲東魯，還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羇旅三年忘去，故園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緑縟，晴登北渚煙緜。蒲蓮自可供腹，魚蟹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烝。勝處何須吴越，隨方亦有遊朋。

揚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奈，神傷簿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莫年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松醪滿巵。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青蒲一下復東來，擁扇西風滿面埃。擊柝自營何擇地，鋪糟同醉未須回。孤高振鷺瞻初下，淡泊嬰兒及未孩。我亦漂流家萬里，年來羞上望鄉臺。

❶ 活字本題作「答文與可十首」。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無錫銅瓶手自持，新芽顧渚近相思。故人贈答無千里，好事安排巧一時。蟹眼煎成聲未老，兔毛傾看色尤宜。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金線泉在齊州城南。

新詩態度靄春雲，肯把篇章妄與人？性似好茶常自養，交如泉水久彌親。睡濃正想羅聲發，食飽尤便粥面勻。底處翰林長外補，明年誰送雪溪春？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 清 河

南北無多水，崎嶇未捨船。何時好霖雨，是處有通川。墳壠看書卷，興亡指道邊。蒼茫半秋草，猶復較愚賢。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卷帆倚棹淺河津，憶泛長江步步新。未免生涯寄風浪，不堪舟楫委埃塵。往來欲就沙囊堰，深淺時看舉策頻。一望雲霓百憂集，應思平地隱居人。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風頃刻百里

此生與物妄相仇，欲往長嫌苦見留。淺瀨何知向人惡，漲溪豈復爲公流？雨痕忽到工催客，風信初來轉打頭。舉目汀洲都未改，忽添清興滿行舟。

下邳黄石公廟

圯下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倦識天真。十年却見穀城下，寂寞同收一夢身。

宿遷項羽廟

尺箠西來壠畝中，驅馳力盡衆兵銜。舊封獨守君臣義，故國長修俎豆容。平日軍聲同破竹，少年心事喜摧鋒。錦衣眷戀多鄉思，肯顧田家社酒醲。

呂　梁

出没懸流雖有道，憑陵險地本無心。未能與物都無礙，咫尺清泉亦自深。

梁　山　泊次韻❶

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塵泥汙車脚，莫嫌菱蔓繞船頭。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遊。愁思錦江千萬里，漁簑空向夢中求。時議者將乾此泊以種

❶ 宋刻本題作「次韻梁山泊」。

菽麥。

梁山泊見荷花憶吴興五絶 次韻❶

南國家家漾綵艫，芙蕖遠近日微明。梁山泊裏逢花發，忽憶吴興十里行。

終日舟行花尚多，清香無奈着人何。更須月出波光浄，卧聽漁家蕩槳歌。

行到平湖意自寬，繁花仍得就船看。回頭却向吴儂説，從此遠遊心未闌。

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飛蓋靚粧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

菰蒲出没風波際，鴈鴨飛鳴霧雨中。應爲高人愛吴越，故於齊魯作南風。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

它年逢九日，杯酒逐英豪。漸老經秋病，獨醒何處高？床頭添藥裹，坐上減牛毛。寂寞知誰問，煩公置濁醪。

喜雪呈李公擇

秋來旱已久，雪至亦不薄。沉沉夜未眠，蔌蔌聲初落。霏微入疏户，眩晃先朱閣。披衣視群動，照屋始驚愕。晨起犯清寒，繁陰看溟漠。喬林凍相倚，隙瓦乾猶爍。孤村掩圭竇，深逕没芒屩。平野恣汗漫，四山增犖埆。晚色漏斜陽，林光粲相

❶ 宋刻本題作「次韻梁山泊見荷花憶吴興五絶」。

錯。氛埃一清蕩，疫癘解纏縛。寒蔬養春芽，宿麥布冬腳。官居亦何賴，歲事信所託。逋逃幸一飽，剽盜止群惡。無事樂自多，有酒庶可酌。我行今不久，公到時方昨。豐穰識天意，暇豫可前約。齋厨雖無餘，賓客甚易諾。行須酒壺倒，莫待陰雲剥。

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倉廩未應空，長天霰雪濛。瓊瑤布地淨，組練出師雄。雲闊諸峰遍，花繁百草同。農謠麥壠外，客興酒杯中。聚散占風力，消融驗藥功。歷城西北陽起石山，其上不留雪。遠遊聊自喜，三見歲時豐。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遠客徒爲爾，江邊有故丘。汀洲信廣大，凫鴈任漂浮。好事時携酒，歸心久倦遊。還鄉定衰老，朋友肯相收？

其二

稽古終何力，扶衰謾有方。故人憐困躓，佳句贈輝光。未暇抽身去，安能插趐翔？空存疏懶性，高卧笑羲皇。

惠穆吕公挽詞二首❶

全齊開故國，清廟饗元功。德業真無忝，勳名但未克。邊防推信惠，社稷倚勤忠。不作司徒貴，何慚鄭武公。

其　二

風俗非平昔，賢豪棄此時。新阡長宿草，行路拜豐碑。惠術遐方記，嘉猷信史知。悲涼哭墳客，不爲受恩私。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騷屑誰與歡？北風號怒屋無瓦，夜氣凝冽冰生槃。雪聲旋下白玉片，燈花暗結丹砂丸。叩門剥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明時未省有遺棄，高論自笑終汗漫。識君太學嗟歲久，至今客舍猶泥蟠。正如憔悴入籠鶴，坐見摧落淩風翰。明朝尚肯過吾飲，有酒不盡行將酸。

次韻王鞏廷評招飲

病憶故鄉同越舃，性安田野似裨諶。都城歲晚不歸去，客舍夜寒猶獨吟。樽酒憐君偏好客，詩篇寄我謬知音。會須雪裏相從飲，履迹旋平無處尋。

❶ 宋刻本題下註「公弼」。按吕公弼謚惠穆。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絶

新歲逼人無一日，殘冬飛雪已三迴。百分琥珀從君勸，十里瓊瑶走馬來。

南國高人真巨源，華堂邂逅接清樽。十年一見都如夢，莫怪終宵語笑喧。

傾盡香醪雪亦晴，東齋醉卧已三更。佳人不慣生疏客，不盡清歌宛轉聲。❶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羈遊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開門驚照曜，舞雪方繽紛。繁雲覆庭廡，落勢一何匀。霏霺本無着，積疊巧相因。萬類忽同色，九衢浄無塵。園林開組練，觀闕堆瓊珉。蟲書散鳥足，縞帶翻車輪。遠遊浩千里，欲出迷四鄰。誰言助春農，亦善欺客貧。賴我古君子，高談吐陽春。方當庇華屋，豈憂無束薪。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數舉除夜酒，稍消少年豪。浮光寄流水，妙理付濁醪。微陽未出土，大雪飛鵝毛。試問冰霜勁，春來能久牢？

次韻景仁招宋温之職方小飲

高人兩無事，相見輒傾懷。時以酒相命，何妨心自齋。燈期飛雪亂，春候苦寒乖。不就頽然醉，難堪風且霾。

❶ 「不」，明蜀本作「未」。

次韻景仁飲宋温之南軒二首

白髮迎新歲，皤然國老更。感時能細說，對酒任徐行。畫軸高分品，詩詞妙入評。疏狂先醉倒，應許恃鄉情。

其二

飲闌瓶已罄，話久僕須更。高會良難得，危言豈易行？歸休便老計，得失任臺評。猶有青編在，它年不世情。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吴縝寺丞二絶

夜雪滿庭雞失晨，瓊田早出不驚塵。急須卷凍鋪黄道，欲看燈山萬萬人。

濁醪時飲十分杯，萬象溟濛曉氣皚。醉倒籃輿夜歸去，金吾寧復識誰哉？

柳子玉郎中挽詞二首

晚歲抽身塵土中，灊山仍乞古仙宫。羞將白髮隨馮叟，欲就丹砂繼葛洪。龍虎未能留物化，芭蕉久已悟身空。騷人欲作招魂賦，蟬蜕疑非世俗同。

新詩錦繡爛成編，醉墨龍蛇灑未乾。共首卜居空舊約，宛丘携手憶餘歡。風流可見身如在，鄉國全歸意所安。行到都門送君處，長河清淚兩汍瀾。

贈浄因臻長老

十方老僧十年舊，燕坐繩床看奔走。

遠遊新自濟南來，滿身自覺多塵垢。暖湯百斛勸我浴，驪山衮衮泉傾竇。明窗困卧百緣絶，此身瑩浄初何有？清泉自清身自潔，塵垢無生亦無滅。振衣却起就華堂，老僧相對無言説。南山采菌軟未乾，西園擷菜寒方茁。與君飽食更何求，一杯茗粥傾銅葉。

次前韻答景仁

儒林談道亦云舊，遠自太史牛馬走。區區分別竟何爲，❶擾擾秪添心上垢。道大如天不可測，異出同歸各穿竇。浩然一水散千漚，却觀彼我曾無有。我丈中心冰玉絜，世上浮榮盡灰滅。❷終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門名異説。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種何由茁？道在起居飲食中，安問胡僧分五葉？

遊城西集慶園

送客城西客已遠，歸路北池接南苑。冰澌片斷水光浮，柳線和柔風力輭。繚牆朱户誰家園，流水平畦春日淺。禁河分溜一池足，洛圃移花百金賤。飛甍斤斧聲未絶，翠柏栽培影初遍。傍人笑指高臺處，前年適見荒榛滿。金錢力奪天地功，歲月未多風物换。人生富貴無不成，都門坐置山林觀。暖風遲日時一到，早出莫歸應未晚。主人最貴稀出城，長使憧憧路人看。

❶「竟」，明蜀本作「意」。

❷「榮」，明蜀本作「雲」。

遊景仁東園

新春甫驚蟄，草木猶未知。高人静無事，頗怪春來遲。肩輿出東郊，輕裘試朝曦。百草抱生意，喬松解寒姿。尺書招友生，冠蓋溢通逵。人生瞬息間，幸此休暇時。濁酒瀹浮蟻，嘉蔬薦柔荑。春來莫嫌早，春去恐莫追。公卿多王事，田野遂我私。松筠自擁蔽，里巷得遊嬉。鄰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畦花被錦繡，庭檜森旌旗。華堂絢金碧，疊觀凝煙霏。髣髴象宫禁，蕭條遠喧卑。徐行日一至，何異己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垂楊返照下，歸騎紅塵飛。但卜永日歡，未與清夜期。人散衆囂絶，庭光星斗垂。❶安眠萬物外，高世良在兹。

❶「光」，明蜀本作「空」。

欒城集卷之七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尋山非事役，行路不應難。洛浦花初滿，嵩高雪尚寒。平林抽凍笋，奇艷變山丹。節物朝朝好，肩輿步步安。醁醽釀臘酒，苜蓿薦朝盤。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歸休三黜柳，賦詠五噫鸞。鶴老身仍健，鴻飛世共看。雲移忽千里，世路脱重灘。西望應思蜀，東還定過韓。平川涉清潁，絶頂上封壇。出處看公意，令人欲棄官。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憶遊太學十年初，猶見胡公豈弟餘。遍閲諸生非有道，最憐能賦似相如。青衫共笑方持板，白髮相看各滿梳。暫免百憂趨長吏，勉調三寸事新書。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此身雖復類潛夫，衰老無心强著書。道路不知奔走賤，交遊空怪往還疏。弦歌更就三年學，簿領唯添一味愚。它日相逢定何處，莫將文采笑空疏。

徐州送江少卿

夜雨泗河深，曉日輕舟發。帆開送客遠，城轉高臺没。居人永瞻望，歸意何倉卒。公來初無事，豐歲多牟麥。鈴閣渡清風，芳罇對佳客。登臨未云厭，談笑方自適。朝廷念黧老，府寺虚清劇。何以寄風流，江山遶官宅。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眼看狂瀾倒百川，孤根漂蕩水無邊。思家松菊荒三逕，回首謳歌沸二天。簿領沉迷催我老，春秋廢格累公賢。鄰居屈指今誰在，一念傷心十五年。轍昔侍先人於京師，與希聲鄰居太學前。是時公之亡兄與二亡姪皆在。今十五年，而在者唯公與僕二人，言之流涕。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宿雪雖盈尺，不救春夏旱。吁嗟遍野天不聞，歌舞通宵龍一戰。旋開雲霧布旌旗，復遣雷霆助舒卷。雨聲一夜洗塵埃，流入溝河朝不見。但見青青黍與禾，老農起舞行人歌。汙邪滿車尚可許，供輸到骨期無它。水行天地有常數，歲歲出入均無頗。半年分已厭枯槁，及秋更恐憂滂沱。誰能且共蛟龍語，時布甘澤無庸多。

陪子瞻遊百步洪

城東泗水平如席，城頭遠山涵落日。❶輕舟鳴櫓自生風，渺渺江湖動顏色。中洲過盡石縱横，南去清波頭盡白。岸邊怪石如牛馬，銜尾舳艫誰敢下？没人出没須臾間，却立沙頭手足乾。客舟一葉久未上，吴牛回首良間關。風波蕩潏未可觸，歸來何事嘗艱難？樓中吹角莫煙起，出城騎火催君還。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二首

一徑坡陁草木閒，孤亭勝絶俯川原。青天圖畫四山合，白晝雷霆百步喧。煙柳蕭條漁市遠，汀洲蒼莽白鷗翻。客舟何事來忽草，逆上波濤吐復吞。

東來無事得遨遊，奉使清閑亦自由。撥棄簿書成一飽，留連語笑失千憂。舊書半卷都如夢，清簟横眠似欲秋。聞説歸朝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不？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真能一醉逃煩暑，定勝三杯禦臘寒。自有詩書供永日，莫將絲竹亂風灘。舞雩何處歸春莫，叩角誰人怨夜漫？聞道丹砂近有術，錙銖稱火共君看。

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羡君幕府

❶「涵」，明蜀本作「銜」。

如僧舍，日向城隅看浴鷗。

再次前韻四首

城頭棟宇恰三間，楚望淒涼弔屈原。雨洗山川百里浄，風吹語笑一城喧。鄉書莫問經時絶，歲事初驚片葉翻。南近清淮鱸鱖好，釣筒時問有潛吞。❶

謬將疏野託交遊，平日論心亦有由。科第聯翩叨舊契，利名疏闊少新憂。清談已覺忘朱夏，濁酒先防虐素秋。多病無聊唯有睡，頻頻詩句未嫌不？

野鶴應疑梟鴈苦，夏蟲未慣雪霜寒。隱居顏氏終安巷，垂釣嚴生自有灘。破宅不歸塵可掃，下田初種水應漫。退耕尚作悠悠語，拙宦猶須步步看。

欲作彭城數月留，溪山勸我暫忘憂。城頭準擬中秋望，臺上遷延九日遊。嵐氣雨餘侵近郭，江聲風送隱危樓。汀洲聚散知誰怪，且學漂浮水上鷗。

雨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歸汶上

客從南方來，信宿北方去。手棹木蘭舟，不顧長江雨。江昏氣陰黑，雨落無朝暮。肅肅赴波濤，濛濛暗洲渚。微涼入窗闥，斜吹濕蕉苧。漂灑正紛紜，談笑方容與。不知江路長，但覺青山鶩。客去浩難追，落日平西浦。東遊本無事，愛此山河古。周旋樽俎歡，邂逅英豪聚。玆遊有遺趣，此樂恐宜屢。賤仕迫程期，遷延防譴

❶「釣」，原作「鈞」，今據明蜀本改。

怒。秋風日已至，輕舸行當具。陰森古城曲，蒼莽交流處。懸知別時念，將行重回顧。非緣一寸禄，應作三年住。

同子瞻泛汴泗得漁酒二詠

江湖性終在，平地難久居。渌水雨新漲，扁舟意自如。河身縈疋素，洪口轉千車。願言棄城市，長竿夜獨漁。

其　二

懶思久廢詩，病腸不堪酒。强顔水石間，濫蹟賓主後。不知白浪翻，但怪青山走。莫隨使車塵，豈畏嚴城斗。

明日復賦

放舟城西南，却向東南泊。朝來雨新霽，白水浸城脚。古汴多流萓，清泗亦浮沫。平吞百澗暴，滅盡三洪惡。遊人不勝喜，水族知當樂。舟行野鳧亂，網盡脩鱗躍。香醪溜白蟻，鱠縷填花萼。人生適意少，一醉皆應諾。同遊非偶然，後會未前約。簡書尚見寬，行日爲公却。

贈吴子野道人

食無酒肉腹亦飽，室無妻妾身自好。世間深重未肯回，達士清虚輒先了。眼看鴻鵠薄雲漢，長笑駑駘安棧阜。腹中夜氣何郁郁？海底朝陽常杲杲。一塵不顧舊

山深，萬里來看故人老。空車獨載王陽橐，遠遊屢食安期棗。東州相逢真邂逅，南國思歸又驚矯。道成若見王方平，背癢莫念麻姑爪。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比歸不及見矣作詩贈別

東道初來託故人，南樓頻上泗河湑。江山尚有留人意，樽俎寧當厭客貧？顧我及秋行不久，問君觸熱去何因？西歸涼冷霜風後，濁酒清詩誰與親？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子嗟丘中親蓺麻，邵平東陵親種瓜。公今歸去事農圃，亦種洛陽千本花。修篁遶屋韻寒玉，平泉入畦紆卧蛇。錦屏奇種斸巖竇，嵩高靈藥移萌芽。城中三月花事起，肩輿遍入公侯家。淺紅深紫相媚好，重樓多葉争矜誇。一枝盈尺不論價，十千斗酒那容賒？歸來曳履苔逕滑，醉倒閉門春日斜。車輪班班走金轂，印綬若若趨朝衙。世人不顧病楊綰，弟子獨有窮侯芭。終年著書未曾厭，一身獨樂誰復加？宦遊嗟我久塵土，流轉海角如浮槎。歸心每欲自投劾，孺子漸長能扶車。過門有意奉談笑，幅巾懷刺無袍鞾。

送顔復赴闕

簞瓢未改安貧性，皁繹猶傳直道餘。不見失官愁慼慼，但聞高卧起徐徐。居中舊厭軍容講，補外仍遭城旦書。此去將身

置何許，秋風未免憶鱸魚。

王詵都尉寶繪堂詞

侯家玉食繡羅裳，彈絲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觴，白日一醉萬事忘。百年將種存慨慷，西取庸蜀踐戎羌。戰袍賜錦盤鵰章，寶刀玉玦餘風霜。天孫渡河夜未央，功臣子孫白且長。朱門甲第臨康莊，生長介冑羞膏粱。四方賓客坐華堂，何用爲樂非笙簧。錦囊犀軸堆象牀，竿叉連幅翻雲光。手披横素風飛揚，長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牆，異花没骨朝露香。徐熙畫花，落筆縱横。其子嗣變格以五色染就，不見筆迹，謂之没骨。蜀趙昌蓋用此法耳。摯禽猛獸舌腭張，騰踏騕褭聯驌驦。噴振風雨馳平岡，前數顧陸後吴王。老成雖喪存典常，坐客不識視茫洋。騏驎飛煙郁芬芳，卷舒終日未用忙。遊意淡泊心清涼，屬目俊麗神激昂。君不見伯孫孟孫俱猖狂，干時與事神弗臧。

逍遥堂會宿二首并引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留詩爲别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遥堂，追感前約，爲二小詩記之。

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

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淒淒。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南山莫將歸，下訪張夫子。黍稷滿秋風，蓬麻翳鄰里。君年三十八，三十有歸意。躬耕奉慈親，未覺鉏耰鄙。讀書北窗竹，❶釀酒南園水。松菊半成陰，日有幽居喜。客來時借問，問子何年起？新求西溪石，更築茆堂址。但令三歲熟，此計行亦遂。堂成不出門，清名滿朝市。

魏佛狸歌

魏佛狸，飲泗水，黃金甲身鐵馬箠。睥睨山川俯畫地，畫作西方佛名字。卷舒三軍如使指，奔馳萬夫鑿山觜。雲中孤月妙無比，青蓮湛然俛下視。擊鉦卷旆抽行營，北徐府中軍吏喜。度僧築室依雲煙，俯窺城郭衆山底。興亡一瞬五百年，細草荒榛没孤壘。

雜興二首

陋巷丈夫病且貧，懸鶉百結聊庇身。蠕蠕大蝨長孫子，敗繒弊絮開陽春。故襦寬博裹肩胜，出没逡巡初莫畏。一朝換酒入鄰家，顧視腰間猶犢鼻。入縫循腰還自足，肌膚轉近尤爲福。咋皮吮血無已時，應待渠家具湯沐。

❶「窗」，原作「葱」，今據明蜀本改。

朱輪華蓋事遠遊，厩無良馬乘疲牛。奔馳往來歷山丘，騰坑投淖摧轅輈。已壓復起行未休，青芻黄粱爲君羞。長路漫漫經九州，埸有白駒胡不收。饑食玉山飲河流，朝秣幽冀莫炎陬。奔雲掣電不少留，僕夫顧之心懷愁。王良不生誰與謀？哀哉駿骨千金酬。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瀟山隱君七十四，紺瞳緑髮初謝事。彭城腹中靈液變丹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住三日，明月滿船同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它年若訪瀟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此行亦不遠，世故方如山。我持一寸刃，巉絶何由刊。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軒。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文章風雲起，胸膽渤澥寬。不知身安危，俛仰道所存。横流一傾潰，萬類争崩奔。孔融漢儒者，本自輕曹瞞。誓將貧賤身，一悟世俗昏。豈意十年内，日夜增濤瀾。生民竟顛頞，遊宦豈復安？水深火益熱，人知蹈憂患。甄豐且自叛，劉歆苟盤桓。而況我與兄，飽食顧依然。上願天地仁，止此禍亂源。歲月一徂逝，尚能反丘園。

次韻子瞻見寄

衮衮河渭濁，皎皎江漢清。源流既自異，美惡終未明。嗟我頑鈍質，乃與公並生。出處每自託，謳吟輒賞賡。譬如病足馬，共此千里程。勝負坐已決，豈待終一枰？憶公年少時，濯濯吐新萌。堅姿映松柏，直節凌榛荊。學成志益厲，秋霜落春榮。澹然養浩氣，脱屣遺齊卿。百鍊竟不變，三年終未鳴。區區兩郡守，籍籍四海聲。年來效瘖默，世事慵譏評。不見室家好，悦如揖重城。別離長塵垢，歲月何崢嶸。彭門偶會合，白髮互相驚。受教恐不足，吐論那復争。疾雷發聾聵，清月照昏盲。❶篤愛未忍棄，浪云舊齊名。更請問郭許，題品要當精。子瞻杭州見寄詩云：「先生別駕舊齊名。」

將至南京雨中寄王鞏

河牽一線流不斷，雨散千絲卷却來。煙際橫橋村十里，船中倦客酒三杯。老年轉覺脾嫌濕，世路早令心似灰。賴有故人憐寂寞，繫舟待我久徘徊。

次韻王鞏見贈

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渌。初來柳吹絮，再見風脱木。我老歡意微，頭垂腰背曲。羨子方少年，健馬走平陸。狂歌手自拊，醉倒頭相觸。人生比一瞬，世網張萬

❶「盲」，原作「肓」，今據明蜀本改。

目。但取食場雞，豈掛雲飛鵠。彭城久相遲，官舍虛東屋。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速。胡爲聽婦言，婉孌自相逐？我舟得愁霖，牽挽脱坑谷。風霜作初寒，病體欲生粟。解子腰下黽，换酒不須贖。照碧凝清光，相將飲萸菊。

送交代劉莘老

建元一二間，多士四方至。翩翩下鴻鵠，一一抱經緯。功名更唯諾，爵禄相饋遺。縱横聖賢業，磊落君臣意。慷慨魯諸生，雍容古君子。扶摇雲漢上，睥睨千萬里。入臺霜凜然，不肯下詞氣。失足青冥中，投命江湖裏。區區留都客，矯矯當世士。空使往來人，歎息更相指。我生本羈孤，無食强爲吏。褰裳避塗泥，十載守顛頷。逝將老茅屋，何幸繼前軌。念君今尚然，顧我真當爾。百年同一夢，窮達浪憂喜。有酒慰離愁，貧賤非君耻。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頭上黄花記别時，樽中渌酒慰清悲。畫船牽挽故不發，紅粉留連未遽離。小雨無端添别淚，遥山有意助顰眉。十分酒盞從教勸，堆案文書自此辭。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河水南來遶郡城，銀刀空復衒衙兵。交情舊許雞爲具，客信那知鵲妄鳴。爲婦遲留應未怪，還家倉卒定何營？不關秦女箏聲怨，自趁招賢浚上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從公淮陽今幾年，憶持壽斝當公前。祝公齒髮老復少，歲歲不改冰霜顔。掃除四海一清淨，整頓萬物俱安全。今年見公商丘側，奉祠太一真仙官。身安氣定色如玉，脱遺世俗心浩然。幽居屢過赤松子，長夜親種丹砂田。此中自有不變地，歲閲生日如等閑。門前賀客任填委，世上多故須陶甄。秋風坐見蒲柳盡，歲晏惟有松柏堅。斯人未安公未用，使公難老應由天。

章氏郡君挽詞子厚母。

馮唐垂老郎潛後，李白風流罷直餘。解組同歸榮故國，剖符仍得奉安輿。家聲未替三公舊，葬客應傾數郡車。德映閨門人莫見，埋文子細列幽墟。

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聞君歸去便招呼，笑語不知清夜徂。結束佳人試銀甲，留連狂客惱金吾。燭花零落玉山倒，詩筆欹斜翠袖扶。暫醉何年依錦瑟，東齋還復卧氍毹。

次韻王鞏遊北禪

蕭蕭黄葉下城頭，頓作野田風日秋。粗有樽罍隨處好，暫無敲朴便能幽。人稀野鳥應同樂，水涸遊魚似欲愁。客去知君歡未已，遶城携手更遲留。

次韻王鞏懷劉莘老

兩都來往太頻頻，真是人間自在人。十載讀書同白屋，千金爲客買朱唇。結交京邑傾心肺，寓思禪宗離垢塵。爲問西歸天禄客，何時同看洛川神？

飲餞王鞏

送君不辨沽斗酒，撥醅浮蟻知君有。問君取酒持勸君，未知客主定何人？府中杯棬强我富，案上苜蓿知吾真。[1]空厨赤脚不敢出，大堤花艷聊相親。愛君年少心樂易，到處逢人便成醉。醉書大軸作歌詩，頃刻揮毫千萬字。老夫識君年最深，年來多病苦侵凌。賦詩飲酒皆非敵，危坐看君浮大白。[2]

送王鞏兼簡都尉王詵

可憐杜老貧無食，杖藜曉入春泥濕。諸家厭客頻惱人，往往閉門不得入。我今貧與此老同，交遊冷落誰相容？幸君在此足遊衍，終日騎馬西復東。送君仍令君置酒，如此貧交世安有？君歸速語王武子，因君回船置十斗。

吕希道少卿松局圖

溪回山石間，蒼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横橋渡。溪外無居人，磐石平可

[1]「吾」，明蜀本作「居」。

[2]「大」，原作「太」，今據明蜀本改。

住。縱横遠山出，隱見雲日莫。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顧。石泉雜風松，入耳如暴雨。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圖畫入紈素。塵埃依古壁，永日奉樽俎。隱居畏人知，好事竟相誤。我來再三歎，空有飛鴻慕。逝將從之遊，不惜爛樵斧。

寄孔武仲

濟南舊遊中，好學惟君耳。君居面南麓，洶湧岡巒起。我來輒解帶，簷下炙背睡。煎茶食梨栗，看君誦書史。君歸苦倉卒，窗户日摧毀。遷居就清曠，改築富前址。開畦得遺植，遶壁見題字。雲山顧依然，簿領輒隨至。思君猶未忘，滿秩行自棄。爾來鉅野溢，流潦壓城壘。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弛。官吏困堤障，麻鞋汙泥滓。別來能幾何，陵谷既遷徙。它日重相逢，衰顔應不記。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宦情牢落苦思歸，君側無人留子思。手種松筠須灌溉，親修寢廟憶烝祠。定應此去添桃李，還似舊塋無棘茨。❶他日東遊訪遺烈，因公導我謁先師。

寄濟南守李公擇

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遍溪谷。分流遶塗巷，暖氣烝草木。下田滿粳稻，秋成比禾菽。池塘浸餘

❶「似」，明蜀本作「使」。

潤，菱芡亦云足。辭家四千里，恃此慰窮獨。公從吳興來，苕霅猶在目。應恐齊魯間，長被塵土辱。不知西垣下，滉漾千畝淥。仰見鷗鷺翻，俯視黿魚浴。初來厭桴鼓，稍久捐鞭朴。清詩調嘉賓，夜話繼華燭。飛花暮雪深，浮蟻糟床熟。相對各忘歸，西來自嫌速。人生每多故，樂事難再卜。鉅野一汗漫，河濟相騰蹙。流沙翳桑土，蛟蜃處人屋。農畝分沉埋，城門遭板築。傷心念漂蕩，引手救顛覆。勞苦空自知，吁嗟欲誰告！遥知舊遊處，落落空遺躅。平生讀書史，物理粗能矚。歸耕久不遂，終作羝羊觸。賦詩心自驚，請公再三讀。

雪中會飲李倅鈎東軒三絶❶

衆客喧譁發酒狂，逡巡密雪自飛揚。莫嫌作賦無枚叟，且喜延賓有孝王。

雪花如掌墮堦除，劇飲時看卧酒壺。半夜瓊瑶深没膝，欲歸迷路肯留無？

竹裏茅庵雪覆簷，爐香藹藹著蒲簾。欲求初祖安心法，笑我醺然已半酣。

張恕寺丞益齋

人生不讀書，空洞一無有。羡君常齋居，散帙滿前後。開編試尋繹，閲歲行自富。從横畫圖出，次第宫商奏。汪洋畜江河，眇莽包林藪。興亡數千歲，絡繹皆在口。顧念今所知，頗覺前日陋。我家亦多書，早歲嘗竊叩。晨耕掛牛角，夜燭借鄰牖。經年謝賓客，飢坐失昏晝。堆胸稍蟠

❶「鈎」，原作「鈎」，今據明蜀本改。

屈，落筆逢左右。樂如聽鈞天，醉劇飲醇酎。自從厭蓬蓽，誤逐功名誘。初心一漂蕩，舊學皆榛莠。失足難遽回，撫卷長自詬。幸君無事年，謂可終身守。春耕不厭深，秋穫當自受。金玉或爲災，詩書豈相負？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歲晚城東故相家，夜聽簾外落瓊花。醉眠東閣銀缸暗，起視中庭風竹斜。魯酒近來無奈薄，秦筝別後苦聞誇。思君倦對空陂飲，歸去紛如日莫鴉。

次韻張恕戲王鞏 去歲此日大雪，僕醉定國東齋。

二君豪俊並侯家，歌舞争妍不受誇。聞道肌膚如素練，更堪鬢髮似飛鴉。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我行未厭山東遠，昔遊歷下今梁宛。❶官如雞肋浪奔馳，政似牛毛常黽勉。幸公四年持使節，按行千里長相見。鷹掣秋田伏兔驚，驥馳平野疲牛倦。似憐多病與時違，未怪兩州從事懶。除書奪去一何速，歸袖翩然不容挽。黃河東注竭崑崙，鉅野橫流入州縣。民事蕭條委濁流，扁舟出入隨奔電。回首應懷微禹憂，歸朝且喜寧親便。公知齊楚即爲魚，勸築宣防不宜緩。

❶「宛」，明蜀本作「苑」。

欒城集卷之八

詩六十八首

寄范丈景仁

京城冠蓋如雲屯，日中奔走争市門。弊裘瘦馬不知路，獨向城西尋隱君。隱君白髮養浩氣，高論驚世門無賓。欣然爲我解東閣，明窗净几舒華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斷絶愁四鄰。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淥酒時相親。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黄河濱。及門却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門借與停車輪。青天露坐列觴豆，落花飛絮飄衣巾。留連四月聽鶗鴂，扁舟一去浮奔渾。人生聚散未可料，世路險惡終勞神。交遊畏避恐坐累，言詞欲吐聊復吞。安得如公百無忌，百間廣厦安貧身。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棄擲良宵君謂何，清天流月鑑初磨。莫辭病眼羞紅燭，且試春衫剪薄羅。蓮艷參差明繡户，舞腰輕瘦颭驚鼉。少年微服天街闊，何處相逢解佩珂？

繁燈厭倦作閑遊，行到僧居院院留。月影隨人深有意，車音争陌去如流。酒消鑿落寧論斗，魚照琉璃定幾頭？過眼繁華真一夢，終宵寂寞未應愁。

燈火熏天處處同，暗遊應避柏臺驄。平日高情自放喧闐外，勝事偏多淡泊中。知君未有交遊徒夢想，留都歌吹憶年豐。南來意，歸去相從光與鴻。

謝張安道惠馬

從事年來鬢似蓬，破車倦僕衆人中。作詩僅比窮張籍，得馬還從老晉公。夜起趨朝非所事，曉騎行樂定誰同？慣乘款段遊田里，怯聽騣騣兩耳風。《張水部集》有《謝裴晉公惠馬》詩。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彭城欲往臺無檄，初喜東西合爲一。將軍走馬隨春風，精鋭千人森尺籍。口占

佳句驚衆坐，手練强兵試鳴鏑。酒酣起舞花滿地，醉倒不聽人扶出。歸來相對如夢寐，虎踞熊經苦岑寂。黄樓方就可同遊，飲盡官厨三百石。

寒食遊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覺，隔牆聞樂聲。肩輿試扶病，畫舫聽徐行。適性逢樽酒，開懷挹友生。遊人定相笑，白髮近從横。

其　二

遶郭春水滿，被堤新柳黄。官池無禁約，野艇得飛揚。浪泛歌聲遠，花浮酒氣香。晚風歸棹急，細雨濕紅粧。

其三

攜手臨池路，時逢賣酒壚。柳斜低繫纜，草綠薦傾壺。波蕩春心起，風吹酒力無。冠裳强包裹，半醉遣誰扶？

觀大閱

承平郡國減兵屯，唯有留都一萬人。票姚將軍思出塞，從横幕府諱和親。旌旗不動風將轉，部曲無聲馬亦馴。八陣且留遺法在，未須親試革車塵。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東夷從古慕中華，萬里梯航今一家。夜静雙星先渡海，風高八月自還槎。魚龍定亦知忠信，象譯何勞較齒牙。屈指歸來應自笑，手持玉帛賜天涯。

官是蓬萊海上仙，此行聊復看桑田。鯤移鵬徙秋帆健，潮闊天低曉日鮮。平地誰言無嶮岨，仁人何處不安全？但將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詩異域傳。

送趙屼祕書還錢塘

世人何局促，奔走鬢蒼蒼。聞道餘杭守，獨遊何有鄉。禪心朝吐月，元氣夜生光。清静安罷瘵，寬仁服暴强。聲名高一世，風采見諸郎。謁帝朱爲紱，還家綵作裳。經過留畫舫，談笑接清觴。問訊顔依舊，峥嶸歲自長。人生真幾許，世味不堪嘗。歸去聞詩罷，求余却老方。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絶

春風欲盡無尋處，盡向南園芍藥中。過盡此花真盡也，此生應與此花同。

春來便有南園約，過盡春風約尚賒。緑葉成陰花結子，便須携客到君家。

答見和❶

花柳蕭條行已老，聖賢希闊未嘗中。眼看芍藥紛紛盡，賴有櫻桃顆顆同。

塵編何用朝朝看，新釀還須處處賒。好事若能頻載酒，不妨時復到楊家。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長怪名卿亦坐曹，忽乘五馬列旌旄。才多莫厭官無事，郡小不妨名自高。庶子定應牽賦詠，醉翁聊復繼遊遨。試尋苦戰清流下，要識經綸帝業勞。

次韻張恕春莫

秖言城市無佳處，亦有南湖幾度遊。好雨晴時三月盡，啼鶯到後百花休。老猿好飲常連臂，野馬依人自絡頭。不肯低回池上醉，試看生滅水中漚。

❶「和」下，明蜀本有「二絶」二字。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居近古城心自幽，簞瓢足用更何求？鶯飛旋趁春風出，龍卧終聞莫雨搜。科第聯翩收甲乙，鄉閭驚怪問因出。隱君淡泊無人識，長夏一衫冬一裘。

送梁交之徐州

湖水清且深，新荷半猶卷。未見紅粧窈窕娘，先排翠羽參差扇。水面風生人未知，欹傾俯仰長先見。岸上遊人莫不歸，清香入袖涼吹面。投壺擊鞠緑楊陰，共盡清樽凔白飯。坐中飛將忽先起，輕衫出試彭門遠。百步洪西白浪翻，戲馬臺南雲岫滿。江山雄麗信宜人，風流孰似梁王苑？

次韻王鞏見寄

日永官閑自在慵，門前客到未曾通。憐君避世都門裏，勸我忘憂酒盞中。城下柳陰新過雨，湖邊荷葉自翻風。早須命駕追清賞，大字新詩事事工。

次韻李逵見贈

太學群遊經最明，青衫顛頷竟何成？虀鹽仍作當年味，名譽飛蠅過耳聲。

次韻秦觀秀才携李公擇書相訪

濟南三歲吾何求，史君後到消人憂。君言有客輕公侯，扁舟相從古揚州。致之

匹馬恨無力，千里相望同異域。誦詩空使四坐驚，隱居未易凡人測。史君南歸無限情，鴻飛携書墮我庭。此書兼置昔年客，袖中秀句淮山青。老夫强顔依府縣，堆案文書本非願。清談亹亹解人頤，安得坐右長相見。狂客吾非賀季真，醉吟君似謫仙人。末契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慚傾蓋新。都城酒貴誰當换，塵埃汙面非良算。歸來泗上苦思君，莫待黄花秋爛漫。秦君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遊彭城。

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稷下諸公今幾人？三爲祭酒髮如銀。梁王宫殿歸留鑰，尚父山河屬老臣。沂水弦歌重曾點，菑川故舊識平津。過家定有金錢費，千里争看衣錦身。

面山負海古諸侯，信美東方第一州。勝勢未容秦地嶮，奇花僅比雒城優。新絲出盎冬裘具，貢棗登場歲事休。鈴閣虚閑官醸熟，應容將佐得遨遊。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矯矯吴越士，遠爲并代行。寒暄雖云異，慷慨慰平生。我昔在濟南，君時事淄青。連年食羊炙，便欲忘蓴羹。問君棄鄉國，何似弊屣輕？丈夫事所志，歸去無田耕。閑官少愧耻，教子終餘齡。定心養浩氣，閉目收元精。此志我亦然，偶與長者并。會合不可期，未易夸者評。

次韻王鞏見寄

觸事如棋一一低，昏然一睡更何知？賈生流落南遷後，陶令衰遲歸去時。去住由人真水母，簞瓢粗足亦山雌。年來未省談堯舜，一吷粗疏豈足吹？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絶

西來白水滿南池，走馬池邊日落時。橋底荷花無限思，清香乞與路人知。

淤田水淺客來遲，解舫都門問幾時？誰道兩京雞犬接，差除屈指未曾知。

送提刑孫頎少卿移湖北轉運

持節憂邦刑，職業已自簡。下車攝留都，談笑事亦辦。開軒揖佳客，退食事書卷。爲政曾幾何？清風自無限。官居歲月迫，歸念湖湘遠。依依東軒竹，凜凜故人面。詔書遂公私，使節許新换。舊治行當經，家山企可見。宦遊得鄉國，勞苦顧猶願。歸旆正滂洋，行輈豈容緩？

次韻劉涇見寄

天之蒼蒼亦何有？亦有雲漢爲之章。人生混沌一氣耳，嘿嘿何用知肺腸。孔公孟子巧言語，剖瓢插竹吹笙簧。含宫吐角千萬變，坐令隱伏皆形相。我生稟賦本微

薄，氤氳方寸不自藏。譬如蘭根在黄土，春風驅迫生繁香。口占手寫豈得已，此亦未免物所將。方將寂寞自收斂，不受世俗斗尺量。既知仍作未能止，紛紜竟亦類彼莊。煎烹心脾擢胃腎，自令鬢髮驚秋霜。嗟子獨未知此病，從横自恃觜爪剛。少年一見非俗物，鏘然修竹鳴孤凰。近來直欲扛九鼎，令我畏見筆力强。提携童子從冠者，揣摩五帝論三皇。詩書近日貴新説，掃除舊學漫無光。竊攘瞿曇剽李耳，牽挽性命推陰陽。狂流衮衮去不返，長夜漫漫未遽央。詞鋒俊發魯連子，慚愧田巴稱老蒼。是非得失子自了，一醉早醒余所望。

城南訪張恕

事似棼絲撥不開，秋隨脱葉暗相催。城南緑野宜幽步，水北紅塵漫作堆。赤棗青瓜報豐熟，黄雞白酒勸徘徊。此中真有醇風在，一畝何年斸草萊？

同李倅鈞訪趙嗣恭留飲南園晚衙先歸

城南高樓出喬木，下有方塘秋水足。新霜未變草木鮮，晚日旋催梨棗熟。雨荒松菊半榛莽，風老菰蒲初瑟縮。門前大路多塵土，日中過客無留轂。開門却掃如有待，下馬升堂真不速。勸我一振衣上黄，臨風共倒樽中淥。肴蔬草草意不盡，絲竹泠泠暗相屬。琳宫仙伯自閒暇，幕府粗官苦煩促。晚衙簿領當及期，後堂車轄要須漉。令人更愧東宫師，眷戀溪山棄華屋。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月夜

長愛陶先生，閑居棄官後。床上卧看書，門前自栽柳。低徊顧微禄，畢竟誰挽袖。索莫秋後蜂，青熒曉天宿。惟將不繫舟，託此春江溜。尺書慰窮獨，秀句驚枯朽。遥知新堂夜，明月入杯酒。千里共清光，照我茅簷漏。

送梁交供備知莫州❶

猛士當令守四方，中原諸將近相望。一樽度日空閒暇，千騎臨邊自激昂。談笑定先降虜使，詩書仍得靖戎行。君看宿將何承矩，安用摧鋒百戰場。

秋祀高禖二絶

蕩蕩巍巍堯舜前，一丘惟見柏森然。後來秦漢何堪數，跋扈飛揚得幾年？

乾德年中初一新，頽垣破瓦委荆榛。興亡舉墜干戈際，閒暇方知國有人。

過興教贈釗上人

四十年間此院留，臨河看盡往還舟。同來並是三年客，聽説行藏各自羞。

❶「備」，原無，今據明蜀本補。

次韻王鞏代書

去年河上送君時，我醉看君倒接䍠。一笑便成經歲隔，扁舟重到滿城知。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苦恕饑。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

次韻南湖清飲二首

翠箔紅窗映大堤，遠來清飲歎參差。盈盈積水東西隔，脈脈幽懷彼此知。淥酒謾傳工破悶，主人何敢怪顰眉。明朝看月雲開未，試與詹家一問龜。

坐客經年半已非，喜君重到暫相依。不嫌愛酒樽頻倒，只怕題詩紙屢飛。耿耿幽懷誰與恕，徐徐細酌未應違。從今更肯相過否？幾誤風吹白版扉。

次韻偶成

交情淡泊久彌新，吏役縈纏日益紛。香火社中真避世，簿書叢裏强論文。樽罍正及明蟾夜，舟楫來隨早鴈群。世俗如君今有幾，真將富貴等浮雲。

中秋見月寄子瞻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卧聽百步鳴飛濤。使君携客登燕子，月色着人冷如水。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淥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逡

巡陵谷變。河吞巨野入長淮，城没黄流只三版。明年築城城似山，伐木爲堤堤更堅。黄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蹟令人看。城頭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幸免魚鼈食，歌舞聊寬使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次韻王鞏自詠

平生未省爲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一昂。欲挽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黄。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白魚紫蟹早霜前，有酒何須問聖賢。上客遠來工緩頰，雙鬟爲出小垂肩。新傳大曲皆精絶，忽發狂言亦可憐。莫怪貧家少還往，自須先辦買花錢。

送王鞏之徐州

遨遊公卿間，結交非不足。高秋遠行邁，黄泥没馬腹。問君胡爲爾，笑指籬間菊。故人彭城守，久作中朝逐。詩書自娱戲，樽俎當誰屬？相望鶴頸引，欲往黿頭縮。前期失不遂，浪語頻遭督。黄樓適已就，白酒行亦熟。登高暢遠情，戲馬有前躅。篇章雜笑語，行草爛盈幅。歸來貯篋

筍，把玩比金玉。吾兄別我久，憂患欲誰告？孤高多風霆，彈射畏顛覆。白頭日益新，歲寒喜君獨。紛紛衆草中，冉冉凌霜竹。恨我閉籠樊，無由託君轂。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無限黃花簇短籬，濁醪霜蟹正堪持。坐曹漫爾誇勤瘁，割肉何妨誚詆欺。世外罇罍終自放，俗間簿領莫相縻。茱萸插遍知人少，談笑須公一解頤。王摩詰詩云：❶「遥知兄弟登高處，插遍茱萸少一人。」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白馬貂裘錦罽籬，離觴瀲灧手親持。頭風欲待歌詞愈，肺病甘從酒力欺。不分歸心太怱草，更憐人事苦縈縻。相逢借問空長歎，便捨靈龜看朵頤。

細竹寒花出短籬，故山耕耒手曾持。宦遊暫比鳧鷖集，歸計長遭句僂欺。歌舞夢回空歷記，友朋飛去自難縻。悠悠後會須經歲，冉冉霜髭漸滿頤。

贈杭僧道潛

月中依松鶴，露下抱葉蟬。賦形已孤潔，發響仍清圓。潛師本江海，浪迹遊市廛。髭長不能翦，衲壞聊復穿。瘦骨見圖畫，禪心離攀緣。出言可人意，一一皆自然。問師藏何深，不與世俗傳？舊識髯學士，復從璉耆年。塵埃既脱落，文彩自精

❶「詰」，原作「結」，今據明蜀本改。

鮮。落落社中人，如我亦有旃。奈何一相見，撫卷坐長歎。歸去勿復言，山林信多賢。

張安道生日二首

椿年七十二迴新，蓬矢桑弧記此晨。中年養就丹砂無上藥，已超諸数自由身。道路趨真境，外物功名委世人。今夜空庭香火罷，定應星斗識天真。

十載從公鬢似蓬，羨公英氣老猶充。生時別得星辰力，晚歲仍加鼎竈功。世事不堪開眼看，勞生漸恐轉頭空。問公試覓刀圭藥，歲歲稱觴此日中。

李鈞壽花堂并叙

尚書郎晉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從道士得養生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爲南都通守，其西堂北牖下，池生菖蒲，開花三四，芬馥可愛。以書占之曰："此壽考之祥也。"因名其堂曰"壽花"，而余爲作詩記之。

石上菖蒲十二節，仙人服之好顔色。根如蟠龍不可得，葉中開花誰復識？夫子自少讀道書，年未五十嗜欲除。河流通天非轆轤，下入金鼎融爲珠。一醉斗酒心自如，鬼物窺覘驚睢盱。菖蒲花開壽之符，白髮變黑顔如朱。它年三茆訪君廬，拍手笑我言不虛。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世俗甘枉尺，所願求直尋。不知一律訛，大樂無完音。見利心自搖，慮害安得深。至人不妄言，淡如朱絲琴。悲傷感舊俗，不類騷人淫。又非避世翁，閔嘿遽陽瘖。嘐嘐晨雞鳴，豈問晴與陰。世人積寸木，坐使高樓岑。晚歲臥草廬，誰聽《梁甫吟》？它年楚倚相，儻能記愔愔。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龍圖二首

曾送飛龍白日翔，未應中路許還鄉。鶴歸仍有當年伴，松老知經幾度霜。城下寶坊聊寄榻，朝中振鷺舊成行。相逢出處何須問，五嶺清平十月涼。

右和彥升寓定力。

琳宮清淨思悠哉，頗似山林未肯迴。五日趨朝真自適，一樽無事得頻開。董狐執筆何時易，馬援征蠻未遽來。奔走安閑誰定是，都門攜手一徘徊。

右和彥升赴上醴泉。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歌吹新成百尺臺，青山臨水巧崔嵬。佳人解作回文語，狂客能鳴摻鼓雷。擷菊傳杯醒復醉，採菱盪槳去仍回。新年聞欲相從飲，春酒還須剩作醅。

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齊楚諸生儼韡紳，人人願得出君門。銜枚勇鋭驚初合，棄甲須臾訝許奔。細讀未辭燈損目，久留終厭棘爲藩。定應親刈翹中楚，把卷喧呼半夜言。

老年從事忝南京，海内交遊尚記名。怯見廣場心力破，厭看細字眼花生。新科未暇通三尺，舊曲惟知有六莖。空憶倚樓秋雨霽，與君看遍洛陽城。前舉與頓同試西京舉人。

送李鈞郎中

君家毗陵本江南，雖爲浙西終未甘。風流秀發自不減，氣質渾樸猶中含。敲榜滿前但長嘯，簿書堆案常清談。湖中往往載畫舫，竹下小小開茅庵。歌吟髣髴類騷雅，導引委曲師彭聃。新茶潑乳睡方覺，渌酒傾水醒復酣。一朝揮手去不顧，使我把袂心難堪。扁舟水涸費牽挽，瘦馬雪凍憂朝參。一官來往似秋燕，薄俸包裹如春蠶。東南乞麾尚可得，白首誰念家無甔。

送文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洋印，久作溪山主。深知爲郡樂，但畏買茶苦。來歸天禄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盈庭舞。城南獨歸卧，心事誰當語？舊聞吴興勝，試問天公取。家貧槖裝盡，歲莫輕帆舉。苕溪浄多石，弁嶺瘦無土。湖藕雪冰絲，山茶潑牛乳。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宮開水精

潔，人寄畫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絶，況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暠暠胸中素。高卧鎮夸俗，清談静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次韻王鞏見寄

池上輕冰暖却開，迎春送臘仰銜杯。君家有酒能無事，客醉連宵遣不迴。詩就滴消盤上蠟，信來飄盡嶺頭梅。商丘冷坐君知否，瓶罄應須有耻罍。

喜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發函寬大一封書，卧閣雍容三日餘。旋見雪花投夜落，未應天意與人疏。瓦乾淅淅初鳴霰，畦潤漸漸想没鉏。高會梁園遺勝在，早知詞賦似相如。

春秋無麥自當書，況復秋田水潦餘。一雪端來救焦槁，千箱乞與等親疏。消殘温癘曾非藥，蝕遍陳根不用鉏。猶恐遠村霑未足，試呼農圃問何如。

蠒紙鋪庭幾誤書，楊花糝逕未春餘。積隨平野分高下，舞信微風作密疏。解使遊人似姑射，仍令飛鳥變春鉏。共驚天巧無能學，造物無心本亦如。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料峭東風助臘寒，汀瀅白酒借衰顔。滿床書卷何曾讀，數步湖光自不閑。夢想緑楊垂後浦，眼看紅杏照前山。新春漸好君歸速，不見遊人暮不還。湖前小山曰杏山。

子瞻惠雙刀

彭城一雙刀，黃金錯刀鐶。脊如雙引繩，色如青琅玕。開匣飛電落，入手清霜寒。引之置膝上，凜然愁肺肝。我衰氣力微，覽鏡毛髮斑。誓將斬鯨鯢，静此滄海瀾。又欲戮犀兕，永息行路難。有志竟不從，撫刀但長歎。投刀淚如霰，北斗空闌干。歸來刈蓬蒿，鉏田植芳蘭。惜刀不忍用，用亦非所便。棄置塵土中，坐使鋒刃刓。床頭夜生光，知有蛟龍蟠。慚君贈我意，時取一磨看。

留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預中夜登南城❶

燈引雙旌萬點紅，傾城車馬在城東。使君行樂人人共，倦客安眠夜夜同。夢想笑談傾滿坐，卧聞歌管逐春風。三更試上南樓看，無限繁星十里中。❷

❶「城」下，明蜀本有「而望」二字。
❷「限」，原作「恨」，今據明蜀本改。

欒城集卷之九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陽氣先從土脈知，老農夜起飼牛飢。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曉餉遲。婦子同來相嫵媚，烏鳶飛下巧追隨。紛紜政令曾何補？要取終年風雨時。

自柘城還府馬上

春色無人見，茲行偶衆先。柳黄新過雨，麥緑稍鋪田。河潤兼冰散，禽聲向日圓。城池高受霧，灘涣暖生煙。送客情初惡，還家意稍便。旋聞夫事起，已過佛燈然。簿領何時畢？塵埃空自憐。南湖漸可到，早治木蘭船。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將賢士氣振，令肅軍聲悄。晨登戲馬臺，一試胡騣裹。城空巷無人，里社轉相曉。吾公庶無疾，但恐園囿小。荆榛一焚蕩，雉兔皆驚矯。翩翩白馬將，手把青絲

挑。少小事邊徼，斬刈輕荼蓼。❶殿前賜鞍勒，珂月明皎皎。自言得所事，强暴無不了。廟算本詩書，下策禁焚燎。當令百鍊剛，甘就一指繞。低回未嘗試，坐被世人少。秋霜一朝下，凌厲見鷙鳥。爲君整驕惰，重立穰苴表。

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❷

蜀中耆舊今無幾，相逢握手堪流涕。倦遊潦倒不還家，舊俗陵遲真委地。錢荒粟帛賤如土，榷峻茶鹽不成市。詩書鄉校變古法，節行故人安近利？欲歸長恐歸不得，歸去相歡定誰是？低徊有似羊觸藩，卷戀僅同雞擇米。中山先生昔所愛，南都攝尹私相喜。窮冬夜長一事無，燈火相從夜深睡。讀書萬卷老不廢，感寓百篇深有意。俗吏惟知畏簡書，窮途豈意逢君子。春風歸騎忽西顧，平日高談應且止。朝騎疋馬事朝謁，莫就一床尋夢寐。猶有城西范蜀公，買地城東種桃李。花絮飛揚酒滿壺，談笑從容詩百紙。紅塵暗天獨不知，白首相看兩無愧。古人避世金馬門，何必柴車返田里。

次韻秦觀見寄

東家有賢人，西家苦相忽。幽蘭委冰霜，掩靄特未發。春風吹芳蕤，爛漫安可没。東南信多士，人物世不闕。考槃溪山間，自獻耻干謁。誰憐幽閒女，艷色比南

❶「荼」，原作「茶」，今據明蜀本改。
❷「范」，原作「花」，今據明蜀本改。

越？垂耳困鹽車，捐金空買骨。讀書謝世事，閉門動論月。予生亦羈旅，處世常卒卒。誰令釣竿手，强復此持笏？惟餘七尺軀，空洞中無物。時蒙好事過，解榻聊一拂。野情樂江海，夢想扁舟兀。隱居便醉睡，世路多顛蹶。榮華一朝事，毀譽百年歇。相勸沐咸池，陽阿晞汝髮。

次韻道潛見寄

蕭蕭華髮映衰容，慚愧高僧歎不逢。遊宦終身空處處，塵埃何日退重重？已甘憔悴雞群鶴，猶勝劬勞旱歲龍。回首不堪膏火熱，試求甘露灑青松。

次韻王鞏元日

庭鵲營巢初一枝，餘寒未便夾羅衣。❶春風娜娜還吹霰，歲事駸駸已發機。上國遨遊誰信老，中年情味祇思歸。和詩應覺添新懶，過盡長空鴈北飛。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輕衫駿馬走春風，未識彭城氣象雄。青山只在白門外，明月盡屬黃樓中。五斗濁醪消永日，一雙鳴鏑戲晴空。歸來笑殺幕府客，閉户看書滴滴窮。

❶「夾」，明蜀本作「裌」。

次韻答王鞏

君家當盛時，畫戟擁朱户。中書十八年，清明日方午。形容畫雲閣，功業載盟府。中庭三槐在，遺迹百世睹。子孫盡豪俊，豈類世寒窶。胡爲久邅厄，黽俛受侵侮？往來兩都間，奔走未安土。願言解纓紱，歸去事農圃。嘉禾根未拔，且忍俟甘雨。拂衣走東皋，此語吾不取。聊復放襟懷，清談對僧麈。躬耕未可言，知田顧乃父。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兼簡孫奕職方三首

出處平生共，江淮恨不來。宦遊良誤我，老病賦懷哉。狗物終今世，量書盡幾堆。歸耕少憂患，惟有仰春雷。蜀中謂田無水利者爲雷鳴田。

其　二

龜山昔同到，松竹故依然。紅印封鹹豉，黄罌分井泉。青天携杖處，晚日落帆偏。無限相思意，新詩句句傳。

其　三

行役饒新喜，臨川逢故人。相看對泉石，憐我在埃塵。會合終多故，分張類有神。南遊得如願，夢想雪溪春。

次韻王鞏留别

決策歸田豈世情，網羅從此脱餘生。

請君速治雞黍具，待我同爲沮溺耕。秋社相從醵錢飲，日高時作叩門聲。茅廬但恐非君處，籍籍朝中望已傾。

次韻答孔武仲

白髮青衫不記年，相逢一笑暫欣然。誦詩亹亹鋸木屑，展卷駸駸下水船。未肯尺尋分枉直，日知鑿枘有方圓。❶ 閑官更似楊州學，猶得昏昏晝日眠。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膠西前輩鄭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舊學詩書儒術富，兼通法律吏能精。還家綵服頻爲壽，得邑河壖喜有兵。民事近來多迫促，弦歌聊試武城聲。律有鄭氏章句。

連雨不出寄張恕

麥熟蠶繅熱似烝，雨傾三尺未爲淫。洗清溝澮蚊虻静，没盡蒲蓮沼沚深。遺秉滿田驚朽腐，移牀避漏畏侵尋。高閑秖有張公子，卧聽蕭蕭打葉音。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東武厭塵土，彭門富溪山。從兄百日留，退食同躋攀。輕帆過百步，船底驚雷翻。肩輿上南麓，眼界涵川原。愛此忽忘歸，願見且三年。❷ 我去已怱怱，兄來亦崩

❶「日知」，明蜀本、活字本作「自然」。
❷「見」，原作「兄」，今據明蜀本改。

奔。永懷置酒地，遶郭多雲煙。

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驚風鬱飆怒，跳沫高睥睨。潋灩三月餘，浮沉一朝事。分將食魚鼈，何暇顧鄰里？悲傷念遺黎，指顧出完壘。繚堞對連山，黃樓麗清泗。功成始逾歲，脱去如一屣。空使西楚氓，欲語先垂涕。

千金築黃樓，落成費百金。誰言史君侈，聊慰楚人心。高秋吐明月，白壁懸青岑。晃蕩河漢高，恍悢窗户深。邀我三日飲，不去如籠禽。史君今吴越，雖往將誰尋？

欲買爾家田，歸種三頃稻。因營山前宅，遂作泗濱老。奇窮少成事，飽暖未應早。願輸橐中裝，田家近無報。平生百不遂，今夕一笑倒。它年數畝宫，懸知迫枯槁。

梁園久蕪没，何以奉君遊。故城已耕稼，臺觀皆荒丘。池塘塵漠漠，鴈鶩空遲留。俗衰賓客盡，不見枚與鄒。輕舟舍我南，吴越多清流。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二首

青山開四面，白水遶三禺。野闊時聞籟，人閑舊據梧。畫船留上客，遺迹問田夫。事少日常飲，才疏世未須。決河初荐至，勝事偶相俱。燕子卑無取，滕王遠可憮。飛濤隱睥睨，落日麗浮圖。同舍新持節，專城敢遽呼？未迎行部駕，已放下淮艫。試問登消暑，如何楚與吴。吴興有消暑樓。

再　和

藹藹才名世，駸駸日轉禺。一時同接淅，平昔共棲梧。攬轡真壯士，擁旄良丈

夫。塵埃脱緇綬，水石慰霜須。勝地來相失，清樽未暇俱。射餘空見帖，鑄罷秖觀橅。歸計何當決，徂年貴早圖。檻中終爲食，鞲上恥聞呼。顧我千羊毳，平生一釣艫。微官不須滿，也復試遊吴。

陪杜充張恕鴻慶宫避暑

至後雨如瀉，晴來熱更多。簿書霑汗垢，巖石思藤蘿。賴有祠宫静，時容俗客過。老郎無不可，公子亦能和。道勝還相接，禪迷屢見訶。清涼生絶念，煩暑散沉痾。古木便張幄，鳴禽巧當歌。桃香呈絳頰，瓜熟裹青羅。飯細經脣滑，茶新到腹薖。劇談時自笑，飽食更無它。適意未應厭，後遊真若何？官居鄰曲沼，田畎助清波。晚照明疏柳，微風響衆荷。輕舟尚可載，小雨試漁蓑。

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茶

君家日鑄山前住，冬後茶芽麥粒粗。磨轉春雷飛白雪，甌傾錫水散凝酥。谿山去眼塵生面，簿領埋頭汗匝膚。一啜更能分幕府，定應知我俗人無。

次前韻

龍鸞僅比閩團釅，鹽酪應嫌比俗粗。採愧吴僧身似腊，點須越女手如酥。舌根遺味輕浮齒，腋下清風稍襲膚。七盌未容留客試，瓶中數問有餘無。

答孔武仲

飛霜委中林，不廢長松緑。驚風振川野，未省勁草伏。我貧客去盡，君來常不速。愧君贈桃李，永願報瓊玉。我性本山林，苦學筆空禿。驊騮塞康莊，病足顧難逐。錦文衒華藻，弊褐非所續。家有五車書，恨不十年讀。濟南昔相遇，我齒三十六。談諧傾蓋間，還往白首熟。從君飲濁酒，過我飯脱粟。西湖多茭葑，白晝下鴻鵠。城西野人居，柴門擁修竹。後車載鴟夷，下馬瀉醽醁。醉眠卧荒草，空洞笑便腹。疏狂一如此，豈望世收録。別來今幾何，歸期已屢卜。西南有薄田，茅舍清溪曲。耕耘三男子，伏臘當自足。君能遠相尋，布衣巾一幅。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絕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惠山唯有錢夫子，一寸閒田曉日暾。

遨遊海上冀逢人，宴坐山中長閉門。去住只今誰定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答陳之方祕丞

南山李將軍，疋馬獨行獵。田中射虎豹，後騎不容躡。丈夫貴自遂，老大饒驚懾。飄摇天地間，自視如一葉。故人多東南，願作扁舟涉。忽蒙長篇贈，幸此傾蓋接。時世尚新奇，詩書存舊業。南風吹清汴，西去無停楫。恨不留君談，一使衆坐厭。新詩苦清壯，欲和再三怯。東都多名

卿，投刺日盈笈。一言苟合意，富貴出旬浹。行看文石階，高談曳長裓。辱贈但茫然，知君念疲薾。

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遹秀才

幽憂隨秋至，秋去憂未已。城南試登望，[1]百草枯且死。落葉投人懷，驚鴻四面起。所思不可見，欲往將安至。斯人定誰識？顧有二三子。清風皎冰玉，滄浪自湔洗。竊脂未嘗穀，南箕儻微似。網羅一張設，投足遂無寄。田深狡兔肥，霜降鱸魚美。造形悼前失，式微慚往士。憧憧畝丘道，歲晚嗟未止。西山有茅屋，鉏耰本吾事。

張公生日 是歲己未初致仕。

少年談王霸，英氣干斗牛。中年事軒冕，徇世仍多憂。晚歲探至道，眷眷懷林丘。今年乞身歸，始與夙昔酬。高秋過生日，真氣茲一周。觀心比孤月，視世皆浮漚。表裏一融明，萬物不能留。顧謂憧憧人，斯樂頗曾不？嗟我本俗士，從公十年遊。謬聞出世語，俛作籠中囚。俯仰迫憂患，欲去安自由。問公昔年樂，孰與今日優？山中許道士，非復長史儔。腹中生梨棗，結實從今秋。

[1] 「城南」，明蜀本作「南城」。

次韻答張耒

客舟逝將西，日夜西北風。維舟罷行役，坐令鬢如蓬。偶從二三子，步上百尺臺。雲煙遍原隰，敞怳令人哀。山中難久居，浮沉在城郭。欲學楊子雲，避世天禄閣。浮木寄流水，行止非所期。何須自爲計，水當爲我移。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心中有樂事，手付瑟與琴。夜吟感秋詩，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坐再三聽。白駒在空林，瓶罄有耻罍。盡我一杯酒，愁思如雲頽。

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緑髮驚秋半欲黄，官居無處覓林塘。浮生已是塵勞侶，病眼猶便錦繡章。羞見故人梁苑廢，夢尋歸路蜀山長。憐君顧我情依舊，竹性蕭疏未受霜。

魏紅深淺配姚黄，洛水家家自作塘。遊客賈生多感概，閑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室雲煙老，宮廢連昌草木長。路出嵩高應少駐，孱顔新過一番霜。

次韻張耒見寄

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壺漿未洗兩脚泥，❶南轅已向淮陽道。我家初無負郭田，茅廬半破蜀江邊。生計長隨五斗米，飄摇不定風中煙。茹蔬飯糗不願餘，茫茫海内無安居。此身長似伏轅馬，何

❶「漿」，原作「將」，今據明蜀本改。

日還爲縱壑魚？憐君與我同一手，微官骯髒羞牛後。請看插版趨府門，何以曲肱眠甕牖？中流千金買一壺，櫝中美玉不須沽。洛陽榷酒味如水，百錢一角空滿盂。縣前女几翠欲滴，吏稀人少無晨集。到官惟有懶相宜，卧看南山春雨濕。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三君皆親非復客，執手河梁我心惻。倚門耿耿夜不眠，挽袖怱怱有難色。君歸使我勞魂夢，落葉鳴堦自相擁。君家西歸在新歲，此行未遠心先恐。故山萬里知何許，我欲因君亦歸去。清江髣髴釣魚船，脩竹平生讀書處。青衫白髮我當歸，咀噍《式微》慚古詩。少年勿作老人調，被服榮名慰所思。

次韻張芻諫議燕集

淮陽卧閣生清風，梁園坐嘯囹圄空。不知何術解髖髀，但覺羈客忘樊籠。樽罍灑落談笑地，塵埃脱去文書叢。清心漸欲無一事，少年空記揮千鍾。近傳移鎮股肱郡，復恐入覲明光宮。人生聚散不可料，一杯相屬時方冬。浮陽似欲作飛霰，想見觀闕瓊花中。孝王會集猶可繼，莫嫌作賦無枚翁。聖民昔知陳州，余嘗從之遊矣。

臘雪五首

長恐冬無雪，今朝忽暗空。細聲聞蔌蔌，遠勢望濛濛。濕潤猶兼雨，傾斜半雜風。豐登解多事，歡喜助三農。

其二

驕陽不能久，密雪自相催。急霰初鳴瓦，飛花旋集臺。着人消瘴疫，覆麥長根荄。欲試樽中物，門前問客來。

其三

久有歸耕意，西山百畝田。雪來殊不惡，酒熟自相便。一被簪裳裹，長遭羅網牽。飛霙迫殘臘，愁思渡今年。

其四

憂愁不可緩，風雪故相撩。試問五斗米，能勝一束樵？耕耘終亦飽，哺啜定誰邀？寒暑不須避，傾危且自遥。

其五

雪霜何與我，憂思自傷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誤身。歸來聊且止，老去莫逢嗔。樽酒它年事，相看醉此晨。

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

驕陽得一雪，踰尺應更好。晨興視窗隙，驚見晴霞杲。九衢無停迹，狼藉須一掃。空餘浩然氣，凛凛接清昊。餘寒薄虛室，一静解群燥。晨炊晚未供，客饋慚草草。試脱身上衣，行問酒家保。孤吟擊槁木，大笑稱有道。人生但如此，富貴何用禱。所思獨未見，耿耿屬懷抱。

其　二

同雲自成幄，飛雪來無根。一爲清風卷，坐見東方暾。重陰偶復合，飛霰滿南軒。油然青春意，已見出土萱。老病一不堪，惟恃濁酒温。開户理松菊，掃蕩無遺痕。卷行朝夕間，誰識造化元。乾坤本何施，中有神怪奔。萬物極毫末，顛倒何足掀。老農但知種，荷鉏理南園。

送吕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君家相國舊元勳，凜凜中丞繼後塵。談笑二年同幕府，風流一倍愈它人。南都去後少佳客，西洛歸來多老臣。我亦宦遊無久意，它年松竹許相鄰。

洛水留人一向乾，雪泥溢路十分寒。回首送行我豈無樽酒，多難君知久鮮歡。回首祇應憐老病，凌風争看試輕翰。到家定見嵩陽老，問我衰遲未解官。司馬君實提舉嵩山崇福宫。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小兒不知老人意，賀我明年四十二。人生三十百事衰，四十已過良可知。少年讀書不曉事，坐談王霸了不疑。脂車秣馬試長道，一日百里先自期。不知中途有陷穽，山高日莫多棘茨。長裾大袖足鉤挽，却行欲返筋力疲。蝮蛇當前猛虎後，脱身且免充朝饑。歸來掩卷淚如雨，平生讀書空自誤。山中故人一長笑，布衣脱粟何所苦？古人知非不嫌晚，朝來聞道行當返。

四十一歲不可言，四十二歲聊自還。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

秋風一何厲，吹盡山中緑。可憐淩雲條，化爲樵夫束。凛然造物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青松未必貴，枯榆還自足。紛然落葉下，蕭條愧華屋。

右榆。

盛衰日相尋，循環何曾歇。攀條擘柔荑，回首驚脱葉。緑槐陰最厚，零落今存莢。千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草木何足道，盈虚視新月。微陽起泉下，生意未應絶。

右槐。

故園今何有？猶有百竿竹。春雷起新萌，不放牛羊觸。雖無朱欄擁，不見紅塵辱。清風時一過，交戛響鳴玉。淵明避紛亂，歸嗅東籬菊。嗟我獨何爲，棄此北窗緑。

右竹。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葦。春風一張王，秋霜死則已。胡爲南澗中，辛勤種柏子。上枝撓雲霓，下根絞石齒。伐之爲梁棟，歲月良晚矣。白首閲時人，君看柱下史。

右柏。

次韻子瞻贈張憨子

得罪南來正坐言，道人閉口意深全。天遊本自有真樂，羿彀誰知定不賢？構火

暾暾初吐日，飛流衮衮旋成川。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問復然？

過龜山

再涉長淮水，驚呼十四年。龜山老僧在，相見一茫然。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憐。驅馳定何獲，少壯空已捐。掉頭不見答，笑指岸下船。人生何足云，陵谷自變遷。當年此山下，莫測千仞淵。淵中械神物，自昔堯禹傳。帆檣避石壁，風雨隨香煙。爾來放冬汴，冷沙漲成田。褰裳六月渡，中流一帶牽。俯首見砂礫，群漁捕魴鱮。父老但驚歎，此理未易原。何況七尺軀，不爲物所旋。衆形要同盡，獨有無生全。百年争奪中，擾擾誰相賢？

放閘二首

畫舫連檣住，清流汎閘平。忽看銀漢落，仍聽夏雷驚。正柂遲迴久，開頭取次輕。滯留初一快，奔駛忽如傾。不識風濤恐，聊同枕席行。行逢賤魚稻，飽食慰平生。

其二

閘空非有礙，水静爲誰興？開閉偶然異，喧豗自不勝。淵停初鏡浄，勢轉忽雲崩。脱隘尚容與，投深益沸騰。玉山紛破碎，陳馬急侵陵。挾版千鈞重，浮舟萬斛升。岸摇將落木，魚困或投罾。洶湧曾誰止，蕭條遠欲凝。力争知必折，少待亦何

能。一發臨流笑，微言早服膺。

次韻王適細魚

群魚一何微，僅比毛髮大。嬉遊極草草，鬚鬣自箇箇。❶造物賦群形，偶然如一唾。吞舟雖云巨，其樂不相過。若言無性靈，還知避船柂。

高郵別秦觀三首

濛濛春雨濕邗溝，蓬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詩卷洗閑愁。

筆端大字鵶棲壁，袖裏清詩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不嫌罪垢汙交朋。

高安此去風濤惡，猶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携君解船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召伯埭上斗野亭

細雨添春色，微風淨牐流。徂年半今世，生計一扁舟。飲食隨魚蟹，封疆入斗牛。江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

天高山近海，春盡草生池。禾黍多新恨，川原自昔時。花存故苑麗，樵出舊城隳。莫望瓜洲渡，曾經駐佛狸。

❶「鬚」，原作「鬢」，今據明蜀本改。

揚州五詠

九曲池

嵇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繼哀音。可憐九曲遺聲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闕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緑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平山堂 歐陽永叔所建。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數，雲夢猶吞八九寬。簷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涕汍瀾。人亡坐使風流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蜀井 在大明寺。

信脚東遊十二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夢，試煮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盥濯，紅泥仍許置清鮮。❶ 早知鄉味勝爲客，遊宦何須更着鞭？

摘星亭 迷樓舊址。

闕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限，莫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峰巒處處低。

❶「仍許置」，明蜀本作「遠置亦」。

僧伽塔

山頭孤塔閟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胸中累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門前籍籍草生徑，堂上熙熙氣吐春。遮眼圖書聊度日，放情絲竹最關身。年來馮脱烏皮几，❶客去時乾漉酒巾。卜築城中移榜就，休心便作廣陵人。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揚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幞。揭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僧居厭山小，面面貼蒼石。虛樓三百間，正壓江潮白。清風斂霽霧，曉日曜金碧。直侵魚龍居，似得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波瀾洗我心，笋蕨飽我腹。平生足遊衍，壯觀此云極。鐵甕本誰安，海門復誰植？東南遞隱見，遙與此山匹。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歸時日已莫，正值江月黑。顧視天水并，坐恐星斗濕。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

❶「馮」，明蜀本作「頻」。

初至金陵

山川過雨曉光浮，初看江南第一州。
路繞匡廬更南去，懸知是處可忘憂。

欒城集卷之十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白鷺洲前水，奔騰亂馬牛。亭高疑欲動，船去似無憂。洶湧山方壞，澄清練不收。中秋誰在此？明月滿城頭。

覽輝亭

城裏最高處，坡陁見一城。山多來有緒，江遠静無聲。歌吹風前度，樓臺雨後明。風光同楚蜀，聊此慰平生。

鳳凰臺

鳳鳥久不至，期臺空復高。何年種梧竹，特地翦蓬蒿。白水來無際，青山轉幾遭。南遊且未返，江海共滔滔。

天慶觀

興廢不可必，治城今静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浄軒墀。江近風雲改，亭深草木

滋。孤墳吊遺直，狂闇閔元規。卞壺墓在觀側。

高齋

金陵佳處自無窮，使宅幽深即故宮。樓殿六朝遺燼後，江山百里舊城中。雨餘尚有金鈿落，月出長窺粉堞空。看盡一城懷古地，兹遊恨不與君同。

此君亭在華藏寺。

緑竹不可數，孤亭一倍幽。色分巖石潤，梢出澗松脩。❶雪節寒方見，春萌旱不抽。故山多此物，長恨未歸休。

見江亭在蔣山。

江水信浩渺，連山巧蔽虧。端能上嶮絶，故自識津涯。滅没檣竿度，飄摇鷺羽遲。何人倚舟望？亦愛此峰危。

定林院

定林兩山間，崖木生欲合。茅屋倚巖隈，重重陰清樾。晨齋取旁寺，生事信幽絶。吾人定何爲，常欲依暖熱。

❶「梢」，原作「稍」，今據明蜀本改。

八功德水❶

君言山上泉，定有何功德？熱盡自清涼，苦除即甘滑。頗遭遊人病，時取破匏挹。煩惱雖云消，凛然終在臆。客到惟燒柏子香，晨飢坐待山前粥。丈夫濟時誠妄語，白首居山本良策。茹蔬飯糗何足道，純灰洗心聊自滌。失身處世足愆尤，愧爾山僧少憂責。

遊鍾山

江南四月如三伏，北望鍾山萬松碧。杖藜試上寶公龕，衆壑秋聲起相襲。青峰回抱石城小，白練前横大江直。石梯南下俯城闉，松徑東蟠轉山谷。喬林無風聲如雨，時見遊僧石上息。行窮碧澗一庵巖，坐弄清泉八功德。歸尋晚飯衆山底，困卧定林依石壁。朝遊不知澗谷遠，莫歸但覺穿雙屐。老僧一身泉上住，十年掃盡人間迹。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姑熟溪頭醉吟客，歸作茅庵劣容席。團團鵠卵中自明，窗前月出夜更清。醉吟自作溪上語，不學擁鼻雒陽生。詩成付與坐中讀，知有清溪可終日。作詩飲酒聊復同，誰來共枕溪中石？圓天方地千萬里，中與此間大相似。嚻然一息不自停，水火雷風相滅起。直須只作此庵看，歌罷曲肱

❶「水」，宋刻本、明蜀本作「泉」。

還醉眠。不用騎鯨學李白，❶東入滄海觀桑田。

湖陰曲

老虎穴中卧，獵夫不敢窺。驊騮服箱驂盜驪，巡城三匝漫不知。帳中晝夢日繞壁，驚起知是黄須兒。馬鞭七寶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過。遺矢如冰去已遥，明日神兵下赤霄。荒城至今人不住，狐兔驚走風蕭蕭。

舟次大雲倉回寄孔武仲

一風失前期，十日不相見。君帆一何駛，去若乘風箭。我舟一何遲，出没蔽葭亂。甕中有白糟，床上有黄卷。妻孥不足共，思子但長歎。池陽重相遇，撫手成一粲。先行復草草，回首空眷眷。人生類如此，遲速亦何算。一見誠偶然，四海良獨遠。相期廬山陰，把臂上雲巘。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遶郭青峰睥睨屯，入城流水縠文翻。樓成始覺江山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久浮雲霾後嶺，酒醒飛雪變前村。我來邂逅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池守滕元發時將解去。

丞相風流直至今，朱欄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終何有？❷跌宕圖書意最深。松

❶「李白」，明蜀本作「太白」。

❷「終」，明蜀本作「身」。

繞城頭風瑟縮，江浮山外氣陰森。三年不起南遷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過九華山

南遷私自喜，看盡江南山。孤舟少僮僕，此志還復難。局促守破窗，聯翩過重巒。忽驚九華峰，高拱立我前。蕭然九仙人，縹緲陵雲煙。碧霞爲裳衣，首冠青琅玕。揮手謝世人，可望不可攀。我行竟草草，安能拍其肩？但聞有高士，卧聽松風眠。松根得茯苓，狀若千歲黿。煮食一朝盡，終身棄腥羶。腹背生緑毛，輕舉如翔鸞。相逢欲借問，已在長松端。何年脱罪罟，出處良自便。芒鞋拄藤杖，逢山即盤桓。斯人未可求，巖室儻復存。

佛池口遇風雨

長江五月多風暴，欲行先看風日好。此風忽作東南來，陰雲如湧撥不開。驚雷往還轉車轂，狂波低昂起坑谷。中流一葉那復持，卷舒已副天公知。解帆轉柁不容語，佛池口中幸可住。須臾急雨變昏霾，柁師喜賀風已回。澄溪不動縈白練，老木蒼崖蔚葱蒨。繫舟茅屋得青蔬，試問釣船還有魚。開樽引滿向妻子，明日復行未須怖。陰陽開闔良等閑，扁舟誰令乘嶮艱。

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子瞻以詩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慚愧江淮南北風，扁舟千里得相從。

黃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自笑一生渾類此，可憐萬事不由儂。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鐘。

西歸猶未有菟裘，擬就南遷買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黃州。魚多釣户應容貰，酒熟鄰翁便可留。從此莫言身外事，功名畢竟不如休。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千里到齊安，三夜語不足。勸我勿重陳，起遊西山麓。西山隔江水，輕舟亂鳧鷖。連峰多回溪，盛夏富草木。杖策看萬松，流汗升九曲。蒼茫大江湧，浩蕩衆山蹙。上方寄雲端，中寺倚巖腹。清泉類牛乳，煩熱須一掬。縣令知客來，行庖映脩竹。黃鵝時新煮，❶白酒亦近熟。山行得一飽，看盡千山綠。幽懷苦不遂，滯念每煩促。歸舟浪花暝，落日金盤浴。妻孥寄九江，此會難再卜。君看孫討虜，百戰不摇目。猶憐江上臺，高會飲千斛。巾冠墮臺下，坐使張公哭。異時君再來，攜被山中宿。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❷

相從恨不多，送我三十里。車湖風雨交，晉車武子故居，其水曰車湖。松竹相披靡。繫舟枯木根，會面兩王子。嘉眉雖異郡，雞犬固猶爾。相逢勿空過，一醉不須起。風濤未可涉，隔竹見奔駛。渡江買羔豚，收網得

❶「時」，明蜀本作「特」。

❷「郎」下，原有「家」字，今據明蜀本删。

魴鯉。朝畦甘瓠熟，冬盎香醪美。烏菱不論價，白藕如泥耳。誰言百口活，仰給一湖水。奪官正無賴，生事應且爾。卜居請連屋，扣户容屣履。人生定何爲，食足真已矣。慤尤未見雪，世俗多相鄙。買田信良計，蔬食期没齒。手持一竿竹，分子長湖尾。

赤壁懷古

新破荆州得水軍，鼓行夏口氣如雲。千艘已共長江嶮，百勝安知赤壁焚。觜距方强要一鬬，君臣已定勢三分。古來伐國須觀釁，意突成功所未聞。

自黄州還江州

身浮一葉返湓城，凌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稀見，日出廬山紫翠横。家在庾公樓下泊，舟人遥指岸如赬。江州城下土赤如赭。

江州五詠

射蛟浦

萬騎巡遊遍，千帆破浪輕。射蛟江水赤，教戰越人驚。山轉樓船影，岸摧連弩聲。祈招無爲賦，酣寢盡平生。浦上積水，相傳漢武教樓船於此。

浪井

江波浮陣雲，岸壁立青鐵。胡爲井中泉，湧浪時驚發？水性本無定，得止自澄澈。誰爲女媧手，補此天地裂？

庾樓

元規情不薄，上客有殷生。夜半酒將罷，公來坐不驚。舞翻江月迥，談落塵毛輕。塵世風流盡，高樓空此名。

東湖

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脚，雲峰對虛榭。紅蕖紛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勝，亂石驚湍瀉。李勃隱居廬山，泉石奇勝，今棲賢寺其故居也。及爲九江太守，始營東湖，風物可愛。

琵琶亭

湓江莫雨晴，孤舟暝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草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潸然涕泗下，安用無生説？

不到東西二林

山北東西寺，高人永遠師。來遊亦前定，回首獨移時。社散白蓮盡，山空玄鶴悲。何年陶靖節，溪上送行遲。

遊廬山山陽七詠

開先瀑布

山上流泉自作溪，[1]行逢石缺瀉虹霓。定知雲外波瀾闊，飛到峰前本末齊。入海明河驚照曜，倚天長劍失提携。誰來卧枕莓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

漱玉亭

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豗響石塘。目亂珠璣濺空谷，足寒雷電繞飛梁。入瓶銅鼎春茶白，接竹齋厨午飯香。從此出山都不棄，滿田秔稻插新秧。

簡寂觀

山行但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足，山腰苦笋助盤蔬。喬松定有藏丹處，大石仍存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歸宗寺

來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峰。墨池漫疊溪中石，白塔微分嶺上松。佛宇争推一山甲，僧厨坐待十方供。欲遊山北東西寺，巖谷相連更幾重？此寺王逸少所置，云有墨池在焉。

[1]「流泉」，宋刻本作「泉流」。

萬杉寺

萬本青杉一手栽，滿堂白佛九天來。仁宗初年，有僧手種萬杉，特爲建此寺，仍以禁中佛賜之。涓涓石溜供厨足，矗矗山屏遶寺開。半榻松陰秋簟冷，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食平生事，不待山僧喚始迴。

三峽石橋

三峽波濤飽泝沿，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髣髴瞿唐口，石角參差灩澦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歸船。老僧未省遊巴蜀，松下相逢問信然。

白鶴觀

五老相携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峰落日盡生煙。歸鞍草草還城市，慚愧幽人正醉眠。

南康阻風遊東寺

欲涉彭蠡湖，南風未相許。扁舟厭搖蕩，古寺慰行旅。重湖面南軒，驚浪卷前浦。霏微雪陣散，顛倒玉山舞。一風輒九日，未悉土囊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故人念征役，一飯語平素。竹色净飛濤，松聲亂秋雨。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已兼忘，遲速何須數。

寄題陳憲郎中竹軒

家有脩篁緑滿軒，趨庭詩禮舊忘言。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試剪輕筠扶野步，旋收涼葉煮清樽。風流共道勝桑梓，鄰里何妨種百根。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舉楫同千里，繫舟時一言。共嗟蓬作屋，願就席爲門。行役身先困，征商思益昏。僅同登壟斷，何止服車轅。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脩城三首

北垣荆棘舊成堆，留待公來次第開。車馬已通城下路，榛蕪盡付冶家灰。異時碧瓦千門合，應記紅旌百度來。自笑裨諶便曠野，肩輿飛蓋許追陪。

撥棄案頭文字堆，曉晴山色四門開。究懷民事老雖壯，俛首山城心已灰。荆棘燒殘桑柘出，狐狸去盡犬雞來。規模先遣通蹊隧，後乘應容衆客陪。

山脚侵城起阜堆，遶城徼道斬新開。闉闍半壞驚潮信，隍壑初深見劫灰。蟻聚千夫曾幾日，鱗差萬瓦看將來。史君才力輕山郡，朝論行聞急召陪。

次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王郎一以寄子瞻[1]

平明坐曹黄昏歸，終歲得閑惟有夜。

[1] 下「一」字，原作「二」，今據宋刻本改。

已邀明月出牆東，更遣清風掃庭下。城上青鬟四山合，門前白練長江瀉。誰家高會吹參差，鄰婦悲歌春罷亞。二年憂患今已過，一夜清光天所借。西京詩句出蘇李，南國風流數王謝。已隨孤棹去中原，肯顧新科求上舍。讀書本自比秕鍛，學劍要須問曹蔗。清觴灧灧君莫違，佳句駸駸予已怕。狂夫猖狂終累人，不返行遭親黨罵。

十年秋月照相思，相從祇有彭門夜。露侵笳鼓思城闕，寒迫魚龍舞潭下。厭厭夜飲歡自足，落落襟懷向人瀉。秋深河來巨野溢，水乾樓起滕王亞。北海孔公雖好客，河内寇尹那得借？❶是非朝野忽紛紜，得喪芳菲一開謝。明月多情還入門，流水何知空繞舍。晨餐江市富鱣魴，夜宿山村足梨蔗。坐隅鵩鳥不須問，牆外蝮蛇猶足怕。婁公見唾行自乾，馮老尚多誰定罵？

次韻王適食茅栗

相從萬里試南餐，對案長思苜蓿盤。山栗滿籃兼白黑，村醪入口半甜酸。久聞牛尾何曾試，❷竊比雞頭意未安。故國霜蓬如碗大，夜來彈劍似馮驩。

過毛國鎮夜飲

風格照人華省郎，江山遶郭古仙鄉。漫傳鉛鼎八百歲，未比金釵十二行。不動歌聲人已醉，旋聞詩句夜初長。簿書撥盡知餘力，道院清虛頃未嘗。

❶「尹」，宋刻本、明蜀本作「君」。
❷「試」，明蜀本作「識」。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趙一自詠

治劇從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金奏隼旟晝戟明千里，紙帳繩床自一庵。金奏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邂逅逢寬政，忘却漂流身在南。

一紙新詩過雁銜，醒然何異接君談。一別奉親魚蟹兼臨海，❶退食琴書定有庵。一別經年真似夢，多憂不飲亦如酣。共君友契非今日，❷蔽芾棠陰自劍南。

遠謫江湖舳尾銜，到來辛苦向誰談？畏人野鶴長依嶺，厭事山僧祇住庵。黃雀頓來成一飽，白醪新熟喜初酣。疏頑近日尤堪笑，坐任飄風去自南。

再和三首

穴鼠何須窶數銜，粗官不用苦高談。每作夜傾緑蟻風吹竹，❸晝擁黃紬雪覆庵。每作微詞還自笑，偶漸餘潤亦成酣。公詩精絶非倫擬，自古騷人盡在南。

燕窠泥土一春銜，慚愧封侯止立談。釣船舊隱尚聞存竹徑，歸休但要葺茅庵。釣船夢想沿溪泛，酒盞遥思向日酣。强欲遲留依幕府，吴公行恐召河南。

天教窮困欲誰銜，生事那須一一談。士師自笑豐年塵滿甑，不堪雨後菌生庵。士師

❶「蟹」，宋刻本作「稻」。
❷「友」，宋刻本、明蜀本作「交」。
❸「緑」，宋刻本、明蜀本作「渌」。

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一酣。他日歸耕若相憶，❶尺書頻寄北山南。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黃鍾巨挺兩春容，何幸幽居近學宮。坐對江山增浩氣，力追齊魯欲同風。頌詩聞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試左雄。欲伴少年遊矍相，奔軍慚愧恐詞窮。

次韻毛君九日

山脚侵城盡是臺，登高處處喜崔嵬。手拈霜菊香無奈，面拂江風酒自開。幕府尊罍雲裏集，民家歌吹静中來。定知勝却陶彭澤，悵望籬邊白日頹。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種棠經歲便成科，秋雨調匀氣漸和。才力有餘嫌事少，風情無限覺詩多。長松更老仍添節，古井雖深自不波。宴坐山房人豈識，一尊聊且慰蹉跎。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新詩落紙一城傳，顧我疏蕪豈足編？他日杜陵詩集裏，韋迢略見兩三篇。

次韻毛君山房遣興

欲就陽崖暖，新開石磴斜。誰言太守

❶「若」，原作「苦」，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宅，自是野人家。燕坐收心鑑，冥觀閱界沙。退公長寂寞，外物自喧譁。缺逕移松補，斜陽種竹遮。白雲生後礎，孤鶩伴殘霞。破悶時尋鶴，呼眠亦任鴉。喜聞糟出甕，屢問菊開花。古井元依斗，丹砂舊養芽。蚍蜉頻上案，猿狖巧分樝。客到扁舟遠，年侵兩鬢華。心摇挂風旆，眼暗隔輕紗。强撥横肱睡，來從插版衙。隱居慚棄擲，勝地每咨嗟。頑鈍終何取，彫磨豈復加？焦先夙所尚，圜舍恰如蝸。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著籍初同闕里多，采芹先致魯風和。欲將大策觀胸膽，盡召中堂列鴈鵝。終日正言何忌諱，幾人餘力尚委蛇。豈惟太守知爲政，仍見先生善設科。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凰山

山川蟠踞偶成形，威鳳低回久未行。更種梧桐真可致，高飛性似伯夷清。

披仙亭

仙翁舊住蜀江邊，千歲歸來一鶴翩。城郭已非人事改，淒涼遺迹但披仙。

方沼亭

池上茅簷覆水低，早來秋雨尚虹霓。敗荷折葦飛鴻下，正憶漁舟泊故溪。

翠樾亭

一夜飛霜點緑苔，曉庭黄葉掃成堆。簷間翠樾彫疏盡，却放牆東好月來。

李八百洞

洞府山川百里賒，洞門藤蔓鎖煙霞。神仙不與人間異，弟妹還應共一家。

煉丹井❶

鑿井燒丹八百年，塵緣消盡果初圓。石床蘚甃人安在？緑水團團一片天。❷

磨劍池

神仙鑄劍本無硎，岸石班班尚鐵鉎。❸天上少年仍狡獪，不須還爾對方平。

❶「井」，宋刻本作「亭」。
❷「緑」，宋刻本、明蜀本作「淥」。
❸「石」，原作「古」，今據宋刻本改。

山房

岸幘携筇夜夜來，蒲團紙帳竹香臺。
直須覓取僧爲伴，更爲開庵斸草萊。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病肺秋深霧雨傷，舊繒故絮喜清涼。
菊花金粟未曾吐，桂酒鵝兒空自黄。草木
亦知年有閏，風霜漸近月方陽。十月爲陽月。
得詩聞道維摩病，欲到昆耶言已忘。

雨中宿酒務

微官終日守糟缸，風雨淒涼夜渡江。
早歲謬知儒術貴，安眠近喜壯心降。夜深
唧唧醅鳴甕，睡起蕭蕭葉打窗。阮籍作官
都爲酒，不須分別恨南邦。

次韻毛君經旬不用鞭扑

共喜秋深酒味醇，官曹休假不須旬。❶
政寬境内棠陰合，訟去庭中草色新。不惜
牛刀時一割，已因鼷鼠發千鈞。歲終誰爲
公書考，豈止江西第一人？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六月江濤壁壘頹，蒼崖翠甓就新臺。
咄嗟雙闕還依舊，咫尺群山信有材。畫戟
風生兩衙退，飛橋日出萬人來。不因毁圮

❶「假」，宋刻本、明蜀本作「暇」。

催興築，誰見雍容治劇才？

飲酒過量肺疾復作

朝蒙麴塵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麥熟，眼亂瓶罌過。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虛墮。啜嘗未云足，盜飲恐深坐。使君信寬仁，高會慰寒餓。西樓適新成，明月猶半破。擁簷青山橫，拂檻流水播。❶雕槃貯霜實，銀盎薦秋糯。共言文字歡，豈待紅裙佐。惟知醍醐滑，不悟頗羅大。夜歸肺增漲，晨起脾失磨。情懷忽牢落，藥餌費調和。衰年足奇窮，一醉仍坎坷。清尊自不惡，多病欲何奈？聞公話少年，舉白不論箇。歌吟雜嘲謔，笑語爭掀簸。平明起相視，鋭氣曾未挫。達人遺形骸，駑馬懷豆莝。不知逃世網，但解憂歲課。不見獨醒人，終費招魂些。

衢州趙閱道少師濯纓亭

挂冠纓上已無塵，猶愛溪光碧照人。點檢舊遊黃石在，掃除諸念白鷗親。一尊父老囊金盡，三逕松筠生事貧。他日南公數人物，丹青添入縣圖新。

茶花二首

黃蘗春芽大麥粗，傾山倒谷採無餘。久疑殘枿陽和盡，❷尚有幽花霰雪初。耿耿清香崖菊淡，依依秀色嶺梅如。經冬結子

❶「播」，宋刻本作「過」。
❷「久」，宋刻本、明蜀本作「只」。

猶堪種，一畝荒園試爲鉏。

細嚼花鬚味亦長，新芽一粟葉間藏。稍經臘雪侵肌瘦，旋得春雷發地狂。開落空山誰比數，烝烹來歲最先嘗。枝枯葉硬天真在，踏遍牛羊未改香。

次韻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案牘稀疏意自開，夜闌幽夢曉方回。青苔紅葉騷人事，時見詩筒去又來。

東晉仙人借舊山，定應天意許公閒。郡人欲問史君處，笑指峰巒紫翠間。

蛩知秋候時鳴壁，香礙蒲簾不出門。隱几無言心有得，南窗晴日暖侵軒。

溪山付與醉中仙，美酒何曾斗十千。就得江邊賤魚稻，閑官未用苦相憐。

忘身先要解忘名，分別須臾起不平。請看早朝霜入屨，何如卧聽打衙聲。

禽哢秋來不復圓，桐陰霜後亦成穿。黃花强欲招酣飲，白髮偏工報老年。

邂逅清歡屢不期，病來無奈羽觴飛。醉乘籃轝江邊去，長伴漁舟月下歸。

醉裏題詩偏韻惡，秋來勸酒益杯深。不才多病俱非敵，綠綺緣何得報金？

庵中獨宿雨垂垂，永夜無人款竹扉。灰冷銅爐香欲滅，床頭一點葛燈微。❶

觸事隨緣不用多，華堂玉食奈憂何。美人未厭山阿陋，薜荔爲裳帶女蘿。

再和十首

澗草巖花日日開，江南秋盡似春回。

❶「葛」，宋刻本作「臘」。

旋開還落無人顧，惟有山蜂暖尚來。

江上孤城面面山，居人也自不曾閑。蜂遊蟻聚知何事，日夜長橋南北間。

城郭村墟共水雲，槿籬竹屋映柴門。隱居亦有高人在，岸幘無言倚釣軒。

一官疏散自疑仙，三考應成醉日千。早病固須閑地著，多憂長被達人憐。

養生尤復要功圓，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見牢山陳道士，微言約我更三年。牢山陳道士瑛近過此，❶叩之，竟無所云，約三年當再見。

張公詩社見公名，公昔與張伯達爲唱和之友。白首山城歎不平。坐客要聞新樂府，應須湓口琵琶聲。

高情日與故山期，鴻鵠誰言也倦飛。且聽漁人强哺啜，坐中羈客畏公歸。

天爲多才故欲禁，府門摧落漲江深。鼎新翠壁排精鐵，湧出飛樓直百金。

樓上青山遶四垂，畫橋百步引朱扉。落成當與公同上，一看長江白練微。

歌舞留賓意自多，華燈數問夜如何。白頭病客無才思，慣卧茅簷長薜蘿。❷

筠州二詠

牛尾狸

首如狸，尾如牛，攀條捷嶮如猱猴。橘柚爲漿栗爲餱，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并執囚。蓄租分散身爲羞，松薪瓦甑烝浮浮。壓入糟盎肥欲流，

❶「瑛」，宋刻本、明蜀本作「璞」。

❷「簷」，宋刻本、明蜀本作「庵」。

熊肪羊酪真比儔。引筋將舉訊何尤，無功竊食人所仇。

黄雀

秋風下，黄雀飛。禾田熟，黄雀肥。群飛蔽空日色薄，逡巡百頃禾爲稀，翾翻巧捷多且微。精丸妙繳舉輒違，乘時席勢不可揮。一朝風雨寒霏霏，肉多翅重天時非，農夫舉網驚合圍。懸頸系足膚無衣，百箇同缶仍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北方居人厭羔豨，咀嚼聊發一笑欷。

欒城集卷之十一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困庵船齋

厭居華屋住東庵，真味全勝食薺甘。多病維摩長隱几，無心彌勒便同龕。誤遊田舍空成笑，謬入僧房即欲參。風霽不知吹有萬，月明聊共影成三。齋如小舫才容住，室類空困定不貪。擁褐放衙人寂寂，脱巾漉酒鬢鬖鬖。畫囊書帙堆窗案，藥裹瓢樽挂壁籃。❶篬竹風霜曾不到，盆花蜂蝶未全諳。公餘野鵲驚初睡，賓醉佳人笑劇談。曉來勸客巨觥那得避，和詩難韻不容探。曉來霏霧連江氣，冬後温風帶嶺嵐。去國屢成還蜀夢，忘憂惟有對公酣。終身狗禄知何益，投檄歸耕貧未堪。借我此庵泥藥竈，古書鴻寶試淮南。

寒雨

江南殊氣候，冬雨作春寒。冰雪期方遠，蕉絺意始闌。未妨溪草緑，先恐嶺梅殘。忽發中原念，貂裘據錦鞍。

❶「籃」，原作「藍」，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積雨二首

山雨無時歇，江波上岸流。泥深未免出，橋斷更堪憂。房淺鄰糟甕，宵寒攬絮裘。朝來勢未已，歸路恐操舟。

其二

微陽力尚淺，未解破重陰。雲氣山川滿，江流日夜深。凍牙生滯穗，餘潤及重衾。泥濘沉車轂，農輸絶苦心。

戲贈李朝散

江霧霏霏作雪天，樽前醉倒不知寒。後堂桃李春猶晚，❶試覓酥花子細看。

戲答

銀瓶瀉酒正霜天，玉麈生風夜更寒。下客不辭投轄飲，好花猶恐隔簾看。

臨江蕭氏家寶堂

高人不解作生涯，唯有中堂書五車。竹簡多於孔氏壁，牙籤新似鄴侯家。田園豈是子孫計，青紫今爲里巷誇。富貴早知皆有命，君應未厭十年賒。

---

❶「李」，宋刻本、明蜀本作「杏」。

和蕭刓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家聲籍籍大江西，臨老揮毫捧御題。得意何殊少年樂，還家不惜醉如泥。

讀盡家藏萬卷書，蕭然華髮宦遊初。區區獄掾何須愧，聊把《春秋》試緒餘。漢儒以《春秋》決獄。

作官未減讀書勤，簿領從今日日新。汗簡韋編誰付予？傳家應有下帷人。

巷南諸子足才賢，邂逅相逢秀句傳。强作短章同寄與，異時見我一依然。

次韻吴厚秀才見贈三首

騷人思苦骨巖巖，百里携詩相就談。故作微詞挑遷客，不嫌春雨濕歸衫。少年舊喜登高賦，老病今成見敵慚。問我近來誰復可，對君聊擬誦《周南》。

久欲歸田計未成，羨君負郭足爲生。躬耕不用千鍾禄，高卧誰知萬里征？已覺安閑真樂事，可憐辛苦盡浮名。隱居便作江南計，爲覓佳山早寄聲。

一卷新詩錦一端，掉頭吟諷識芳酸。哀歌永夜悲牛角，朗詠扁舟笑杏壇。間發笙簧猶可擬，棄捐斤斧定知難。繼君高韻君應笑，咀嚼歸途久據鞍。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絶

茅庵紙帳學僧眠，爐爇松花取易然。唯有未能忘酒在，手傾金盞鬬垂蓮。

餅雜松黄二月天，盤敲松子早霜寒。山家一物都無棄，狼籍乾花最後般。蜀人以

松黄爲餅，甚美。

松老香多氣自嚴，餘煙勃鬱透疏簾。須臾過盡惟灰在，借問誰收一番去聲。炎。

美人寒甚懶開扉，金作松花插罘罳。幾度低頭疑墮落，青煙已斷未消時。

枯萼鱗皴不復堅，重重正似半開蓮。曾經樵舍塼爐見，未許邦君畫閤然。

黄蠟供炊自一家，錙銖貧富遞矜誇。都城争買方薪貴，却顧松花已自奢。

陪毛君遊黄仙觀

李叟仙居仍近市，黄公道院亦依城。定應昔日山林地，未有今時雞犬聲。白鶴翻飛終不返，黄冠憔悴只躬耕。試從車騎尋遺跡，恐有居人解養生。

次韻王適梅花

江梅似欲競新年，照水窺林態愈妍。霜重清香渾欲滴，月明素質自生煙。未成細實酸猶薄，半落南枝意可憐。誰寫江西風物樣，徐家舊有數枝傳。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江南春候寒猶劇，❶細雨風吹作雪花。中夜窗扉初晃漾，平明草木半低斜。潤催江柳排金線，❷光雜山茶點絳葩。老病不堪乘曉出，紛紛能使髮增華。

❶「候」，明蜀本作「後」。
❷「線」，原作「緑」，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春雪飄搖旋不成，依稀履跡散空庭。山藏複閣猶殘白，日照南峰已半青。

毛君惠温柑荔支二絶

楚山黄橘彈丸小，未識洞庭三寸柑。不有風流吴越客，誰令千里送江南？

荔子生紅無奈遠，陳家曬白到猶難。雖無驛騎紅塵起，尚得佳人一笑歡。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江上春雨過，城中春草深。擾擾市井塵，悠悠溪谷心。東郊大愚山，自古薝蔔林。微言久不聞，墜緒誰當尋？道俗數百人，請聞海潮音。齋罷車馬散，萬籟俱消沉。新亭面南山，積霧開重陰。蕭然偶有得，懷抱方愔愔。我坐米鹽間，日被塵垢侵。不知山中趣，强作山中吟。

次韻王適新燕

好雨纖纖潤客衣，新來雙燕力猶微。似嫌春早無人見，故待簾開掠地飛。南國花期知不遠，中原寒劇未應歸。養雛不怕巢成早，記取朝朝爲啓扉。

官居即事

官局紛紜簿領迷，生緣瑣細老農齊。偷安旋種十年木，肉食還須五母雞。對酒不嘗憐酤榷，釣魚無術漫臨溪。此身已分長貧賤，執爨縫裳愧老妻。

陪毛君夜遊北園

池塘草生春尚淺，桃李飛花初片片。一尊花下夜忘歸，燈火尋春畏春晚。春風暗度人不知，滿園紅白已離披。江南春雨少晴日，露坐青天能幾時？折花只恐傷花意，携客就花花定喜。落蕊飄香翠袖中，交柯接葉燈光裏。雨練風柔雪不如，精神炫轉影扶疏。夜看飛燕勝朝日，月暗還須明月珠。美人勸我殊非惡，明日雨來無此樂。醉歸不用怕山公，馬上接䍦先倒著。

山橙花口號

故鄉寒食荼蘼發，百和香濃村巷深。漂泊江南春欲盡，山橙髣髴慰人心。

次韻馮弋同年

細雨濛濛江霧昏，坐曹聊且免泥奔。賣鹽酤酒知同病，一笑何勞賦北門。

送王適徐州赴舉

送別江南春雨淫，北方誰是子知音？性如白玉燒猶冷，文似朱弦叩愈深。萬里同舟寬老病，一杯分袂發悲吟。明年牓上看名姓，楊柳春風正似今。

遊吴氏園

細雨作寒晴便暖，好風吹袂意初佳。清池解洗春心熱，紅艷能添醉眼花。紫竹

暗生岷岫筍，山丹强比洛人家。❶憐渠巧與閑官便，申退來遊未覺賒。

江州周寺丞泳夷亭❷

行過廬山不得上，湓江城邊一惆悵。羨君山下有夷亭，千巖萬壑長相向。山中李生好讀書，出山作郡山前居。手開平湖浸山脚，未肯即與廬山疏。道州一去應嫌遠，千里思山夢中見。青山長見恐君嫌，要須罷郡歸來看。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增築園亭草木新，損花風雨怨頻頻。篔簹似欲迎初暑，芍藥猶堪送晚春。薄暮出城仍有伴，攜壺藉草更無巡。歸軒有喜知誰見，道上從横滿醉人。

江漲

山中三日雨，江水一丈高。崩騰没州渚，淫溢侵蓬蒿。凌晨我有適，出門舟自操。中廛已易肆，下道先容舠。雞犬萃墳冢，牛羊逾圈牢。厨薪散流柹，囷米爲浮糟。卧席不遑卷，剥蠒仍未繅。老弱但坐視，閭里將安逃？徙居共擾擾，來勢方滔滔。嗟余偶同病，哀爾爲生勞。晴日慰人願，寒風送驚濤。藩籬出舊趾，蠃蚌遺平皐。❸流竄非擇地，艱難理宜遭。胡爲苦戚

❶「丹」，原作「舟」，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泳夷」，明蜀本作「夷詠」。
❸「蠃」，原作「羸」，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戚，一夕生二毛。

和子瞻鐵拄杖

截竹爲杖瘦且輕，石堅竹破誤汝行。削木爲杖輕且好，道遠木折恐不到。閩君鐵杖七尺長，色如黑蛇氣如霜。提携但恐汝無力，撞堅過嶮安能傷？柳公雖老尚强健，閉門却掃不復將。知公足力無嶮阻，憐公未有登山侶。回生四海惟一身，袖中長劍爲兩人。洞庭漫天不覺過，半酣起舞驚鬼神。願公此杖亦如此，適意遨遊日千里。歸來倚壁示時人，海外蒼茫空自記。

競　渡

史君欲聽榜人謳，一夜江波拍岸流。父老不知招屈恨，少年争作弄潮遊。長鯨破浪聊堪比，小旆逆風殊未收。角勝争先非老事，凭闌寓目思悠悠。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蒼然莫色映樓臺，江市遊人夜未迴。何處酒仙無一事，肩輿鼾睡過橋來。

送姜司馬

七歲立談明主前，江湖晚節弄漁船。鬬雞誰識城東老，喪馬方知塞上賢。生計未成歸去詠，草書時發醉中顛。當年不解看齊物，氣踴如山誰見憐？

寄題趙屼承事戲綵堂

春晚安興遍浙東，永嘉別乘喜無窮。橐裝已笑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公。堂上壽樽諸掾集，室中禪論衲僧通。興闌却返林泉去，幕府長留孝弟風。

次韻温守李鈞見寄兼簡毛大夫

梁苑相從簿領中，清風相逐畫船東。婆娑江海凌雲鶴，飲啄籠樊失渚鴻。別後丹砂迷舊訣，愁來白髮變衰翁。此間詩老仍勍敵，正憶高吟酒盞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無地容錐卓，年來轉覺貧。偶知珠在手，一任甑生塵。竄逐非關性，顛狂却甚真。此心誰復識？試語洞山人。

試院唱酬十一首

戲呈試官呂防

新秋風月正涼天，空館相看學坐禪。滿榻詩書愁病眼，隔牆砧杵思高眠。霜飛一葉凋瓊玉，風遶雙松奏管絃。聞道熊羆歸夢數，侵天闈棘漫森然。

次韻吕君豐城寶氣亭

紫氣飛空不自謀，誰憐黽勉匣中留？西山猛獸橫行甚，北海長鯨何日收？星斗不堪供醉舞，蛟龍會看反重湫。功成變化無踪跡，望斷中原百尺樓。

次韻吕君見贈

偶然傾蓋接清言，不覺門前晝漏傳。老病低摧方伏櫪，壯心堅鋭正當年。莫嫌客舍一杯酒，試論灊山三祖禪。明日程文堆几案，只應衰懶得安眠。吕前官舒州，問禪灊山。

次韻吕君興善寺静軒

自恨尋山計苦遲，年過四十始知非。小軒迎客如招隱，野鳥窺人自識機。窗外竹深孤鶴下，堦前菊秀晚蜂飛。老僧戰勝長幽寂，瘦骨緣何未肯肥？

觀試進士呈試官

松庭散朝日，棘户啓秋風。鵠鷺紛來下，旌旗儼未攻。馳詞看倚馬，餘力送征鴻。逸足誰先到，孤標想暗空。晶熒雙鏡並，高下片言公。老病方耽睡，飛沉一夢中。

次前韻

南國號多士，幾人洙泗風？英材自入鷇，壞陣不勞攻。文縟山藏豹，飛高弋慕鴻。蚩妍歸品藻，得失付虛空。考行先推本，登賢旋奏公。期君緩歸轡，一醉鹿鳴中。

戲呈試官

只隔牆東便是家，悁悁還似在天涯。客心不耐聽松雨，歸信猶堪飲菊花。剪燭看書良寂寞，披沙見玉忽喧譁。自慚空館難留客，試問姮娥稍駐車。

次前韻三首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粗詩怪我心猶壯，細字憐君眼未花。霜落初驚衾簟冷，酒酣猶喜笑言譁。歸心知有三秋恨，莫學匆匆下坂車。

門前溪水似漁家，流浪江湖歸未涯。邂逅高人來説法，支離枯木旋開花。諸生試罷書如積，劇縣歸時訟正譁。安得騎鯨從李白，試看牛女轉雲車。

濁醪能使客忘家，屈指歸期已有涯。魚化昨宵驚細雨，鹿鳴他日飲寒花。已諳江上肴蔬薄，莫笑衙前鼓笛譁。太守況兼鄉曲舊，會須投轄止行車。

試罷後偶作

重門閉不開，烏鳥相呼樂。晨暉轉簾影，微風響松末。喧譁適已定，寂歷方有覺。人生竟何事，外物巧相縛。當時不自悟，已過空成怍。耕耘亦何苦，遊宦殊自惡。棄彼既已誤，就此良應錯。誰能即兩忘，隨緣更無作。

放牓後次韻毛守見招

飽食安眠愧不材，疏簾翠帟幸相陪。深居正厭銀袍亂，失喜初聞鐵鎖開。佳句徑蒙探古錦，小槽仍報滴新醅。諸人欲見風流伯，不用招呼亦自來。

送毛滂齋郎

先志承顏善養親，束裝騎馬試爲臣。酒腸天予渾無敵，詩律家傳便出人。擁鼻高吟方自得，折腰奔走漸勞神。歸來一笑須勤取，花發陳吴二月春。

燕貢士

泮水生芹藻，干旄在浚城。桑鴞同變響，苹鹿共和鳴。秋晚槐先墮，霜多桂向榮。清尊助勸駕，急管發歡聲。勇鋭青衿士，淹通白髮生。芬芳雜蘭菊，變化等鵾鯨。去日衣冠盛，歸時里巷驚。坐中詞賦客，愧爾一經明。

次韻毛君清居探菊

眼前黄葉畏秋霜，耳畔啼蛩怨夜長。佳節欣聞近萸菊，清商試爲奏伊涼。疏狂久笑謀生拙，貧病應憐爲口忙。今日共君拚一醉，❶從教人道亦高陽。

次韻毛君見贈

江國騷人不耐秋，夜吟清句曉相投。鋒藏豈願囊中脱，尾斷終非俎上羞。擇地何年真得意，餔糟是處可同遊。南遷尚有公知我，人事何須更預謀！

次韻毛君偶成

年來衰病正相兼，薄宦奔馳尚未厭。詩句空多渾漫興，俗緣已重不須添。聱牙向物知難合，疏懶憐公獨未嫌。時聽淵明詠歸去，猶應爲我故遲淹。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近山不作看山計，引水新成照水庵。閉口忘言中自飽，安心度日更誰參？簡編圍繞穿書蠹，窗户低回作蠒蚕。我亦一軒容膝住，弊裘粗飯有餘甘。

❶「君」，宋刻本、明蜀本作「公」。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少年工作賦，中歲復窮經。驥老終知道，劍埋新發硎。束裝鄰里助，答策友朋聽。還似臨淄貢，隨風起北溟。

雪中洞山黄蘗二禪師相訪

江南氣暖冬未回，北風吹雪真快哉。雪中訪我二大士，試問此雪從何來？君不見六月赤日起冰雹，又不見臘月幽谷寒花開。紛然變化一彈指，不妨明鏡無纖埃。

毛國鎮生日二絶

生日元同小趙公，里閭相接往還通。怪公日夜歸心切，欲寄此生丹竈中。世謂叔平大趙參政，閱道小趙參政。趙公善養生，故有丹竈之句。

聞公歸橐尚空虚，近送《楞嚴》十卷書。心地本無生滅處，定逢生日亦如如。

次韻毛君將歸

疏傅思歸不待時，孟軻出晝苦行遲。新詩尚許留章句，故事誰從問典彝？金馬尚應堪避世，石泉未信可忘饑。不才似我真當去，零落衡茅隔雍岐。

送楊騰山人

胸中萬卷書，不如一囊錢。不見楊夫子，歲晚走道邊。夜歸空床卧，兩手摩涌泉。窗前雪花落，真火中自然。涣然發微

潤，飛上崑崙顛。霏霏雨甘露，稍稍流丹田。閉目内自視，色如黄金妍。至陽不獨凝，當與純陰堅。一窮百不遂，此事終無緣。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無錢買丹砂，遺恨盈塵編。歸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前山積雪暮崢嶸，燕坐微聞落瓦聲。共對一尊通夜語，相看萬里故鄉情。信歸嶺上寒梅遠，恨極江南春草生。明日青銅添白髮，且須醉睡倒燈檠。

少年高論苦崢嶸，老學寒蟬不復聲。目斷家山空記路，手披禪册漸忘情。功名久已知前錯，婚嫁猶須畢此生。家世讀書難便廢，漫留案上鐵燈檠。

謫官似我無歸計，落第憐渠有屈聲。握手天涯同一笑，倚門歲晚不勝情。黄崗俯仰成陳迹，白首蹉跎畏後生。歸去且安南巷樂，莫看歌舞醉長檠。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白髮憂民帶減圍，頻聞慷慨賦將歸。近傳道士連三嚥，久悟禪門第一機。夜永庵中詩自得，日高門外客來稀。此心素定誰能勸，衹有丁寧詔莫違。

次韻毛君絶句

中池有士閉重關，夜發天光走玉環。白日對人人不識，幅巾破褐任塵漫。

次韻毛君留別

問天乞得不訾身，屈指人間今幾人？清風魚縱江潭真窟宅，鶴飛松嶺倍精神。清風吹雨停歸騎，舊圃留花送晚春。自號白雲知有意，便從丹竈拂埃塵。

送毛君致仕還鄉

古人避世事，豈問家有無。但言鴻鵠性，不受樊籠拘。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千金赴高義，脱手曾須臾。晚爲二千石，得不償所逋。撫掌不復言，但以文字娱。我恨見公遲，冉冉垂霜鬚。高吟看落筆，劇飲驚倒壺。負罪不自知，適意忘憂虞。忽聞叩天閽，言旋故山廬。朋友不及謀，親戚亦驚呼。人生各有意，何暇問俗徒。嗟我好奇節，歎公真丈夫。天高片帆遠，目斷清風徂。惟應東宫保，迎笑相攜扶。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序

轍幼侍先君，❶聞嘗遊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留連久之。元豐五年以譴居高安，景福順公不遠百里，惠然來訪，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逮與先君遊。歲月遷謝，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訥之化去已十一年，而順公年七十四，神完氣定，聰明了達，對之悵然。懷想疇昔，作二篇贈之。

❶「轍」，原作「輒」，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屈指江西老，多言劍外人。身心已無著，鄉黨漫相親。竄逐知何取，周旋意甚真。仍將大雷雨，一洗百生塵。

其二

念昔先君子，南遊四十年。相看順老在，想見訥師賢。歲歷風輪轉，禪心海月圓。常情計延促，無語對潸然。

次韻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昔在京城南，成均對茅屋。清晨屣履過，不顧車擊轂。時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同儕畏鋒鋭，兄弟更馳逐。文成劇翻水，賦罷有餘燭。連收領底髭，未耗髀中肉。飛騰困中路，黽勉啄場粟。歸來九江上，家有十畝竹。一官粗包裹，萬卷中自足。還如白司馬，日聽杜鵑哭。我來萬里外，命與江波觸。罪重慚故人，囊空仰微禄。已爲達士笑，尚謂愚者福。米鹽日草草，奔走常碌碌。尺書慰貧病，佳句爛珪玉。多難畏人知，胡爲强題目。徂年慕桑梓，歸念寄鴻鵠。但願洗餘愆，躬耕江一曲。

其二

共居天地間，大類一間屋。推排出高下，何異車轉轂。死生本晝夜，禍福固倚伏。誰令塵垢昏，浪與紛華逐。譬如薪中火，外照不自燭。感君探至道，勸我減粱肉。虛心有遺味，實腹不須粟。芬敷謝桃杏，清勁比松竹。息微知氣定，睡少驗神

足。胡爲嗜一飽，坐使百神哭。要知丹砂異，不受腥腐觸。可憐山林姿，自縛斗升禄。君看出世士，肯屑世間福。寧從市井遊，與衆同碌碌。不願束冠裳，腰金佩鳴玉。斯人今何在，未易識凡目。恐在廬山中，飛翔逐黄鵠。試用物色尋，應歌紫芝曲。

其　三

百病侵形骸，漸老同破屋。中有一寸空，能用輻與轂。忽如丹砂走，不受凡火伏。前瞻已不遠，❶後躡愈難逐。將炊甑中飯，未悟窗下燭。聰明役聲形，口腹嗜魚肉。塵泥翳泉井，荆棘敗禾粟。未知按妙指，漫欲理絲竹。廬山多名緇，過客禮白足。達觀等存亡，世俗强歌哭。確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順忍爲裳衣，供施謝榮禄。真人我自有，渡海笑徐福。衆皆指庸庸，自顧非碌碌。愧君詩意厚，桃李報瓊玉。舉網羅衆禽，有獲非一目。喧啾定無用，要自取黄鵠。君看大方家，慎勿留一曲。

其　四

治生非所長，兒女驚滿屋。作官又迂疏，不望載朱轂。因緣罣罪罟，未許即潛伏。空餘讀書病，日與古人逐。老妻憐眼昏，入夜屏燈燭。上官念貧寠，時節饋醪肉。衰年類蒲柳，世事劇麻粟。數日望歸田，寄語先栽竹。文章亦細事，勤苦定何

❶「已」，明蜀本作「意」。

足。君詩四相攻，欲看守陴哭。愧無即墨巧，❶不解火牛觸。自非太學生，彫琢事干禄。安心已近道，閉口豈非福。胡爲調狂詞，玉石相落碌。腹中抱丹砂，舌下漱白玉。作詩雖云好，未免亂心目。奕秋教二人，不取志鴻鵠。摩詰非不言，遺韻寄終曲。

陰晴不定簡唐覲祕校并敖吳二君五首

積雨春連夏，新晴忽復陰。江痕漲猶在，梅氣潤相侵。蕉紵還須脱，圖書漸不禁。江南舊風俗，愁絶北來心。

其二

蠶眠初上簇，麥熟正磨鐮。雲氣重重合，江流夜夜添。荐饑人甚困，多病我仍兼。欲就橋南宿，單衣莫雨霑。

其三

漲江方斷渡，小棹信輕生。貧賤誰憐汝？漂浮空自驚。一官終竊食，何計早歸耕。忽發騷人恨，淒涼久未平。

其四

西鄰豫章客，病骨瘦欒欒。清夜眠孤枕，終朝飽一簞。雨多愁不出，講罷未應餐。約我晴相過，門前泥欲乾。

❶「巧」，明蜀本作「功」。

其　五

二子薪中楚，相携泮上遊。藿鹽聊度日，爻象久忘憂。寂寞君何病，驅馳我自羞。何時采芹處，永日看凫鷗。

欒城集卷之十二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風光四月尚春餘，淫雨初乾積潦除。古寺蕭條仍負郭，閑官疏散亦肩輿。摘茶户外烝黄葉，掘笋林中間緑蔬。一飽人生真易足，試營茅屋傍僧居。

送高安羅令審禮❶

一邑憂勞水旱中，牛刀閑暇似無功。政成仍喜新蠶熟，歸去還將舊槖空。清白久聞誇父老，沉埋誰爲愬諸公？謫居長恨交遊少，悵望肩輿又欲東。

送唐覲

溪上幽居少四鄰，西家幸有著書人。經年食菜誰憐瘦？終日題詩自不貧。身在江湖釣竿地，心馳蘭會戰車塵。此行便有飛騰處，笑殺年來老病身。唐君常欲爲陝西官，慨然有功名之志。

❶ 明蜀本題作「送高安令羅審禮」。

次韻唐覲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夫子雖窮氣浩然，輕簑短笠傲江天。泮上薄遊到處唯耽酒，歸去無心苦問田。相從未足講官殊不俗，山中老簿亦疑仙。還辭去，欲向曹溪更問禪。姜如晦方作嶺外之行。

新種芭蕉

芭蕉移種未多時，濯濯芳莖已數圍。畢竟空心何所有，欹傾大葉不勝肥。蕭騷莫雨鳴山欒，狼籍秋霜脱弊衣。堂上幽人觀幻久，逢人指示此身非。

次韻姜應明黄蘖山中見寄

垂老閑居味更深，此身隨世任浮沉。北窗未厭曲肱卧，西洛能傳擁鼻吟。疋馬彷徨猶寄食，弊裘安樂信無心。我今漂泊還相似，同愧高僧支道林。

次韻黄大臨秀才見寄

故人聚散霜前葉，往事眇茫風際煙。遊宦一生非有己，隱居萬事不由天。崎嶇檻穽方謀食，嘯傲山林肯計年？賴已將心問盧老，相逢他日笑風顛。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古寺依山占幾峰，精廬髣髴類天宮。三年欲到官爲礙，百里相望意自通。無事佛僧何處著，入群鳥獸不妨同。眼前簿領何時脱？一笑相看丈室中。

僧老經時不出山，法堂延客未曾關。心開寶月嬋娟處，身寄浮雲出没間。休夏巾瓶誰與共？迎秋水石不勝閑。近來寄我《金剛頌》，欲指胸中無所還。

簡學中諸生

泮水秋生藻荇涼，莫窗燈火亂螢光。圖書粗足惟須讀，菽粟才供且自强。羽籥暗催新節物，弦歌不廢近詩章。腐儒最喜南遷後，仍見西雝白鷺行。

以蜜酒送柳真公

床頭釀酒一年餘，氣味全非卓氏壚。送與幽人試嘗看，不應知是百花鬚。

次韻柳見答

桂酒無人寄豫章，江西官釀惟豫章最佳。羈愁牢落遣誰當？烹煎崖蜜真牽强，慚愧山蜂久蓄藏。江上鱠鱸橙正熟，山頭吹帽菊初香。漂流異日俱陳迹，笑説過從想未忘。

披仙亭晚飲

落日欲没多雲煙，南山暝鴉歸北山。

樓臺城上半明滅，燈火橋頭初往還。江西八月熱猶在，坐中遷客頭欲班。何時解綱聽歸去，黃花白酒疏籬間。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輒過聖壽訪聰長老謁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既久作一詩記之

朝來賣酒江南市，日莫歸爲江北人。禪老未嫌參請數，漁舟空怪往來頻。每慚菜飯分齋鉢，時乞香泉洗病身。世味漸消婚嫁了，幅巾緇褐許相親。❶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少年耽世味，徘徊不能去。老來悟前非，尚愧昔遊處。君才最高峙，鶴行雞群中。我雖非君對，顧以兄弟同。結髮皆讀書，明月入我牖。縱横萬餘卷，臨紙但揮手。學成竟無用，掩卷空自疑。却尋故山友，重赴幽居期。秋風送餘熱，冉冉如人老。衣裘當及時，田廬亦須早。種竹竹生笋，種稻稻亦成。浩歌歸來曲，曲終有遺聲。

次韻和人豐歲

風雨迎寒欲勞農，今年真不負元豐。蓋藏共荷官無擾，眠食安知帝有功？草笠黃冠將蜡祀，羔羊朋酒亦豳風。請君早具躋堂飲，退食委蛇正自公。

❶ 「緇」，原作「縚」，今據明蜀本改。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女子勿言弱，男兒何必强。君看張夫人，身舉十五喪。頭上脱笄珥，篋中斥襦裳。築墳連丘山，松柏鬱蒼蒼。親戚不爲助，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身爲尚書郎。親死棄不葬，簪裾日翺翔。白骨委廬陵，宦遊在岐陽。一旦有丈夫，軒軒類佯狂。相面識心腹，開口言災祥。嗟汝平生事，不了令誰當？汝身暖絲綿，汝口甘稻粱。衣食未嘗廢，此事乃可忘？一言中肝心，投身拜其床。傍人漫不知，相視空茫茫。終言汝不悛，物理久必償。兒女病手足，相隨就淪亡。鄙夫本愚悍，過耳風吹牆。明年及前期，長子憂骭瘍。一麾守巴峽，雙柩還故鄉。弱息雖僅存，蹣跚亦非良。誰言天地寬，網目固自張。古事遠不信，近事世所詳。企張非求福，禍敗當懲王。嘉祐末年，李士寧言王君事於右扶風，其報甚速。張夫人南都人，孔推官常甫作詩言其賢，邀余同作，并言李生事，或足以警世云。

次煙字韻答黄庭堅

病卧江干鬢帶雪，老捻書卷眼生煙。貧如陶令仍耽酒，窮似湘纍不問天。令弟近應憐廢學，大兄昔許叩延年。比聞蔬茹隨僧供，相見能容醉後顛。魯直兄舊於齊州以養生見教。

東軒長老二絶并序

始余於官舍營東軒，彭城曹君焕子

文自浮光訪余於高安，道過黄岡。家兄子瞻以詩送之，曰：「君到高安幾日迴？一時抖擻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君過廬山見圓通知慎禪師，出詩示之。師嘗與余通書，見之欣然。明日謂君：「昨見黄州詩，通夕不寐，以一偈繼之。曰：『東軒長老未相逢，却見黄州一信通。何用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吾野人，不能數爲書，君爲我誦之而已。」君既至，未暇及此。客有自廬山至者，曰：「慎師送客出門，還入丈室，燕坐而寂。」君乃具道其事，余感之，作二絶，其一以答子瞻，其二以答慎也。

東軒正似虚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
縱使盛來無處著，❶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瞻新築東坡雪堂。

檐頭挑得黄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
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迴。

題方子明道人東窗

紙窗雲葉浄，香篆細煙青。客到催茶磨，泉聲響石瓶。禪關敲每應，丹訣問無經。贈我刀圭藥，年來髮變星。

次前韻

閉門何所事？毛髮日青青。齒折登山屐，塵生貫酒瓶。調心開貝葉，救病讀《難經》。定起無人見，寒燈一點星。

❶「無處著」，明蜀本作「無著處」。

迎寄王適

投竄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烝。重來疋馬君何事？歸去飛鴻我未能。養氣經年惟脱粟，讀書終夜有寒燈。安心且作衰慵伴，海底鯤魚會化鵬。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風蹟殊不昧，聲名豈偶然？長途催騄驥，爽氣激鷹鸇。薏苡成遺恨，松楸卜遠年。淒涼故吏盡，誰泣鬣封前？

其　二

京塵昔傾蓋，江國見佳城。零落舊冠劍，艱難孝弟兄。存亡看世俗，意氣憶平生。曉鐸知人恨，幽音亦未平。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朽株難刻畫，枯葉任凋零。舊友頻相問，村酤獨未醒。山牙收細茗，江實得流萍。頗似申屠子，都忘足被刑。

寄題江渙長官南園茅齋

白髮辛勤困小邦，塵勞坐使壯心降。河陽罷後成南圃，彭澤歸來卧北窗。畦畔草生親荷鍤，床頭酒熟自傾缸。因君遣我添歸興，舊有茅茨濯錦江。

詠霜二首

江南雪不到，霜露滿山村。紙被欺氈厚，茅簷笑瓦溫。何曾凝去。沼淥，有意隔朝暾。底日身無事，高眠不出門。

其二

清霜欺客病，乘夜逼窗扉。坐睡依爐暖，細聲聞葉飛。蕉絺空滿篋，砧杵旋催衣。起看庭前草，松筠未覺非。

次韻吳厚秀才見寄

壯心摧折漸無餘，早歲爲文老不如。登木求魚知我拙，循窠覓兔笑君疏。清尊獨酌夜方半，白髮潛生歲欲除。久恐交親還往絕，床頭猶喜數行書。

乾荔支

含露迎風惜不嘗，故將赤日損容光。紅消白瘦香猶在，想見當年十八娘。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井底屠酥浸舊方，床頭冬釀壓瓊漿。舊來喜與門前客，終日同爲酒後狂。老大心情今已盡，塵埃鬢髮亦無光。❶ 江南留滯歸何日？萬里逢春思故鄉。

放逐三年未遺回，復驚爆竹起春雷。

❶「鬢」，宋刻本、明蜀本作「鬚」。

祈年粗有樽中桂，寄遠仍持嶺上梅。莫笑牛狸抵羊酪，漫將崖蜜代官醅。二君未肯嫌貧病，猶得衰顔一笑開。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道師近在真人峰，欲往見之路無從。去年許我入城市，塵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來勞我心，道書寄我千黄金。蠒衣肉食思慮短，文字滿前看不見。口傳指授要有時，脱去羅網當見之。梅翁漢朝南昌尉，手摩龍鱗言世事。一朝拂衣去不還，身騎白驎翳紅鸞。我今雖復墮塵土，道師何不與我語？他年策足投名山，相逢拍手一破顔。

春雪

温風吹破臘，留雪惱新春。信逐殘梅到，花從半夜匀。旋消微覆瓦，狂下亦欺人。壓竹時聞落，埋萱久未伸。山川濛不解，樓觀洗成新。擁褐僧方睡，開門客屢嚬。爨煙知歲稔，履迹笑吾貧。畦凍初生韭，泥融正賣薪。寒魚争就汕，濁酒頗無巡。預喜田宜麥，槃飡餅餌頻。

贈石臺問長老二絶并叙

石臺長老問公，本成都吴氏子，棄俗出家，手書《法華經》，字細如黑蟻，前後若一，將誦之萬遍。雖老而精進不倦，脇不至席者二十有三年。余來高安，以鄉

人相好。蓋余懶而好睡，見之惕然自警，因贈之二小詩云。

法達曾經見老盧，半生勤苦一朝虛。心通口誦方無礙，笑把吳鸞細字書。蜀中藏經，往往有古仙人吳采鸞細書經卷，精妙可愛。

蒲團布衲一繩床，心地虛明睡自亡。長伴空中月天子，東方行道到西方。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掬泉軒

卜築高深已有山，起居清潤可無泉？穿牆白練秋聲細，照屋清銅曉色鮮。已放魚蝦嫌跳擲，更除蘋藻任漪漣。只應明月中霄下，長共禪心相向圓。

平溪堂

清溪似與隱君謀，故入堂前漫不收。盥手從今休汲井，浮觴取意便臨流。花漂澗谷來應遠，石激琴箏久未休。莫把朱欄强圍繞，山家事事要清幽。

眺遠臺

山似高人長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子，照眼峰巒得許新。陣馬奔騰時絶遠，風濤舒卷忽無垠。白雲自是逃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

濯纓庵

臨池濯足惜泉清，纓上無塵且强名。横木爲橋便獨往，結茅依島類天成。往還漸少人誰識，寢食無爲身轉輕。有似三吴朱處士，釣魚誰與話西征？

白雲莊偶題

歸去携家住白雲，雲中猿鶴許同群。陶公酒後詩偏好，疏傅金餘客屢醺。芒屩潛行逐漁釣，壺漿時出勞耕耘。却看人世應微笑，未熟黄粱晝夢紛。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寒煙羃清江，漁唱扁舟上。江轉少人家，自此知安往？維舟倚叢薄，明月獨相向。欲曉醉應醒，還逐輕鷗颺。

其二

稍息南市喧，初上東山月。潛魚忽驚踴，饑雁時斷絶。落葉誤投籤，繁霜疑積雪。苦寒良難久，愛此元氣潔。

張秀才見寫陋容

潦倒形骸山上樗，每經風雨輒凋疏。勞君爲寫支離狀，異日長看老病初。落筆

縱橫中自喜，賦形深穩妙無餘。偶然挂壁低頭笑，俱幻何妨彼亦如。

同王適曹焕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身爲江城吏，心似野田叟。尋僧忽忘歸，飽食莫攜手。畏人久成性，路繞古城後。茅茨遠相望，雞犬亦時有。人還市井罷，日落狐兔走。迴風吹横煙，燒火卷林藪。草深徑漸惡，荆棘時挂肘。褰裳涉沮洳，斜絶汙池口。投荒分岑寂，欹側吾自取。二君獨何爲，經歲坐相守？遊從乏車騎，飲食厭菘韭。周旋未忍棄，辛苦亦何負？歸來倚南窗，試挹樽中酒。笑問黄泥行，此味還同否？子瞻謫居齊安，自臨皋亭遊東坡，路過黄泥坂，作《黄泥坂詞》。二君皆新自齊安來，故云。

次韻王適春雨

久遭客禁往還稀，風雨蕭條只自知。春色有情猶入眼，客愁無賴巧侵眉。山僧寄語收茶日，野老留人供社時。久住不須嫌寂寞，此間偏與拙相宜。

和子瞻蜜酒歌

蜂王舉家千萬口，黄蠟爲糧蜜爲酒。口銜澗水拾花鬚，沮洳滿房何不有？山中醉飽誰得知？割脾分蜜曾無遺。調和知與酒同法，試投麴蘖真相宜。城中禁酒如禁盜，三百青銅愁杜老。先生年來無俸錢，一斗徑須囊一倒。餔糟不聽漁父言，煉蜜深愧仙人傳。掉頭不問辟穀藥，忍饑不如

長醉眠。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强將羔雁聘黄晞，破褐疏巾倚夕暉。禮律縱横開卷盡，虀鹽冷落待賢非。日高几案弦歌罷，夜永窗扉燈火微。猶喜江邊莫春近，舞雩風雨得同歸。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宿雨晴來春已晚，衆花飄盡野猶香。舞雩便可同沂上，飲禊何妨似洛陽。新圃近聞穿沼闊，漲江初喜放舟長。年來簿領縈人甚，何計相隨入醉鄉？

答孔平仲二偈

熟睡將經作枕頭，君家事業太悠悠。要須睡著元非睡，未可昏昏便爾休。

龜毛兔角號空虚，既被無收豈是無？自有真無遍諸有，燈光何礙也嫌渠？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春寒漸欲減衣綿，雨勢冥冥水拍天。一局無言消日永，新詩得意許人傳。惜花田地應慵掃，護笋藩籬可細編。好事報君知我喜，同官欲到得閑眠。

次韻王適東軒即事三首

新竹依牆未出尋，牆東桃李却成林。池塘草長初饒夢，村落鶯啼恰稱心。江滿船頭朝欲轉，泥融屐齒莫尤深。閉門憐子成書癖，試買村醪相伴斟。

眼看東鄰五畝花，茅簷竹户野人家。過牆每欲隨飛蝶，歸舍誰憐已莫鴉。幽客偶來成晚飯，野僧何日寄新茶？三年氣味長如此，歸計遲遲也自嘉。

北園春草徑微微，未用頻教翦棘茨。蜂陣紛紛初養蜜，鶯巢淺淺欲生兒。客情流水兼山遠，歸夢遊絲向日遲。懶病相將渾欲慣，賴君索我强裁詩。

送李憲司理還新喻

采芹芹已老，浴沂沂尚寒。蒯緱長歎息，苜蓿正闌干。黃卷忘憂易，青衫行路難。歸耕未有計，且復調閑官。

問黃蘗長老疾

四大俱非五蘊空，身心河岳盡消鎔。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復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水竹遮藏自一川，日高茅屋始炊煙。犬牙舂米新秋後，麥粒烝茶欲社天。冠蓋只今成棄物，杉松他日記栽年。定應笑我

勞生在，卯睡聞呼衣爲顛。

十載勞思寤寐間，❶新詩態度比雲煙。清風吹我無千里，明月隨人共一天。歸去林泉應避暑，北征道路恐經年。與君共愧知時鶴，養子先依黑柏顛。

次韻子瞻臨皋新葺南堂五絶

江聲六月撼長堤，雪嶺千重過屋西。一葉軒昂方斷渡，南堂蕭散夢寒溪。

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華。何方道士知人意，授與爐中一粒砂。

北牖清風正滿床，東坡野菜漫充腸。華池自有醍醐味，丈室仍聞薝蔔香。

鄰人漸熟容賒酒，故客親留爲種蔬。住穩不論歸有日，船通何患出無車？

客去知公醉欲眠，酒醒寒月墮江煙。床頭復有三升蜜，貧困相資恐是天。

次韻王適大水

高安昔到歲方閏，大水初去城如墟。危譙墮地瓦破裂，長橋斷纜船逃逋。漂浮隙穴亂群蟻，奔走沙礫摧嘉蔬。❷里閭破散兵火後，飲食弊陋魚蝦餘。投荒豈復有便地，遇災祇復傷羸軀。人言西有蛟蜃穴，閏年每與風雷俱。漫溝溢壑恣游蕩，傾崖拔木曾須臾。雞豚浪走不復保，老稚裸泣空長吁。❸滯留再與茲水會，淪胥未哂斯民愚。人生所遇偶然耳，得失何用分錙銖。

❶「勞」，宋刻本、明蜀本作「懷」。

❷「蔬」，原作「疏」，今據宋刻本改。

❸「稚」，原作「椎」，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贈三局能師二絶

得失從來似偶然，因師聊復問行年。此生竟墮陰陽數，方信修行力未全。

旅食江干秋復春，歸耕未遂不勝貧。憑師細考何年月，可買山田養病身？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一時冠蓋盛臨川，直亮推公益友先。淡泊朱絲初少味，蕭疏翠竹久彌鮮。崎嶇處世曾何病，奔走成功亦偶然。天理更疏終不失，雍雍今見子孫賢。

五月扁舟憶過門，哀憐逐客爲招魂。開樽不惜清泉潔，揮汗相看白雨翻。病起清言驚苦瘦，歸休尺牘尚相存。秋風灑涕松楸外，談笑猶疑對竹軒。公家有竹軒，轍嘗賦詩。❶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思歸

江城漂泊最多時，邂逅誰令長者期。得坎浮槎應有命，投林驚鵲且安枝。何年笑語還留客，終日勤勞數問兒。鈴閣清虚非此比，秋風歸興恐非宜。

久不作詩呈王適

憐君多病仍經暑，笑我微官長坐曹。落日東軒談不足，秋風北棹意空勞。懶將詞賦占鴞臆，頻夢江湖把蟹螯。筆硯生塵

❶「轍」，原作「輒」，今據明蜀本改。

空度日，他年何用繼《離騷》。

喜王鞏承事北歸

同罪南遷驚最遠，乘流北下喜先歸。謂言一笑秋風後，却顧千山驛路非。嶺外雲煙隨夢遠，江邊魚蟹爲人肥。還家嫁女都無事，卧讀詩書晝掩扉。❶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短篇呈同官

種竹成叢杉出簷，❷三年慰我病厭厭。翦除亂葉風初好，封植孤根笋自添。高節不知塵土辱，堅姿試待雪霜霑。屬君留取障斜日，仍記當年此滯淹。

和王鞏見寄三首

南遷春及秋，❸江湖未云半。逮此歸路長，始悟行日遠。幽憂脱沉痼，清夢驚婉娩。行行逢故人，笑語雜悲泫。

其二

江秋北風多，歸帆未應駛。天寒雁南向，家書空滿紙。契闊幸安平，婚嫁須纓珥。交遊何爲者，空復念君至。

❶「晝」，原作「盡」，今據活字本改。
❷「杉」，原作「移」，今據明蜀本改。
❸「遷」，明蜀本作「還」。

其　三

折葉每安心，連環非所計。感君扁舟返，念我一廛廢。懷思樂全老，疇昔忘言契。丹砂儻已成，白首願終惠。

復次韻

滕王閣在誰携手？徐孺湖寬可放情。楚客解書南國恨，秦筝助發上林鶯。繫匏獨負杯中物，擁鼻知逢洛下生。問得長鬚添夢想，蓬窗燈火達天明。近遣僕至鍾陵，還，言定國與黄君魯直會於舟中，燈火終夜而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交契良人厚，家風季婦賢。詩書中有助，蘋藻歲無愆。象服期他日，恩封屬此年。神傷自不覺，吊客問潸然。

其　二

别日笑言重，歸來藥餌憂。鍾歌掩不試，貝葉亂誰收？恨極囊封在，情多壟木稠。埋文應自作，一一記徽猷。

上高息軒起亭二絶

山下清谿谿上市，谿光山色映人煙。幽亭正在人聲裏，長與谿山共寂然。

溪父起收罾下鯉，山翁起賣焙中茶。長官亦與人俱起，笑擁黄紬放早衙。

九月十一日書事

東牆瘦菊早開花，九日金鈿已自嘉。黍麥候遲初響穫，米鹽法細未還家。潑醅昨夜驚泉湧，洗盞今晨聽婦誇。歸採茱萸重一醉，不須怪問日時差。

和王適寒夜讀書

久從市井役，百事廢不理。感君讀書篇，惜此寒夜晷。殷勤附燈燭，黽俛就圖史。逡巡揖虞夏，汗漫馳劉李。斯文家舊物，早歲夙從事。一從慕羶腥，中棄如弊屣。今夕亦何夕，忽如舊遊至。終篇再三歎，推枕不成寐。人生無百年，所欲知有幾？懸知未必得，奔走若趨市。微言寄翰墨，開卷入心耳。胡爲棄不收，所逐在難覬。

和王適新葺小室

向日堂東一室存，竹爲窗壁席爲門。心如白月光長照，氣結丹砂體自溫。飯軟莫嫌紅米賤，酒香故取潑醅渾。他年一笑同誰説，伴我三年江上村。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江城寒氣入肌膚，得告歸來强自扶。五馬獨能尋杜老，一床深愧致文殊。體虛正覺身如幻，談劇能令病自無。明日出門

還擾擾，年來真畏酒家壚。

東鄰修竹野僧家，亂柳枯桑一徑斜。逐客慣曾迂短策，使君何事駐高牙？蕭條已似連村塢，邂逅應容設晚茶。慚愧病夫無氣力，隔牆空聽吏兵譁。

和王適炙背讀書

少年讀書處，寒夜冷無火。老來百事慵，炙背但空坐。眼昏愁細書，把卷惟恐卧。寒衣補故褐，家釀熟新糯。微微窗影斜，曖曖雲陰過。❶昏然偶成寐，鼻息已無奈。兒童更笑呼，書册正前墮。衰懶今自由，不復問冬課。

同王適賦雪

北風吹雨雨不斷，遍滿虚空作飛霰。烏烏紙窗獨卧不成眠，茅屋無聲時一泫。重樓複閣錯莫寒未起，庭户空明夜驚旦。夾砌雙杉洗更爛生光，絶澗連山漫不見。城中閉户無履迹，碧，滿田百草埋應爛。❷細排玉筯短垂簷，暗結市上孤煙數晨爨。撥灰有客顧尊俎，迹兔何人輕冰時入研。未容行役掃車轂，應有老農歌麥試鷹犬？一來江城若俄頃，四見白花飛面旋。飯。坐看酒甕誰敢嘗，歸踏冰泥屢成濺。年來橋板斷不屬，莫出肩輿足憂患。到家昏黑

❶「曖曖」，原作「暖暖」，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百」，原作「碧」，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空自笑，愬婦勤勞每長歎。牀頭有酒未用沽，囊裏無錢不勞算。更令雪片大如手，終勝溪瘴長熏眼。謁告猶能不出門，典衣共子成高讌。

欒城集卷之十三

詩八十六首

除　夜

老去不自覺，歲除空一驚。深知無得喪，久已罷經營。黄卷譏前失，清樽借後生。何年遂疏懶，伏臘任躬耕。

種　蘭

蘭生幽谷無人識，客種東軒遺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穢，更憐細葉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早，叢倚脩筠午蔭涼。欲遣蘼蕪共堂下，眼前長見楚詞章。

上元夜

新春收積雨，明月澹微雲。照水疏燈出，因風遠樂聞。天涯仍有節，人事竟何分？賣酒真拘束，何時一醉醺。

次韻王適上元夜二首

燈光欲凝不驚風，月色初晴若發蒙。羈客不眠詩未就，遊人半醉夜方中。荒城熠燿相明滅，野水芙蓉亂白紅。知欲訪僧同寂寂，應憐病懶畏爞爞。

宿雨初乾試火城，端居無計伴遊行。

厭看門外繁星動，想見僧窗一點明。老罷逢春無樂事，夢回孤枕有鄉情。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紙家書百鎰輕。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自酒務往見之明日雨作偶爾成詠

桃李城東近不遥，偶聞花發喜相邀。斷橋似欲妨佳思，好雨猶能借此朝。隨分開樽依緑草，偶然信馬及餘瓢。重來莫道無閑暇，紫燕黄鸝日漸嬌。

幽蘭花二絶❶

李徑桃溪次第開，穠香百和襲人來。春風欲擅秋風巧，催出幽蘭繼落梅。

珍重幽蘭開一枝，清香耿耿聽猶疑。定應欲較香高下，故取群芳競發時。

胡長史祠堂

白首青衫仍隱居，晚拋環堵就安輿。生芻忽改烝嘗地，函丈空悲講解餘。弟子璵璠相照耀，兒孫松桂共扶疏。我來恨不瞻遺老，空怪鄉鄰盡讀書。

孫賓叟道人

萬里飄然不繫舟，酒壚一笑便相投。千金不換金丹訣，何事惟須一布裘？

❶「二絶」，原無，今據宋刻本、明蜀本補。

新　橋

六月長橋斷不收，朱欄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轉三百尺，鯨背參差十五舟。入市樵蘇看絡繹，歸家鹽酪免遲留。病夫最與民同喜，卯酉怱怱無復憂。

曾子宣郡太挽詞二首

族大徽音遠，年高福祚多。生兒盡龍虎，封國裂山河。象服驚初掩，埋文信不磨。送車江郭滿，咽絶聽哀歌。

其　二

安輿遍西北，丹旐歷江湖。存没終無憾，哀榮兩得俱。新封崇馬鬣，餘福薦浮圖。家法蘋蘩在，空堂始一虞。

曾子固舍人挽詞

少年漂泊馬光禄，末路騫騰朱會稽。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平生碑版無容繼，此日銘詩誰爲題？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絶

遍入僧房花照眼，細尋芳徑蝶隨行。歸時不怕江波晚，新有橋虹水上横。

小檻明窗曾不住，閑花芳草遺誰栽？但須匹馬尋幽勝，携取清樽到處開。

又次韻遊小雲居

溪上浮花片片輕，泝流登岸得山行。僧房幽絶雲居小，春日陰晴野色明。永遠林棲真有道，溺沮耕養亦忘情。此身此意何年遂？空使常談笑老生。

次韻秦觀梅花

病夫毛骨日凋槁，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朔風勁，牆頭亦有南枝早。未開素質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學閑媚，靚粧惟有長眉掃。孤芳已與飛霰競，結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横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芒昊。

復次前韻答潛師

憐君古木依巖槁，西江飲盡須彌倒。野花幽草亦何爲，嶮韻高篇空自惱。萬點浮溪輒長歎，一枝過嶺仍誇早。拾香不忍遊塵汙，嚼蕊更憐真味好。道人遇物心有得，瓦竹相敲緣自掃。誰知真妄了不妨，令我至今思璉老。妙明精覺昔未識，但向閑窗看詩草。浮雲時起鳥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語

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仍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别鉗鎚。枯藤

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

畫枕屏

繩床竹簟曲屏風，野水遥山霧雨濛。長有灘頭釣魚叟，伴人閑卧寂寥中。

次韻王適留别

遠謫勞君兩度行，復將文字試平衡。干時豈爲斗升禄？聞道應忘寵辱驚。未了新書誰與讀，重留佳句不勝情。決科事畢知君喜，俗學消磨意自清。

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别先寄遲适遠却寄邁迨過遯

老兄騎騾日百里，據鞍作詩若翻水。忽吟春草思惠連，因之亦夢添丁子。群兒競長堪一笑，❶老馬卧餐何日起？聞兄盡室皆舊人，見面未曾惟遯耳。遲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稍剛勁，黨子温純無愠喜。我兄憔悴我亦窮，門户久長真待爾。但令戢戢見頭角，甑倒囊空定何耻？家藏萬卷須盡讀，此外一簪無所恃。船中未用廢詩書，閉窗莫看江山美。

❶「競」，宋刻本、明蜀本作「盡」。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适遠三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違少壯樂，日迫老病苦。丹心變爲灰，白髮粲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蓺稷黍。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荆楚。平生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遊隔提携，夜卧困炁煮。未歌棠棣詩，已治芻靈祖。士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

次韻子瞻留别三首

公來十日坐東軒，手自披雲出朝日。山川滿目竟何有？波浪翻天同一濕。諸門迭出驚異狀，間道懷歸終舊壁。此行千里隔江河，❶何人更問維摩疾？

野人性似修行僧，長願幽居近林麓。南遷無計脱簪組，西歸誰爲栽松竹？頭上白雲即飛蓋，耳畔清泉當鳴玉。洛川猶是冠蓋林，更願高飛逐黄鵠。

東西南北無住身，羯末封胡四男子。彫鎪不遺治章句，爛熳先令飽文字。疏慵嗟我厲之人，生子夜中惟恐似。傳家粗足不願餘，同駕柴車還我里。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四年候公書，長視飛鴻背。十日留公談，欲作白蓮會。筠州無可語者，往還但一二僧耳。匏瓜一遭繫，賣酒長不在。夜歸步江湄，明月照清瀨。心開忽自得，語異竟非背。音倍。

❶「千」，原作「十」，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一尊談笑間，❶萬事寂寥外。欲同千里行，奈此一官礙。何年真耦耕，舉世無此大。

贈醫僧鑒清二絶

肘後醫方老更精，鬚眉白盡氣彌清。只應救病能無病，豈是平生學養生？

門人久作開堂老，庭檜看成合抱圍。他日浴堂歸洗背，回頭還解放光輝。

贈醫僧善正

老怯江邊瘴癘鄉，城東時喜到公房。歷言五藏如經眼，欲去三彭自有方。身厭遠遊安静默，術因多病更深長。時時爲我談尊宿，曾入南公古道場。

食菱

野沼漲清泉，烏菱不直錢。蟹肥螯正滿，石破髓初堅。節物秋風早，樽罍夜月偏。令人思淮上，小舫藕如椽。

留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真揚間偶成小詩書于屋壁

數間茅屋久蹉跎，四見秋風入薜蘿。北棹偶然追雁羽，南公誰復伴漁蓑？三年賈傅驚吾老，九歲劉郎愧爾多。此去仍家江海上，不妨一葉弄清波。

---

❶「笑」，原作「入」，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爲馬祖修塔以三絶句來謁答一首

早除郎將少年狂，祖塔結緣歸故鄉。習氣未消餘業在，逢人依舊琢詩章。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人生本無有，衆幻妄聚耳。❶手足非吾親，何況妻與子。偶來似可樂，强作室家喜。忽去未免悲，欣成要矜毁。君家兩歲兒，畢竟何自始。變化違初心，涕泗劇翻水。吾儕近始悟，造物聊復試。道力竟未完，聰明信難恃。

破甑不復顧，彼無愛甑心。棄璧負赤子，始驗愛子深。誠知均非我，胡爲有不能？一從三界遊，久被百物侵。朝與喜怒交，莫與寵辱臨。四物皆不勝，生死獨未曾。不經大火燒，孰爲真黄金？棄置父子恩，長住旃檀林。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五年賣鹽酒，勝事不復知。城東古道場，蕭瑟寒松姿。出遊誠偶爾，相逢亦不期。西軒吴越僧，弛擔未多時。言住西湖中，巖谷涵清漪。却背閭井喧，曲盡水石奇。昔年蘇夫子，杖屨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麋鹿盡相識，況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

❶「衆幻妄聚」，宋刻本作「幻妄聚散」。

去，蒲褐相依隨。門人几杖立，往往聞談詞。風雲一解散，變化何不爲。辯入三昧火，卯塔長松欹。净老不復出，麈尾清風施。蘇公得罪去，布衣拂霜髭。空存壁間字，鬱屈蟠蛟螭。知我即兄弟，微官此棲遲。問何久自苦，五斗寧免饑？俛首笑不答，且爾聊敖嬉。我兄次公狂，我復長康癡。反復自爲計，定知山中宜。但欲畢婚娶，每爲故人疑。君歸漫灑掃，野鶴非長羈。

將移績溪令

坐看酒壚今五年，恩移巖邑稍西還。他年貧富隨天與，何日身心聽我閒？山栗似拳應自飽，蜂糖如土不須慳。仲卿意向桐鄉好，身後烝嘗亦此間。

約洞山文老夜話

山中十月定多寒，纔過開爐便出山。堂衆久參緣自熟，郡人迎請怪忙還。問公勝法須時見，要我清談有夜闌。❶今夕客房應不睡，欲隨明月到林間。

將之績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扁舟逢野岸，試出步崇岡。山轉得幽谷，人家餘夕陽。被畦多緑茹，堆屋剩黄粱。深羨安居樂，誰令志四方？

❶「闌」，宋刻本、明蜀本作「閑」。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竄逐深山無友朋，往還但有兩三僧。共遊渤澥無邊處，扶出須彌最上層。未盡俗緣終引去，稍諳真際自虚澄。坐令顛老時奔走，竊比韓公愧未能。

贈方子明道人

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靳術不肯傳，闔户泥牆畏天戒。今子何爲與我言，人生貧富寧非天？鉗鎚橐籥枉心力，虀鹽布被隨因緣。❶ 我來江西晚聞道，一言契我心所好。廓然正若大虚空，平生伎倆都除掃。子言舊事浄慈師，未斷有爲非浄慈。此術要將救饑耳，人人有命何憂饑？

回寄聖壽聰老

五年依止白蓮社，百度追尋丈室遊。睡待磨茶長展轉，病蒙煎藥久遲留。贊公夜宿詩仍作，巽老堂成記許求。回首萬緣俱一夢，故應此物未沉浮。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短舫漂浮真似葉，小蓬低淺僅如巢。幽吟但覺山川走，困睡不知風雨交。紅飯白醪供醉飽，青簑黄篛可纏包。一竿鶴髮他年事，萬斛龍驤任見嘲。

❶「被」，宋刻本、明蜀本作「褐」。

宦遊欲學林間鵲，每到新年旋疊巢。蓬篛籠船聊似屋，漁樵把臂便成交。不妨袖裏携詩卷，尚可床頭置藥包。古史欲成身愈困，客來未免答譏嘲。

寄題孔氏顔樂亭

顔巷久已空，顔井固不遷。荆榛翳蔓草，中有百尺泉。誰復飲此水，裹飯耕廢田。有賢孔氏孫，芟夷發清源。廢床見綆刻，古甃昏苔痕。引缸注瓢樽，[1]千歲忽復然。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獨難。口腹不擇味，四體不擇安。遇物一皆可，孰爲我憂患？阮生未忘酒，嵇生未忘鍛。欲忘富貴樂，託物僅自完。無託中自得，嗟哉彼誠賢。

徐孺亭

徐君鬱鬱澗底松，陳君落落堂上棟。澗深松茂不遭伐，堂毁棟折傷其躬。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月行西東。胡爲賓主兩相好，一榻挂壁吹清風。人生遇合何必同，一朝利盡更相攻。先號後笑不須怪，外物未可疑心胸。比干諫死微子去，自古不辨汙與隆。我來故國空歎息，城東舊宅生茅蓬。平湖十頃照清廟，獨畫徐子遺陳公。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對祠堂中？

[1]「缸」，明蜀本作「瓶」。

滕王閣

客從筠溪來，畝仄困一葉。忽逢章貢餘，滉蕩天水接。風霜出洲渚，草木見毫末。勢奔西山浮，聲動古城橥。樓觀却相倚，山川互開闔。心驚魚龍會，目送鳧雁滅。遥瞻客帆久，更悟江流闊。史君東魯儒，府有徐孺榻。高談對賓旅，確論精到骨。餘思屬湖山，登臨寄遺堞。驕王應笑滕，狂客亦憐勃。萬錢罄一飯，千金賣豐碣。豪風相凌蕩，俳語終倉猝。歐陽文忠公嘗云：「王勃記文似俳，而唐人貴之如此，何也？」事往空長江，人來逐飛楫。短篇竟蕪陋，絶景費彈壓。但當倒罌瓶，一醉付江月。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一葉追隨魚與龍，紅粳白酒幸年豐。也知山色遥相待，苦畏君詩欲見攻。乘興風帆終日去，尋幽蠟屐及春同。請君先入開先寺，待濯清溪看玉虹。

車浮并序

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沉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漁人謂之車浮，此《詩》所謂汕也。與遲、适同作《車浮》詩。

寒魚得汕便爲家，兩兩方舟載小車。謀食旋遭芳餌誤，求安仍值積薪遮。情存未免人先得，欲盡要令物莫加。身似虚舟

任千里，世間何處有罣罥？

題都昌清隱禪院

北風江上落潮痕，恨不乘舟便到門。樓觀飛翔山斷際，松筠陰翳水來源。升堂猿鳥晨窺坐，乞食帆檣莫遶村。誰道谿巖許深處，一番行草認元昆。長老惟湜曾識子瞻兄於浄因，❶有簡刻石。

逢章户掾赴澧州

江船不厭窄，船窄始宜行。風裏長先過，灘頭一倍輕。迎親無惡處，禄養勝躬耕。澧上春蘭早，猶堪吊屈生。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❷

莫發鄱陽市，曉捞彭蠡口。微風吹人衣，霧遶廬山首。舟人釋篙笑，此是風伯候。杙舟未及深，飛沙忽狂走。暗空轉車轂，❸淥水起岡阜。衆帆落高張，斷纜已不救。我舟舊如山，此日亦何有？老心畏波瀾，歸卧塞窗牖。土囊一已發，萬竅無不奏。初疑丘山裂，復恐蛟蜃鬬。鼓鍾相轟豗，戈甲互磨叩。雲霓黑旗展，林木萬弩彀。曳柴眩人心，振旅擁軍後。或爲羈雌吟，或作倉兕吼。衆音雜呼吸，異出殊圈

❶「湜」，宋刻本作「偍」，明蜀本作「是」。
❷「雪」，原作「雨」，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❸「暗」，宋刻本、明蜀本作「晴」。

臼。中宵變凝冽，飛霰集粉糅。蕭騷蓬響乾，晃蕩窗光透。堅凝忽成積，澎湃殊未究。紵縞鋪前洲，瓊瑰琢遥岫。山川莽同色，高下齊一覆。淵深竄魚鼉，野曠絶鳴雊。孤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糗。寒虀僅盈盎，腊肉不滿豆。弊裘擁衾眠，微火拾薪搆。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詬。幽奇雖云極，岑寂頃未覯。一年行將除，兹歲真浪受。朝來陰雲剥，林表紅日漏。風稜恬已收，江練平不縐。兩槳舞夷猶，連峰吐奇秀。同行賀安穩，所識問癯瘦。驚餘空自憐，夢覺定真否。春陽着城邑，屋瓦凍初溜。艱難當有償，爛熳醉醇酎。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説神怪久之草草爲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先生惠然肯見客，❶旋買雞豚旋烹炙。
人間飲食未須嫌，歸去蓬壺却無喫。

舟中風雪五絶

北風吹雪密還稀，雪勢漸多風力微。
孤棹獨依銀世界，❷山川路絶欲安歸？

曉風吹浪作銀山，❸夜雪争妍布玉田。
風力漸衰波更惡，通宵撼我正安眠。

❶「客」，原作「容」，今據宋刻本改。
❷「世」，宋刻本、明蜀本作「色」。
❸「吹」，宋刻本、明蜀本作「起」。

擁纜埋蓬不見船，船窗一點莫燈然。幽人永夜歌黄竹，賴有丹砂暖寸田。

濁醪粗飯不成歡，白浪飛花雪作團。窗外時來一雙鴨，沉浮笑我不禁寒。

江面澄清雪未融，扁舟蕩漾水無蹤。篙師不用怱怱去，遍看廬山群玉峰。

題南康太守宅五老亭

五老高閑不入城，開軒肯就史君迎。坐中莫著閑賓客，物外新成六弟兄。雲氣飄浮衣袂舉，泉流灑落佩環聲。岌然終日俱無語，静壽相看意自明。

書廬山劉顗宮苑屋壁三絶 一作陪南康太守訪廬山劉顗宮苑留題三絶。❶

山西舊將本書生，歸老巖間未厭兵。卧聞布水中宵起，錯認邊風萬馬聲。

雕弓挂壁耻言動，出入樵漁便作群。五馬親來看射虎，不愁醉尉惱將軍。

肩輿已棄躡風騅，舊物仍存楊柳枝。一曲清歌近尤好，五陵故態未全衰。

再遊廬山三首

當年五月訪廬山，山翠溪聲寢食間。藤杖復隨春色到，寒泉頓與客心閑。巖頭

❶ 宋刻本題作此。

懸布煎茶足，峽口驚雷泛葉慳。待得前村新雨遍，扁舟應逐好風還。❶

憶自栖賢夜入城，道邊蘭若一僧迎。偶然不到終遺恨，特地來遊慰昔情。海外聲聞安至此，堂中天鼓爲誰鳴？忽忽復向深山去，一盞醍醐飽粟罌。羅漢院有新羅羅漢，堂中法鼓特大。

此山巖谷不知重，赤眼浮圖自一峰。芒蹻隨僧踐黄葉，曉光消雪墮長松。石泉試飲先師錫，午飯歸尋下寺鐘。勝處轉多渾恐忘，出山惟見白雲濃。

汲陽阻風

鍾陵距池陽，相望千里内。江神欺我貧，屢作風雨礙。欲投皖公宿，三日逢一噫。孤篷面空山，朝食淡無菜。白醪幸餘瀝，黄卷漫相對。饑吟非吾病，疾走老所戒。焦先近不遠，蝸舍聞尚在。區區問養生，借我一帆快。

張嘉祐

道人何爲者，陽狂時放言。寶塔昔所構，鐵券今尚存。此張所言，其餘都不可曉。漫浪難究悉，孰知彼根源？草庵劣容膝，俯仰拳肩跟。無食輒行乞，一飽常閉門。爾來二十年，未嘗變寒温。嗟哉豈徒然，此意未易言。偶來一笑喜，但恐笑我昏。

❶ 「逐」，明蜀本作「復」。

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

漁父，漁父，水上微風細雨。青簑黄篛裳衣，紅酒白魚莫歸。莫歸，莫歸，歸莫，長笛一聲何處？

歸雁，歸雁，飲啄江南南岸。將飛却下盤桓，塞北春來苦寒。苦寒，苦寒，寒苦，藻荇欲生且住。

至池州贈陳鼎秀才

淮陽學舍舊相依，常誦曹溪第一機。却到江西心有悟，回看過去事皆非。孤舟遠適身如寄，二頃躬耕道自肥。欲看齊山君去否，閑中徒侶近來稀。

次韻遲初入宣河

遠客安長道，低蓬稱小溪。雲添濕帆雨，舟滯没蒿泥。草緑耕牛健，村深候鳥啼。陶翁方作令，歸去未成題。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社甕壺漿接四鄰，肩輿拄杖試紅塵。慣眠林下三竿日，來看城中萬井春。世上升沉無限事，樽前强健不貲身。經過已足知公政，長見車中有老人。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篇

作官如負擔，一負當且弛。不知息肩

處，妄問道遠邇。我乘章江流，却入宛溪水。捨舟陟崔嵬，行路極旬已。❶名都便欲過，佳處賴公指。仰攀疊嶂高，俯闕雙溪美。不悟身乘空，但覺風吹耳。雲煙變遥壑，歌吹聞近市。倦遊得清曠，行役有新喜。公言頃榛穢，斬伐從我始。堰水種蒲蓮，開山蒔梅李。擁本待成陰，養花要食子。遺風揖桓謝，父老邀黄綺。邦人魚依蒲，食客莪在沚。❷春陰迫寒食，謂我姑且止。嗟余去鄉國，屢把刀環視。感公鵠鷺脩，憐我鳧鴨庳。異邦逢故人，寧復固辭理。高談雲漢上，爛醉笙歌裏。落日盡公歡，推挽未應起。

初到績溪視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偶成四小詩呈諸同官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學催科愧廟神。無限青山不容隱，却看黄卷自憐貧。雨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蹙鱗。指點縣城如手大，門前五柳正摇春。

右梓桐廟。

石門南出衆山巔，沃壤清溪自一川。老令舊諳田事樂，春耕正及雨晴天。可憐鞭撻終無補，早向叢祠乞有年。歸告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穗欲蚕眠。

右汪王廟。

❶「旬」，原作「句」，今據明蜀本改。

❷「沚」，原作「芷」，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行盡清溪到碧峰，陰崖翠壁盡杉松。❶故留石照邀行客，上徹青山最後重。

雨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客過。❷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右石照二首。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方盛偶寄小詩

偶來山邑便成家，慚愧潘生滿縣花。想見清樽檻邊飲，尚留佳句壁間誇。根株未老年年好，艷色方穠日日加。聞道北遊無意味，春深河上足風沙。

楊主簿日本扇

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風非扇中出，問風本何從？風亦不自知，當復問大空。空若是風穴，既自與物同。同物豈空性，是物非風宗。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

次韻答人幽蘭

幽花耿耿意羞春，紉佩何人香滿身？一寸芳心須自保，長松百尺有爲薪。

---

❶「盡」，原作「畫」，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客」，宋刻本、明蜀本作「老」。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❶

高情不奈簿書圍，行揖青山肯見隨。緑野逢花將盡日，清樽迨我正閑時。簷間雙燕欲生子，葉底新梅初滿枝。笑殺華陽窮縣令，床頭酒盡只嚬眉。

官舍小池有鸂鶒遺二小雛二首❷

半畝清池藻荇香，一雙鸂鶒競悠揚。來從碧澗巢安在？飛過重城毋自將。野鳥似非官舍物，宰君昔是釣魚郎。直言愧比奇章老，得縣無心更激昂。

清池定誰至，❸鸂鶒自來馴。知我無傷意，憐渠解托身。橋陰棲息穩，島外往來頻。勿食遊魚子，從交長細鱗。

次韻答人見寄❹

對案青山雲氣騰，天將隙地養無能。窗扉迎暑梅將溜，虛市無人冷欲冰。寂默忘言慚社燕，毰毸困睡比春鷹。深知大府容衰病，復值年來蚕麥登。

次韻答人檻竹❺

猗猗元自直，落落不須扶。密節風吹

❶「江」下，宋刻本有「汝弼」二字。
❷「二首」上，宋刻本有「偶成」二字。
❸「至」，宋刻本、明蜀本作「主」。
❹「答人」，宋刻本作「答江法曹」。
❺「答人」，宋刻本作「答魏孝先」。

展，清陰月共鋪。叢長傲霜雪，根瘦耻泥塗。更種愁無地，應須翦碧蘆。❶

❶「翦」，原作「煎」，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欒城集卷之十四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薦推官見寄

可憐衰病孰爲媒，私喜鄰邦得雋才。玉案愧無酬錦繡，木瓜却用報瓊瑰。風流似欲傳諸謝，格律猶應學老梅。始信山川出才士，扁舟新自宛溪來。薦，宣人也。

郭尉愿惇夫以琳上人書詩爲示次韻

勉强冠裳四十餘，同官早歲亦山居。朝來過我三竿日，袖有幽僧數紙書。家住一廛何計反，官供五斗未應無。聞渠秋後來相訪，脱粟藜羹只自如。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連宵暑雨氣如秋，過客不來誰與遊？賴有澹臺肯相顧，坐令彭澤未能休。琴疏不辦彈新曲，學廢誰令致束修？慚愧邑人憐病懶，共成清淨勸遲留。

周昉畫美人歌

深宮美人百不知，飲酒食肉事遊嬉。彈絲吹竹舞羅衣，曲終對鏡理鬟眉。岌然高髻玉釵垂，雙鬟窈窕萼葉微。宛轉躑躅從嬰兒，倚楹俯檻皆有姿。擁扇執拂知從誰，瘦者飛燕肥玉妃。俯仰向背樂且悲，九重深遠安得窺？周生執筆心坐馳，流傳人間眩心脾。飛瓊小玉雲霧幃，長風吹開忽見之。夢魂清夜那復追，老人衰朽百事非。展卷一笑亦胡爲，持付少年良所宜。

病中郭尉見訪

偶成三日寒兼熱，知是多聞力未全。却問藥王求妙劑，慚非摩詰已虚圓。勞公强説修行漸，顧我方爲病垢纏。應是床頭有新酒，欲邀佳客故留連。

病後

一經寒熱攻骸骨，正似兵戈過室廬。❶柱木支撑終未穩，筋皮收拾久猶疏。芭蕉張王要須朽，雲氣浮游畢竟虚。賴有衣中珠尚在，病中點檢亦如如。

復病三首

病作日短至，病消秋氣初。山深足氛瘴，俗儉少肴蔬。藥亂曾何補，心安當自除。朝廷閔流落，已是脱遷居。

❶「戈」，宋刻本、明蜀本作「戎」。

其　二

寒作埋冰雪，熱攻投火湯。今生那有此？宿業未應亡。委順一無損，力争徒自傷。頹然付一榻，是處得清涼。

其　三

一病五十日，復爾當解官。不才歸亦樂，無食去猶難。黽勉人應笑，低徊意已闌。舊師摩詰老，把卷静中看。

送琳長老還大明山❶

身老與世疏，但有世外緣。五年客江西，掃軌謝往還。依依二三老，示我馬祖禪。身心忽明曠，不受垢污纏。偶成江東游，欲别空悽然。緣散衆亦去，飄若風中煙。高安三長老與之甚熟，别後文老去洞山，聰老去聖壽，全老化去。華陽本荒邑，緇素明星懸。偶然得老尉，舊依育王山。璉公善知識，不見十九年。我昔未聞道，問以所入門。告我從信入，授我普眼篇。冉冉百尺松，起自一寸根。南歸髮盡白，尺書今始傳。不知鄰邑中，乃有門人賢。百里走相訪，觸熱汗雨翻。懷中出詩卷，清絶如斷蟬。我適病寒熱，氣力才綿綿。空齋默相向，欲語不能宣。未暇答佳意，歸錫鏘金環。空有維摩病，愧無維摩言。

❶「長」，原無，今據宋刻本、明蜀本補。

病　退

冷枕單衣小竹牀，卧聞秋雨滴心涼。此間本浄何須洗，是病皆空豈有方？示疾維摩元自在，放身南嶽離思量。病根欲去真元在，❶中夜夢遊何有鄉。❷

病後白髮

枯木自少葉，不堪經曉霜。病添衰髮白，梳落細絲長。筋力從凋朽，肝心罷激昂。勢如秋後雨，一度一淒涼。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朮黄精三本二絶

谷深不見蘭生處，追逐微風偶得之。解脱清香本無染，更因一嗅識真如。❸

老僧似識衆生病，久在山中養藥苗。白朮黄精遠相寄，知非象馬費柔調。

次韻侯宣城題疊嶂樓

小邑來時路，宣城最近鄰。樓臺百年舊，花竹一番新。登覽春深日，凝思病後身。何時對樽酒，重爲洗埃塵。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絶

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横曬腹囊。

❶「元」，明蜀本作「源」。

❷「中」，宋刻本、明蜀本作「昨」。

❸「因」，原作「困」，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如」，宋刻本、明蜀本作「知」。

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

百家小邑萬重山，慚愧斯民愛長官。粳稻如雲梨棗熟，暫留聊復爲加湌。

病後濁醪都少味，老來歡意苦無多。臨行寂寞空相對，不作新詩奈客何？

績溪二詠

豁然亭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過雨，青松萬壑正生煙。經秋卧病聞斤響，此日登臨負酒船。徑請諸君作佳句，壁間題我此詩先。

翠眉亭

誰安雙嶺曲彎彎，眉勢低臨户牖間。斜擁千畦鋪渌水，稍分八字放遥山。愁霏宿雨峰巒濕，笑卷晴雲草木閑。忽憶故鄉銀色界，舉頭千里見蒼顔。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來時稻葉針鋒細，去日黄花黍粒粗。久病終慚多敝政，豐年猶喜慰耕夫。青山片片添紅葉，渌水星星照白鬚。東觀校讎非老事，眼昏那復競鉛朱？

郭尉惠古鏡

凜如秋月照虛空，遇水留形處處同。一瞬自成千億月，精神依舊滿胸中。俗言以鏡予人，損己精神，故解之云。

歙縣歲寒堂

檻外甘棠錦繡屏，長松何者擅亭名？浮花過眼無多日，勁節凌寒盡此生。暗長茯苓根自大，旋收金粉氣尤清。長官不用求琴譜，但聽風吹作弄聲。❶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❷

黑龜赤鳳早逢師，白髮蒼顏老不衰。丹鼎一丸深自祕，紫芝三葉却先知。煙熏晴日雲容薄，色凝秋霜玉性奇。何日刀圭救羸病，盡芟荆棘種交梨？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稽古堯無作，勤邦禹有功。政新天地力，事改漢唐風。禮樂寰中盛，梯航海外通。華封徒有誦，龍御忽乘空。

其二

承平終不處，副託重艱難。統接神孫正，人依聖母安。橋山封劍佩，原廟見衣

❶「吹」，宋刻本、明蜀本作「聲」。
❷「清」，宋刻本作「消」。

冠。萬國纏哀處，嵩陽檜柏寒。

其　三

取士忘疏賤，量書廢寢興。芻言本何益，玉殿最先登。日角依俙想，堯言涕泗稱。龍髯遠莫及，零淚凍成冰。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絶

扁舟忽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夢中飛楫定誰催？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録，從今學取衲僧閒。

泝潮二首

潮來海若一長呼，潮去蕭條一吸餘。初見千艘委泥土，忽浮萬斛泝空虚。映山少避曾非久，借勢前行却自如。天地尚遭人意料，乘時使氣定粗疏。

疋練縈回出海門，黄泥先變碧波渾。初來似欲傾滄海，正滿真能倒百源。流柹飛騰竟何在？扁舟睥睨久仍存。自慚不作山林計，來往終隨萬物奔。

贈王復處士

候潮門外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涯。本種杉松爲老計，晚將亭榭付鄰家。爲生有道終安隱，好事來遊空歎嗟。猶有東坡

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王君舊有園亭，子瞻兄名之曰「種德」，其亭頃以貧故鬻之矣。

張惕山人即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戲作二小詩贈之

昔日高僧今白衣，人生變化定難知。故人相見不相識，空怪解吟無本詩。

聽誦長江近章句，喜逢澄觀已冠巾。醉吟揮弄清潮水，❶誰信從前戒律人？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塘

人言長安遠如日，三韓住處朝日赤。飛帆走馬入齊梁，却渡吴江食吴橘。玉門萬里唯言九，行人淚墮陽關酒。佛法西來到此間，遍滿曾如屈伸手。出家王子身心虛，飄然渡海如過渠。遠來忽見傾盆雨，❷屬國真逢戴角魚。至人無心亦無法，❸一物不見誰爲敵？東海東邊定有無，拍手笑作中朝客。

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并叙

轍自績溪蒙恩召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兄子瞻以書告曰：「不如道歙溪，過錢塘，一觀老兄遺迹。」轍用其言。既至吴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遊上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

❶「潮」，宋刻本、明蜀本作「湖」。
❷「忽」，宋刻本、明蜀本作「欲」。
❸「法」，道光本作「怯」。

好，今隔南山不得見，乃作三小詩以寄之。

我兄教我過東吴，遺墨山間無處無。忽報冬潮催出堰，俗緣深重道心粗。

山色青冥葉未紅，湖光凝碧曉無風。行窮上下兩天竺，望斷南山龍井龍。

井水中藏東海魚，側盆翻雨洗凡夫。隔山欲共公相見，莫道從來一滴無。

元絳參政挽詞

吴越朝天功在民，當年卿相亦仁人。曾孫終與元豐政，故老猶知異代因。吏治清明開白日，文詞俊發吐青春。鄴都從事堂中客，涕灑高原柏子新。

過王介同年墓

平生使氣坐生風，徐叩方知學有功。應奉讀書無復忘，虞翻忤物自甘窮。埋根射策久彌奮，投老爲邦悍莫攻。墳木未須驚已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昔與中甫同登制科，僕年最少，今已老矣。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粗砂施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絶調之

石霜舊奪裴休笏，坐具只今君自留。

留放書房還會否？受降曾不費戈矛。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絶并坐具還之

請君却領彌天具，不欲終收陷虎名。莫道昏沉非戰罪，何如不戰屈人兵？

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絶句贈之又留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絶繼之

遠老陶翁好弟兄，虎溪廬阜久逢迎。何須更要經平子，清議從來貴士衡。

高郵贈别杜介供奉

淮南魚米年年賤，直便歸休無俸錢。錦背圖書何益事？塵生弦管正參禪。逢人未廢一樽酒，送客長隨百里船。❶ 世上得如君自在，不須開府事開邊。幾先去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郵，今年復留此相别。

答王定國問疾

五年竄南荒，頑質不伏病。吸清吐濁穢，氣練骨隨勁。澹然久忘歸，寂寂就遐屏。國恩念流落，牽挽畀鄰境。葉舟泝長江，藤鞋過重嶺。峽深蔦蘿惡，山嶮崖石

❶「百」，活字本作「千」。

橫。恢台夏初發，❶氛霧秋愈盛。菘薤食有時，豚羔詎曾省。門開訟氓入，日晏鴂舌競。肝脾得寒熱，冰炭迫晨暝。俚醫固空疏，鑾覡劇粗猛。老妻但坐哭，遺語未肯聽。長子亦在床，一卧昏不醒。思歸未可得，即死副前定。如如性終在，冉冉歲將冷。筋骸稍輕安，冠服强披整。餘方厭苓朮，日食禁醪茗。髮衰亂隨櫛，骨瘦空看影。簿書勉復親，環玦非所請。馬老固伏櫪，槎流舊安井。凌競就輕車，邂逅出脩綆。此生誠夢幻，俛仰成吊慶。故人枉新詩，萬里慰孤耿。賞音我非曠，斲鼻君真郢。南遷昔所同，卧疾今亦並。遠行信由天，未死庸非命。歸舟正飄兀，齋舍念清净。作書附鴻翼，去路瞻斗柄。閘水漸安流，❷吴音未全正。一樽對清言，及此冬夜永。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閘上斗野亭見寄❸

扁舟未遽解，坐待兩閘平。濁水汙人思，野寺爲我清。昔遊有遺咏，枯墨存高甍。故人獨未來，一樽誰與傾？北風吹微雲，莫寒依月生。前望邗溝路，却指鐵甕城。茅簷卜兹地，江水供晨烹。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行。奔馳力不足，隱約性自明。早爲歸耕計，免慚老僧榮。僧榮，斗野主人也。子瞻將卜居丹陽蒜山下，此亭正當歸路，故云爾。

❶「台」，原作「召」，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水」，原作「冰」，今據宋刻本改。
❸「邵」，原作「郡」，今據活字本改。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肩輿嫋嫋渡浮梁，吏隱知君寄一倉。十里遥看飛皂蓋，小軒相對有壺漿。清霄往往投車轄，永日霏霏散篆香。留滯淮南久仍樂，莫年何意復爲郎？

萬斛塵飛日爲霾，無心退食自成齋。梅生紅粟初迎臘，魚躍銀刀正出淮。卧病空看帆度磧，誦詩猶記雪填堦。夾河南北俱形勝，且借高城作兩崖。

答顔復國博

歲晚河冰留畫船，一軒脩竹喜蕭然。詩詞温厚新成格，道論精微近入禪。病後不勝清醑釅，别時仍得舊書傳。欲成古史須咨考，陋巷何因接尺椽？

次韻王定民宣德

彭城寺壁看詩來，顔氏瓢樽偶共開。茅屋未完先鑿沼，竹林成後想宜梅。新詩妙絶難爲繼，高論微低得共陪。第一詞人生不識，玆行尚喜揖君才。

河冰

扁舟多艱虞，與我平日類。初乘滂洋流，旋涉凍淺地。日西陰風作，夜半流澌至。悄然孤寂枕，覺此凝洌氣。河聲噤不喧，燈花結復墜。忽來觸舟去，聲與裂帛似。平明發窗扉，吏卒殭未起。奔騰陣馬過，洶湧晴雲駛。紛紛散環玦，卷卷浮席被。

匯流忽騰蹙，曲岸相撐抵。欹危起丘山，汗漫接洲沚。連艘恣凌轢，千槌競紛委。剛强初悍頑，潰散終披靡。掃除就虛曠，沿泝弄清泚。我行無疾徐，乘流得坎止。偶然追還期，❶愧此墮千指。陰陽有定數，開塞亦常理。窮冬治舟行，嗟此豈天意？

復賦河冰四絶

客心凜凜怯寒冰，擁褐無言夜漏深。河伯似知歸意速，風號西北故相禁。

春來歸夢劇飛梟，夜半流澌擁舳艫。似勝去年彭蠡口，雪封廬岳浪翻湖。

朝來縣令借長船，仍遣千夫上下牽。不惜瓊瑶分衆手，貪看雪片滿河壖。

輕紈破碎珮環流，顛倒鏘鳴亂觸舟。解紼投篙曾不顧，不知何處擁汀洲。

河冰稍解喜呈王適

留滯江湖白髮生，西歸猶苦凍峥嶸。春風未到冰先解，河水初深船自輕。去國偶然經晝夢，逢人稍欲問都城。羈鴻共有成行喜，雙鯉應將尺素迎。

河冰復結復次前韻

懊惱河冰散復生，徂年近已失峥嶸。身留短舫厭厭睡，目送飛鴻一一輕。引縴低徊疑上坂，❷打凌辛苦甚攻城。東風憐我歸心速，稍變楊梢百里迎。

❶「追」，宋刻本、明蜀本作「迫」。
❷「縴」，宋刻本、明蜀本作「繂」。

題南都留守妙峰亭

我登妙峰亭，欲訪德雲師。春陽被原野，灘渙含流澌。未復桃李色，稍增松桂姿。孑孑東來檣，冉冉將安之。萬物委天運，此身免奔馳。悵然懷舊遊，一丘覆茅茨。清泠久沮洳，文雅空頹隳。提携二三子，醉倒春風吹。不見妙峰處，安知德雲期。南遷久忘反，有獲空自知。歸來覽新構，恍然發深思。遠行極南海，此地初不移。酌我一斗酒，盡公終日嬉。德雲非公歟，相對欲無詞。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疊石初成得賜環，未應苔蘚上蒼顏。據鞍華岳旌旄裏，回首淮山夢想間。烽火日傳西塞静，丘陵應伴壯心閑。終南太白皆公有，肯向庭中更作山？

送戴朝議歸蜀中

岷山招我早歸來，劍閣横空未易回。北叟忽驚鶗鴂晚，西轅欲及海棠開。避仇賦客親耕耒，因亂詩翁著酒杯。但愛江山無一事，爲言父老莫相猜。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掖垣初罷斧斤響，棟宇猶聞松桂香。江海暫來俱野客，雲霄並直愧華堂。月明似與人煙遠，風細微聞禁漏長。諫草未成眠未穩，始知天上極清涼。

射策當年偶一時，對床夜雨失前期。廬閭還往無多地，夢裏追尋亦自疑。螭墨屢乾朝已久，囊封希上出猶遲。茅簷半破松筠老，歸念蕭然欲語誰？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潭州

海上石橋餘折棟，大舶記君過鐵甕。東行萬里若乘空，老蜃長鯨應入鞚。波搖風卷卧不起，免教髀肉鞍磨痛。歸來過我話艱苦，驚汗津津尚流汞。海涯風物畫成圖，錯落天吴兼紫鳳。至今想象隔人世，往往風濤吹晝夢。長沙欲往厭飛楫，幸有千兵作迎送。文章清逸世少比，科第峥嶸聲自重。遠行屢屈衆所歎，出祖誰攀車欲動。明朝鼓角背王城，莫聽單于吹曉弄。子雍奉使三韓，轍時在南都，見其往返，故此詩言之。

送千之姪西歸

京洛東遊歲月深，相逢初喜解微吟。夢中助我生池草，别後同誰飲竹林？文字承家憐女在，風流似舅慰人心。便將格律傳諸弟，王謝諸人無古今。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日日南風夜氣煩，一聲鳴蹕萬人看。禁溝飛水清黄道，涼殿分冰遍從官。急雨未成昏觀闕，微飈稍覺泛和鑾。相看揮汗塵埃裏，散髮何人舊不冠。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雨氣涼侵殿，河流滲入池。黃粱淪魚子，白酒瀉鵝兒。風細初生袖，塵清免汙眉。郊行不易得，拂壁看題詩。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絶

衮葛終年累已輕，薄蕉如霧氣尤清。應知浣濯衣棱敗，少助晨趨萃蔡聲。

燈籠白葛扇裁紈，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雙蕉縫直掇，都人渾作道人看。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焦枯連夏火，洗濯待秋霖。都邑溝渠浄，郊原黍豆深。流膏侵地軸，晴意動風琴。誰似臣居易，先成喜雨箴。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放浪江湖久惰慵，安排誰置從官中。粗疏空與延和對，開納初還正觀風。二鄙兵消真帝力，四方雨足自天功。時將一勺傾滄海，漫使人知達四聰。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楚蟹吴柑初著霜，梁園官酒試羔羊。老如計相非無齒，清似留侯未却糧。杖屨稍通賓客過，殽蔬要遺子孫嘗。詔書委曲如公意，幕府新除朱紱郎。

朱紱還家罷倚門，留都無事最宜親。

下車趨走驚鄰舍，決獄平反慰老人。相見只今多邂逅，舊遊他日半埃塵。何年重起扁舟興，會作東湖十日賓。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歸念長依落日邊，壺漿今見逆新官。聲傳已覺謳歌遍，身到前知政令寬。民病賢人來已暮，時平蜀道本無難。明年我欲脩桑梓，爲賞庭前荔子丹。眉州倅廳舊有荔支二株，甚大。

次韻黄庭堅學士猩毛筆❶

不悟身邊一斗紅，聖賢隨世亦時中。何人知有中書巧，縛送能書陳孟公？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脱遺章句事經綸，滿腹龍蛇自屈伸。南駕威聲傳絶域，西征舊恨失姦臣。空留諫疏驚頽靡，終託詩詞話苦辛。直氣如雲未應盡，一雙嗣子亦騏驎。

濟南風物在西湖，湖上逢公初下車。談笑樽前伏齊虜，旌旗門外聽除書。一封未奏先焚草，三黜歸來便種蔬。淚落西堂歌酒地，杉松空見歲寒餘。

司馬温公挽詞四首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留帝

❶「猩」，宋刻本、明蜀本作「狌」。

所，德澤在人心。未起謳吟切，來歸顧託深。❶楊公不久住，天意定難忱。

其二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富貴終何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便回車。

其三

區區非爲己，懇懇欲忘生。力盡心終在，身亡勢亦成。遺民抛劍戟，故老半公卿。魏丙生前友，俱傳漢相名。

其四

少年真狷淺，射策本粗疏。欲廣忠言地，先收衆棄餘。流離見更化，邂逅捧除書。趙孟終知厭，他人恐罵予。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與君外兄弟，初如一池魚。中年雲雨散，各異澗谷居。客舍復相從，語極長欷歔。青衫奉朝謁，白髮驚晨梳。百年不堪把，一樽歡有餘。清言我未厭，昨夜聞除書。淮南旱已久，疲民食田蔬。詔發上供米，仍疏古邗渠。要須賢使君，均此積歲儲。

❶「顧」，明蜀本作「故」。

徑乘兩槳去，不待五馬車。別離難重陳，勞徠不可徐。政成得召節，歲晚當歸歟？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朝廷入忘返，冠蓋如雲屯。賢哉貴公子，獨以民社言。西臺出命書，落筆波濤翻。東臺典封駁，坐惜日月奔。試劇得上蔡，高卧强東藩。早歲獨多麥，時雨如傾盆。鈴軒省鞭扑，幕府多壺樽。逡巡文字樂，斥去簿領煩。賜環行當至，坐席恐未温。三槐日成陰，富貴屬曾孫。

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

滿腹貯精神，觸手會衆理。一廢十五年，直坐才多爾。我昔遊宋城，憶始識君子。簿書填丘山，賓客亂蜂螘。出尋城下宅，屢屣床前履。清談如鋸木，落屑紛相委。解頤自有樂，置酒姑且止。逡巡破黄封，婉娩歌皓齒。風高熊正白，霜落蟹初紫。夜闌意未厭，河斜客忘起。歸來笑僮僕，熟醉未曾爾。江湖一流蕩，歡意日頹弛。西還經舊遊，相逢值新喜。詔催西州牧，門有朱轓柅。都城挽不住，山賊近方侈。提刀索崖谷，援桴動閭里。居家百無與，王事非有已。何日却休官，復飲梁王市。

送魯有開中大知洺州次子瞻韻❶

仲連雖不仕，而非綺與園。逡巡笑談間，屢解戰鬭繁。子敬識二孫，長揖鼓鼙

❶「洺」，原作「洛」，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喧。意氣感周郎，振策起江村。二賢繼英風，千載爲高門。曾孫事仁祖，風義夙所敦。臺閣餘故事，父老稱遺言。白髮識公子，十載友元昆。婆娑久不試，俛仰色愈温。五馬忽嘶鳴，朱輪夾征軒。旌旄隔河至，部曲幾人存。銅虎不可留，芻狗行當燔。秋潦決河防，遺黎化驚魂。憂心念千里，何暇把一樽。西城叩門别，南風吹帽翻。嗟我限出謁，未敢逾短垣。新晴水尚壯，想見民驚奔。安得萬丈堤，止此百里渾。姑爾救一境，誰當理其源。百聞貴一見，尺書爲我論。

欒城集卷之十五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況當國西屏，形勝古來多。崑渠湧北郭，華岳垂東阿。羌虜昔未平，驛騎如飛梭。間諜時出没，關梁苦誰何。爾來一清浄，西望多麥禾。魏絳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便當卧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嘯咏，未用勤催科。諸孤寄吴越，食口如鴈鵝。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留別二首

風波定後得西歸，烏鵲喧呼里巷知。未熟黄粱驚破夢，相看白髮信乘危。豚肩尚有冬深味，蠶器應逢市合時。父老爲公留臘酒，不須猶唱《式微》詩。

懷印徒行尚故衣，邸中掾史見猶疑。千人上塚鄉關動，五馬行春雨澤隨。醉裏墜車初未覺，道中破甑復誰悲？西行漫遣親朋喜，早賦陶翁《歸去》詩。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昔與君同巷，參差對柴荊。艱難奉老母，弦歌教諸生。藜藿飽臧獲，布褐均弟兄。貧賤理則窮，禮義日益明。我親本知道，家有月旦評。逡巡户牖間，時聞歎息聲。善惡不可誣，孝弟神所聽。我見此家人，處約能和平。它年彼君子，豈復地上行。爾來三十年，遺語空自驚。松阡映天末，苦淚緣冠纓。子親八十五，皤然老人星。安輿及禄養，平反慰中情。月俸雖不多，足備甘與輕。今年復考課，得秩真代耕。倚門老鶴望，策馬飛鴻征。歸來歲云莫，手奉屠蘇觥。我詩不徒作，以遺鄉黨銘。君昔嘗税居，與弊廬東西相望，武昌君見其家事，知非貧賤人也，此語未嘗語人。俛仰三十年矣，因君西歸，作詩言之，不覺流涕。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天街雪霽初通駟，禁籞冰開漸躍魚。十尾煩君穿細柳，一杯勸我芼青蔬。寒樽獨酌偶逢客，佳句相酬不用書。江海歸來叨禁近，空令同巷往來疏。

次韻子瞻招王蘧朝請晚飲

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衝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瑶臺尋故人。訪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絶空教僕御顰。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之憩寂圖題其後

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更收前世杜陵詩。

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

妙年收賈傅，白首貴王陽。志氣文章在，功名歲月長。遺孫依舊德，故吏滿諸方。河朔三持節，斯民定不忘。

其　二

謫墮神仙侶，飛翔鸞鳳姿。舊逢黃石老，陰許赤松期。歷歷僧伽記，申申鄧傅詞。翻然歸海嶠，無復世人知。公少年過泗州，於僧伽塔中見一老僧，謂公：「歸視祖墓有白兔者，君當第一人及第。」已而果然。既登科，見張鄧公，爲公言：「吾爲射洪令，尉捕得一人，疑其行劫，吾覺其非是，釋之。問其所從來，則山中隱者也。以藥遺我，曰：『服此藥，可以終天年而無病。』且約我貴極人臣。今子方且貴，慎勿詟辱道人。」公終身用其言。轍佐公於大名，親見公言之。

其　三

從軍在河上，仗鉞喜公來。幕府方閑暇，歌鐘得縱陪。它年老賓佐，過國泣樓臺。猶有墳碑在，仍令故客開。今樞密安公厚卿昔與轍同在幕府，公家方求厚卿作墓碑。

送杜介歸揚州

揚州繁麗非前世，城郭蕭條却古風。

尚有花畦春雨後，不妨水調月明中。東都甲第非嫌汝，北牖羲皇自屬翁。清洛放船經月事，急先鶗鴂遶芳叢。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西山舊遊

我遊齊安十日回，東坡桃李初未栽。扁舟亂流入樊口，山雨未止淫黄梅。寒溪聞有古精舍，相與推挽登崔嵬。山深縣令喜客至，寺荒蔓草生經臺。黄鵝白酒得野餽，藤床竹簟無纖埃。可憐遷客畏人見，共怪青山誰爲堆？行驚晚照催出谷，中止亂石傾餘壘。古今相望兩令尹，謂元結與鄧君也。文詞灑落千山隈。野人豈復識遺趣，過客時爲剜蒼苔。五年留滯屐齒禿，一朝揮手船頭開。玉堂却憶昔遊處，笑問五柳應彫摧。滿朝文士蚤貴達，馮凌霄漢乘風雷。入參祕殿出華省，何曾著足空山來。漂流邂逅覽遺躅，耳中尚有江聲哀。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遷。五十復還朝，白髮正紛然。故人從西來，鞍馬何聯翩。握手得一笑，喜我猶生全。別離多憂患，夢覺非因緣。惟餘歸耕計，粗有山下田。久糜太倉粟，空愧鄉黨賢。老兄富治行，令德齊高年。幸此民事清，未厭軍壘偏。父老携壺漿，稚子迎道邊。應有故相識，問我何當旋。君恩閔衰病，歸駕行將鞭。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羡君耽讀書，日夜論今古。雖復在家人，不見釋手處。意求五車盡，未惜雙目苦。蓬萊倚霄漢，簡册充棟宇。學成擅囷倉，筆落走風雨。破籠閉野鶴，短草藏文虎。鬢鬚忽半白，兒女無復乳。知君不能薦，愧我終何補。偶來相就談，日落久未去。歸鞍得新詩，佳句爛如組。古風棄雕琢，遺味比樂府。且復調塤篪，泠然五音舉。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老去髮垂素，隱居山更青。退翁聯科第，俯仰三十齡。仕宦守鄉國，出入奉家庭。鵠鷺性本靜，芷蘭深自馨。新詩得高趣，衆耳昏未聽。笑我老憂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强包裹，齒髮坐凋零。晚春首歸路，朱轓照長亭。縣令迎使君，綵服導輜軿。長歎或垂涕，平反知有令。此樂我已亡，雖達終不寧。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流落江湖東復西，歸來未洗足間泥。偶隨鵬翼培風上，時得衙香滿袖攜。落筆逡巡看儤直，醉吟清絶許分題。相望魯衛雖兄弟，終畏鄰封大國齊。

掖垣不復限東西，賓客來衝霧雨泥。白酒黄封開瀲灩，朱櫻青籠落提攜。五花愧我連書判，三道高君免試題。誰遣松蒿

同一谷，凌雲他日恐難齊。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君不見西都校書宗室叟，東魯高談鼓瑟手。偶然同我西掖垣，並立曉班分左右。龍文百斛世無價，屬二公。瓦釜枵然但升斗。諸兄落落不可望，兩季幸肯分餘光。大孔奮飛自南鄉，聯翩群鴈相追翔，渠家冠蓋尤堂堂。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去年送君使河東，今年送君使河北。連年東北少安居，慷慨憐君色自得。河流西決不入土，千里汗漫敗原隰。❶壯夫奔亡老稚死，粟麥無苗安取食？君憂臣辱自古然，自説過門三不入。❷忠誠一發鬼神輔，心念既通謀計集。堤防旋立村落定，波浪欲收蛟蜃泣。二年歸國未爲久，故舊相看髮猶黑。成功豈在延世下，好勇真令腐儒服。此時爲國頌河平，當使君名長不没。

席上再送

人言虎頭癡，勇作河朔遊。黄河六七月，不辨馬與牛。單車徑北渡，横身障西流。虎頭亦不癡，志在萬户侯。徜徉歷三邊，歸借坐上籌。腰垂黄金印，不受白髮羞。此計雖落落，但問有志不。臨岐且一醉，行役方未休。

❶「敗」，宋刻本作「破」，明蜀本作「被」。
❷「説」，宋刻本作「詭」。

次韻孔文仲舍人酴醾

蒼蛇凍不死，輕素暖仍歸。落蘂時吹面，繁香自撲幃。光凝真照夜，枝軟或牽衣。似厭風霾苦，應思霧雨霏。開樽迎最盛，掃地見初稀。賴有清陰在，金波肯發揮。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家聲遠繼河西守，遊宦多便嶺外官。南海無波閑鬩舸，北堂多暇得羞蘭。忽聞《常棣》歌離索，應寄寒梅報好安。它日扁舟定歸計，仍將犀玉付江湍。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萬人齊仗足聲匀，翠輦徐行不動塵。旌旗夾道歡呼通老穉，從官雜遝數徐陳。旌旗稍放龍蛇卷，旒冕初看日月新。天遣雨師先灑道，農夫不復誤占辛。農家常以上辛占麥，辛深則麥熟。今年正月八日得辛，而雨不時應。駕未出一日，初得雷雨，麥始有望。

衣冠雙日款蓬萊，簾脱瓊鉤扇不開。清曉逮鶩三殿啓，❶翠華遥自九天來。晨光稍稍侵黄蓋，瑞霧霏霏著禁槐。千兩翟車觀禮罷，歸時滿載德風迴。是日内外命婦皆會景靈，仰瞻三宫，肅然雍穆，不言而化，諸公之家有能言之者。

❶「逮」，宋刻本、明蜀本作「連」。

再　和

病起江南力未匀，强將冠劍拂埃塵。行從木雞自笑真無用，芻狗何勞收已陳。誰知四載鑾旗風日細，側聽廟樂管絃新。勤勞後，併舉成功祚泣辛。

宸心惻惻念汙萊，南籞西池閉不開。從臣長樂鳴鞘千乘出，顧成薦鬯萬方來。雙闕影斜暗泣新宮柳，父老行依輦路槐。朱户啓，都人留看屬車回。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還家未暇拂塵衣，携被重來趁落暉。周廬省户鳴騶久分散，宫槐栖鵲共翻飛。多病心身見月風霾静，❶斜漢横空星斗稀。怯清禁，故山依約夢西歸。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擲筒摇毫氣吐虹，興餘庭藥詠殘紅。今宵文字知無幾，鼾睡簾中笑二公。

去年冬輸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絶句呈同省諸公

邇英肅肅曉霜清，玉宇時聞槁葉零。風過都城吹廣内，萬人笑語落中庭。

銅瓶灑遍不勝寒，雨點匀圓凍未乾。

❶「月」，原作「日」，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回首曈曨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邇英前有雙槐，甚高，而柯葉拂地，狀若龍蛇。講官進對其下。

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何知老侍曾孫聖，欲泣龍髯吐復吞。轍昔舉制策，坐於崇政西廊，蓋邇英之北也。是日晚，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過所試幄前。瞻望天表，最爲親近。

講罷淵然似不勝，詩書默已契天心。高宗問答終垂世，未信諸儒測淺深。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已收蠶麥無多日，旋喜山川同一雲。禾黍趁時青覆壠，池塘流潤渌生文。兩宮尚廢清晨集，中禁初消永夜薰。倉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

次韻宋構朝請歸守彭城

得郡迎親願不違，書來無復寄當歸。馬馳未覺西南遠，烏哺何辭日夜飛。湖水欲平官舍好，茶征初復訟氓稀。平反聞道加飡飯，五袴應須換破衣。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竹迷誰定知迷否，趁取滂沲好雨初。栽向鳳池吹律處，斸從芸閣殺青餘。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差直宿疏。應怪籍咸林下客，相看不飲作除書。仲馮方作左史，必與貢父並直於此。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簾深巧爲隔朝暾，竹密時能引雀喧。朝罷宿酲還續夢，静中諸妄稍歸根。坐曹聞道仍分省，出沐誰當與比軒？❶竹簟茅簷它日事，重因遺詠記君恩。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君恩賜告許歸來，雨後中庭有緑苔。起問日高三丈久，卧聞車過九門開。泥封連日傳新語，腕脱知君有軼才。十八、二十二兩日，除目猥多。待得晴乾追後乘，未應塵土熱如灰。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温恭天賦此心良，惠愛人知政術長。井水無波任瓶綆，牛刀投隙應宫商。分符出遍名城守，携被歸從華省郎。不到汝陰遺恨遠，坐令湖水減清光。

早歲相從能幾時，淮陽花發正游嬉。鳴弓矍相人如堵，席地滄浪柳作帷。十載舊游真是夢，一時佳客尚存誰？遥聞葬日車千兩，漬酒綿中寄一悲。轍昔與幾道相遇於陳，陳守張聖民相與游從甚密，逮今將三十年。當時賓客在者少矣，而幾道復化去，言之悽惻無已。

---

❶「比」，明蜀本作「並」。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度嶺當年惜遠行，過淮今日似前生。留連秋思江侵海，摇蕩春心花滿城。欲寄尺書慵把筆，偶聞佳句獨含情。何時復看清虚會，醉聽蓁箏促柱聲？❶

故濮陽太守贈光禄大夫王君正路挽詞二首

落落承平佐，英英嗣世風。芝蘭託庭户，鸞鵠峙椅桐。結客賢豪際，傾財緩急中。悲傷聞故老，淪謝未衰翁。

其二

吴中試良守，濮上繼嘉聲。平賦權家恨，蠲租盜俗清。家貧久未葬，身去獨留名。天報多男子，終存好弟兄。

韓幹三馬

老馬側立鬉尾垂，御者高拱持青絲。心知後馬有争意，兩耳微起如立錐。中馬直視翹右足，眼光未動心先馳。❷僕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黄金羈。雄姿駿發最後馬，回身奮鬣真權奇。圉人頓轡屹山立，未聽決驟争雄雌。物生先後亦偶爾，有心何者能忘之？畫師韓幹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欲譏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

---

❶「蓁」，宋刻本作「秦」。

❷「未」，原作「已」，今據宋刻本改。

書郭熙横卷

鳳閣鸞臺十二屏，屏上郭熙題姓名。崩崖斷壑人不到，枯松野葛相欹傾。黄散給舍多肉食，食罷起愛飛泉清。皆言古人不復見，不知北門待詔白髮垂冠纓。袖中短軸纔半幅，慘澹百里山川横。巖頭古寺擁雲木，沙尾漁舟浮晚晴。遥山可見不知處，落霞斷鴈俱微明。十年江海興不淺，滿帆風雨通宵行。投篙椓杙便止宿，買魚沽酒相逢迎。歸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闕圍重城。日高困睡心有適，夢中時作東南征。眼前欲擬要真物，拂拭束絹付與汾陽生。❶

題王生畫三蠶蜻蜓二首

饑蠶未得食，❷宛轉不自持。食蠶聲如雨，但食無復知。老蠶不復食，矯首有所思。君畫三蠶意，還知使者誰？

其　二

蜻蜓飛翾翾，向空無所著。忽然逢飛蚊，驗爾饑火作。一飽困竹稍，凝然反冥寞。若無饑渴患，何貴一箪樂？

❶「束」，宋刻本、明蜀本作「東」。

❷「食」，宋刻本作「葉」。

贈寫真李道士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李師掉頭笑，自言弄筆通前身。百年遺像誰復識？滿朝冠劍多偉人。據鞍一見心有得，臨窗相對疑通神。十年江海鬚半脱，歸來俛仰慚簪紳。一揮七尺倚牆立，客來顧我誠似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緑蓑黄篛甘長貧。如何畫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絶

亂山無盡水無邊，田舍漁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識天巧，臨窗開卷兩茫然。

斷雲斜日不勝秋，付與騷人滿目愁。父老如今亦才思，一蓑風雨釣槎頭。

次韻錢勰待制秋懷

壯心老自消，秋思悲不怨。中懷不堪七，那用日食萬。朝陽浄塗潦，白露霑草蔓。夾衣搜故褚，酒債積新券。狙猿便林藪，冠帶愁檻圈。夢追赤松游，食我青精飯。歸心久已爾，佳句聊復勸。近聞洮東將，間出邊馬健。禆王坐受縛，右袂行將獻。念此愧無功，歸歟適吾願。

宿滎陽寧氏園

喧卑背城市，曠蕩臨溪水。車流泝絶壁，河潤及桃李。居人有佳思，過客得新

喜。中橋一回顧，欲入迷所自。

滎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叙

滎陽大海院高齊石像二，高不數寸而姿製甚妙，唐高祖爲鄭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禱之即愈。因各爲一碑，刻彌勒佛，且記其事，至今皆在。元祐二年九月，祭告永裕陵，過而觀焉，作小詩以授院僧。

誰言膚寸像，勝力妙人天。欲療衆生病，陰扶濟世賢。身微須覆護，眼浄照幾先。豈爲成功報，猶應歷劫緣。

次韻劉貢父從駕

一經空記弟傳兄，舊德終慚比長卿。扈駕聯翩來接武，登科先後憶題名。竹林共集連諸子，棣蕚相輝賴友生。它日都門俱引去，不應廣受獨華榮。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霜風瑟瑟卷梧蕉，燕處超然夜寂寥。羽客信來丹鼎具，石淙夢斷水聲遥。赤松作伴誰當見？黄鵠高飛未易招。劍履終身定何益？勤勞付與沛中蕭。

愛君憂世老彌深，特操要須得失臨。晚歲飛騰推有德，故鄉安穩信無心。小邦近似西山隱，元氣終當北斗斟。聖主方求三世舊，老臣何止一遺簪！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識之者作詩寄之

賀老稽山去不還，鏡湖獨棹釣魚船。南來太白尋無處，却作郎官又幾年？岱下迎鸞驚典謁，蒙山施藥慜耕田。試窮脚力追行迹，亦使今生識地仙。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絶

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在，喜君游宦亦天倫。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

垂白相逢四十年，猖狂情味老俱闌。論兵頓似前賢語，莫作當年故目看。

石室多年款誌平，新書久溷里中生。遣師今見朝廷意，文律還應似兩京。

送歐陽辯

我年十九識君翁，鬚髮白盡顴頰紅。奇姿雲卷出翠阜，高論河決生清風。我時少年豈知道，因緣父兄願承教。文章疏略未足云，舉止猖狂空自笑。公家多士如牛毛，揚眉抵掌氣相高。下客逡巡愧知己，流枘低昂隨所遭。却來京洛三十載，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亡仲逝無由追，淚落數行心破碎。京城東西正十里，雨落泥深旱塵起。衣冠纏繞類春蠶，一歲相從知有幾？去年叔爲尚書郎，家傳舊業行有望。今年季作澶淵吏，米鹽騷屑何當起？前輩今無一二存，後來幸有風流似。黄河西行淤没屋，桑柘如雲麥禾熟。年豐事少似宜君，飽讀遺

書心亦足。

送韓康公歸許州

功成不願居，身退有餘勇。心安里閭適，望益縉紳重。朝爲北闕辭，莫犯南河凍。人知疏公達，王命顯父送。百壺山泉溢，千兩春雷動。旋聞二季賢，繼以一章控。詔書未云可，廷論已爭竦。玆行迫寒食，歸及掃先壟。萬人擁道看，一子腰金從。爾曹勿驚嗟，令德勸勤種。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户部右曹元日賦三絶句寄呈子瞻兄

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槃。冬來誤入文昌省，連日齋居未許還。

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春氣漸東南。還家强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籃。

北客南來歲欲除，燈山火急萬人扶。燈山例以北使見日立。欲觀翠輦巡游盛，深怯南宮鎖鑰拘。

次韻王欽臣祕監集英殿井

碧甃涵雲液，銅瓶響玉除。汲花攢點罷，灑霧喚班初。龍餅煎無數，螭研滴有餘。從官方醉飽，一酌解清虛。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振鷺紛紛未著行，初從江海覘清光。卷聲風雨中庭起，筆勢雲煙累幅長。病眼尚能分白黑，衆毛空復數驪黃。禁中已許

公孫第，得失何私物自忙。

衰病相侵眼漸昏，青燈細字苦勞神。遍看大軸知無力，聽誦奇篇賴有人。前日鼓旗聞苦戰，明朝雷雨出潛鱗。殿廬困極唯思睡，却憶登科似後身。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好事桓靈寶，多才顧長康。何嘗爲人畫，但可設奇將。久聚要當散，能分慰所望。清新二大士，畀我夜燒香。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羸病不堪金束腰，永懷江海舊漁樵。對床貪聽連宵雨，奏事驚同朔旦朝。大耿功名元自異，中茅服食舊相要。一封同上憐狂直，詔許昌言賴有堯。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鷹揚不減少年時，墨作龍蛇紙上飛。應笑學書心力盡，臨池寫遍未裁衣。

韓康公挽詩三首

閥閱元高世，功名自發身。堂堂揖真相，矯矯出稠人。許國心先定，輕財物自親。傳經比韋氏，世世得良臣。

其　二

耆年時一二，新第闢西南。好客心終在，忘懷日縱談。規模人共記，風味我猶

諳。誰是羊曇首？回車意不堪。

其三

師曠聞弦日，相如作賦年。雖慚衆人後，貪值主文賢。北道初聞召，南江正遠遷。平生闕親近，遺恨屬新阡。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春初戎馬掠河壖，屬國倉皇不解鞍。未免驅民餽邊食，旋聞奉使輟郎官。年高轉覺精神勝，慮穩要令事業安。持節近看葱嶺雪，擁裘應慣鴈門寒。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揚雄老病久思歸，家在成都更向西。邂逅王孫馳驛騎，丁寧父老問耕犁。禪房何處不行樂，壁像君家有舊題。德厚不妨三世將，時平空見萬夫齊。

盧鴻草堂圖

昔爲太室遊，[1]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蠒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録。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

[1]「太」，原作「大」，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累，歸來有茅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

秦虢夫人走馬圖二絶

秦虢風流本一家，豐枝穠葉映雙花。欲分妍醜都無處，夾道遊人空歎嗟。

朱幩玉勒控飛龍，笑語諠譁步驟同。馳入九重人不見，金鈿翠羽落泥中。

韓幹二馬

玉帶胡奴騎且牽，銀騣白鼻兩争先。八坊龍種知何數，乞與岐邠並錦韉。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垣中不減臺端峻，池上來從柱下嚴。同直舊曾連月久，暫來還喜二公兼。僕頃與孫莘老同在諫垣，與彭器資同在西掖。直言已許侵彈奏，新告行聞振滯淹。顧我粗官何所與，西曹只合論茶鹽。

早歲同科止六人，中年零落半埃塵。却將舊學收新進，幾誤今生是後身。骯髒別都遺老驥，沉埋祕府愧潛鱗。制科前輩，今獨張公安道一人。後來未用，惟張去華而已。憐君尚勝劉蕡在，白首諸侯呼上賓。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登朝已老似王陽，脱葉何堪霧雨涼。

案上細書憎蟻黑，禁中新酒愛鵝黃。臨堦野菊偏能瘦，倚檻青松解許長。仕宦不由天禄閣，坐曹終日漫皇皇。轍頃自績溪除校書郎，未至京，除右司諫，竟不入館，故以爲恨。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絶

早緣民事失茶官，解印重來十二年。美惡一周還自復，始知東里解言天。

梓漢東西甲乙州，同時父子兩諸侯。正孺時出守梓州。它年我作西歸計，兄弟還能得此不？

酒壓郫筒憶舊酤，花傳丘老出新圖。漢州官酒蜀中推第一，趙昌畫花，摸傚丘文播，亦西川所無也。❶ 此行真勝成都尹，直爲房公百頃湖。

❶「川」，宋刻本、活字本作「州」。

欒城集卷之十六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戲別❶

送君守山陽，羡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羡君江上居。憐君喜爲吏，臨行不欷歔。紛紛出歌舞，緑髮照瓊梳。歸鞍踏涼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齒疏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嫗，何煩短轅車。君船繫東橋，兹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歟？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爲計，安用終日行。何人志四方，欲買千金輕。吾弟有儁才，見事心眼明。二年坐北部，萬口傳佳聲。❷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艱難得銅虎，洗眼長淮清。民事不足爲，但當食魚烹。負重貴餘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繁纓。

❶「戲」，明蜀本作「贈」。
❷「口」，文集本作「户」。

次韻子瞻書黄庭内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黄庭》内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視片月墮我前，黑氛剥盡朝日姸。一暑一寒久自堅，體中風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哉道師昔云然，既已得之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絶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捷下巔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黄金絡頭依圉人，俛聽北風懷所歷。

送葆光蹇師遊廬山

建成市中有狂人，縱酒駡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逡巡，頭蓬面垢氣甚真。截河引水登崑崙，下洗尺宅骨髓勻。告我入室要自門，仙翁道師豈遺君。歸來插足九陌塵，獨遊凝祥芳草春。蕭然孤鶴鳴雞群，子欲不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暾，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無朕窮無垠，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没浮犀牛，波濤掀天谷爲洲。江寒水落驚霜秋，危根瘦節鳴寒流。脆朽吹去誰鐫鎪，連峰疊嶂立酋酋。吾家此山

不易得，十年棄置空自尤。猿號鶴唳豈無意，委蛇怪我懷羔裘。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子躬薪樵。去時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覈，吐去願一官。躬耕遇斂穫，不知以爲歡。謂言一飛翔，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多憂變華髮，照影慚雙鸞。恩從萬里歸，獨喜大節完。日食太倉米，篋中有餘紈。奇窮不當爾，自信處此難。長女聞孀居，將食淚滴槃。老妻飽憂患，悲吒摧心肝。西飛問黄鵠，誰當救饑寒？二子憐我老，輩致心一寬。別久得會合，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勸爾勤孝友，慎毋慕衣冠。❶淵渟自成井，放瀉當生瀾。豈有白雪駒，舉足無和鑾？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横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詠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詞。高情不盡落縑素，連峰絶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玉軸酬不貲。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氈浄几讀文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光淋漓。手中五尺

❶「毋」，原作「母」，今據文集本改。

小横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止筠潁，❶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疑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慧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駭，丹青妙絶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目，況乃旨酒長傷脾。手狂但可時弄筆，口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任池館，幅巾静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真趣，此身不足非財訾。世間翻覆岸爲谷，猛獸相食虎與羆。逝將得意比春夢，獨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宫釀瀉酥酪，未與村酒分醇漓。解鞍駿馬空伏櫪，寄書黄狗閑生釐。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圖寫渾忘之。臨窗展卷聊自適，盤礴豈復冠裳羈。欲乘漁艇發吾興，願入野寺嗟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篙師。風吹波蕩到官舍，號呼誰復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橘性甘，多蠹。南人畜蟻於園中，蟻緣木食蠹。雖鄰家柯葉相接，而蟻不相過。亦一異耳。空庭養蜂收蜜脾。讀書一生空自笑，賣鹽竟日那復詞。城中清溪可濯漱，城上連峰堪幕帷。十千薄俸聊足用，魚多米賤憂無訾。東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叢見狐羆。坐隅止鵩偶成賦，槃中食蕼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炙手，一時出走羞啜醨。澤傍憔悴凡幾歲，胸中芥蒂無一釐。江山別來今久矣，不獨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不容久，笑我野馬方受羈。❷袖中短卷墨猶濕，傍人笑指吾

❶「筠」，原作「均」，今據道光本改。
❷「方」，文集本作「初」。

儕癡。方求農圃救貧病，它年未用譏樊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銅鐶玉鎖閉空堂，腕脱初驚筆札忙。紅燭遥憐風雪暗，黄封微瀉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温暖深知覆育長。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吕元鈞三絶

白髮熙寧老諍臣，凛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看馮唐去，誰起雲中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謂徐公不堪用，❶諸人自與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凛生寒。忽逢太守能相下，俱是從來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人，馬蹄旋没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卧吉祥朝日暾。相逢却説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霙似昔時，許君一醉那須起。蘭亭俛仰迹已陳，黄公酒壚愁殺人。君知聚散翻覆手，莫作吴楚乘朱輪。

❶「毋」，原作「母」，今據文集本改。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强吹然。南遷不折知非妄，未老求閒愈覺賢。屢出詩章新管籥，偶開畫卷小山川。簿書填委慚君甚，撥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難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留得衆孫賢。俊科蚤與寒儒競，禁從終償白髮年。輦路聯鑣驚往事，圃田回首泣新阡。舊聞推歷知天命，看熟黄粱定灑然。

次韻李豸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二首

小床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初許弊諸公。

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遥想據鞍横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吕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共恨經綸晚，纔收老病餘。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其二

將相家聲近，勳名晚歲隆。給扶安舊

德，賜府壓群公。不見彌縫迹，空推翼戴功。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其三

罷郡來清潁，微官憶宛丘。頹垣那可住，隱几若將休。復起民欣願，全歸天不留。世間反覆手，有德竟無憂。公罷潁州，❶退居於陳，轍爲陳學官，時請見焉。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見奇初或笑，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其二

賦傳長嘯久，書奏鑄鍾新。共歎文章手，終爲禮樂人。遺風滿臺閣，好語落簪紳。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其三

劍外東來日，城西却住年。高齋留寓宿，旅食正蕭然。語愜聞投石，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酒葉墳前。

❶ 「潁州」，原作「潁川」，今據明蜀本改。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鋭，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下，揮毫萬字傾。百年殊未艾，一病竟無成。誰謂從夫子，同開鬱鬱城。

其　二

季子尤高爽，顔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黄壤遽相催。舊草誰收拾，新松剩插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大府寧居久，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其　二

早歲參戎幕，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羡好姑章。一别飛騰速，全歸福禄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 并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沜，著録者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屬，山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漈、鵲源。以其不可緒見也，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十章，以繼摩詰

輞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渌浄中，❶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❷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

華巖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薌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熟。不待見新春，西風薌自足。

發真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薌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浄屋。此間不受

❶「渌浄」，文集本作「浄渌」。
❷「堂」，文集本作「臺」。

塵，幽人亦新沐。

瓔珞巖

泉流逢石缺，脈散成寶網。水作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風雷。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嘗違。溪山亦何有，永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逡巡就摇落。一見洞中天，真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雨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蘂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泠泠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木。坐遺谷中人，家家有琴筑。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脩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觀音巖

倚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未得？

垂雲沜

未見垂雲沜，其如歸興何！路窮雙足熱，爲我洗磐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肴蔬取行籃，粗飽有遺味。❶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珍木。歸來得商鼎，試爨溪邊緑。

❶「遺」，明蜀本作「餘」。

陳彭漈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鵲源

溪深黿魚驕，石瘦椿楠勁。借子木蘭船，寬我芒鞋病。四詩皆記伯時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黃華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携九日嘗。萸少一枝心自覺，春同斗粟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涼。千里使胡須百日，暫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橫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狐巾。擁旜代北隨飛鴈，頓足江東有卧麟。欺酒壺冰將送臘，照溪梅蕚定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蓋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蛇志益深。功名入圖史，文字刻璆琳。有助知由內，《鷄虞》欲重吟。

其　二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晚歲仍聞道，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不信疾爲累，要稱學有原。籩篨視名器，果蓏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其　二

仲氏氣無前，爲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杶榦要經雪，騂騮行著鞭。❶淒涼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何嘗烽火報驚危。擁旄絶漠聞嘉語，緩帶臨邊出好詩。約我

❶「行」，文集本、明蜀本作「待」。

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早年拭目看成賦，近日收心聞琢詩。古錦屢開新得句，弊貂方競苦寒時。南還欲向春風飲，塞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遥知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❶此行猶及蟹經霜。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黄。生辰使例以人日還至雄州。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與君但對湖光飲，久病偏須酒令寬。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略走珠槃。應存父老猶能説，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騑馬貂裘寒自暖，連牀齁息夜無聲。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梨棗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獨卧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游幽闕烏飛處，❷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將眼界

❶「覆」，文集本作「映」。
❷「烏」，文集本作「鳥」。

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右趙侍郎。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離群。及春煮菜過邊郡，賜火煎茶約細君。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對飲思鄉嶺，夷漢封疆自此分。

右二副使。

絶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陰寒重，攬篋猶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馳驅本爲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肜聊足慰忠魂。❶

燕山

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銜西山麓，尾掛東海岸。中開哆箕畢，末路牽一線。却顧沙漠平，南來獨飛鴈。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

❶「肜」，原作「彤」，今據《晉書·周處傳》改。「忠」，原作「中」，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旦。次稱望諸君，術略亞狐管。子丹號無策，亦數游俠冠。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澣。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罷蹈踐。區區用戎索，久爾縻郡縣。從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馳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馳借與兩輪紅。它年出塞三千騎，卧畫輜車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裀，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會仙館二絕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峰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出山

燕疆不過古北關，連山漸少多平田。奚駝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穫世爲客，賦役稀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使心淒然。石瑭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年。仰頭呼天問何罪，自恨遠祖從

禄山。此皆燕人語也。

奚　君宅在中京南。

奚君五畝宅，封户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　州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

孤城千室閉重闉，蒼莽平川絶四鄰。漢使塵來空極目，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歡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絶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靈火煮鉛丹。馬上作李若芝守一法似有功。

夜雨從來相對眠，兹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吴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

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慚陸賈，槖裝聊復助歸田。

木　葉　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見叢

薄。冰霜葉墮盡，鳥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爲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汙不知怍。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仁，獨不施禮樂。

虜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葦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阜，氈廬窟室欺霜風。春粱煮雪安得飽，擊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經略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廬帳，鈞魚射鵝滄海東。秋山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手朝會愁心胸。甘心五餌墮吾術，勢類畜鳥游樊籠。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曹飲食自謂得，豈識圖霸先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速，朝暘已作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横。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礙嶮，造次逢顛危。中歲飽憂患，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使胡

罷，晝夜心南馳。中塗冰塞川，滉漾無津涯。僕夫執轡前，我亦忘止之。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坻。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行乞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即證，欲往常遲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内

春到燕山冰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脱弊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槃生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穹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相携走馬渡桑乾，旃旆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慰簪紳。元臣事業通三世，舊將威名服四鄰。遍閲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比公惟有

凌雲檜，歲歲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勳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入謁昔歸暫縮經邦手，復起還當問道時。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旌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脩竹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飧久已疏。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與諸老爲真率之會，酒肴果蔬隨有而具。我欲試求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先人昔游洛中，有卜築之意。不肖常欲成就先志，顧未暇耳。

李公麟陽關圖二絶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素，蕭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杯酒，長聽佳人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閤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早朝。楓槐高自舞，冰雪晚初消。

其二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録，薰風拂舜琴。

其三

皇心本夷曠，一氣自炎涼。不廢荆吴舊，民風見未央。

其四

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冰。飲食祈君千萬壽，良辰更上辟兵繒。

其五

雨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入夏民間初解慍，宮中時舉萬年觴。

其六

汴上初無招屈亭，沅湘近在國南坰。太守漫解供新糉，諫列猶應記獨醒。

太皇太后閤六首

決獄初迎雨，開倉旋取陳。青黃今接夏，饑疫免憂春。

其二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趁新嘗。

其三

執熱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其四

出磨玉塵除舊廩，捧箱綵縷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半，兩殿歌聲外得知。

其五

舟楫喧呼招屈處，禽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却拜梟羹賜，凶去方知舜有功。

其六

玉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宅，不遣司農費一錢。

皇太后閤六首

壽康朝謁蚤，長信燕閒多。不有圖書樂，其如晝漏何？

其二

玉宇宜朱夏，壺冰生晚涼。深心念行暍，清夜久焚香。

其三

蠶宮罷採擷，暴室獻朱黃。翕呷霜紈動，闌班綵縷長。

其四

六宮無事著嬉游，百藥初成及早收。菖歜還羞十二節，椿年自占八千秋。

其五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共，天上清高定爾無。

其六

揚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禁捧秋天月，❶長照人心助至公。

❶「禁」，文集本、明蜀本作「驚」。

皇太妃閤五首

曉起鐘猶凝，朝回露欲乾。逡巡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其　二

壓蔗出寒漿，敲冰簇畫堂。人間正袢暑，天上絶清涼。

其　三

九夏清齋奉至尊，消除癘疫去無痕。太醫争獻天師艾，瑞霧長縈堯母門。

其　四

紈扇新裁冰雪餘，清風不隔紵羅疏。飛昇漫寫秦公子，榮謝應憐漢婕妤。

其　五

渺渺金河入禁垣，漸臺雨過碧波翻。共傳太液龍舟穩，不似南方競渡喧。

夫人閤四首

脩厦欺晴日，重簾度細風。群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宫。

其　二

尋芳空茂木，鬥草得幽蘭。歌舞纖絺健，嬉游玉佩珊。

其　三

新煮青筠稻米香，旋抽獨繭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蜜，争作輕衫薦壽觴。

其四

御溝遶殿細無聲，飛灑彤墀曉氣清。開到石榴花欲盡，陰陰高柳一蟬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雷雨連年起卧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舊，此日都俞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鹽梅共鼎固非同。一篇和遍東西府，六律更成十二宫。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❶

一卧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遥。靈根自逐新陽發，病枿從經野火燒。吻燥未須尋麯糵，囊空誰與典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起頻驚髀肉消。

塵垢汙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遥。長空鴈過疑相答，虚幌螢飛坐恐燒。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雨敗梧蕉。從來百鍊身如劍，火滅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螯左手持。漸喜一杯留好客，未應五斗似當時。口中舌在時聞句，雪裏心安不問師。去卧淮陽從病守，功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髮見空驚。解將沖氣通枯指，易甚新陽發舊莖。一悟

❶「耒」，原作「來」，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却長生。文章繆忝追前輩，❶服食從來亦强名。

❶「追」，明蜀本作「推」。

欒城集卷之十七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崒嵂。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嶔崟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峰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黄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橈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峰，其下叢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斂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悅然而有所懷。儼峩峩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絶巘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玉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可執以罝罦。高丘深其蒼蒼兮，悅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淒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酹。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涘。鼓桂楫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牆兮繚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輪兮，斲冰以爲之輈。伯翳俯以御馬兮，皐陶爲予參乘。慘然愍予之强死兮，❶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予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❷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予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頽垣。

缸硯賦并敘❸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爲硯，極

❶「予」，文集本作「子」。
❷「予」，文集本作「子」。
❸「并敘」，文集本作「并引」，以下三篇同。

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黄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鋭而腹皤，長頸而巨口。餔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虚，膚密理解。偶與物鬥，脅漏内槁。棄於路隅，瓦礫所笑。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以鼎鼐，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沃我以水，汙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既博物，能識已否？

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茹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污，糢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汙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捽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淡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 并叙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户曹琥同遊真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蘧蘧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桀業峩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群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騈交首以磨頸兮，紛絶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翺翔。羽裊裊其彌遠兮，聲斷絶而復揚。眇將没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群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坱圠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强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思古兮，恍亡弓之遺韔。❶

超然臺賦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螟蝗，逐捕盜賊，廪恤饑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

❶「遺」，文集本作「違」。

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巋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綿。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洪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己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汍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蹮。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

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朞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煮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況能生人乎？余既汩没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柏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屑而瀹之，去其脈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閲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兼朽。兹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它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幺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峰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黄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黿鼉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絜白而純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上古，以百歲爲一息。顔如處子，緑

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得食？❶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絜而疏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淩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脱兔之毫，睥睨牆堵，振灑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横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概乎予心。朝與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凄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横逸。絶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叢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塞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凄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

❶「得」，文集本、明蜀本作「何」。

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悦之，今也悦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兹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黄樓賦并叙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餌以濟之，得脱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黄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黄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黄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吕梁齟齬，横絶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閲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

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兹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群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没。横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湠漫，古汴入焉。匯爲濤淵，蛟龍所

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檻而入户，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虚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❶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

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而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❶「故」，明蜀本作「郊」。

欒城集卷之十八

辭五首

御風辭 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强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何功也哉？

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葺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豢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毁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留而往無所從也。❶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横從。下視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

❶「往」，原作「任」，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不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留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道遥翺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

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元祐二年十月奉安神御於西京，轍先告裕陵。初四日，還過列子觀，賦《御風》一篇，欲書之屋壁而未暇也。既還京師，録呈太守觀文孫公。二十三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轍書。❶

上清辭 宫在太白山。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閽。顧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畀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魁之神君。

❶「元祐二年」至「蘇轍書」，原無，今據文集本補。

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涘。取荷華兮菱實，拾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罝，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洌其清泚。爲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人君之不吾以。❶進屏息以薦恪兮，退俯傴而仰俟。爲善得福兮，畀惡以死。恐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曾潢汙蕨薇之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❷何好惡之吾似？跨倏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天倚。隕星殃於太極兮，❸霍雲散而風靡。還祕殿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并叙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内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畋願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爲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

❶「人」，文集本、明蜀本作「神」。
❷「可」下，文集本有「以」字。
❸「殃」，文集本作「妖」。

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蓋公死，士大夫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於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爲所昏。」嘗於南方以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迕，平居遇小事若不能決。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將以七月葬於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温。生年五十六，❶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爾神。

❶「五十六」，原作「五十九」，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劉凝之屯田哀辭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君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予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强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紬書東觀，❶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晬然以温，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慼慼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却五穀，煮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没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絶俗三十餘年，神益彊，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

❶「紬」，原作「細」，今據文集本、明蜀本改。

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撓，冰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并叙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没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予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内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留。❶築室兮疏流，植幹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木兮雨亦晴。

❶「留」，文集本作「知」。

嗚一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閽兮訴予。予騫木蘭兮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安食兮裴回，莫之飽兮不饑。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違？心不滅兮亭亭，倚嵩少兮長欷。

詩六首❶

太白山祈雨詩五首❷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抯抯。拔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穗，莩不米。哀將饑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蓺稷黍。求既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爲灰，石爲炭。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孰爲是？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馮空，雨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堂，龍爲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壞，治囷篦。爲酒醴，伐豚羔。舞長袖，擊鳴鼉。匪以報兮！

舜泉詩并叙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

❶ 此題文集本、明蜀本作「詩二首」。

❷ 「五首」，文集本、明蜀本無。

能。聞濟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比，東方之人多稱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薦登，泉始復發。民歡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爲二池，釃爲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焉。灌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嵓嵓，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洌斯泉，下民是祇。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匯爲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蘊毒是洩，汙濁以流。埃壒消亡，風火滅收。叢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爲旱災？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既澍，百穀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鰕黽沸騰。匪泉實來，帝實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菹。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并叙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

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斂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鳳咮石硯銘并叙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識也。❶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效於前，與有功焉。爲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纛，潁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爲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浄慈本師之室。誦南嶽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即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

❶「識」，文集本、明蜀本作「知」。

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説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子。予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髪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浄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虚妄。無有實性，孰爲不等。等爲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欒城集卷之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❶

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

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强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翺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

❶「誠」，道光本作「成」。

櫝，叢莽樸楸，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强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

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黄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慼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黄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❶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

❶「除害」，道光本作「送死」。

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衰征，❶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産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强。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爲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爲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

❶「衰」，明蜀本無。

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曾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生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强，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

而可以容，有所爲者舉而就之可也。

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强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婾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

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

檝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説曰：居之以强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雖强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强，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

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

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

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强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强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

行日疏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欒城集卷之二十

策問三十四首❶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即戰，丘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爲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爲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絶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説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❶「三十四首」，實際收録三十五首。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爲考課矣。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己者雖善不從，同己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争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具，由是學者始會於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説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

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内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三代，此爲誠不若耶？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

❶「爲」，明蜀本作「豈」。

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徉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潔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禄之利以爲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税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三里有半，❶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帥。❷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

❶「三十三」，明蜀本作「三十二」。
❷「帥」，明蜀本作「師」。

馬，族師爲卒長，❶黨正爲旅師，州長爲師帥，❷卿爲軍將。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膰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膰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争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

❶「帥」，明蜀本作「師」。
❷「師帥」，明蜀本作「師師」。

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説。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册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翺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强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揠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説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共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

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説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榷與税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榷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榷。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榷？以税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共之？且夫税之入，其不足以當榷之利，亦易見矣。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榷而爲税。今欲復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説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治歷，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辨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耻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

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絶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榷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内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説人人知之，然獨未睹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睹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嚳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兼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

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摭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十，所以治王之畿内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内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皆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羡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間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

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内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絶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于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車馬介胄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耰錢鎛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疏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疏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旦暮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其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得失之辨，其詳著于篇。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小，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賈日益賤，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説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净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可一言非之者。❶ 夫孔、老豈同道者哉？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

❶「可」，明蜀本作「有」。

皆訟言攻之，嫉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説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强。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北，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説勝，則帝王之武功没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并。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乃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説？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説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

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施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以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眚災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宄不禁。刑之不能止，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玩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絶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

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吴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争立異説，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没。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説，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滅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久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泯，略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夫能稼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漢唐之間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繼，甘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歟？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稱淮陰侯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絶其饟道，而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説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説。

欒城集卷之二十一

書一首

上皇帝書❶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❷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没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

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荑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

❶ 道光本題作「上神宗皇帝書」。

❷ 「效」，原作「放」，今據明蜀本改。

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强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兹，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

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横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横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與

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❶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期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❷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内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

❶ 「敢」，道光本作「能」。

❷ 「繕」，道光本作「善」。

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

冗吏之説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争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茍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嶮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

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説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産，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❶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

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禄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

❶「日」，原作「目」，今據明蜀本改。

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説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

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

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

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

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説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

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禄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宋琪、❶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内斌、董遵誨、王彦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

❶「宋」，原作「守」，今據明蜀本改。

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

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

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冗費之説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禄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❶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

❶「七世」，道光本作「七廟」。

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禄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❶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

❶ 「任」，原作「仕」，今據明蜀本改。

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❶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❷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

❶「奉」，原作「舉」，今據明蜀本改。
❷「千」，原作「十」，今據明蜀本改。

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源也。從其可恤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恤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❶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恤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恤而收之，❷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説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

❶「乏」，原作「之」，今據明蜀本改。
❷「收」，道光本作「救」。

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

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❶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❶「噪」，道光本作「排」。

欒城集卷之二十二

書　十　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没，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

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强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

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强；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

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

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説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禄，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譈，以攻訐其上之

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

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略思其説，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轍再拜。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説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

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❶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

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崤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説。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説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録於世。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彦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概見於此。觀其略可也。

❶「介」，原作「个」，今據活字本及《尚書·秦誓》改。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奥，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❶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强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鮀，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横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纇玭，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

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顔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邽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

❶「輪」，原作「輸」，今據明蜀本改。

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説。而吴起、禽滑氂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❶ 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絶，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

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説，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説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慼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説，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

❶「以」，原作「似」，今據明蜀本改。

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倦者矣。❶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

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博，❷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得。❸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知道」

❶「於」，明蜀本作「校」。
❷「博」，明蜀本作「傳」。
❸「得」，明蜀本作「傳」。

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

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趯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

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絶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

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絜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

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仄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❶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聞之君之鄉人，君力

❶「左右」至「幸甚」，原無，今據明蜀本補。

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以是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斂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宣。轍白。

其二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略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喑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

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顔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鉏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置足。況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儁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詣，蓋耽悦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絶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詧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

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没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茀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争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没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

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没未百年，棄而不録，仁人君子豈其然哉？

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凛然。公之行已大方，❶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❶「之行已」，明蜀本作「行亦」。

欒城集卷之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有詩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宇，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爲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

粵維我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絶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宫，立位設像，歲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爲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蠲，因仍故宫，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

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宫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筳，東西九筳，伐木於九峰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眈眈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祗肅。臣轍適以譴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爲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爲舊常。

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❶羽衣玉佩，旗纛旄節。巍巍煌煌，秩祀萬國。

如日在天，靡國不臨。�雖小邦，其有不歆？東廡西響，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

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

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

九峰之杉，逍遥之柟。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

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

❶「千」，原作「十」，今據明蜀本、道光本改。

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爲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揉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爲政，而教民不

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爲武城宰，以弦歌爲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宫。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繕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役獄訟不誘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爲學之力也。求記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鄭、滑，南收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鬥訟簡少，盜賊希闊，外無蠻夷疆埸之虞，[1]內無兵

[1] 「埸」，原作「場」，今據明蜀本改。

屯饋饟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他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

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咨度於内，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鄭、滑并於畿内。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既而爲轉運判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置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放。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濼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埕，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

「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得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廪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丘陵，驚流循道，不復爲虐。

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

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恤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颯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充代颯，誨之織履。此四人者，非其强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盻盻相視不能以自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

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郃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屨，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

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强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問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宫室貌象，庳陋廢圮，民不信響。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先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浄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勤力，先告工具。楝楹峻峙，瓦甓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

嗚呼！循吏之疏闊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悦，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

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梗枏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嶮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

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1]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馬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價，黄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

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則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灑然不知網罟之在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予幸也哉？

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説，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亹亹不倦。郡人有吴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甓金漆皆具於

[1] 「中」，原爲空格，今據明蜀本補。

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横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兹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

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爲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爲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置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騖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没齒，余知其無以死也。

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有詞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爲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衆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衆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衆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鑱巉堙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焕，如天帝釋宫。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虚，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爲記。

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静，❶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浄，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衆人

❶「浪静」，明蜀本作「波定」。

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有叩而應，時止而止。非辯非訥，如如不動。諸佛既然，我亦如是。

欒城集卷之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税治舍俯江之濆，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

然鹽酒税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税豚魚，與市人争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

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

以求道，❶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顔氏之樂，❷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

余既以讁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❸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

❶「道」，原作「通」，今據道光本改。
❷「樂」，原作「福」，今據明蜀本改。
❸「伏」，明蜀本作「休」，道光本作「復」。

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

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悦。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虚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❶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虚」。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

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虚者耶？」客

❶「瓌」，原作「壞」，今據明蜀本改。

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囿，沉酣縱恣，灑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吴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鶩，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吴氏浩然堂記

新喻吴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説，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

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

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

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户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哉？

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黄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没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

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絶。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没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

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凛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廷，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

徐君温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説，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顔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翦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

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絜，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宫，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

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

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

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

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歟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遥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既老之爲也。

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睟然以温，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没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與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爲記。

欒城集卷之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閲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爲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爲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

公諱渙，始字公群，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祜，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閲所爲文，歎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爲第三人，以成子美名。」

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絶。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

后姻家，怙勢驕横。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録事參軍，歲饑，掌發廪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❶府遣吏治之，閲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冤。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鄢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閔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閬州，州苦衙前法壞，争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閬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閬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没，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争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

❶「苦」，原爲空格，今據明蜀本補。

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内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歎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水，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户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罷知衡州，耒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尚何視他人？[1]必此爲姦。[2]」訊之而伏，他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爲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

[1]「視」，道光本作「待」。
[2]「必此」，道光本作「此必」。

恐，遂以無事。

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閭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没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糧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没，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禄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没，無以葬。善爲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麂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涖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師。

公没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没，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時記録，久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

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

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他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爲者，力爲之不疑。鄭子産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没，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户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爲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參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

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❶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

❶「太」，原無，今據明蜀本補。

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姑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温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爲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内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歸老潁上，❶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産，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温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顔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此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于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

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八遷爲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

❶「歸」上，明蜀本有「既」字。

奕，故光禄寺丞，監陳州糧料院；棐，朝散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税。❶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愻，陜州司户參軍；憲，新授滑州韋城縣主簿；恕，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郎元耆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微；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

轍少獲知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而子棐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之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其夫，亦遺其子。白髪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與存。

全禪師塔銘

黄蘖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熏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説於誠法師。朝授師説，夕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

❶「澶」，原作「宜」，今據明蜀本改。

始從甘露禪師，❶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啗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静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既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别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訣，歸而趺坐欲化，❷衆强之卧，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暖香馥，凡十五日而荼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三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偉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至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

❶「露」下，明蜀本有「夫」字。

❷「趺」，原作「跌」，今據道光本改。

況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爲師説，智者不當疑。❶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黄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第。南每歎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必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期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告衆，以將入滅，遂泊然而化。

既化，神色不變，鬚髮鬑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闍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絶。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

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

---

❶「疑」，原作「凝」，今據明蜀本改。

於閑師，願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即睡，夢有告者曰：「如閑師復何疑耶？疑即病矣。」余聞之矍然，即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系之以偈曰：

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或於見在土，遍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土，直上忉利宫，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爲黄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正眼，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勤摇，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析大木。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附子瞻題語。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爲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餅，携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恤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餅既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懣無所不至。既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饑，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爲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他異能。

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

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觝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子瞻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弊衣蓬髮，未嘗沐洗，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

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

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爲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没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

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脱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其間不合如指。家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揚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黄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騾，爲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予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泝江將謁公黄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黄州識蘇公，爲

我謝之。』」予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

予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掩，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屍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❶

叙三首

類篇叙 范景仁侍讀託譔。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書成，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

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黿、攻梟去蛙之説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

❶「道書」以下文字，明蜀本作正文。

一有者，皆預爲之説。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

凡爲《類篇》，以《説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曰「犂」、「槻」同部而「吶」、「冏」異部，[1]凡同意而異形者，[2]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艸」，「㐱」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雰」，古气類也，而今附「雨」。「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旡」之附「天」，「𡈼」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𦣝」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𨸏」，「白」之加「𩂣」，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3]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録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

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

[1] 「同部」，影印「姚刊三韻」本《類篇序》作「異釋」。
[2] 「意」，影印「姚刊三韻」本作「音」。
[3] 此段中古字各本誤處，今據影印「姚刊三韻」本改。

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❶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饋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

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録》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録叙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餅羹胾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

❶「令」，原作「今」，今據明蜀本改。

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虚空，有以寂嘿無説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

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黄龍南公，説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録》相示，讀之縱横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欒城集卷之二十六

祭文九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施，❶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剥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荊棘，弁棄羹胾。❷號兹古文，不自愧耻。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踽踽元昆，與轍皆來。❸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群疑相豗。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迴。公匪公之明，化爲詼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

❶「施」，明蜀本作「馳」。
❷「弁」，明蜀本、道光本作「斥」。
❸「皆」，道光本作「偕」。

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潁則鄰。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奸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强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吴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兼之。君牧吴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

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横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悦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横流。絳幡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蘇軾、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榮顯，居之若無。寬裕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即化，容如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欷歔歎息。軾與弟轍，皆遊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誠至。尚饗。

祭王虢州伯敭文❶

年月日，具官蘇軾與弟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虢州使君伯敭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吴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睢盱，更笑迭瞋。君在其間，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之閑，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歡呼。夜飲不歸，月墮城隅。間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

❶「伯敭」，原作「伯剔」，今據明蜀本改。下同。

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髪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虢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憂死生。訃來自西，驚怛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平生，哭于寢門。漬酒束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内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姞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宫庀職，賓旅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屨以就方進，豈惟古人？翦髪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耄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禄所鍾，方期永世。喜懼相繼，入弔于廬。今者丹旐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魂而有知，嘉此誠意。尚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訶。相揖于輿，莫或遑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黄，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跂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告不祥。凶訃在門，淒絶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荒。公嗜讀書，瞻於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禄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屣履以迎。自毁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争。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群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蟊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爲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群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榮，有不盡志。嵩隗之間，潁溴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恤，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

之門，迹有戚疏。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亟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禄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驅車往來，❶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徘徊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以肴酒之奠，致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既冠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恃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厚而温。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畝之丘，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予撫予育，曰此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畀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人祭文八首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强。蒼眉皓

❶「驅」，明蜀本作「駟」。

鬈，邦家之光。既謝于朝，偃息帝鄉。高風凛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繾綣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游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泊然静深。推以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睢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兆東圻，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没而不亡，雖久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于兹，襄事告時。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膰，没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菲薄，惟愧矣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爲。厥初磐桓，亦躓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兵樞。剔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不行，轝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婚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强，力罔不任。謂當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遣奠有時，涕泗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幡，❶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没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黎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士夫殞涕，❷道路興嗟。某比綴末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❸何實非病？惟公少年，闊略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鄰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盤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没齒馳騁。

---

❶「幡」，宋刻本、明蜀本作「轓」。
❷「士」，原作「十」，今據宋刻本改。
❸「短長」，宋刻本作「長短」。

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群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孰爲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恤予禍？白髮蒼顔，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反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源。白叟黄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宫，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莫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衮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

有聞搢紳。苕潁方興，秀而未實。寵禄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嘻，行路興歎。精神未泯，來舉一觴。嗚呼！尚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嗚呼！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照鑒誠忱。消復大眚，導迎和氣。❶ 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無斁。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至，逮兹解去，雨暘時若，災癘不起。豈某之能，繄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繄神之舊。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薦誠俎豆，匪以報也。尚饗。右太昊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駑不才，所至輒繕其學宮，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獲再執幣爵，以見于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

❶「導迎」，宋刻本作「迎道」。

薄，惟告不敏。尚饗。右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1]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甘澤，膏潤下土。今兹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爲。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爲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右禱龍洞。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望。精神不格，[2]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輒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粤兹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祗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虔，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兹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無斁。尚饗。右禱泰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爲命。今兹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穫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

[1] 「祈雨雪」，宋刻本作「祭神」。
[2] 「神」，明蜀本作「誠」。

菽粟滿野，淫雨爲害。暑雨方作，晴未可覬。豐沛庫下，鞠爲瀦澤。雨暘之間，死生係之。❶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兹土，掃滅强暴。雖宅闕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恤？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尚饗。

南京祭神文七首❷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兹禾稷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横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税以給。而雨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於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蓺。民免於饑，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❸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某神曰：❹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斡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❺不旋日而雨止，

❶「死生」，宋刻本作「生死」。
❷「祭神」，明蜀本作「祈禱」。
❸「甲戌」，道光本作「庚戌」。
❹「某」，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❺「病告」，宋刻本作「告病」。

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蔌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❶告于某神：宋維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鄰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税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迨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既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叙，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尚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赧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粤自兹夏，農穫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横潰。荏菽禾黍，鞠爲汙澤。秋氣方始，田可耕種。❷神誠愛民，錫之開

❶「某官」，宋刻本作「具官」。「酒果」，宋刻本作「酒肴」。
❷「耕」，宋刻本、明蜀本作「更」。

晴。積水時去，晚稼復蓺。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毋有厭斁。尚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盈滿。淤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尚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❶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祐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❷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适以卮酒特羊致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轍來長是邑，即神舊邦。蒙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役

❶「某」，宋刻本作「轍」。
❷「某」，宋刻本作「轍」。

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致疾癘。寒熱爲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卧者過半，迄兹痊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厭瀆，卒保康乂。皆神之恩，兹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蒙貺。尚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釁成癘。旱氣充塞，五種失蓺。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息，[1]膏澤不至。栗栗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薦誠悃。惟皇天后土，靡不覆幬。日月宿燿，靡不臨照。山川嶽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爲一。祓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間蒙大賜，以寬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粤維兹夏，牟麥小熟。饑者未飽，而淫雨爲沴。秋稼殄瘁，淪爲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爲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爲殃民，以重吏愆？

[1]「怠」，宋刻本作「息」。

今茲歸誠天地，布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揚清風，以逐屏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於田，既穫且耕。亦有高廪，以祀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遂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欒城集卷之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敕：具官林希。朕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概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己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殿，往蒞吴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敕：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揚楚方饑，仰食鄰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違，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敕：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敕：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爲論者所稱，朕將觀爾于是，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敕：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爲部使者矣，而不閑于家，厥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即南服，尚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敕：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敕：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據五溪之走集。民夷雜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爲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敕：具官某等。欽、誠爲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敕：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兼此二柄，以御群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既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敕：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況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成之慶，國有常憲。尚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璪光禄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敕：昔我神考，收擢儁良，置于丞弼。惟兹内史之重，實綜萬機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

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某，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遊刃。輟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秘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尚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敕：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無所爲。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爲東宮傅，❶以習於園廟，復命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宮師。用人之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静慎。此官職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敕：《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不以爲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憫之。爾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❷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❶「叔孫通」，原作「孫叔通」，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此」下，明蜀本有「者」字。

鄧羲叔主客郎中

敕：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牽之節，其疏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敕：具官某。淮甸之民，薦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吴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傜薄斂，禁暴戢奸，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敕：具官某。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犴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爲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吴越，優

有善狀，故使紘治予廩，古治予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❶

敕：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别白忠邪，論辯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慤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識朕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悼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敕：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勤勞，貴賤無間。矧夫内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大計之羸虚，❷司鄰邦之動静。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疏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具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静不擾。咸以侍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可。

徐彦孚澶州通判

敕：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北，兵屯倉廩猶甲於他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

❶「升」，宋刻本作「加」。
❷「羸」，原作「羸」，今據宋刻本改。

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1]可。

章惇知揚州

敕：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邈焉鄉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綏臣鄰，宜推茂恩，[2]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卧而治民，不失綏懷之體。眷揚楚之重地，據吴越之通途。仰足以分予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敕：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時，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3]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敕：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爲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

[1]「名」，宋刻本無。
[2]「推」，原作「惟」，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3]「過」上，宋刻本有「有」字。

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敕：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莅官如製美錦。以煩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爲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棣，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敕：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敕：東蜀地嶮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

而戎瀘被邊，民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埸以息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敕：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置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既稱治辦矣，勉既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延弼孫，弼死於順州。邢選吉子，吉死於盜。各補三班借職

敕：陶世延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遥團

敕：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疏爲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禄爵之重。❶可。

❶「爵」，宋刻本作「位」。

張輔之入内内侍省磨勘轉内殿承制

敕：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搢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無内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宫使❶

敕：爲國無强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儁，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揚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早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説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於義，❷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册，恍或疑其古人。兹予纘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狥予意，毋留所安。可。

吴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虢州司户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户

敕：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❶「一」，原作「乙」，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於」，宋刻本、明蜀本作「以」。

叔

諄先因殺人，追官勒停已敘。今敘右千牛衛將軍。

敕：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恩不廢敘。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免於咎。可。

黄履磨勘改朝請郎

敕：漢孝宣帝勵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奬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敘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彦圖轉内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敕：具官某等。疆埸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敕：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之任，貴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官某，世爲

❶「依前件」，宋刻本無。

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覘多權，知敵國之變。雁門極邊，密邇獯鬻。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敕：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罹茶鹽苗役之害，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可。依前件。

内臣馮景見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園業獻安仁保佑夫人，曾得銀帛。父亡，詐認園地，降一官。

敕：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既重矣。覬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敕：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茶榷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爲奸，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

❶「依前件」，宋刻本無。

蜀漢，知其風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繇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梴知唐州

敕：具官某。異時爲郡，清心潔己，平政理訟，斯爲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窶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常試爲郡，條教不煩，往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仝通判延州

敕：具官某。將帥治邊，以軍政爲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往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臣通判岷州

敕：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闊其憲令，吏緣是爲奸，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爲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閤門使

敕：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通顯。夫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爲重；考績而遷，差之毫釐，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

靖疆場。可。

丁隲太常博士

敕：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有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默自守，浮沈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爲耻。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閑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疑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蒞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敕：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爲刻覈之政矣，其弊也，事徒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末流頹弛而莫振。夫推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予爾嘉。可。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敕：具官某等。朕既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爲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爲急。以爾佶嘗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辦

見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稱厥職。可。

葉康弼知劍州

敕：具官某。朕銓綜庶工，奬勵百職，❶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普安，蜀漢之咽，賓旅之會，地雜磝衍，民艱於食。往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轉運使自陝漕徙。

敕：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羌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北顧之憂，於是爲急。具官某，强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棲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敕：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政，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奮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❶「百」，原作「失」，今據宋刻本改。

丁恂少府主簿

敕：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敕：具官某。爾既嘗爲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爲易。使他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者既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吕大防中書侍郎

敕：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祗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奬任勳舊；崇尚寬簡，而慎守典刑。兹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儁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强敏。早遇英祖，亟聞直諒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翺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惰媮；追復賦役，而惡夫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摰右丞

敕：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昪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悦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❶具官某，早以御史，衹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凛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堯俞御史中丞

敕：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之始，群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兹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凛然直諒之風，出於愷悌之性。早爲御史，議禮不阿。中列諫垣，言政多悟。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還侍於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尚不牽於俗。可。

❶「列」，宋刻本作「烈」。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敕：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强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祗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敕：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霈，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卞知江寧府

敕：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意，灼見吏民情僞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敕：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吴楚之舊；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殿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

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擿奸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勵精求治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奸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胥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敕：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吴郡，生齒蕃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蒞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 確山縣尉，獲賊二十一人，除左班殿直。

敕：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爲能吏之勸。可。

欒城集卷之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郯亶通判永寧軍

敕：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鄰好輯睦，日以無事。爾昔嘗以才任刺舉矣，久而不試。往貳博野，尚勉無怠。可。

叔攷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敕：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月，僅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矣。今宗室之子，始名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尊祖敬宗之意，以終保祿位。可。

王宗孟母

王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三，封壽昌縣太君。

敕：具官某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壯子，非有馴行，不能致此福也。寵之封邑，不吝常典，尚俾天下知貴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敕：吏部分列三銓，而長貳各領其一，其爲權任重矣。天下官吏，至於其間，長短

有度，輕重有數，而猶患不得其當者，吏撓之也。朕敷求儁良，付之流品，意在是矣。具官某，學術之茂，冠於東南。操履之固，不流世俗。試於封駁，任職不阿。方今吏員冗溢，待次者無算。爾其去留難之吝，寬滯積之歎。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其職。可。

顧臨給事中

敕：朕欲網羅天下之士，而患知人之難。惟有歷試之詳，重以旋觀之久，雖復堯舜，何以尚之？具官某，朴厚之性，出於自然，直諒之才，可備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餘年，晏然一節。外督漕事，公議惜之。維是東臺封駁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爲過舉之虞。爾其稽考典常，附以經術。令有不便，知無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議，則爾職舉矣。可。

范子奇司農卿

敕：司農之政，歸於地官，則卿事寡矣。然朕觀兩漢之士，政事如朱邑，儒學如鄭衆，皆老於此官，則前代用人蓋不輕矣。具官某，家世名臣，詳練吏事，出入中外，治辦有稱。居九卿之列，修后稷之政。益勉無怠，以答恩命。可。

馬默河東運使

敕：具官某。汾晉之民，儉而能勤，易以術富。比緣兵役之後，瘡痍未復。思得

靖重愛民之人，爲朕伺察害政之吏。以爾博學不倦，從政有方。文登之民，至今頌其遺愛；彭城之治，復能首發巨奸。是用輟從大農，寬我西顧。朕於用人，無中外之間；爾於報國，無終始之殊。務安邊民，以稱朕意。可。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敕：具官某等。朕爲官擇人，不惟其才之儁良，亦因其人之便習。欲使上下相得，所至即安。以爾象求，學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以爾琬，才力敏明，爲政不擾。頃居江左，列城賴焉。往修鄰道之政，無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雖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可。依前件。

常安民鴻臚丞

敕：具官某。爾進由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典客之職，號爲優暇，益勉無怠，蓋將有考焉。可。

李詵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敕：具官某。武吏當守四方，以干城吾民。冗於内服，縻以吏事，雖有才力智勇，無自而見。爾世本將家，習於武事，求試於外，朕不汝違。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能整且安，則疆埸之事，吾無慮矣。可。

郟亶通判睦州

敕：具官某。仕宦之優，莫如鄉國。知其吏民之態，習其風俗之宜，所至而安，於治爲易。矧復桐廬之勝，加以才力之優，懷組而歸，益勉無怠。可。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敕：具官某。爾久習禁方，善救諸苦。勉思賦禄之厚，益勵好生之心。可。

王鞏通判揚州

敕：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可。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敕：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遐邇，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儁良，多士之領袖。方欲置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爲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册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

胡宗炎將作少監

敕：具官某。宫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慎静之吏，以督繕治之功。爾昔居此官，號爲任職。往貳其事，無改厥勤。可。

向宗良知衛州

敕：具官某。士生於富貴者，常患其懷安佚樂，怠於功名。爾以外戚之懿，求試治民。永惟此心，有足嘉歎。衛雖跨河，地實近輔。勉修爾政，朕將觀焉。可。

郝觀皇太后殿管勾文字，生辰除借職。

敕：具官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違。爾久此服勞，適當誕慶，錫爾一命，無改厥勤。可。

曾肇中書舍人

敕：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璽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僅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爲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牘之餘，

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即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賢；而事問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邢恕知汝州

敕：具官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比自漢東，恩移汝海。國有常典，中止不行。朕終念篤老之親，宜得便安之養，特申前命，以慰慈心。服我異恩，益思報稱。可。

李周陝西運使

敕：具官某。關中之民，勞於征伐而弊於饑饉久矣。朕既爲之含垢以和諸戎，

天維顯思，助我豐歲。粒米狼戾，法當斂藏。繼出中都之泉，以廣窮邊之積。猶恐吏不時具，而民或未寧。分吾此憂，責在漕吏。爾忠厚之性，見紀於時。治辦之才，屢試以事。往推朕旨，去蝨賊之害，而督備禦之宜。使疆埸永安，而民以無事。可。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敕：具官某等。姑蘇之饒，冠於吳越；符離之災，接於徐亳。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饑饉，而濟之以惠，民亦肯懷。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爾淑，治郡有方，吏民不擾。以爾宗哲，臨事必辦，才力有餘。往因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貧而無怨，以稱朕意。可。

許彥先知隨州

敕：具官某。隨於春秋，雖號小國，然觀其應接鄰敵，常有賢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顧無善人以爲之守乎？爾蚤有文譽，晚習吏治，尚無菲薄其民，往求所以安之。可。

孫諤太學博士

敕：具官某。士溺於專門之學，而不治諸書，不達前世，施之於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爾博於文史，不流不固，往司講解，思所以救其失者。可。

王佺通判荆南

敕：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賈之淵，而盜賊之會也。守貳之事，於南方爲劇。爾游宦之久，才力有聞，往贊其治，益勉毋怠。可。

韓玠通判河南

敕：具官某。爾家世公卿，當識治體。而西南之政，俾民驚擾，達於朕聽。往貳西都，服我恩命，無怠循省。可。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敕：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琛在廷。

心知禮義之榮，身無遐邇之異。特頒恩命，昭示遠人。可。

劉攽中書舍人

敕：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難，拔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能讀《墳》《典》《丘》《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諒，發爲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愷悌之政。比召還於册府，將漸置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於卧治，蕭生雅意於本朝。眷予侍從之華，實司號令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可。

曹誦遥團知保州

敕：具官某。惟爾先臣，克平吴蜀。仁澤之深，與江漢無極。于今四世，子孫盛大，時出能者。昔漢唐功臣，高密汾陽之家，傳世赫奕，不殞其業，予甚嘉之。今爾奮於閥閲之中，休有搢紳之望。練達兵事，翼贊西樞。屬邊守之須才，加使名以爲重。予欲不違和好之舊，而得嚴整之稱，體國承家，有望於爾。可。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敕：具官某等。河東邊城，俗儉而兵勁。吏能守法，易以爲治。爾等才稱武吏之選，家本名將之裔。往修厥政，以寛治

民，以嚴御兵，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敕：具官某等。朕惟古之聖王，不泄邇，不忘遠。雖在江湖萬里之外，視之如畿甸之間。是以並擇才能，以察犴獄。以爾極，出將使指，入參郎曹。以爾琬，比在江淮，積有歲月。咸能慎所施設，紀於吏民。夫冤民滯訟，苟爲不察，雖堂上有不能矚；苟爲察之，雖遠何患？往祇爾事，克慎庶獄，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葉温叟度支郎中

敕：具官某。朕既克己裕民，凡非法之求，罔不罷去。而國之經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强之臣，理財節用，以羨補不足。爾以儒雅吏術，有聞於時。其能量入爲出，助成地官，以濟我邦計。可。

吴革江西運判

敕：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貧，嶮而好訟。頃者有司失計，以鹽賦民，愁歎無聊，困弊愈甚。朕雖已弛其峻密，復其故常，而瘡痍未平，念之未嘗忘也。爾以才敏，擢守廬陵。知其吏民之艱，究其本末之變。往佐漕事，思所以安而養之，以稱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敕：具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邊防禁旅馬牧之政，比皆隸於西樞，則事益鮮

矣。爾以吏能，久於其屬，於法當遷。夫以久習之吏，而治益鮮之事，宜其無不辦也。往率乃職，益勉毋怠。可。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敕：具官某。被邊之地，政兼兵民。武吏以奮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愛民備敵之道至矣。爾頃以博學多聞，試於奉常，出佐疆埸。勉勤職事，益以觀爾。可。

錢式三班借職

敕：具官某。國家廣漕東南，以實中都。爾董其事，免於亡失。錫以一命，益勉無怠。可。

翰林醫官陳易簡等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牽復

敕：具官某等。醫如函人，皆志於仁。不幸失之，法不可廢，而情則可恕。爾等奪官既久，稍復其舊。體予至恩，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洋州

敕：具官某。益昌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漢之饒，❶俗兼秦隴之勁。每欲擇守，常難其人。爾頃爲赤令，勤勞兹久。懷組過家，無異鄉國。服我恩寵，勉思治民。可。

❶「地」，原作「池」，今據明蜀本改。

張士澄通判定州

敕：具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爾昔以才敏，嘗奉使指。兹予命爾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於事，則予汝嘉。可。

彭次雲吏部郎中

敕：具官某。以資格用人，所以爲公也。而賢不肖雜揉，無以奬勸士大夫。朕既命有司講求其方矣。爾爲地官屬，以才能稱，進領銓事。其悉心流品，思稱朕意。可。

章楶吏部馬琉户部韓宗古司封吴安憲都官黄景職方郎官❶

敕：具官某等。先帝以禮樂刑政責成於文昌，用人之難，非它官比。清曹劇部，尤重其選。惟能試之有漸，是以用無不宜。以爾楶，按察西南，治辦不撓。琉典領徒隸，❷從容有餘。宗古出入臺閣，有靖慎之風。安憲家世公卿，有練習之譽。景質性端茂，學術有聞。並稱一時之良，爲我庶政之助。譬如衆輻，各致其用，然後大車得以運行。勉悉爾心，以稱朕命。可。依前件。

❶「古」，原作「右」，今據明蜀本改，正文「古」同此。

❷「琉」，原作「琬」，今據明蜀本及題目改。

盛僑國子司業

敕：具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養多士，於茲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輔司成之教。爾以老成端厚，久於郎曹。往祇厥職，勉於訓勵，無使陽城、韓愈之流，專美於前世。可。

黄庭堅著作佐郎

敕：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動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閨門。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束晳，皆以才行久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可。

陳侗直祕閣知梓州

敕：具官某。朕憂勞遠人，過於畿甸。以爲吏之侵漁細民者，遠則莫見；民之呻吟疾苦者，遠則莫聞。是以選任守臣，惟難惟慎。爾以臺閣之舊，出臨關陜，曾未期歲，厥聲茂焉。朕惟東蜀郡縣之多，思得循吏，鎮撫其俗。進直書閣，寵光西南。尚無菲薄其民，勉修安靖之政。可。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敕：具官某等。蜀嶮而遠，民弱而畏吏。吏失其道，民始無告。久而不堪，或以

生事。故朕選任使者，必先循良，將使吏不爲暴，而民不失職。以爾知止，賢相之後，文雅有餘。以爾中，治術之精，前後可紀。託以二蜀之重，分吾千里之憂。爾其急吏緩民，深體朕意。可。

游酢太學録

敕：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之茂，獲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可。

張舜民監察御史

敕：具官某。御史之官，知無不言，則朝廷肅；時然後言，則天下信。嘉謨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慎，孰先於此？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置石渠，而臺以名聞。往祗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可。

張績秘書省正字

敕：具官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顔之行，而士之所師法也。爾昔以直言進，流落不用，十有餘年。安於潛默，不慍不求。今予命爾於東觀，將用之也。其勉修所以行之者，以稱朕意。可。

李執柔司農寺丞

敕：具官某。大農事歸於地官，則丞事益簡。然卿寺之屬，皆吾養材之地也。爾家世名臣，業履修飭，往祗厥官，無墜先

烈。可。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敕：具官某。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爲，施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可。

龔原國子監丞

敕：具官某。爾昔以經術教國子矣，中以罪廢。而士大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往涖丞事，使天下知朝廷用人之周，無善不舉。可。

仲葩遥刺

敕：具官某。古者宿衛之臣，勤勞于内；刺舉之吏，捍守于外。蓋官稱其事，禄視其功。事功既修，然後得之。今朝廷以仁治親，爵秩之施，舉從其厚。故爾以積年爲勞，考課當遷。然非其孝弟恭儉，持身有法，則亦何以及此？其服我恩命，勉於自修。使寵禄日至，而無盈滿之患，以稱朕意。可。

吴淵西頭供奉官俞謂左侍禁

敕：具官某等。爾以史事宰府，久勤於職，懇求補外。惟廉且慎，可以終荷寵禄。可。依前件。

袁説知博州

敕：具官某。吏部以格用人，嚴銓綜之叙。雖有賢者，不得獨進。故使政事之臣，視其才能資任，而以時用之，然後法不亂而才不滯。爾以吏能見紀，歷典劇郡。河朔之民，方以饑饉爲憂。往勤勞徠，以弭流亡之患。可。

閻木太學博士葉濤正

敕：具官某等。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爲風俗。朕方患其學術之雜駁，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木，才質端厚，學有原本。濤，議論堅正，行極純潔。其往師多士，❶喻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　寶深澤主簿威之父，一百歲，除承務郎。❷

敕：某。祖宗以來，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爾以行義之厚，獨享期頤之福。一鄉所重，朝所尊禮。歲時有束帛之寵，巡守有就見之義。宜加一命，以成子孫禄養之美。可。

韓忠彦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敕：有唐開元之初，以儒將守邊，静則詳於治民，動則計而後戰。邊鄙不竦，號稱

❶「師」，明蜀本作「帥」。
❷「除」，原作「餘」，今據明蜀本改。

得人。兹予祖宗，阜康兆民，和諸戎狄。垂白之老，不見兵革。亦惟禮樂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豈獨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後，風力自將。拔於周行，旋付河間之重；入參法從，遂膺宗伯之選。世有明德，人無間言。惟乃顯考，嘗以旄節爲中山守。寛厚之化，浹於斯民。嚴整之聲，震於鄰國。三十餘年，故吏遺民猶有存者。今予命爾以要職，撫寧斯土。爾亦益懋乃德，視乃先烈，使北邊之人，知韓氏有子，予亦有臣，豈不休哉？可。依前件。

劉敏知辰州

敕：具官某。武陵被邊，舊難其守。比斥廣沅溪，而控扼諸夷，實賴兹土。爾才堪煩劇，累更事任。尚能持身潔廉，與物安静，以循養斯民，懷服異類。可。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敕：具官某。爾以醫從仕，始以不驗失官，終以有勞獲叙。功過相除，固法之所許也。既復爾舊，益懋乃術，以答恩寵。可。

克勍仲詧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敕：唐始以防團領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節，兼治兵民。國朝參其舊章，因其爵秩，以録親報功，恩禮尤重。以爾具官克勍，力行孝弟，著於閨門。具官仲詧，服勤詩禮，信於朋友。皆董司環衛，兼領遥州。積勞之久，歲月應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

磐石之宗。夫富而能約者可以保家，貴而知降者可以安職。服是恩命，思予訓言。可。

蔡確改知安州

敕：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某，卓以才力，奮於下僚。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修省，尚體至恩。可。

吕公孺知秦州

敕：秦故重鎮，統制西戎。乃者肇復河湟，邊候浸遠。雖復號稱近地，而實據其本根。用人之難，與昔無異。具官某，故相之後，風流未亡。舊德之重，出入見紀。臨民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偃然長城，可託西顧。朕方包裹甲兵，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蓋非靖重無以爲安，非繕治無以持久。祇率朕意，勉成厥功。可。依前件。

欒城集卷之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敕：朕於族屬之尊，思極富貴之奉。至其進秩之際，必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爵之非私，勉修身於在位。典章之舊，朕何敢忘？具官仲鸞，力行孝恭，閨門稱順。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攸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有縉紳之度。具官仲卿，修飾匪懈，號宗黨之良。具官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霜，威儀之謹，動無過尤。皆領職遥州，分董右衛。既積勞於累歲，宜正命於前官。尚能以約保家，以謙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訓言。可。依前件。

張之諫知德順軍

敕：具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於其事。矧夫邊吏，内撫軍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習其故，何以能稱？爾以材勇謀略，出入邊鄙，安定之治，綽有令聞。是用就易符竹，往施舊政。蓋所以安静疆場，非獨便爾私也。可。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敕：具官某。朕纘嗣丕業，思與士大

夫祗奉遺訓，同濟于艱難。爾久服官政，有勞於位，登進爵秩，非予爾私，亦惟先聖之德澤不泯于下。可。

郭時亮通判海州

敕：具官某。朝廷之法，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爾昔在定武，首發奸謀，而義不受賞。歲月久矣，大臣猶以爲言。東海名郡，往貳守事，益勉於政，將以觀爾。可。

安宗説知利州

敕：具官某。益昌之民，山居而谷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賈有餘。不得安靖之吏，民將有不堪命者。爾昔以選用，所至有聞。不由吏部，復典兹郡。其益勉於從政，以報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敕：具官某。河決而西，汗漫千里。聽其西流，則堤防未立，郡縣受害，塘水堙塞。導之東徙，則功費極大，民殫於役，水未必聽。頃者議論紛紜，未知適從。人民流散，靡所戾止。朕中食歎息，思救其患。以爾任寄之久，才力有餘，頃將北漕，嘗講兹事。是用申錫前命，責之成功。夫使水不潤下，民不宅土，則徵賦靡弊，帑廩耗竭，漕事盡廢，爾將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謀於衆，詳究利害，以時上聞，朕將考而施之，尚勉無忽。可。

吴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敕：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廣，實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下迨山澤之雋，一有可任，不論其世。以爾安持，賢相之子，所見者大。歷試煩劇，風力有餘。以爾公度，奮自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廢。遞加進擢，以慰勤勞。或勉興九農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將考察其實，以觀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敕：具官某。朕俾士大夫入治省曹，出按州部，非特以寵禄厚其身也。內則習知朝廷政事之體，外則審察吏民情僞之變。踐歷既久，獎用亦重。爾總督倉庾，才力有聞。惟是湖湘之遐，民習嶮陋之故，犴獄所寄，得人則安。其尚悉乃心，罔以內外之殊，而不盡其力。可。

錢唤知真州

敕：具官某。五代藩鎮之家，惟吴越之後，冠冕相屬。豈惟朝廷寵綏之厚，亦其子孫忠孝之篤。揚子重地，據江浙之會，守土之吏未嘗不選也。爾以奉使之勤，還領其事。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祖父之故國，豈不休哉？可。

王漸知階州郭逄知德順軍❶

敕：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嚴整治邊鄙。常使我直彼曲，彼亂我治，庶幾兵民底于安靖。凡守邊之吏，皆當知朕此意。爾等咸以才謀見紀，習於疆事，往祗厥官，肅戒無怠。可。

蕭士元石州李昭敘忻州李詵隰州

敕：具官某等。河東諸郡，犬牙相錯，皆密邇鄰國，有兵有民。凡與兹選，其任惟一。爾等咸以謀略才勇，所臨治辦。或告親嫌，許以易地。將使吏卒無送迎之苦，而邊鄙獲安靖之便。各勉於事，以稱朕意。可。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敕：具官某等。爾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顧予纘服，均霈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恩，以介眉壽。可。

燕若濟知東明縣

敕：具官某。古者大邑，必使學者制之。矧維畿甸，四方觀法於此。大臣以爾才堪治劇，命以東昏。耳目所接，得失可考，可無勉哉？可。

❶「逄」，明蜀本作「逢」。

陳向知楚州

敕：具官某。爾爲部使者，薦士失當，以致人言。朕不忍廢，付爾山陽。淮南之民，薦經水旱，流亡未復。勉修政事，勞徠安集，俾民宜爾，以蓋前咎。可。

士鱸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敕：具官某。凡予五宗之屬，皆有十年之叙。勤勞非在廷之比，而爵禄居庶姓之右，所以示親親也。爾能孝恭内外，無怨無惡，坐閲歲月，以陟門衛。苟知以進秩爲懼，日務克己，則寵禄之至，何止於是？可。

黄好謙知濮州

敕：具官某。爾齒髮雖衰，而風力猶在。憚於朝謁，亟請外官。朕惟民政之難，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良以牧養細民，俾爾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不可？濮陽之治，尚能勉以圖報。可。

張脩駕部郎中

敕：具官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爾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既勞止。還總車乘之政，試於内服，益以觀爾。可。

王瑜京西提刑

敕：具官某。官宿其業，則民安其政。方今吏溢于額，朕雖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爾按刑于淮甸，歷年之久，民無怨言。茲復命爾督視許、鄧，地雖不同，而職事如一。庶幾練習之故，以無曠弛之慮。祗朕新命，益勉無怠。可。

康識權發遣鄜州今落權發遣

敕：具官某。朝廷急於用人，故士有以資未應格進攝事者。爾以才智足用，擢守鄜畤。歲月既久，治辦有聞，俾正厥官，益思所報。可。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敕：具官某。「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大夫有不能者。爾起於布衣，進貳列卿，而能因病告休，敦止足之義。因其舊秩，歸耀鄉黨。尚使子弟知所矜式。可。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敕：具官某等。爾等獻地築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于勤瘁。不有褒顯，孰云旌勸？特命進秩，列于廷臣。祗服異恩，永保疆埸。可。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敕：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遣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焕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蕃官折師武覃恩改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某。朕纘承丕構，推恩四海，罔有内外，咸進爵秩。爾世在疆埸，有守禦之勤。服吾異恩，勉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敕：某等。天下之士，非舉無以知其賢，非試無以效其實。舉之於衆，而試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賢責實之方，後世之所不易也。爾等咸以才名薦於近臣。朕信而任之，使知章守東海，使公著佐淮陽。勉悉乃心，朕將觀爾所爲，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黄好謙知潁州

敕：具官某。汝陰民庶而事繁，河通而地勝。前後擇守，皆用名流。圖諜具存，風迹未泯。爾才術通敏，長於治人。出入勤勞，久於郎省，自求外服，以養高年。亦何愛於一邦，不以成其素志？益勉於治，

以答異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敕：具官某。士奮於布衣，爲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政。爾積累勤瘁，逮茲長人。濠雖小邦，而民物之繁，山川之勝，苟治之有道，亦足以觀循良之效矣。可。

晁端彦吏部郎何洵直司勳郎顔復禮部郎

敕：具官某等。朕慎於用人，進必以漸。考實已試之效，常懼或失其人。故使端彦以功籍之明，升領右選。洵直以典禮之修，進秩勳府。復以奉常之勤，擢佐春官。庶幾習焉，鮮有敗事。爾等其明識朕旨，省察奸吏，剖決留事，以稱吾設官之意。可。

辛廱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禄丞孔平仲太僕丞❶

敕：具官某等。朕網羅儁乂，而分之職事，以養其才能。苟無曠官，有進無退。廱儒雅自飾，藹然有聞。宗文世族之良，勤於厥事。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爲政。皆由已試之效，當吾次遷之選。夫奉常三禮所在，而膳羞閑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❶「廱」，原作「癰」，今據明蜀本及正文改。

元耆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敕：具官某。先帝始復圖書之府，並建官屬，而收校讎之職。爾昔以大臣子，篤志學問，列於石渠。終喪而來，官匪其故。祇服新命，勉思舊學，以克嗣世。可。

梁燾轉朝奉大夫

敕：因材任人，國之大柄。考績進秩，吏之常法。乃者歷選滯淹，試於侍從。而有司奏課，以時上聞。非朕敢私，法固當爾。具官某，早以好學，召置石渠。中以嘉猷，入事樞府。恬於榮利，久此盤桓。方議禮於秩宗，旋納忠於西掖。進對一再，議論雍容。歲月之遷，未足爲寵。大言大利，將有俟焉。可。

張淳知長垣縣

敕：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爲邑。毁譽易聞，榮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辦是邑。往慎所爲，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敕：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常奉橋山之禮。助我致治，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飛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黽勉而從。具官某，博學洽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轄

之司，益著忠勤之效。倦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秘殿隆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可。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遙刺再任

以交人理會地界之故。

敕：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夷。比雖少安，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爾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遙州之貴，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答恩寵。可。

醫官元瑺叙権易使

敕：具官某。爾以方技事上，前以不效失官，後以有勞進秩。時既當叙，而法非其故。疑而從予，古之道也。祇服異恩，益勉無怠。可。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杜英輩東頭供奉官

敕：具官某等。梯航之勞，不憚嶮遠。職貢之禮，克遵故常。特加朝命之榮，以爲海邦之耀。往服恩寵，無廢忠勤。可。

鄧忠臣秘書正字[1]

敕：具官某。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舊學未忘。往祗厥官，以卒前業。可。

成卓西京左藏庫副使，邕州左右江都巡檢，差人畫歸化州地圖。致儂智會乞割峒地與交趾，降兩官，監筠州酒税。

敕：具官某。歸化近藩，與吾疆土相接。爾爲邊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遠夷，不任其咎，罪將誰執？奪爵二等，邦有常憲。往祗厥官，深體寬宥。可。

仲浹轉正任防禦使

敕：朝廷篤於九族之恩，許以十載之叙。使其賢者有所勸勉，而怠者知自修飾。祖宗之舊，漢唐所無。有司奉行，敢有加損？具官某，幼知義訓，長事禮文。無膏粱之譏，有搢紳之譽。久服勞於遠郡，兹正命於使聯。其克自修，以永終譽。可。

曹評正任防禦使

敕：曹氏爲將，不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於子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禄，而天下不以爲過，朕甚嘉之。具官

[1] 「書」下，明蜀本有「省」字。

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搢紳之譽。服事左右，勤勞匪懈。正名閑禦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敕：守器不假，疆埸之常道；啓寵納侮，蠻夷之野心。謀之不臧，終必貽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歸化之近藩，有裔夷之小警。不惟分土之素定，輒興晝界之狂謀。舉八縣之故封，指三隘而爲境。苟幸一時之無事，遂忘經世之遠圖。咎既莫追，罪不可赦。奪官一等，國有常刑。思蓋往愆，爾其自訟。可。

張綬湖南提刑

敕：具官某。爾等以常平奉使，官廢而罷。濟南大藩，民富而多盜，布政期月，人亦用乂。荆湖之南，地遠而多嶮，民悍而喜訟，犴獄之寄，惻于予衷。往祇厥官，布欽慎之意。蓋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遠近爲異。爾其勉之。可。

劉當時太僕簿

敕：具官某。朕敷求儁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爲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絶倫之聲。肆爾仲叔，侃然自修，不忘前人。兹予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張宓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敕：某。仕爲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學行義，有白首而不能至者矣。爾名在中臺，勤勞積歲。坐而致此，朝廷之於三省厚矣。蓋將自是爲吏民長，惟清與慎，乃能終荷斯寵。可。

陳遊古知沂州

敕：具官某。沂居齊魯之間，周孔之風既遠，民悍而喜寇。法之所以待之者，不與他郡等。朕甚憐之。以爾老於從政，知吏民之情，往求所以安之，非徒勝之而已也。可。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敕：某。縣令雖輕，職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濟。虞詡爲朝歌長，施設方略，使積歲之盜，一朝而去。今吾士大夫之富不愧於古，而獨無其人乎？聞爾昔討廖恩，折馘執俘，幾獲渠帥。而以誣罔被譴，功不時賞。今商虢之寇，依阻爲虐，往思古人，時建功名，以效疇昔之勇。可。

宋子儀大理寺丞

敕：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更數獄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葉自舉。使冤者獲信，死者無憾。往丞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獄皆

如此而後可。可。

秦晉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特封吴楚國安仁賢壽夫人。

敕：朕永懷先帝簪履之遺，率皆當今宫掖之貴。而況擁佑聖德，夙夜有勞。光寵極於一時，始終歷於多載。不有異數，何以示恩？具位張氏，資性淑均，值遇明聖。躬執燥濕之役，行兼保傅之賢。睹致治於承平，誠有功於當世。封吴與楚，實居四海之上游；既壽且賢，殆兼五福之美報。號名之盛，前後莫倫。明發有懷，匪以爲賜。可。

彭汝礪右史

敕：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速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慎之宜。逮兹稍淹，士知自養。望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早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彈奏，臨事不回。屢嬰權倖之鋒，不爲進退之慮。翱翔外服，黽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顧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益將察汝所爲；長育人材，亦當識予深意。可。

王陟臣右司郎中

敕：具官某。尚書萬幾所在，二丞總之。至於條目之煩，郎任其責。朕既欲得

清流，以厭服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肅齊庶政。爾名臣之後，學世其家。昔以藝文，膺上第之選；頃以强齊，爲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往祗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晉魏之間，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爲嫌。今兹以格用人，動輒有法。苟能清心奉公，宜無不治。以爾名相之後，奉使諸道，號稱良能。勉佐天官，繩留難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可。

張詢浙憲

敕：具官某。地官掌財賦之出納，而辨其登耗。❶爾佐其事，累年于兹，亦已勞矣。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獄多有。汝長於其鄉，而知其情僞。往將典憲，鉏其豪强，而紓其無告，以致予欽恤之意。可。

陝西移四通判

永興汲光移秦州，秦州鞠承之移永興，延州崔仝移渭州，❷渭州歐陽成移延州。

敕：具官某等。朝廷推誠心以待天下之士，而祖宗法令之舊，有不敢逾。兹緣親嫌，俾爾易地。蓋秦、雍、延、渭，均號藩州。而兵民政刑，皆足爲治。勉出爾力，以左右元帥，毋以東西易其意。可。

❶「辨」，活字本作「辨」。
❷「仝」，原作「全」，今據明蜀本改。

蔡濳除司農簿 抗子。

敕：某。朕惟英邸舊臣，淪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稠人，命以農屬。其尚體予至意，克祗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令䟿 該覃恩，持服終喪，❶除右千牛衛將軍。

敕：某。朕嗣服之初，博推霈澤。爾與陳壤奠，退遭閔凶。終喪而朝，前命不改。宜陟環衛之列，以均宗黨之榮。可。

張元方權發遣府界提點

敕：具官等。畿邑之廣，官吏之衆，不能當諸道亦明矣。然朝廷置使，以糾督其政刑，則與諸道比。蓋所以詳治都鄙，而儀刑四方，不可不慎也。以爾才力之裕，習於從政，往祗厥官，務求實效。千里之近，耳目所及，吾得以觀爾。可。

周邠通判壽春

敕：具官某。鄭復爲郡，興廢補敗，爾與有勤焉。壽春之富，民庶而事叢。既以旌爾，亦以觀從政之效。可。

❶「持」，原作「特」，今據明蜀本改。

魏　璋

先從韓存寶失官，後從劉昌祚有勞，叙奉議郎熙河機宜。

敕：具官某。爾昔從軍瀘戎，以譴奪爵，起事西帥，以功見賞。逮茲獲叙，并舉前勞。往佐戎旃，勉以圖報。惟爾前事可以爲懲，而後事可以爲勸。懲勸不忘，庶幾可以求成功矣。可。

常安民太常博士

敕：具官某。禮之正國，猶繩墨之於曲直；其以止患，猶隄防之於江河。雖先王之典，布在方册。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爾學術之通，長於議論；政事之美，載於東南。尚能推明舊章，以佐卿貳。毋使繩墨不得其施，而隄防敗於微隙。勉思職事，朕將觀焉。可。

豐稷工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蓋宫室械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共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莫斯爲重。爾性質方厚，居官可紀。往佐爾長，職思其憂，以稱朕意。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

敕：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收其

職，以答休命。可。

所長，擢爲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

林英大理少卿

敕：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既省事以安衆，棄利以厚民，而決獄之煩，動以千數。豈其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朕意，以至於是哉？爾以儒者通於吏道，尚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斯訓，以助予治。矧於廷尉，安可不勉？可。

欒城集卷之三十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勔宗正丞

敕：具官某。進取之士，志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鎮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儁，以助成治道。聞爾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丘園，稱道不亂。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篤行之貴。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敕：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兹士大夫重内而輕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哉？以爾希蚤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内外爲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敕：具官某等。東蜀諸郡，頃以西南

夷之亂，輸輓供億，民不堪命。朕既寬而養之，疲瘵未復，而春夏繼旱，有艱食之憂。是以刺舉之吏，其選尤急。以爾傑，頃參使事，久勞於職，習知其故。以爾鵬，生於其鄉，長爲之吏，詳其得失。故使傑察其刑，鵬佐其漕。朕於遠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於治。可。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爲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尚書郎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爲副端之重，其爲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校計出納諸籍。苟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可。

史宗範知涇州

敕：具官某。安定雖非極邊，而聚糧訓兵爲疆埸之重，所賴者多矣。爾歷試諸郡，治辦之聲達於朝廷。是以召之江淮優佚之邦，付之金革備禦之地。勉修厥政，綏懷兵民，而撫循將佐，以稱予選任之意。可。

黄慶基鴻臚丞

敕：具官某。鴻臚之於諸寺，號爲少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爾通守南邦，蓋未嘗求，而選擢自

至。其克自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峋户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敕：具官某等。六卿之屬，其切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爾峋，將漕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時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遷爲憂，而不以爲喜，則職事舉矣。可。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可並左右侍禁

敕：具官某等。承平既久，貔虎之士以歲月爲勞，坐致好爵。既登仕籍，復從吏治。惟廉與慎，可以安受寵禄。可。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敕：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爲樂。進退之際，禮義存焉。具官某，頃以耆艾，恬於燕閒。召置邇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黄閫，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卧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仍還舊職，以示往恩。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厥心。可。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敕：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均耳。以親爲嫌，法所當避。往祇新命，率職無怠。可。

劉務誠三班奉職

敕：具官某。爾自宣猷，改隸奉常。歲月滋久，勤亦至矣。錫爾好爵，勉於廉節，以安寵禄。可。

王袞知兖州

敕：具官某。吏道以律令爲師，然讀其書、誦其數，而不知所以行之，未足與言治也。爾明習三尺，出守列郡，臨長吏民。知弛張之方，有循良之譽。急於親養，來請鄉邦。朕不爾違，以勸能吏。祇服休命，益勉無怠。可。

馮宗道遥郡刺史

敕：朕嚴内外之分，飭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智敏强，見於内廷，而外無知者。具官某，蚤蒙器使，薦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擢參後省之秘。而重慎祇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資之崇，益以閲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寵貂冠。勵爾在公，清我禁闥。可。

胡田

先以宮苑副使知誠州，州改爲軍，[1]除爲知軍。

敕：某。沅、誠皆南邊新郡，而誠之於沅，地不能半，官吏兵丁，餽餉勞止，比因有司之請，易以軍壘之稱。爾因領舊治，以撫遠民，均爲長吏，毋以名號之殊，爲輕重之意。可。

陳安石知襄州

敕：襄陽，古都會也，山河雄勝，居楚越之上游，風俗剽悍，兼雍洛之餘習。在戰國爲用武之地，方承平爲無事之國。牧守之勝，圖諜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華髮一心。試之中外，清節可紀。比者解印西土，持節南陽，坐席未温，捧詔入覲。眷荆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闕人。匪爲爾私，將適民望。勉圖安静之術，思繼循良之風。可。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岢嵐軍

敕：具官某等。嵐谷、固軍，皆樓煩之故地，民事雖簡，而邊政爲重。守土之吏，必慎所付。爾等咸以選任，習於疆埸之政。惟恩與信，可以附吾民而服鄰國。勉思訓言，無怠於事。可。

[1]「州」，原無，今據明蜀本補。

王悆光禄寺丞❶

敕：某。政無大小，以得人爲重。雖復膳羞之末，足效才否之實。爾久試於外，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可。

姚勔秘書丞

敕：具官某。爾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卿，譽者交至於前。乃者擢丞宗正，實刊玉牒。顧惟東觀之重，號爲衆材之委。往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爾之意。可。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敕：具官某等。漢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奥壤，守臣之選不在有司。以爾宗閔，入治郎曹，出將使指。以爾宗範，踐歷藩屏，宜於吏民。因其已試之效，付以共理之柄。往祗厥服，俾二郡之民，被愷悌之政，以助予治。可。

林顔權知泉州

敕：某。禄廪之給，官有常日。爾奉使於外，而取逾於法，以致人言，將何以率勵群吏，責之廉節乎？宜罷所領，假守方

❶ 「悆」，明蜀本作「愈」。「寺」，明蜀本無。

州。祇服寬憲，修省無怠。可。

孔平仲太常博士

敕：具官某。刑政之得失，衆人知之。然其所興壞，止於其事而已。禮樂之得失，視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速。爾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玆選。其克爲朕別嫌明微，以詔爾長，俾上下内外不愆于舊章，則爾職舉矣。可。

西蕃首領温溪心心牟欽氈二人並除化外州團練

敕：具官某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爾等才雄諸部，心奉本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團兵寵秩，蓋旌守節之堅；絶等異恩，當俟成功之報。可。

鄭佾知單州

敕：某。公卿之世，有列於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爾名臣之後，以詞藝自奮。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内領單父，恩亦厚矣。毋忝乃祖，勉思所以報者。可。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敕：某等。畿邑大夫，古所謂内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吏民。善惡之效，朝夕可見。以爾之敏，家世名臣，才穎自著。以爾瓌寶，宦學歷歲，志節不回。試以鄉遂之

民，將觀政事之實。在邦必達，爾尚勉之。可。

許懋右司郎中

敕：某。萬幾出納，萃於中臺，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自唐貞觀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煩，實倍前世。雖上有管轄，而郎不得人，罔與共濟。以爾奮自周行，亟更劇務，强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還領右部，尚能體予不次之舉，勉盡匪躬之節。虛位以俟，爾其欽哉。可。

陳軒主客郎中

敕：某。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也。爾昔以文藝發身，名在甲乙。中以靖退補外，安於遐逖。還朝已久，素守不逾。今典祠溢員，而司藩虛位，祗服朕命，往勤厥官。可。

豐稷殿中侍御史

敕：具官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爲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惑矣。爾昔爲御史，不得其言而去。出使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聲予有聞焉。其尚一乃心，時有德言來告，俾予一人獲聽德之助。可。

陳知晦蔡州簽判

敕：具官某。五世舊臣，百年遺老，求之於時，蓋無幾矣。今其子弟官於四方，左

右莫與爲養。大臣來告，惻焉疚懷。以爾篤於孝弟，服勤無斁，雖從事汝南，疑於左遷，而朝夕之奉，實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農少卿

敕：具官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苑囿之政令，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勤惰而正其黜陟，蓋亦勞矣。異時二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勞乎？爾以世家之盛，兼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迹，往爲之少，俾群司競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可。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敕：具官某等。齊魯之富，甲於四方。而連歲水旱，民艱於食，盜賊將起。汾晉之貧，甚於西邊，而逮秋豐成，粒米狼戾，收斂爲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濟二方之宜。以爾利建，忠節强勁，安靖不擾。以爾亮采，才力敏濟，察舉有方。卓然已試之效，庶幾諸道之選。往祗厥服，使民食無匱，而邊儲有繼，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馬城湖北憲

敕：某。爾轉漕汾晉之間，以羨補不足。歷年于兹，亦既勞矣。荆楚雖遠，而庶獄之治，方漕爲簡。其克清心慎聽，使江漢之間無冤懟之民，以答恩寵。可。

林積知福州

敕：某。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於東南。工商之饒，利盡山海。然以地狹，故民多不足；俗巧，故吏或不稱。爾既生於其鄉，長習爲政，歷試列郡，服勞諸卿。今予命爾懷組而歸，非獨觀榮於故鄉，蓋將責實於來效。可。

朱服權發遣泉州

敕：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莅京口，于今再期。朕比以常法，遷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爲吏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爲假守。内飾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顔知濠州

敕：某。汝奉使閩越，不聞令譽，而臨財弗慎，以致煩言。朕因其悔過，待以寬憲，而公議不置，封章繼聞。濠雖小邦，有民與社。服我恩貸，勿忘省循。可。

令罼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敕：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爲善。有能通於經術，率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籍之寵，以爲維城之勸。可。

張宓古知登州

敕：某。文登濱海，有邊防之責。士出守其地，非選不授。爾服勤南宫，以積勞而往。勉自修飭，無忝明命。可。

高遵易改知全州

敕：某。黔南雖遠，而任寄爲重。爾以親往，憚於嶮艱，改命清湘，以安禄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敕：某。昔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於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間，鮮復能及。永惟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恭儉，而至於練精之功，其可忘之？爾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贊冬官，勵精庶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潁州

敕：某。汝陰土沃民夥，有魚稻之饒，而訟訴之煩亦倍他郡。守得其人，則湖山之勝足以爲樂。苟非其人，犴獄煩多，日不遑給。爾蚤以文詞備選，更踐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毋爲潁俗所撓，以稱朕命。可。

黄衲知賓州錢師孟知横州

敕：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邇夷落，以疆埸之政爲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衲，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爲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爲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石景略可宣德郎

敕：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監綱紀百執事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析爲書，於兹歷年，爾與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應於格，舉自縣令，置之通階。毋郡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

范純禮發運副使

敕：具官某。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置之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慎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權寵，自嫌閥閲。東南漕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難之。均通有無，以實中都，非特私請之便，實亦當今之急也。可。

張汝賢右司郎中

敕：某。東南都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綱紀，與聞治要。雖有内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均。爾比自

文昌，出總饋運，治辦之稱，朕用嘉之。還爾舊司，益勉毋怠，以稱朕委寄之重。可。

韓宗道太府少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敕：某等。西漢之治，以九卿爲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則寺監之事，蓋無幾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之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間焉。❶宗道奮於世族之良，練達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諫諍之列，出佐綱轄之司。而皆敦朴自守，才力有聞。擢居二寺之重，益觀歷試之效。深自勉勵，以究成功。可。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敕：蜀雖嶮遠，而民習禮義，易與爲善，難與爲非。一遇循良，懷之没齒。少加虐政，病不自申。昔張詠出守，方兵革之後，撫之以義，民欣戴之。趙抃奉使，方泰侈之餘，節之以禮，民安樂之。及其復來，吏民歡呼，唯恐其去。得失之效，昭然著明。具官某，性本靖深，政實寬厚。處東南苗役之際，簡以易從；當西南征伐之衝，安而弗擾。遺澤猶在，父老知之。是以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勉因舊治，追繼前人。毋使張趙之賢，獨專巴漢之譽。可。

廖正一秘書省正字❷

敕：某。朕登延儁良，策之翰林。爾

❶「間」，原作「聞」，今據明蜀本改。
❷「一」，原作「乙」，今據明蜀本改。

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册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往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可。

劉舜卿加遥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敕：朕臨御華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衆，故務柔遠而息民。蠢披屬羌，夙號逋寇。誘陷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誅，冀其改過。乃敢結連西夏，攻圍南川。竊據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魄，無復畏忌之心；人嫉其奸，思致殄殲之勇。時予良帥，集此膚公。具官某，學通詩書，才任斧鉞。静而知變，勇且有謀。至則避其鋭鋒，去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殘於一炬。元惡授首，種羌震驚。折馘執俘，恩既均於諸將；發蹤指示，賞不可以逾時。宜錫州團之名，仍遷軍候之職。河湟遺種，未忘反側之心；帷幄深謀，當審恩威之用。勉思全勝，以究前功。可。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❶

敕：某。伐叛柔服，朝廷之大義；避實擊虚，將帥之成算。爾出使西鄙，灼知虜情。能宣朝論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密謀。諸羌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干戈之功。增秩易章，未足爲寵。奉使將漕，益觀厥成。予欲戢兵，固所望於爾者；兵利乘隙，豈可以爲常

❶「師」，原作「思」，今據明蜀本改。

哉？可。

廖正古通判滄州

敕：具官某。景城負海帶河，爲一都會。養兵備邊，任兼將帥。當得才士，往爲之佐。爾昔爲小官，疾奸除惡，以能名聞。祇服寵命，勉思所以爲報。可。

龐元英鴻臚少卿

敕：某。朕嘉祖宗將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勞于邊。訪其後人，長育成就，以勸勵百辟。矧爾風力强濟，出入有聞。贊導國容，職高而事寡，兹朕所以追寵先正之意。爾往勉之。可。

張琬知秀州

敕：某。有司進退多士，必以資考爲之銓次。爾入官雖久，而法當爲邑。擢守嘉禾，出於異恩。其克臨民以寬，勿爲苛亟；馭吏以嚴，勿爲姑息。思所以答獎用之意。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敕：某。河決而西，北方並塞之地頻年水災，民艱於食。爾以才選，往貳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無，疏導堙塞，使吾邊民免於流徙之患，則吾爾嘉。可。

劉言可内殿崇班

敕：某。爾章獻外家子，生於紈綺，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既緣華族。特增美秩，兹有舊章。益務自修，以永終譽。可。

張峋户部員外郎改户部郎中

敕：具官某。爾既出使近部，入贊民曹，其爲屬任均矣。然猶以資考之異，别中外之名。用人之慎，國有常典。益勉於事，以觀成功。可。

韓緒等西賊攻圍鎮戎軍南川寨等處，緒等戰守有勞，或復傷中。韓緒、韓進轉二官，楊吉、池評、趙説、臧遜各轉一官。

敕：韓緒等。夏戎背恩，侵我疆埸。犬羊之群，遍滿川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馘酋豪，折其凶氣；或堅完壁壘，保我烝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壯。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國有舊章。疇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既無德不報，爾尚勉於立功。可。

蕃官党令征攬哥趙令京覃恩改官❶

敕：某等。朕嗣守丕業，凡在臣庶，罔有内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後責其所報。爾等守在蕃服，世篤忠勤。朕不以遠故遺爾，增秩賜邑，與朝臣比。勉思自效，以答恩寵。可。

顧臨再授給事中

敕：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敗。若夫無實之人，朝爲端良而莫入於邪。具官某，質重而文，不阿世俗。比從將漕，擢置東臺，封駁之風，震竦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而直聲在人，公議所惜。因其入奏，俾復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憚改爲。苟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爲有知人之哲，爾亦有常德之譽矣。可無勉哉？可。

孔文仲中書舍人

敕：政令之出，公卿爲朕行之，而臺諫爲朕言之。方其未行，内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既行而後言，孰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流落雖久，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置西掖，試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勿，毋替前勞。可。

❶「京覃恩」，明蜀本作「景覃恩」。

張頡待制河北都運

敕：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屬此秋霖，鞠爲汙澤。朕北顧之念，寤寐不忘。雖振廪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流亡之患，要在使者有愛人惻怛之誠。具官某，蚤分刺舉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選，居出納右部之繁。趙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盡所宜。特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欒城集卷之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敕：朕祇事東朝，朝夕咨焉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侑神考，克以眇躬，率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慈訓，謂莫如追寵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聖，蔚爲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没世。決策澶淵之役，卒致匈奴之和。勳列鼎彝，慶鍾任姒。賦政帷幄，澤被海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孫。其尚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敕：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不冒海涯。矧惟文母之家，尊爲外戚之冠。恩自近始，寵無與倫。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蘋藻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作嬪大家，肇錫餘慶。宜新湯沐之奉，以追窀穸之榮。音徽永存，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李氏韓國

敕：和熹之慶，兆自高密。外奮武功，中篤淳行。閨門之風，比隆儒者。維我聖母，鍾慶烈武。積累之厚，追配古人。宜其室家，並受光寵。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圖史，福流子孫。肆予熙事之成，宜錫大邦之寵。服我新命，賁爾舊阡。可。

祖繼隆楚王

敕：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繼、勳業不墜者，惟曹氏、高氏。克顯於世，而皆篤生聖女，輔成二宗之内治。今予神母，實親庶政，均覆内外。是用寵其先人，以慰慈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奮，家聲益茂。出擁旄節，入董環衛。與漢辛氏武賢、慶忌，唐李氏西平、大涼，較長挈大，罔有慚德。兹予大享于合宫，思與懿戚共享其福。肇封荆楚，以福爾大邦名城，爾實宜之。肇封荆楚，以福爾後。可。

祖母康氏魯國

敕：古之命婦，貴從其夫。維克有後，則以其子。矧予天下之母，内極三世之尊，可無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后祖母某氏，育德名族，作嬪大邦。象服之盛，配德於山河；彤管之嚴，比潔於圭璧。比列荆河之壤，追賁九泉；徙封少昊之墟，益彰異數。追遠之厚，予何吝焉！可。

祖母郭氏豫國

敕：朕於舊勳之家，無所不厚。矧維坤德之重，恩何以加？內殫孝敬之深心，庶幾慈仁之一喜。比緣大賚，思極追榮。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傅丕勤，❶宗族稱善。姑章安其能養，子孫法之不忘。茲用推惠澤於總章，易隆名於大國。漏泉之慶，尚克享之。可。

祖母全氏秦國

敕：朕篤於奉天，禮極嚴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寵其祖先，尚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婦德成於早歲，母儀著於當年。宜其室家，施及宗黨。鳲鳩懷均一之性，翬翟見委蛇之容。没而不忘，易舊封於西土；傳之罔極，告新命於宗祧。可。

父遵甫唐王

敕：高密之仁，其報在訓；汾陽之功，其報在曖。維其子孫不能專有其福，實生聖女以母天下。漢唐之盛，曠無與倫。太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孫而楚王之子也。生而富貴，動由禮義。才甚高而不試，德雖隱而自彰。命之不融，中道而殞。祚我神母，實代天工。厚德載於三朝，貴名高於十亂。仁民愛物，每以生靈而爲心；克己復禮，深惡外家之太盛。臨御期歲，遂安四

❶「丕」，原作「不」，今據明蜀本改。

方。和熹才有餘而德不充，懿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報之德，不知所從。兹予祀帝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宇。追崇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堯都，增寵家廟。可。

母曹氏吴國

敕：朕以四海之富，爲二宫之養，猶朝夕歉然，以爲未足。推予此心，以知聖母追遠之念，罔有窮已。謂將成就其美，莫如褒顯其先。太皇太后母某氏，生於功臣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恭儉廉退，孝友慈祥。實生太任，作合英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渭，教成而結其縭。母育四方，二紀于是；君臨百辟，期年有成。推迹本源，安可忘報？改封南國，以賁九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母李氏秦漢國

敕：尊之而欲其貴，愛之而欲其富，聖人非私其親也。情之所厚，禮有必然。眷予外戚之小君，蚤與唐國之内治。恩寵之異，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奕世簪裳，生知法度。鵲巢無愧於居室，麟趾自致於多賢。愛均七子之仁，養及中宫之貴。迨此臨軒之日，方其授几之辰。化被族人，貴震海内。疏封二國，蓋近世之罕聞；壽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皇太后三代

曾祖敏中申王

敕：昔我皇祖，光宅天下，求賢以自輔。一時公相，皆世之豪傑。子孫顯榮，歷世不墜。篤生淑女，作配皇極。究觀本源，蓋非一日之積也。皇太后曾祖某，光大篤實，真漢相之風；富貴壽考，有天人之福。畫像原廟，銘功太常。方均慶於合宮，宜易封於成國。服我休命，祚爾後昆。可。

曾祖母梁氏魏國❶

敕：朕親祀合宮，仰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俛以大賚臣工，侈上帝之福。眷予母族之重，實居戚里之崇。豈無異恩，以廣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靜而守禮，存江漢之風；動必有儀，儼山河之象。德洽宗黨，慶流子孫。疏封有唐，于今歷歲。肇新畢萬之國，以寵向氏之祧。可。

曾祖母張氏魯國

敕：昔向氏之祖，位列丞弼。世方平寧，在位正直。有羔羊之風，退食委蛇；本鵲巢之致，積是懿德。逮其曾孫，嬪于有虞，❷遂母天下。寵光所被，中外莫加。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動由禮義。其

❶「梁氏」，道光本作「宋氏」。

❷「于」，原作「子」，今據明蜀本改。

歸以百兩之衆，其貴有六珈之儀。壽雖止於中身，慶實鍾於來裔。推予享帝之賚，錫以保魯之封。尚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宋氏楚國

敕：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嚴父之教，内懷將母之誠。厚撫其家，追王厥祖。下迨閨幃之懿，咸加封爵之崇。躬孝帥民，朕無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嚴於正家，動必由禮。采蘩以共公侯之事，親桑以致衮冕之華。藹然令猷，克光來葉。肇新封於荆楚，告休命於烝嘗。尚克有知，膺此異數。可。

曾祖母王氏陳國

敕：朕尊尊以教敬，親親以教愛。非予戚里之舊，孰能兼受斯禮？皇太后曾祖母某氏，毓德柔嘉，執禮嚴靖。服膺保傅之教，究知臣妾之勤。内無怨言，家有餘慶。循致坤元之福，遂正母儀之尊。方毖祀於總章，既大賚於寰海。易爾句踐之國，錫以太昊之墟。恩寵有加，永世無墜。可。

祖傅亮榮王

敕：爵爲上公，周制也；王以異姓，漢法也。朕兼采周、漢之舊，以寵親賢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錫異恩而追遠。皇太后祖某，故相之子，生而顯榮。躬蹈儒者之風，

行無世禄之過。積累之厚，下迨子孫；褒寵之優，肇建邦邑。因其奄受北國之命，寵以劍立南面之尊。朕將以慰母心，爾亦世享廟祀。可。

祖母吴氏越國

敕：申王諸子，皆列貴仕。榮國不耀，中止郎官。潛德之深，其報在後。及孫而顯，母儀天下。德澤流衍，室家光榮。皇太后祖母某氏，珪璋之行，著於族人；蘋藻之恭，宜于祖考。貴始封邑，恩錫有邦。兹因總章之祀，推廣隆祐之孝。裂會稽之奥壤，增湯沐之舊封。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父經周王

敕：申伯之德，參於周召之間；褚公之賢，載於王謝之列。恩非專於戚里，名自顯於搢紳。今予外家，庶幾前烈。皇太后父某，絶出世冑，交友儒林。休聲藹然，多福自至。卧淮陽之近輔，表東海之雄藩。清浄不煩，得承流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壽止中身，慶在隆祐。兹因嚴父之祭，起予念母之心。大啓周南之封，以慰宫中之孝。國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母李氏豫國

敕：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獨外有輔佐，而中宫之懿實與有勞。焕

乎四德之充，豈惟一世之積？皇太后母某氏，敦閱圖史，服勞組紃。肅雍娣姒之間，祗敬姑章之奉。誕生淑女之淵穆，不及君子之榮華。初建長秋，閔追榮之已遠；繼開隆祐，知餘慶之方遐。乃者熙事告成，龐恩廣被。肇錫荆河之國，以新脂澤之田。賁于九原，嘉此休命。可。

母張氏冀國

敕：朕聞後庭以德進，則外戚以福終。周之任姒，既克保其國；而漢之薄竇，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實相内治。宜爾外家之慶，仰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母某氏，性稟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國治家之遺迹，迨慈徽毓德於妙年。命之不融，乃止中壽。比緣毖祀，啓湯沐於堯都；錫以命書，賁烝嘗於家廟。漏泉之澤，奕世不忘。可。

皇伯世儁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奉化郡公

敕：唐之藩郡，以留後爲重；周之列國，以諸公爲貴。國朝兼用古制，外以待將帥之功，内以優宗室之懿。非此二者，未嘗授焉。具官某，貴而能降，富而不盈。孝弟之美，著於親黨；儼恪之容，見於朝會。没身不試，遺範不忘。寵加兩使之貳，優以五等之貴。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敕：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以成肅雍之美，朕嘗聞《召南》《唐棣》之詩矣。永惟

皇祖之慶，篤生淑女之賢。賦命不融，中道而没。哀榮之典，兹何敢忘？故越國賢惠長公主，襲寵宫庭，生知禮義。儀降王后，有車服之崇；德配君子，稱室家之懿。逮兹享帝之澤，推予尊祖之誠。大長之稱，寵榮斯極。追錫成命，以賁九泉。可。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敕：留後之權，均於元帥；郡公之爵，貴於諸侯。國朝兼采周、唐之舊官，以爲親賢之異數。慎終追遠，斯極哀榮。具官某，生於富貴之中，綽有縉紳之度。行己以禮，好善不衰。朕篤於合族之仁，嘉爾終身之善，錫之好爵，胙以大邦。仰增族黨之華，俯爲窀穸之耀。可。

唐俛

蓬溪簿，於瀘州隨軍部夫入界，瘴死，贈梓州録參。

敕：具官某。乃者師征瀘戎，爾與在行。瘴癘爲虐，往而不返。朝廷追録勤勞，不遺細大。特加督郵之贈，以易賻布之禮。孝子之請，予何忍違？可。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留後封奉化郡公

敕：生於富貴而成於禮義，克自抑畏以没其身，不有寵榮，何以爲勸？具官某，宗黨稱孝，朝廷所賢。肅雍右衛之華，捍禦遥州之重。賦命不淑，中道云亡。匍匐之恩，情何極已；哀榮之典，國有故常。可。

士覿贈左領軍衛將軍

敕：具官某。宗室之良，生而不試，没而無述，則爲善者何勸焉？爾以孝弟忠信，紀於族黨，贈之諸衛之秩，以表平生之賢。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燾三代妻

曾祖

敕：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宫，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朕命不替，世世賴之。可。

曾祖母

敕：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蘋蘩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休聲藹然，後世追誦。宜錫召公之社，以寵安氏之祧。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敕：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長而不試，德久晦而自彰。身雖屈於當年，善終表於來世。三師極品，焜耀縉紳之間；九原有知，寵綏存殁之地。可。

祖母李氏

敕：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本柔嘉，行稱純絜。婦德成於雍穆，母儀備於慈仁。胙以少昊之墟，易其叔鐸之土。服我休命，宜爾後人。可。

祖母齊氏

敕：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齊氏，恭順以惠女師，慈儉以奉君子。閨門從而有禮，子孫賴以多賢。上蔡之封，歷年於是；大名之壤，開國惟新。寵以密章，賁爾家廟。可。

父

敕：士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考。具官某父某，樂於潛晦，不求聞知。推良心以與人，抱長才而不試。安輿就養，遍歷於方州；西府宴閑，薦移於歲月。錫之好爵，以裕予心。服我寵章，益介眉壽。可。

母張氏

敕：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禄之無施。玆予毖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即爾心。具官某母張氏，靖而有禮，勤於治家。空傳四德之名，不待千鍾之養。寵加異數，以慰終天。爵無異於生榮，地莫加於韓樂。服我休命，子孫不忘。可。

母王氏

敕：朕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養，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方今一人而已。總章之慶，恩被遐遠。封爵之厚，予何愛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行必由禮。手治蘋藻，躬執組紃。老而不衰，足以爲法。宜錫三秦之壤，以爲一族之華。壽考且寧，祇服朕命。可。

妻

敕：朕初見上帝，嚴配文考。公卿駿

奔，來相熙事。工祝致告，均錫純休。朕不敢專，思以迨下。非獨身享其報，亦使家被其榮。具官某妻某氏，少長名家，輔佐吉士。丞嘗之敬，先祖是安；膳服之宜，宗族咸喜。仁厚見於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增湯沐之封，益耀笄珈之寵。服我新命，宜爾家人。可。

李清臣三代妻

曾祖

敕：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迹晦鄉黨，德如珪璋。力行於方寸之間，責報於百年之後。子孫之盛，縉紳罕聞；保傅之尊，德義爲允。服我休命，宜爾後昆。可。

曾祖母尹氏

敕：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及其良人，咸有淳行。孝敬稱於宗族，福禄迨其子孫。策名僞科，與我近輔。肇啓伯禽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尚有知，服寵無斁。可。

曾祖母周氏

敕：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周氏，珪璋之行，著于族人；蘋藻之恭，竭于嘗禘。貴始封邑，恩錫有邦。肇從申伯之封，改食潞子之國。服我休命，以賁宗祧。可。

祖　父

敕：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兹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鄉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閟章，以賁幽隧。可。

祖　母

敕：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中臺之轄，實總萬機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紃，敦閱圖史。祗敬姑章之奉，肅雍娣姒之歡。中饋之儀，風猷未替；東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賁爾廟祏。可。

父

敕：士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考。具官某父某，隱而不試，久乃自彰。孝弟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爲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爲我得臣之助。比推恩於秋享，增峻秩於師垣。追賁九原，尚克嘉此。可。

母

敕：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禄之無施。玆予毖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夙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宜即鄉邦之奥壤，以爲封國之美名。服我寵章，祚爾後嗣。可。

妻

敕：朕登用儁傑，委任責成，非獨厚以爵秩之華，亦將盡其室家之願。乃者躬祀帝考，大賚臣工。封國迨於閨闈，世禄通於子弟。朕於卿士，實無愛焉。具官某妻某氏，生於名儒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愛均諸子，比鳲鳩之仁；貴以良人，備翬翟之服。肇錫山河之廣，寵增湯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純仁三代

曾祖

敕：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宫，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餘慶自彰。仁義之報，不及其身；功名之實，灼見於後。極三師之貴，既錫於寵名；慰九原之知，肇建於成國。可。

曾祖母

敕：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閑之中，率禮不越；共儉之素，御家有常。報在子孫，世篤功烈。肇錫韓侯之邑，以爲家廟之華。其尚有加，服寵無斁。可。

祖

敕：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兹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

孝。具官某祖某，種德之深，稼而不穡；發源之遠，流則愈長。偉哉元子之賢，繼以諸孫之盛。廟食之久，蓋未可量；鄉國之封，肇新其舊。可。

祖母

敕：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要，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靖恭，信順慈孝。天道不諂，報在後昆。人爵自高，祚以封國。易宛丘之故地，錫全楚之大邦。尚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祖母

敕：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本兵之要，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紃，敬治蘋藻。祗率祖考之舊，循致子孫之賢。中饋之儀，風猷未替；西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以嚴廟祀。可。

父

敕：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祐，賚之正人。既以克和羌戎，又以燮治區夏。出入中外，實兼文武之烈。今予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西帥，

以臨中樞。匪伊異人，惟父惟子，得人之盛，朕無愧焉。具官某父某，秉德不貳，好謀而成。始任諫諍，知無不言；中爲將帥，靖而能勇；卒以功業，股肱先聖。茲予懷想風烈，用建爾仲子。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之命。惟師保之貴，既無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寵。可。

母

敕：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禄之無施。茲予毖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麟趾之風。宜錫寵榮，以慰存没。乃祖唐相，實啓衛國之封；眷予樞臣，願爲密章之贈。賁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劉摯父

敕：朕臨照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者季秋大享，駿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繄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澤，宜特先於庶工。具官某父某，種德之深，終身不顯；教忠之篤，没世乃彰。挺然司直之良，美哉有子之慶。不有錫命，孰知其賢？宜加四品之崇，以爲九原之慰。可。

欒城集卷之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　祖

敕：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逮嬪御，化其德風，罔不賢淑。迄兹三世，猶有耆舊，儀于六宮。故其祖考，日益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潛德不耀，久而後彰。至于曾孫，寵託宮掖。兹因大享，祇率舊章。命爲上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

敕：天之報施，昭然不誣，世之顯榮，皆有由始。而況逮事皇祖，流澤私親，夫豈偶然而至於是？貴妃苗氏曾祖母馮氏，柔嘉之德，見紀於族人；慈儉之風，有聞於後世。乃眷曾孫之貴，親承大享之休。易湯沐之舊封，爲窀穸之新寵。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祖

敕：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

澤，不冒海隅。矧惟先朝舊人，外家通貴。恩自近始，宜無與先。貴妃苗氏祖仁恭，隱約之中，操修以禮。被寵光於來裔，知報施之不誣。官爲上公，已極人臣之貴；地分全楚，復推列國之雄。錫是閔章，以賁幽壤。可。

祖母

敕：朝廷寵綏臣庶，褒顯其先，惟有四輔之崇，乃錫三世之命。其於禁掖，殆無幾人。貴妃苗氏祖母袁氏，容德之修，著於宗黨；福禄之盛，及其子孫。方予熙事之終，胙以成國之賦。賁爾廟祀，世世保之。可。

父

敕：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永懷弓劍之遥，不忘簪履之舊。而況逮事左右，今爲老成？宜其尊親，特被休寵。貴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篤生淑人。既壽且康，允仁而信。薦經元祀之慶，每極追崇之榮。肇錫大名，以配隆爵。密章之賜，澤及九泉。可。

母

敕：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矧吾三朝之人，獨享百年之福。眷爾近戚，予何可忘？貴妃苗氏母裴氏，徽柔靖恭，幽閑肅敬。行應家人之美，慶鍾女子之祥。茲予大享之成，肇易新封之寵。漏泉之澤，存没兼榮。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父

敕：具官某父某。朕毖祀總章，陟配神考。子大夫奔走厥服，咸與有勞。推予嚴父之心，爲爾顯親之慶。錫命之寵，壽考不忘。可。

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肅敬可以教子。乃者大享之禮，百執咸事。朕寵綏忠孝之心，推本源流之自。疏爾爵邑，以榮子孫。可。

妻

敕：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儉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無内顧之慮。朕方推帝澤於天下，其何愛一邑，不以寵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父

敕：具官某父某。❶合宮之享，義存嚴

❶「具」上，原有「朕」字，今據文例刪。

父。朕惟天下之士，追養之誠，上下無間。是用推予錫命之寵，旌爾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尚服休命。可。

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没有良子。欲盡劬勞之報，莫如爵命之隆。方大賚於總章，宜肇新其湯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妻

敕：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勞則同，而寵榮莫及。存没之念，終身惻焉。方予慶賜之行，肇加脂澤之奉。賁于窀穸，尚克嘉之。可。

范鎮父

敕：士有歷事三世，秉持一心。志懷金石之堅，言爲社稷之計。耄期不亂，清静無求，訪之古人，殆亦無幾。朕既復命以位，思見其人。旋觀德業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隱居閭巷，名出搢紳。以孝弟爲傳家之資，以詩書爲教子之實。自修於方寸之内，責報於百年之間。子孫勃興，冠冕相繼。方予大享之慶，錫以追崇之榮。開府之儀，比隆於三事；漏泉之澤，少慰於終天。可。

鮮于侁父母

父

敕：朕既得直諒多聞之士，而置之禮樂之司，擢之諫諍之列矣。乃者總章大享，來相于庭，因予嚴父之心，成爾顯親之願。具官某父某，懷抱美志，博通古文。上自河圖洛書，下及天文地理，無有不綜。庶幾古人卷懷而歸，以遺後嗣。金章紫綬，雖不及其平生；密印閔書，示追榮於泉壤。可。

母

敕：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後世有麟趾信厚之風。詩人所嘉，於今猶信。朕既得其子，以知其親。具官某母趙氏，江漢之行，山河其容。手執詩書，親教子弟。雖負米而養，自有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宜易脂田之奉，仍加褕翟之榮。追賁九原，以慰存沒。可。

陳曼父聞

曼任登州録事。父聞年九十一，以敕封承務郎。

敕：具官某父某。總章之慶，凡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親。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及，念之惻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

錢勰父母

父

敕：錢氏舉國内附，俾吴越之人，免兵革之亂。子孫受封，帶河礪山，藏在盟府。矧其後世，賢傑間出，赫奕相望，其於追崇，安可復後？具官某父某，貫穿墳史，練達典章，博辯有文，絶出倫輩。父子兄弟，進以直言，譽喧一時，望以卿相。中道而隕，報在後昆。儼然侍從之華，與我總章之祀。寵之開府，載是閔書。九原有知，服命無斁。可。

母

敕：婦人之貴，當從其夫。禮變古今，義均存没。肆予大享之慶，俾極追封之榮。具官某母某氏，育德高門，作嬪大族。生知圖史之樂，不煩保傅之箴。餘慶在其子孫，清風播於宗黨。肇封成國，光有翟衣。錫此密章，寵爾廟祐。可。

李瑋三代

曾祖

敕：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顧惟念母之深，特厚外家之禮。往事雖遠，此恩未移。具官李瑋曾祖某，懷抱美志，浮

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肆予大享之慶，肇易三秦之封。九泉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敕：成王之母邑姜，齊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伯亦賴其寵。矧我皇祖之聖，重以李氏之賢。子孫相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國有舊章。具官李瑋祖某，隱約之中，操修以禮。克有淑女，篤生聖人。寵雖不逮於平生，澤尚可加於來裔。比因秋享，肇易國封。錫是閟書，以寵廟祀。可。

父

敕：朕深惟仁祖之意，寵綏元舅之家，申錫婚姻，以固恩禮。乃眷奠邦之嗣，來相合宫之祠。熙事告成，鴻恩先及。具官李瑋父某，貴而能降，富而不驕。諸子之賢，迭爲將帥。大邦之寵，更王齊秦。肇新錫命之書，以慰終天之感。可。

王堅父

敕：朕惟景德、祥符之間，治定功成，庶幾三代。時維丞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廟，卒配烝享。至於慶曆、嘉祐之際，克有賢子，不墜厥家。出入中外，允文允武。兹予季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後，

有能在朝，相我熙事，宜有褒寵，以勸百官。具官某父某，始以諫諍名聞朝廷，終以將帥威加戎狄。父錫之慶，子成厥功。故雖富貴顯融，赫奕再世，而天下之議，不以爲過。生爲六官之長，没加三事之榮。匪予爾私，惟德之報。可。

曾布父

敕：曾氏系出東魯，淵源師友，本於孔氏。譜牒詳具，雖遠而明。子孫盛大，繼顯於世。具官某父某，文學之美，肖其先人；議論之長，信於來世。仕而不遇，志存於書；没而愈彰，慶鍾厥子。屬詞比事，粲然有古人之風；理財禦邊，卓然有當世之具。才智競爽，爵秩同升。其於搢紳，殆無一二。朕既任以事，恩寵其先。今兹大享告成，顯親沛澤。追錫崇階之贈，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確父母

父

敕：位極三師，而爵封大國，雖元勳盛德，有不能至者矣，而將相大臣，欲顯其親者得之。吾是以知積善之爲難，而有子之爲貴也。具官某父某，潛於下僚，不求聞達。躬有懿行，久乃發揚。美哉中子之賢，任予元宰之事。久厭機務，退守便蕃。深念教忠之勞，求易苴茅之賜。大名奥壤，雖爲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願即故鄉之近。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母

敕：貴以其子，而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時予舊相之寵，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於大邦，不以成其純孝？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嚴於治家。禮先中饋之勤，恩遍外姻之廣。命之不淑，没有餘哀。肇易脂田之封，永保荆人之國。寵爾廟室，以利後人。可。

秦晉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祖祖母父母

祖

敕：具官某祖某。朕追懷弓劍之遥，不遺簪履之舊。矧功存於保護，而寵極於平生。宜因大享之恩，成其尊祖之念。寵加列衛，追賁九泉。可。

祖母

敕：具官某祖母某氏。朕祗祀合宫，嚴配聖考。思其志意，恍焉如存。是以推廣舊恩，施及幽遠。肇易脂田之奉，以申追遠之誠。可。

父

敕：具官某父某。朕孝愛之深，無德不報。永惟保育之舊，夙著劬勞之恩。方大享之告成，宜顯親之施及。諸衛之貴，存没兼榮。可。

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爾蚤以息女之良，功存蕃邸之養。報已隆於貴顯，恩宜逮於存亡。肇新湯沐之封，以爲幽冥之慰。可。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郡太君

敕：嚴父配天，國之大禮也。以子貴母，三代之舊章也。兹予大賚之慶，澤被含生之倫。矧於近親，志切追遠，錫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臨下以禮。生著御家之法，歿聞有子之賢。賜湯沐於大邦，爲窀穸之餘寵。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張方平父

敕：士之懷抱志節，老於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永惟公卿之貴，本由父祖之賢。行義絶倫，聲聞不著。特緣有子，得列於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具官某父某，性本静重，行極高明。宴坐一室之間，心遊萬物之表。澹然自守，寡笑與言。遂以絶人之姿，深積傳家之慶。柱石之寄，嘗參二府之崇；几杖之儀，又已十年之久。比緣昭配，許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錫追崇之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李端愿父母

父

敕：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勢憑戚里之榮，躬被儒者之節。昔聞其語，未見其人。具官某父某，爵本傳家，親聯築館。進退以禮，無世禄之非；交友多賢，盡當時之傑。被遇前聖，流芳後來。有子而賢，久列東宫之貴；開府以贈，仍因西土之封。錫是閎章，賁爾幽隧。可。

母

敕：帝乙歸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車，而肅雝之禮成。風化所由，恩禮當異。具官某母某氏，淵源之盛，當世莫倫；禮義之隆，至今傳誦。儼若姑章之奉，穆然閨壼之風。車服下於王后，而不以驕人；子孫衆如螽斯，而要於守法。故能奕世不墜，休聲愈隆。兹予大享之成，因爾故封之廣。閎書密印，寵數不渝。可。

張方平祖

敕：朝廷優二府之臣，列三世之贈。眷我耆舊，退處鄉閭。方大享之告成，宜申錫於休命。賁及祖廟，進封大邦。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宗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力行於方寸之間，得報於百年之後。朝之大老，惟爾元孫。肇新

淇奥之封，增寵師臣之貌。❶告于幽隧，服此優恩。可。

富紹庭母

敕：朕追懷先正之臣，建功當年，流澤後世。時惟丞相臨淄公，以甘盤之舊，股肱太平。丞相韓公，以魏丙之賢，翼亮數世。風流未遠，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興追遠之念。具官某母某氏，臨淄公之子，而韓公之配也。幼服圖史之訓，晚同忠義之勤。有德有年，五福兼備。奄從淪謝，中外咨嗟。茲用不忘舊勳，寵加新命。因其封國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賁爾宗祧，世世無斁。可。

蔡朦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敕：昔我皇考，分命守將，鎮撫四夷。時惟西羌，弗克靖順，實賴良帥，是震是服。遂以顯績，進登西樞。命之不融，中道而殞。聲蹟之美，于今不忘。具官某父某，謀猷靖深，勳業崇茂。治邊之略，紀于一時。經遠之功，著于來世。比緣陟配之享，永懷先正之良。追錫崇階，比儀三事。有子之慶，奕世嘉之。可。

劉攽母

敕：婦人之賢，著於《麟趾》；贈禮之

❶「貌」，明蜀本作「貴」，道光本作「報」。

盛，極於翬衣。朕親享合宮，加惠百辟。矧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異恩，以示追遠？具官某母某氏，篤生大族，作配名儒。環佩之聲，動必由禮；蘋藻之薦，舉不失時。追懷令猷，尚有諸子。守道不倚，則漢中壘尉；博學不倦，則唐居巢侯。美哉有子之良，爲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爾九原。可。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 以母封回授永壽君。

敕：朕親享合宮，均慶多士，以寵榮其親，推而上之，又及其祖。其於親親尊祖之義備矣。美名大邑，介爾眉壽。子孫不忘，益勉忠孝。可。

張琬父昇追封韓公

敕：朕追懷祖宗，下逮先正，聞嘉祐、治平之盛，宗臣大老相望於朝，永思其人，如見風采。具官某父某，始以直氣振於中司，終以令德長於西府。歷事二祖，懇款一節。歸老嵩少，追迹松喬。殂謝未幾，風烈猶在。比緣合宮之祀，嘉其有子之慶，既封鄉國，以賁私祧。九原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曾　祖

敕：樞臣之長，戎政出焉。內則張皇

六師，以禦外侮；外則綏懷四夷，以安中國。久虚之位，歷試以庸。特推三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勸。具官安壽曾祖某，處躬甚厚，與世無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隱不仕，而世承其休。逮爾曾孫之良，冠予西府之列。折衝之效，偃革可期。斯用錫帝傅之隆名，賁私祧之常祀。九原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

敕：古之賢君，有師臣之義。朕臨御百辟，想見其人。眷予宥密之賢，夙承祖考之烈。積德之厚，獲報甚隆。寵之上公，以見予意。具官某祖某，賦性端慤，終身退藏。孝弟發於自然，忠信驗於來世。松生於谷，閲歲不衰；泉發於山，造平而大。啓良心於嗣子，胙多福於元孫。歸乎家廟之隆，數致閔書之賜。賁于幽隧，宜爾後昆。可。

父

敕：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率循孝弟之風，施及邦家之廣。朕既用其子，不忘其親。薦錫崇階之榮，以寵退食之養。具官某父某，資性淳篤，既慎靖以安貧；操行堅强，亦共儉以居富。一變簪裳之盛，親見廊廟之崇。循致承平，既股肱之允賴；報之寵禄，宜命數之超升。壽考且寧，訓敕無怠。可。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汝舟乞以妻叙封回受。

敕：某。合宮之慶，士得以其親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父母。今汝舟願以妻之叙而加其祖母，恩從其厚，將以極尊祖貴老之義而已。綏爾眉壽，服寵無斁。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敕：某母某氏。合宮之慶，澤被存没。爾篤生令人，當以子貴。肇錫湯沐之奉，以慰怵惕之感。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富弼贈太師

敕：慶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位，實相先後。海内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經涉險阻，繼以存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歷相三世，配食清廟。肆予大享，加寵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某父某，德及夷夏，功載史册。出盟獯鬻，復結二國之歡；入秉陶鈞，首開萬世之議。性本直諒，終身不回。心樂虚閒，超世自得。音容未遠，風烈可追。錫以上公之章，明我師臣之意。告于幽隧，慰爾後昆。可。

劉沆追封秦國公

敕：生而秉鈞，顯名於世；没而有子，通籍於朝。❶家存舊德之餘，國有世臣之盛。比緣大享之慶，來告顯親之誠。勳舊既隆，恩寵亦異。具官某父某，奮身南國，致位中台。風蹟之優，效見於民政；勤勞之久，聲載於圖書。頃自告終，奄更三世。爵極師保之重，國分吴會之雄。宜錫社於秦亭，示追崇於家廟。九原未泯，服此鴻恩。可。

盧政贈司空

敕：祖宗懷柔四方，兵革不試。雖有貔虎之士，擁旄鉞之寄，皆老死侍衛之間，不見才武之效。然其聲績未泯，子孫在廷。追遠之恩，國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劍之任，推雄萬夫；韜略之賢，著稱當世。卒能保寵，以没其身。兹大享於合宫，示追崇於列辟。宜錫冬官之印，以增家廟之榮。魂而有知，服寵無斁。可。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敕：朕敷求哲人，咨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爵其三世，以禮其私祧；知其有慈愛室家之心，則封之大郡，以助其内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爲之禮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由

❶「没而有子通籍於朝」，「子」、「於」二字原誤倒，今據明蜀本乙正。

禮。起於糟糠，而善處窮約；逮其富貴，而不聞驕奢。茲使君子，綽有成德。遂登丞轄之位，率由夙夜之佐。是用望郡以爲湯沐，翟茀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敕：朕有懷二宗，思見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閒平之賢。粤維禮命之優，蓋有朝廷之舊。女既及笄而字，爵當裂土而封。恩禮之隆，孝敬斯在。楊王第三女，幼而好禮，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茲擇良士，亦惟外親。將修纁鴈之儀，肇錫湯沐之奉。惟恭且儉，可以保是美名；惟孝與和，可以安於二姓。風化之首，其尚勉之。可。

欒城集卷之三十三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門下：上將之任，本智略以爲先。萬夫所望，亦材武之兼尚。惟擢拜之未幾，亟辭疾以告勞。言念悃誠，式敷明命。殿前副都指揮使、❶武泰軍節度、黔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苗授，蚤讀兵法，有志事功。久踐戎行，自奮邊鄙。入參環列，既被遇於先朝；累積歲勞，適謀選於元帥。遂分旄節之寄，克諧卒乘之歡。宿衛逾年，勤勩爲請。愍獨賢於煩使，俾暫佚於近藩。爵加貴名，邑衍真食。潞子之舊，俗武而淳；守士之臣，事簡且暇。於戲！建橐而出，知寵數之不移；勿藥有瘳，幸年歲之未暮。卧理非壯士之節，力疾有忠臣之風。勉俟安平，起就勳業。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充保康軍節度、房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知潞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兼提舉澤晉絳慈遼州威勝軍屯駐駐泊就糧、本城兵馬巡檢公事，替韓宗古，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封如故。

❶「副」，欒城本無。

主者施行。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門下：多畜衛兵，莫如國朝之盛；次補元帥，蓋本祖宗之常。顧惟萬騎之選師，重以千廬之嚴徼。欲衆心之素服，非宿將而莫當。誕告在廷，咸聽朕命。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管内觀察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劉昌祚，奮由弓劍，資以韜鈐。❶整於治軍，才出邊將之右；勇於對敵，聲著隴山之西。乃者取其先朝指蹤之餘，授以平涼總護之貴。種羌久困，既款塞以來庭；環尹適虛，歸釋甲而御衆。爰加旄節之重，以壯轅門之觀。旌旆不移，什伍如故。當使少加號令，自益精明。於戲！仁足附衆，則六師不擾；威能克愛，則萬夫可齊。亦俾貔貅之徒，咸知忠孝之節。勉矣來效，往其欽哉！可特授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堂吕大防加恩制

門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遺，復三王之舊。皇祐之盛，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物有成憲，敷遺後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墜。乃辛巳之吉，

❶「鈐」，原作「鈴」，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躬被冕服，祇即群工，❶禮成不遺，❷神貺昭答。誕降多福，均畀在廷。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户、食實封六百户吕大防，篤實而文，寬厚而栗。在英祖時，納忠不回，爲名御史。在神考時，宣力不懈，爲賢守臣。逮兹纘承，即與丞弼。既全付之鈞軸，遂能任我棟梁。正顔色而誠意宣，出詞氣而忠邪辨。左右三載，咸乂四方。民無煩苛，羌率舊職。稼穡茂遂，神人燕安。俾我釐事告成，舊章不墜。雖荷帝祉，時惟乃功。宜因賜胙之恩，遂行進律之典。增大國邑，衍食真封。疇爾茂勳，勸我多士。於戲！公爾忘私，非獨得君，亦以獲祐於帝；寬而有制，非獨善始，亦以克要厥終。及兹休成，同底至道。可特授依前官職，❸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門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諸侯之孝；加地進律，所以廣上帝之恩。矧維天屬之尊，世奉濮園之享，❹相予肆祀，綏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天人之應。用敷大號，昭告治朝皇伯祖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嗣濮王、食邑一萬二千一百户、食實封三千七百

❶「即」，欒城本作「帥」。
❷「遺」，欒城本作「違」。
❸「官職」，欒城本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❹「世」，欒城本作「出」。

户宗暉，爵封世王，名冠屬籍。貴而能降，富而不驕。孝弟肅恭，率本天姿之懿；威儀問學，蚤承師訓之良。同我絜齋，獻於饋熟。進退和於禮節，升降比於樂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衍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優。於戲！承安懿之後，思繼前人之令猷；兼將相之隆，勉圖夾輔之休烈。兹因受爵之寵，益起循牆之恭。庶無間然，克有終譽。可特授依前官職，❶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門下：朕出款原廟之嚴，入謁總章之秘。師臣外帥多士，以靖吾國。宗卿内帥諸父，以正吾家。親賢既和，天人咸若。膺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屬之尊，宜有寵光之異。皇叔祖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上柱國、鞏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六百户宗祐，耻爲富貴之習，動由禮義之中。祗順父兄，親近師友。肅若閨門之治，穆然朝謁之容。秉旄鉞而四方之志行，錫茅土而諸侯之禮備。遠鎮容管，近殿洛師。處之若無，久而益慎。爰推大賚之澤，益彰有德之榮。增衍故封，懋錫真食。於戲！考之晉人，則安平之於武帝；求之唐室，則元嘉之於高宗。皆以德重屬高，恩隆禮異。往祗服於明命，思無愧於古人。可

❶「官職」，欒城本作「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嗣濮王充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特授依前官職，❶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門下：漢封同姓之國，勢遂疏於本朝；唐任宗室之隆，用每雜於他族。祖宗酌古今之典，❷篤兄弟之親，雖極茅土之封，常居朝謁之地。眷禮特異，前世莫倫。皇叔祖建武軍節度、邕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上柱國、郇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六百户宗楚，孝友根心，文藝飾性。居處恭，故不聞過行；室家理，故可以涖官。師保不煩，朋友稱信。乃者顯相原廟之祀，齋宿總章之廷，鬷假無言，質明成禮。顧惟大賚之澤，宜處群臣之先。益衍故封，陪敦真食。於戲！宗祀之典，所以教孝於諸侯；賜胙之恩，所以均福於上帝。誠觀禮以知義，尚修身而保終。祗服寵光，永有燕譽。可特授依前官職，❸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佶加恩制

門下：朕惟成王尚幼，而紹文武任姒之業。時其諸弟之貴，則有邗晉應韓之封。皆克保邦，以輔王室。今予仲叔之衆，咸訓祖考之謀。方宗祀于文人，以陟配于上帝。

❶「官職」，欒城本作「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鞏國公充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内觀察等使」。

❷「今」，原作「令」，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❸「官職」，欒城本作「持節邕州諸軍事邕州刺史郇國公充建武軍節度使邕州管内觀察使」。

禮成弗越，孝思無窮。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氣之盛。皇弟鎮寧軍節度、澶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上柱國、遂寧郡王、食邑六千户、食實封一千九百户佶，得天之粹，克孝于家。典學之初，弗煩于傅。觀其率禮之意，既有成人之風。受册苴茅，已賜盟於如礪；備儀出閤，終有賴於維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澤于下，豈兹貴介，而有忽遺？宜增多户之封，并衍真食之賜。於戲！富而知稼穡之事則富可保，貴而知君臣之節則貴可全。受爵既先於四方，修己豈後於群辟？祇服明訓，其永有詞。可特授依前官職，❶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似加恩制

門下：朕明發而興，有懷文武之烈；孝愛之廣，施及兄弟之親。兹擇季秋之良，躬展總章之祀。升侑烈考，昭配昊天。執幣以前，愾然如在。念遺意之所屬，顧同氣之當先。皇弟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内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上柱國、普寧郡王、食邑五千户、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似，幼有岐嶷之姿，長見肅雝之美。克勤朝夕，既已無違於家；日親詩書，知其有志于學。

❶「官職」，欒城本作「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遂寧郡王充鎮寧軍節度澶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❷「五」，欒城本作「三」。

爵分茅土之貴，任兼將相之榮。身能處之不驕，人亦期之可久。宜益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多。於戲！顯宗之於東平，下腰腹之詔；明皇之於隆慶，歎羽翼之詩。朕既無間於伯仲之間，爾亦無忘于孝友之行。外以事國，內以顯親。可特授依前官職，❶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偲加恩制

門下：古者教成於家，治定於國。九族既睦，萬邦咸和。今予季弟之親，未遑就傅之禮。追先帝眷懷之深意，推東朝鞠育之異恩。錫命之隆，可後於衆？皇弟武成軍節度、滑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持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上柱國、祁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偲，生而敦大，長則惠和。氣禀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喜；心懷徇達，知師保教訓之方。乃者擇季秋之良，修宗祀之禮。事天所以報本，嚴父所以顯親。罄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念天倫之戚，永懷顧屬之隆。宜因慶賜之行，并衍封食之賜。於戲！父兄皆萬乘之富，豈其患貧？爵秩既五等之尊，貴於能降。滿而懼傾，高則不墜。可特授依前官職，❷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如故。主者施行。

❶「官職」，欒城本作「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普寧郡王充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

❷「官職」，欒城本作「檢校太尉持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祁國公武成軍節度滑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

馮京加恩制❶

門下：世臣之於故國，增望實之隆；老成之於典刑，有諮謀之益。眷吾嘉祐侍從之列，實惟朝廷心膂之臣。迨今所存，數人而已。乃者合宫肆祀，百辟駿奔。顧瞻舊人，方在外服。懷想風聲之懿，豈忘霈澤之加？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❷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户馮京，敦大敏明，肅恭和惠。名冠多士，偏居臺省之高華；德合前人，遂攬兵政之微密。納之煩劇而不亂，涅於渾濁而不緇。心與善人，望推前輩。丙吉雖病，以陰德而復全；蕭傅出藩，懷本朝之雅意。頃膺旄節之重，以當趙魏之衝。坐使中朝，不勞北顧。宜衍大邦之履，仍加真食之封。於戲！身歷四朝，履夷嶮而一致；心通庶事，閲義理者尤多。豈以中外之殊，而廢謀猷之告？介爾眉壽，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職，❸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昌祚加恩制

門下：朕因路寢之正，舉合宫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隆，車服兼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履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

❶ 欒城本題作「保寧軍節度馮京加恩制」。
❷ 「管内」，欒城本無。
❸ 「官職」，欒城本作「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充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殿前副都指揮使、❶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劉昌祚，天資鷙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羌，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畀之旄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閱浹旬，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耻自列。服予霈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思。貴當益恭，老當益壯。可特授依前官職，❷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文彦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門下：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强食，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八千一百户、食實封一萬一千八百户文彦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璟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

❶「副」，欒城本無。

❷「官職」，欒城本作「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慜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予訪落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景以求安。勤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緑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還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謨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可特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備河禦胡，固天下之要地；建都置守，皆前世之重臣。雖中外之無虞，實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則視若虚邑，得所付則坐爲長城。是用敷告外廷，復任舊老。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馮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鹽梅之德；磨而不磷，志懷金石之堅。入則參領萬幾，出則蕃屏四國。頃加旄鉞之寵，俾臨趙魏之衝。宜民宜人，靖重而不擾；無怨

無惡，樂易而可親。朕不忍奪民所安，故命易節而處。升視冬卿之秩，併加邑户之封。蓋官宿其業，則事無不知；民習其上，則信而易使。方今河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歲有衍溢之虞；北流既駛，而方患隄防之缺。介衆所利，卿靡弗聞。舊德所臨，朕亦何慮？於戲！兵民細故，責之將佐。而可爲邦國大猷，非吾耆老而誰聽？勉盡白首之節，以寬北顧之憂。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詔敕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彦免弟嘉彦尚主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忠彦。覽所劄子，奏「伏聞聖恩，宣召臣弟嘉彦赴禁中引見，欲令尚主。伏望以長主之貴，更加慎擇」事具悉。惟先正魏公，光輔三世，有勞宗祧。雖没元身，其報在後。先皇帝追懷忠厚之德，許以婚媾之親。逮兹奉行，實出遺旨。雖卿以惡盈爲戒，深欲固辭；而朝廷謂無德不酬，莫回成命。謙冲之意，嘉歎不忘。所請宜不許。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昔王導以輔政之業，郭子儀以專征之

功，肆其後人，皆聯戚里。衣冠之盛，晉唐所稱。未聞其子孫以盈滿爲言，而朝廷聽辭避之請也。今予先正，實配前人。築館之恩，報功斯在。蓋便蕃之寵屬於乃父，而事不在卿；選擇之命出於先朝，而朕不敢易。體兹至意，罔或固辭。所請宜不允。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敕：孫固。省所劄子，奏「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目。聖恩深厚，未忍遽從。今氣血益以羸耗，在假已二十日。坤成聖節，不能勉强趨赴。伏望聖慈察臣出於至誠，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篤老之臣，於國有肝膽之親，而命以位，非責其趨走之勞也。卿以垂白之年，許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託，非徒爲朝謁之勤也。今者眷倚之厚，朕方未怠；聞望之隆，人亦無間。徒以壽日方迫，疾勢未平，不能造朝，遽欲謝事，既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謂何，朕實未諭。既命賜告以自養，卿其少安而勿違。所請宜不允，仍給寬假將治。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彦乞外任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忠彦。覽所劄子，奏「兄爲執政，弟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魏公之功，没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懷舊勳，擢卿於六官之貴；繼因遺旨，屬嘉彦以副車之姻。推吾此心，蓋非一日。本將并録其子，以寵其父；豈欲獨收其弟，而棄其兄？比因力辭，嘗已臨諭。有唐故

事，非獨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尚茲勤請，殊失眷懷。吾欲伯仲相望於朝，❶以示國家不替舊德。起視乃職，罔復煩言。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敕：忠彥。省所劄子，奏「兄爲執政，弟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❷君臣之間，以誠意相遇，則事無不可；以形迹爲務，則理或難通。朕惟魏公歷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子孫。追懷茂勳，述行先志。以卿性資忠良，久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託。以嘉彥業履純潔，方及冠歲，可以與姻親之選。各隨材分，以答勳勞。由義而言，略無嫌疑之可避；顧卿何慮，特假形迹以爲辭？況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祇服朕訓，何恤人言？其罔復辭，以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❸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敕：孫固。省所三上劄子，❹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辭位，義也；而朕以事留卿，亦義也。既皆爲義，則卿之所執雖未爲過，而朕之所設亦豈遽非乎？尚何力辭，以廢成命？今者四方無虞，廟堂之上非有艱難之慮、緩急之政也。卿疾雖未復而勢已有間，日雖稍久而事則無損。誠能得告以養疾，疾愈而造朝，宜若於體無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强而圖報，宜若於國有補也。尚何所疑，而辭之不已乎？勉循前

❶「欲」下，欒城本有「使」字。
❷「敕忠彥」至「事具悉」，欒城本無。
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欒城本無。以下十篇同此。
❹「三」，明蜀本作「二」。

命，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詔

敕：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苛，必能哀矜有罪；寬平盡下，可以詳究微文。矧在東臺，逮兹累歲。觀封駁之無避，知廉直之有餘。衆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祗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吕公孺免户部尚書不允詔

敕：公孺。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賦有常供，無暴斂之入；用循故事，有不給之虞。朕眷求長材，委以足用，虚位以俟，累月于兹。卿家本世臣，早更事任。頃涖京邑，亦既久勞。辭而不居，誰使任事？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敕：門下。皇帝臨御，海内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于廷。吾自臨決萬機，日懷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群臣奉表于閶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内東門拜表。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告歸，朕所未喻。豈以老成之望，而蹈新進之爲？謂宜少安，卒輔予治。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彦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彦博。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朝廷數以兩鎮命卿，而卿率以固辭獲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横被，或謝事而得休。歷考前後所加，猶是公相常禮。今者老而復起，起而復歸，率自帝師之隆，未見前人之比。兼持旄節，夫豈過哉？已却封章，姑止可也。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敕：彦博。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

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彦博。覽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以公義；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於既謝，凡以爲民。矧於陟降之間，未覺筋力之憊。苟誠在愛民，則愈老而民不厭；誠在許國，則愈久而君益親。卿既以道深結於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去，義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敕：彦博。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絜去就之分，厲廉耻之風，此新進之士立名於世者之所爲也。以朝廷爲家，以社稷爲悦，此老成之臣竭忠於國者之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恤小廉，出循朝命，既得之矣。歲月未幾，體力猶康，遽欲

悉。命由君出，禮以義起。豈必皆有故事，然後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見其比；或出或處，自昔未聞其人。矧復兩鎮之異恩，既有先朝之成命。蓋昔日之勳，未若今日之盛；則今日之受，豈必前日之非？勉聽朕言，祗受册禮。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文彦博三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彦博。覽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爲二帝師。求之古今，未見倫擬。得謝而去，在禮宜殊。佩相印，持將鉞，以爲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漢中之衆。所以華國，非特以爲卿寵也。今辭之不已，深所未喻。吾志先定，卿其勿辭。所請宜不許。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敕：彦博。省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朝廷之命，審而後發，非力辭之所得免也。卿親對便坐，繼三上章，詞已竭矣。而朕之素心，終不可易。且卿兩以師臣歸第，❶前無其比，而後無其繼。雖兼擁二節，孰以爲非者哉？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文彦博免兩鎮許允詔二首

敕：彦博。覽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祗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恩之不勝義，舊矣。卿既告老，而吾以至恩，

❶「師」，原作「帥」，今據欒城本改。

授卿二鎮。朝有成命，而卿以大義執節固辭，雖欲不聽，其如義何？況卿所陳，關國之體，以謂宗室之故，不當施於群臣；而非法所加，亦難行於治世。辭之以禮，衆實謂宜。吾豈以一時之恩，而廢天下之義哉？勉從所請，還卿舊節。再惟誠悃，不忘嘉歎。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敕：彦博。省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祇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嘗以兩鎮寵綏大臣者，惟魏國忠獻韓公與卿爲二。忠獻既已一辭於前，而卿亦嘗再辭於後。先帝亮其至意，爲改册書。天下既頌先帝之明，復嘉二臣之義。今朕嗣守成憲，率而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實無違者。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朕豈忘斯義而廢卿言？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兹詔示，想宜知悉。❶

河東官吏軍民示喻敕書

敕：河東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彦博四朝舊臣，一時耆德，起於既老之後，輔予纘服之初。奏章屢陳，歸意莫奪。師臣之貴，爵無復加；將鉞之崇，恩俾還舊。矧爾故鄉之父老，安於前尹之威懷，比聞册書，想多歡慰。今特授文彦博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勳封如故。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❶「换授」至「知悉」，欒城本無。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敕：孫固。省所劄子，奏「自去年正月末涉夏兩次重病，蒙聖恩寬假，得遂生全。然臣一年飲食減少，氣力羸乏。仰于天聽，以祈矜憫，許臣休致」事具悉。朕屬任耆老，本非旅力之求；卿被遇股肱，豈可一朝而去？雖自以羸瘠爲苦，朝謁多艱，然而遇事不廢思慮之明，進對每有諮謀之益。何損於政，遽當告歸？矧今邊防無異域之虞，而宥府有同寮之助。勉親藥餌，仰循邦家。神之聽之，介以壽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❶

韓忠彦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敕：忠彦。省所劄子，奏「伏睹除同知樞密院，伏望追改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樞，總領兵要，綏御邊防。事有失於須臾，患或貽於久遠。是用輟卿左轄之要，付卿右武之權。分職雖殊，柄用則一。易地而已，力辭謂何？矧復親黨之微嫌，豈爲腹心之深累？勉起視事，尚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蘇頌。覽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

❶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欒城本無。

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篤學。在昔圖史，包括無遺。本朝典章，指陳可數。中以直道，廢於一時。終守金石之姿，不爲燥濕所變。白首在列，丹心甚明。進轄中臺，斷自吾意。勉服休命，勿爲固辭。所請宜不許。故兹詔示，想宜知悉。❶

敕：蘇頌。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日奉寶訓，進讀金華。詞氣裕然，進退以禮。朕既已熟聞講解之益，抑又究觀業履之詳。臺中紀綱，責在丞轄。卿其以平昔舊聞，施於政事；朕亦以所參庶政，驗卿前言。毋爲固辭，當取成效。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蘇頌。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預石渠之選。一時同列，于今幾人？結髮翰墨之場，白首忠信之節。議論如故，志意不衰。擢任柄臣，蓋旌耆德。辭至于再，殊匪吾懷。所請宜不許。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敕：蘇頌。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二轄之司，萬幾所萃。不明故事，政或失於紛更；不達當今，用或病於膠固。朕以卿誦習典章而不厭，更閱義禮者尤多。擢置左右之聯，實求咨訪之益。雖力辭之不已，顧成命之難回。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❶「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欒城本無。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敕：孫固。省所劄子，奏「伏睹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緣臣有女嫁忠彥之弟純彥，有此親嫌，理合迴避。伏望罷臣知樞密院事，獲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秉樞機之臣，有以近親不許避免之比。是以並建長貳之懿，不取形迹之嫌。今卿以謂無他同寮，請循著令。雖祖宗舊法，不可遂忘；而君臣同德，姑爾無害。豈以纖芥之故，遽爲退老之謀？再閱謙詞，徒用嘉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尹進興龍節無量壽佛敕書

敕：周尹。省所進奉興龍節無量壽佛一軸事具悉。佛心無爲，佛壽無量。有能繪其真相，俾來獻於誕辰，勉我以清浄之風，祝我以期頤之福。忠勤深至，嘉歎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❶

范百禄免侍讀不允詔

敕：百禄。省所上表「蒙恩除兼侍讀，伏望特寢誤恩」事具悉。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憲部，持法寬平，不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吏治，朕既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進，今以是老。朕寤寐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勿復避。所請宜

❶「夏熱」至「不多及」，欒城本無。

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❶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敕：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施於有政；寬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適從議讞之勞，遷領銓綜之重。蓋因已試之效，非有躐等之嫌。選劇務繁，不可久曠。勉力思報，賢於固辭。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文彦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敕：彦博。省所劄子，奏辭免孫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卿以耆老給扶，子孫以進見授服。前後既異，豈以重復爲疑？奏牘上聞，何其畏慎之過？已頒成命，罔復重辭。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敕：孫固。省所劄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賜開可。緣年齒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憊至此，無復安全之理。伏望哀憐，早降俞旨」事具悉。卿逮事聖考於潛宮，與聞先朝之大政。貴老求舊，屬任之意方隆；引疾告歸，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豈當然？體力雖衰，姑復自勉。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❶「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欒城本無。以下四篇同。

宰相呂大防等爲旱乞退不允詔

敕：大防等。省所劄子，奏「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事具悉。歷時告旱，歲事可虞。精禱未孚，神貺猶嗇。朕側身思咎，終夕靡遑。卿等躬任爕和，志同憂患。雖引義自責，大臣之體則然；而釋位求安，有國之計何賴？尚講救荒之政，以助憂民之誠。苟能使旱不爲災，則朕復何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敕：門下。吾母臨御四方，親決萬務。清心克己，凡以爲民。而天意弗咸，歷時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饑饉既至，疫癘將起。齋祠雖切，漠然弗應。吾則不德，民實何罪？中自循省，寢食皆廢。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循有一于斯，皆足以上咈天心，下擾民聽。致斯旱，咎實在吾。皇帝遇災，恐懼不敢自佚。既命有司降食避殿，罷五月朔朝。吾亦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側身念咎，固無吝於改爲；協德濟民，尚有求於列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敕：門下。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夙夜祗懼，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

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土。歲事凛凛，民且狼顧。雖禱祠備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寛弛，吏或爲害而莫懲歟？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歟？念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缺；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可。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鄧温伯免翰林承旨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温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❶

敕：温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爲官，而承旨以年德爲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既久在朝廷，❷當識朕意。遷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❶「故茲」至「不多及」，欒城本無。下則同。
❷「久」，原作「父」，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呂大防等再爲旱乞退不允詔

敕：大防等。省所再上劄子，奏「近以旱暵爲沴，乞罷職任。伏蒙詔命，不從所請。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常暘爲災，民瘠已甚。朕爲之父母，而卿等爲朕股肱，相與憂之，固其任也。然至於求罷職事，則匪朕心。朕既自以失德爲疑，卿等姑復以粃政爲念。因民情而圖救，脩旱備以防微。既能夙夜在公，豈必逡巡去位？朕志如是，卿其少安。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喻敕書

敕：彰德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守難其人。馮京名臣，姑易其節。假爾鄴城之重，壯我留鑰之聲。矧旄鉞之得賢，抑吏民之增氣。已頒大號，想慰輿情。今特授馮京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勳封如故。故兹示諭，悉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不允詔二首

敕：馮京。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老臣所在，衆志自安。邊鄙震其威名，吏民習於條教。事可坐定，政無更張。是

用因魏都之舊疆，換鄴城之新節。孚號既布，僉謀畢同。方慶得人之難，遽覽飛章之請。吾命惟允，卿其勿違。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敕：馮京。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魏博重鎮，舊用老臣。旄節寵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稱多士，既歷三朝；卧治此邦，於今再歲。復欲借君以爲重，蓋亦因民之所安。豈其固辭，而可得免？祇服成命，永綏北郊。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❶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敕：彥博。省所劄子，奏「今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乞賜寢罷」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厚；而卿以禮自克，辭不敢居。卿既能見得思義，以律貪夫；朕豈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節？蓋知損之爲益，是以高而不危。所請宜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❷

范百禄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敕：百禄。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預英祖之選；中以直道，干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劭。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

❶「故茲」至「不多及」，欒城本無。
❷「故茲」至「不多及」，欒城本無。

置卿金華之中，茲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復班六曹之首，無躐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傳家之慶。朝有成命，勢不可違。時方須才，義亦難奪。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❶

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欒城本無。

欒城集卷之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藩，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未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事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節，始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爲手足；尊之重之，以爲蓍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自力，蓋亦何疑？尚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衛兵虛帥，累月於兹。召節亟還，辭章繼入。既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説以固辭，孰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著績境外。

歸總環衛，本以次遷。懇避節旄，再形謙請。顧成命之不反，宜就職以無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彦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衛武之年，踐呂尚之位。❶安然無作，則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靖之德，坐鎮群動之樞，不勞施爲，以僃筋力。今者初畢元祀，遽聞告歸。幾務多閑，朝謁非病；屬任既重，披閱爲疑。方假百年之令猷，以觀庶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既進退之兩得，謂始終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閑，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文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孰尸厥功？顧維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兹秋成，躬致禋祀，爕和鎮撫，卿與有勞。

❶「位」，欒城本作「仕」。

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賴同德贊襄之益。國有成憲，時錫寵章。其罔復辭，勉服休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永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祇受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祇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祠，凡執豆籩，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❶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群后在廷。卿奉祀濮園，首帥宗子。相我熙事，不忘肅雍。逮茲禮成，宜受帝祉。矧朝廷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謙辭，莫回成命。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覃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親，與濮園烝嘗之奉，顯膺異數，實先諸臣。矧茲均福之餘，本緣升侑之慶，祇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總章之祀，成于顯相，雖駿奔走、執豆籩，皆被其澤矣，而況於王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屬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相之勤。雖欲不居，懼失常典。

❶「暉」，原作「暄」，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載嘉誠請，難狥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祗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然。熙事告成，大霈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爲群臣之先。執謙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得。既受帝祉，懼不敢專。思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懿親，辭而不有，謂群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照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卿侍祠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工，❶咸被光寵。豈獨潔己，固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矧諸父兄之貴，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顧享者耶？辭至於再，深所未喻。尚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弟佶似偲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諸孫。宗祀合宮，茲見元良之盛；大霈寰宇，特先仲叔之賢。率時舊章，錫以休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憂喜

❶「工」，明蜀本作「僚」。

同之。朕有事于合宫，徼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其澤，豈予諸弟之親而有不遍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貴，居王公之尊，典禮既行，爵命自至。茲以廣愛，豈將期驕！與其被命而力辭，孰若居寵而知畏。祇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歷世不决；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損。至於禮樂之文，赦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余諸弟之賢，弗迪前人之訓？祇服寵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勞。宜爲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爲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祠，勞於宿衛。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聯，下逮什伯之長，咸錫休命，罔遺一夫。苟將獨辭，何以率衆？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閑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責之之重。鎮靖吏士，折衝蠻夷。苟誠能之，尚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復固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穹之降福，縻好爵以廣恩。非獨尔私，尚將何避！若夫閫外之寄，師中之權，朕既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禄。今此成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功。幸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群公。苟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賚之慶，胡以辭爲？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罄四海之來祭。雖祖考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卿夙夜在公，直諒不倚，成我熙事，尔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已行之命，其罔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衆或未喻。矧成命之不反，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祗見昊穹，嚴奉文考；卿蚤以儒術，用於先朝。蓋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霈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彦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爵。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礪廉退之風。國之故常，吾敢失墜？卿自祖宗之世，兼將相之權，得謝神考之朝，既履師臣之貴，老而復起，功成告歸。豈以上公之尊，不如命士之寵？兼鎮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沖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卿謝事之餘。父老在朝，❶國勢增重；誨言時至，典學日新。方當問道之秋，❷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彦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議論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宜？尚體眷懷，毋復謙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

❶「父」，明蜀本作「元」。
❷「秋」，欒城本作「初」。

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以幹國之蠱，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國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夙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勉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況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滋久，稱道不亂，擢置綱轄之地，以爲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復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爲仁，凡克己以濟民，皆力行而不悔。矧今久旱傷稼，憂在阻饑，豈以菲食逾旬，指爲難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後，荒政之所備者尚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忘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時不雨，天之告戒已深；因旱責躬，朕之誠意未怠。今雖小雨繼至，而二麥已傷。饑饉有已見之形，禾黍無必穫之理。卿等遽陳誠請，求復故常。

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矧復神母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遄舉舊章？須歲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復。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祈，上將答於天心，下以慰於民望。今者膏澤既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深，斯民鰥寡之幸。在吾祇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順，忽陰陽之久愆？方歲事之多虞，姑復少俟；苟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獲守丕基，未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干陰陽之和。去冬以來，時雨弗若。譴告之久，逮今半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雨而足？永惟會朝之禮，❶百辟具來；膳飲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黼扆之盛，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以兼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雩而得雨，牟麥既傷；田雖可耕，禾黍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不違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既至，秋稼稍蘇。卿等遽

❶「會朝」，欒城本、明蜀本作「朝會」。

與庶官，求信前請。吾將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終斯民豐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暘爲譴，奔走祠望，降黜典常，亦既逾時，僅而獲雨。永惟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充。庶幾終歲之登成，未免茲心之怵惕。虛治朝之列位，損内饔之常羞，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爲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既嘉前王之小心，豈以一雨而遂懈！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異，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變或可消；雨雖應祈，而怠忽忘災，則歲未可必。頃者膏澤荐至，群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却弗回，惟衆意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之設，雖勉强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尚賴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恤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陽爲災，甘澤未遍。朕祗率舊典，以行本心。茲因屢請之勤，審知時雨之足，苟無憂於民食，豈必廢於邦常。朕既用僉言，正坐食珍，不改國朝之舊；卿等亦廣吾意，修政謹備，常若水旱之來。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祗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以報本，内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永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於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祓齋殿幄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純嘏。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大祀。穆然重屋之邃，焕乎右坐之嚴。祗率舊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合宫，祗事

上帝，❶將儀式於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尚慎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侑。精誠盡於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有告勞，以須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纘嗣先烈。四及季秋之吉，再款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貺昭答。益懋仁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粢盛之奉；群心祗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盡純誠，外殫庶物。遂舉多儀之盛，何憚累聖之隆。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絜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及此休成，蓋亦勞止。永膺福祚，以保家邦。

❶「事」，原作「視」，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祝文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瀆星辰祝文

維年月日，❶嗣天子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尾宿星：❷乃者暑雨過常，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請以時而決疏。兵役暴興，冀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幸開塞之協宜。尚饗。

景靈宫安鐵水窗祝文

維年月日，❸皇帝遣某官某致祭于里域真官：❹伏以靈宇邃嚴，周渠捍密，有司繕故，以時易新。既命涓辰，敢告經始。尚饗。

後苑祈晴祝文

維年月日，❺皇帝遣某官某，❻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祈晴道場。伏以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宫之大禮，迫季

❶「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

❷「某官某」，欒城本作「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秘閣校理武騎尉劉唐老」。

❸「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己丑」。

❹「某官某」，欒城本作「昭宣使和州刺史内侍押班管勾景靈宫趙世長」。

❺「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❻「某官某」，欒城本作「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後苑譚扆等」。

月之近期，塗潦爲憂，寢食幾廢。仰祈法力之勝，時斂積雨之祥。開示秋暘，以成歲事。下慰勤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謹言。

太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年月日，❶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某官臣某敢昭告於宣祖昭武睿聖皇帝：❷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飭工繕治，選日告虔。棟宇益堅，威靈無疎。尚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❸皇帝遣某官某，❹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一麥一空，惕焉不德之慚，貽我烝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啓天竺之浄壇，庶使鍾梵即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復禾黍於有秋。豈獨微衷之私，實亦衆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❺皇帝名謹遣某官某，❻敢昭

❶「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

❷「某官臣某」，欒城本作「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賜紫金魚袋臣李周」。

❸「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午朔」。

❹「某官某」，欒城本作「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後苑譚扆等」。

❺「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

❻「某官某」，欒城本作「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

薦於某神：❶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烝庶之何罪？尚祈甘雨，克畀豐年。衆之所同，神罔終棄。尚饗。

謝雨祝文

維年月日，❷皇帝名謹遣某官某，❸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遠，麥禾可憂。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澤普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存。尚饗。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真宗神御祝文❹

維年月日，❺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某，敢昭告于太宗皇帝：❻伏以終南積高，神明是宅。仙廟夙設，容御攸存。屬當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故常。尚饗。

❶「某神」，欒城本、明蜀本作「東嶽天齊仁聖帝」。
❷「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
❸「某官某」，欒城本作「左朝散郎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
❹「真宗」，欒城本、明蜀本無。
❺「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
❻「太宗」下，欒城本、明蜀本有「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十六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年月日，❶嗣天子名謹遣某官某，❷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伏以膏澤不時，咎在邦政。烝庶何罪，橫罹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尚霈甘雨，卒成豐年。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尚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年月日，❸嗣天子臣名謹遣具官臣劉摯敢昭賽于昊天上帝：❹伏以旱始於冬，牟麥既病；勢延於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益，賴靈德之好生。甘澤霶流，群槁復作。民有望於饘粥，國無廢於粢盛。仰止鴻私，莫知所報。尚饗。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維年月日，❺皇帝遣某官某敢昭賽于某神：❻伏以民以食爲生，神以民爲主。亢陽爲厲，顧多匪德之慚；靈雨既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澤無窮，恩德何報！尚饗。

---

❶「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

❷「某官某」，欒城本作「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屼」。

❸「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

❹「具官」，欒城本作「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食實封五百户賜紫金魚袋」。

❺「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十三日丁丑」。

❻「某神」，欒城本作「護國顯應公」。

嶽瀆謝雨祝文

維年月日，❶皇帝名謹遣某官某敢昭賽于某神：❷乃者歲方常暘，民既艱食。賑倉廩而何救，殫雩禜而莫聞。雖懷閔雨之誠，顧乏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群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屢作，甘雨俄均，禾黍復生，麻菽可蓺。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相之，時節風雨之至。尚饗。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維年月日，❸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

❶「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
❷「某神」，欒城本作「東嶽天齊仁聖帝」。
❸「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

亦豫祈于中禁。祓除祕殿，祇俟真游。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奠幣，冀釐事之有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年月日，❶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祇見上帝。遵道家之祕籙，先祓不祥；企真馭於太虛，罔違誠悃。錫兹祉福，畀我休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年月日，❷嗣天子臣名謹遣某官某，❸請道士二七人，❹爲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年之久；漲水東溢，疑還故道之流。兵役既興，❺民力重困。顧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惻怛以無私。式遏橫流，少安北道。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❶「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
❷「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朔日」。
❸「某官某」，欒城本作「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秘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
❹「請道士二七人」，欒城本無。
❺「既」，欒城本、明蜀本作「亟」。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維年月日，❶嗣天子臣名謹遣某官某，❷請道士三七人，於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多稼如雲，淫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永惟刑政之失中，顧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執致功。泥潦塞塗，中外告病。仰惟真聖之妙，實司陰陽之權。廓清繁雲，焕發朝日。屈伸俄頃，變化無方。使民獲收斂之功，而國遂齋祠之禮。永望霄極，祗薦勤誠。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年月日，❸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畢道場，一七日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因聽政之堂，脩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禮成不違，神貺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顧依妙道之餘。祗祓禁塗，遠逆真馭。誠心上達，微供獲陳。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❶「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
❷「某官某」，欒城本作「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臣楊偁」。
❸「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

罷散青詞

維年月日，❶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❷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饗帝合宫，獲成嚴父之志；薦誠秘殿，復陳終事之儀。靈科既脩，真貺斯格。肅然神光之下，怳然誠意之通。明德甚微，愧天心之博應；神功莫測，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❸

景靈宮預告雅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皇帝名謹遣昭宣使、内侍省内侍押班、管勾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七人，於景靈宮天興殿開啓雅飾預告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道高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❹伏以威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寖失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皇帝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内

❶「年月日」，欒城本作「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
❷「一百二十分位」，欒城本無。
❸「無任」至「謹詞」，原無，今據欒城本補。
❹「維元祐」至「天尊大帝」，原無，今據欒城本補。

侍省内侍押班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❶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焕。歲月既久，必有增嚴。兹因卜日之良，敢告飾工之始。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嗣皇帝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内侍省内侍押班、管勾景靈宫臣趙世長，請道士二七人，於景靈宫天興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❷伏以靈德常新，威顔有耀。儼若斯民之望，怳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即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張懷寶，請道士二七人，於西嶽開啓謝雨道場，晝夜設醮分位，恭賽於西嶽金天順聖帝：❸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顧。精禱既格，神應不違。牟麥復存，禾黍可望。永惟千里之澤，豈獨一人之私。尚終降休，迄有豐歲。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❶「維元祐」至「天尊大帝」，原無，今據欒城本補。
❷「維元祐」至「天尊大帝」，原無，今據欒城本補。
❸「維元祐」至「順聖帝」，原無，今據欒城本補。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❶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乙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❷伏以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麥既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籲天不聞？惟側身念咎之誠，不敢自赦；而絜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澤之滂流，尚俾饑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真聖所臨。無任懇倒之至。謹詞。❸

其二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勾當三館秘閣臣李永言，請道士三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❹伏以常暘爲虐，夏已及中。精禱未孚，雨不逾尺。麥雖粗入，未足充八口之饑；禾則始生，猶當俟三日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

❶「詞」，原作「祠」，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❷「維元祐」至「上德皇帝」，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❸「懇倒之至謹詞」，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❹「維元祐」至「上德皇帝」，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俄頃。慈閔衆庶，覆護邦家。召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勃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絜誠致享，近在外朝；先事告誠，祗祓中禁。企聖真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忽怳攸通，福祥來暨。冀奠玉而神享，迄升煙而禮成。終始莫違，上下蒙慶。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❶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洊至，河流灌盈，溢于北都之南，疑有東行之漸。亟興兵役，永念民勞。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流之勢。浮議一定，疲俗再安。覬洪造之無私，庶微衷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陟配之隆，及中辛而既舉。顧菲薄之何有，賴

❶「精虔」至「謹言」，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以下六篇同。

真聖以爲依。祇按靈科，潔齋祕殿。仙游降格，神貺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物之定。眇然微悃，過此何求。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敷佑下民。眷真宇之靚深，儼粹容之肅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新。既祇薦於科儀，期永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永久，❶福千世以無疆；邃宇穆清，延萬靈之景從。肇新遺像，祇薦薄誠。庶資法會之功，敷錫烝民之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雨，千里同憂。顧民何知，惟帝是賴。精禱既應，多稼獲存。饘粥之餘，倉廩攸實。仰憑道供，少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❶「永久」，明蜀本作「久遠」。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旱暵以知窮；真聖至仁，視疾苦而能救。不嫌屢請之黷，溥施甘澤之慈。❶禾黍復生，囷倉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疆。風雨侵尋，塗丹脱落。時加新飾，以謹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❷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鞏固，殿瓦峻嚴。雨澤浸淫，丹粉墮落。恭擇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威神不竦。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❸

❶「慈」，欒城本、明蜀本作「滋」。
❷「精虔」至「謹言」，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❸「精虔」至「謹言」，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明堂禮畢内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微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享帝之能。顧菲薄之何功，賴僊真之垂佑。歸依靡極，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❶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祇答昊穹之貺，升侑文考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❷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宫寢崇深，廊廡缺圮。敢涓良日，祇命衆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❸

❶「臣無任」至「謹言」，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❷「臣無任」至「謹言」，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❸「精虔」至「謹言」，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欒城集卷之三十五

論時事狀三首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外任狀附。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

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恤，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

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

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轍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説，轍所以未諭也。

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説，轍所以未諭也。

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户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户，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轍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疏。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

户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横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户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户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税之外别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户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税，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之數，❶以定兩税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税既兼之矣。今兩税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户常少，下户常多。少者傜役頻，多者傜役簡，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閒。今不問户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户則便，下户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傜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户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户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

❶「于」，原作「千」，今據明蜀本改。

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户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宦，❶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户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户，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争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説，轍所以未諭也。

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内興宫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争排其説，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❷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説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争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

❶「今」下，欒城本有「既」字。「宦」，欒城本、明蜀本作「官」。

❷「見」下，欒城本有「有」字。

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禄廪，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没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説，轍所以未諭也。

常平條敕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説，轍所以未諭也。

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疏，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效，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附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今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疏，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

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兹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❶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别白是非，而與世俗争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聽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

❶「奉」，道光本作「承」。

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宫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爲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

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説。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横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内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

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説。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閲。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争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

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

然軍中之口，猶復匈匈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敕，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倦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

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❶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

❶「土」，原作「上」，今據明蜀本及下文改。

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毁壞支體，爍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脱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飢饉，積憾之民奮爲群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

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群臣交口争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狥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

僥倖功名之心與晞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畫一狀附。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内。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

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厭苦者，❶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踴躍，思睹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

❶「厭苦」，道光本作「怨苦」。

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

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己爲之而己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晝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附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并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鄰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户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效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

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禄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禄，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禄，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禄吏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慎擇多禄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禄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禄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税，則兩税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税則用爲户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

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横，官吏蒙責，嘯聚群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脱；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復免。❶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别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絶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税之利。國體卑辱，海内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争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❶「復」，明蜀本作「得」。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摇海内，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❶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系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書　一　首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

❶「自」，道光本作「且」。

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

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没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欒城集卷之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十首❶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元祐元年二月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阼，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期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

伏惟陛下恭勤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群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

昔真宗皇帝臨馭群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託於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

❶「論時事」，原作「時論事」，今據欒城本改。

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

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❶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 十五日。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麦枯瘁，災害廣

❶「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欒城本作「當黜而不黜」。

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饑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

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税，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産、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争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没家産，杻械生蟣虱而不得脱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原額罰錢，見今資産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弃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悦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强暴，消止盜賊。

臣謹案《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弛租税，減算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絶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奈何靳而不與哉？伏願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爲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户賦税，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敕，終

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聞奏。❶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十六日。❷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料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饑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

然臣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敝，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爲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兼臣竊覩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❸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疏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録劄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

❶「聞奏」，明蜀本作「奏聞」，欒城本無「聞」字。
❷「十六日」上，欒城本有「元祐元年二月」六字。
❸「役」，原作「投」，今據欒城本改。

動大議。❶臣願陛下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❷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

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苟大法既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疏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户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寬剩，❸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丁、女户、官户、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牓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❶「動」，欒城本無。
❷「差役法行」，欒城本作「役法之行」。
❸「緣」，明蜀本作「況」。

論蜀茶五害狀 二十四日。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廷未加禁止。

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焰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爲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吕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説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

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

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弊。❶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干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它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

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户，以種茶爲生。自官榷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遞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估米價，强俵茶户，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户納茶，又例抑半價，

❶「益」，欒城本作「間」。

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元條：園户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内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往却僞作園户中茶，虚旁支出官錢入己。近年卭州常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賂不貲，指教出賣者。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户，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户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隨時即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毁棄。官既不收，園户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園户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甆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爲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❶獨因緣茶法，❷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税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税，以此省税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

❶「蜀」，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❷「緣」，欒城本無。

量出税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税務畏憚茶司，❶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税爲息，由此省税益耗。假有作税錢上曆，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閔劄子奏，茶司全年課利，内有一項係茶税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税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爲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嶮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税户。其爲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有洋州般茶人，❷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般茶日呈。❸後來永興即不曾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馱，計四百餘斤。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爲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

❶「茶司」，欒城本、明蜀本作「茶官」。
❷「洋」，原作「澤」，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❸「雇」，原作「顧」，今據欒城本改。

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税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税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税、雜税錢及酒課增羡，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陝西沿路酒税務歲課較之可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息錢、食錢之類，❶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税而止。

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税、雜税、酒課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❷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得及此數。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饑饉之災，民不堪

❶「息錢食錢」，欒城本作「食錢息錢」。

❷「十」，原作「千」，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命，起爲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

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爲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耻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爲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敕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隨宜脩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疏略差誤，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

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

差役至今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内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迤邐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户。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況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絶。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❶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説，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❶「以」，欒城本作「必」。

乞選用執政狀 二十七日。

右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則幸。❶

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爲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卧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日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攬萬幾，而西北二虜、交趾、瀘蠻常擾邊境，以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己無爲，責成於執政大臣。大臣又皆媮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遠甚。陛下以謂蠻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盜所畏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

謹按左僕射蔡確，憸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❷才疏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爲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吕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爲有，安能爲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絶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於

❶「則」，原作「財」，今據道光本改。

❷「識」，原作「織」，今據道光本改。

大政事、大議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門謝，爲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之此等，❶其爲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爲丞相，至於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託乎？

陛下新臨天下，人材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爲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脩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耻，天下傳笑以爲口實，而朝廷輕矣。先帝時，有司屢言縝贓罪有狀，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争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於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爲至艱至危之時，早賜罷免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群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

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降黜，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節次奏請，伏閤力爭，以決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

❶「大」，道光本作「事」。

不當然。必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私意。惟陛下裁酌，早賜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閏二月一日。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

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婾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禄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來，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

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道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吕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

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縝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案確、縝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罪也。夫爲大臣，忘君狥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横流也。

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縝，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縝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竊觀蔡確所上表，雖外迫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者，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爲相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孰能行此？

確既不自引咎，又反以爲功，著之表疏，傳之天下，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臣不勝憤懣，乞賜詳酌施行。

乞罷蔡京開封府狀二日。

右臣近奏：「乞取問開封府官吏明知熙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蹙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乞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

謹按權知開封府蔡京職在近侍，身爲民害。若不知舊法人數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請，是不忠。京新進小生，學行無聞，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確族從，因緣幸會，以至於此。近者段繼隆公事，道路皆知其私狥。繼隆出於胥史，兄弟數人布列三省，京嘗爲檢正官，與此輩狎暱。繼隆贓汙顯露，理在不疑，而大理寺官吏畏避觀望，數月不決。今者方欲推行差役舊法，王畿之政爲天下表儀，而使懷私之人竊據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賜指揮，先罷京開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結絶前件公事。所貴官吏不至觀望首鼠，以長姦私。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子六日上殿。

臣伏見陛下采聽群言，罷左僕射蔡確，中外釋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復欺。而右僕射韓縝獨端然據位，略無動意，衆情疑惑。臣忝備諫官，不敢默已。

謹按韓縝才質凡鄙，性氣粗暴，文學政事舉無寸長，比之蔡確，遠所不及。陛下聖明，必無賢縝之理，特以先帝新棄天下，未欲從外别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遷補。今已逾年，即位改元，政令一新，確既已罷去，而縝任遇如故，是以衆議紛紛，未肯弭服。臣聞韓縝家法不正，雖其父子不能相安，涖官猛暴，至以酣酗鞭殺指使，過惡雖著而無與國事，臣不敢一一煩言。至如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没戎狄。虜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將，無所復施。其後擢爲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釁，用兵深入。至使諸將敗衂，前後喪師數十萬衆，天下疲弊，帑廩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厲階一生，至今爲梗。存之則耗蠹中國，爲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强與。遂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縝曾無計以救前失。

據縝二罪，雖伏斧質以謝天下不爲過也。而況備位宰相以來，怙勢作威，任情不法，群下洶洶，側目畏之。宗道、宗古皆縝之親姪，縝任在中書，職當進擬，並引二姪同升列卿。因臺官彈奏，始自舉覺，各與降等差遣。朝廷知其不可信任，遂令三省自此同書進擬。縝之兄絳，移守北京，知父子無同領帥權之理，而乞以其子宗師同管句安撫司公事，知轉運判官以按察，已而乞以所親信人杜純爲之。壞法亂紀，莫斯爲甚。縝公行私意，廢法徇兄，以行其言。父子同領大權，古無此事。惟東晉之衰，司馬道子與其子元顯共執國政。自非季世，安有此例？賴陛下聖明，抽回指揮。若其不然，遂爲四方口實。

臣又竊觀言事之官，每有論奏縝事，縝陰懷忮恨，不拘久近，或罷其言職，或因事責降，必報而後已。先帝朝翟思爲臺官，言縝在樞府，令所轄邊將買馬虧價，自群牧司遷官，盜取公使家事不還，先帝隱忍不行。翟思近以司業作詩失韻，非有大過，而縝逐思止知軍差遣。縝初相，臺官黄降言縝平生過惡，不堪大用。陛下業已用縝，未欲即罷。縝畏其復言，除降國子司業，雖似遷擢，實奪其言事之權。是以群臣震懾，不敢牾縝。臣知今日言縝，異日縝必報臣，然自念起於遷逐之餘，誤蒙聖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是以爲國排姦，有死無二，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十四日。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税，廪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吴廣、龐勛、黄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損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争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

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

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爲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内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

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桀略盡矣。其間武藝絶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内六班之闕，❶或以補本貫

❶「即」，原作「闕」，今據欒城本改。

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❶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況如前件所陳者？❷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❶「兵」，原作「其」，今據欒城本改。
❷「件」，欒城本無。

欒城集卷之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八首

乞責降成都提刑郭概狀十四日。

右臣竊見朝廷近日察知蜀中賣鹽、榷茶及市易比較收息，爲遠人所苦，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概體量事實。臣觀此三事，利害易見，甚於黑白，凡有耳目，莫不聞知。而郭概觀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報，並不指言實弊。

見今西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每斤一百二十文。爲近年鹹泉減耗，多夾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間小井白鹽販入邛州，其價止七八十。以此，官中須至抑配，深爲民害。概不念民間朝夕食此貴鹽，出錢不易，却言限内難以報應。只此一事，已見情弊。至於榷茶之法，以賤價大秤侵損園户，以重輦峻限虐害遞鋪，以折博興販攪擾平民。其餘百端非理，難以遍舉。臣近已一一奏聞，乞委所差官體量詣實。概畏憚茶官陸師閔，事勢不敢依限體量。此又足以見其意在拖延，觀望附會。

至於市易比較收息，始因提舉官韓玠以靈泉小縣收息增羨，遂督責諸縣，以靈泉爲比，務令多得息錢。概以韓玠叔祖縝見任右僕射，意欲趨附，不敢體量實狀，妄言韓玠不曾以户口比較息錢。又代韓玠巧説詞理，言諸路推行市易之法，不獨成都，不

可獨治一路，及事已在三赦前。概以監司被命，相度逐事利害。朝廷元不令概定奪韓玠罪名。概之職分，但當具的確事實奏聞。至於韓玠，或行遣，或釋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臨時聖旨指揮，非概人臣所當預定。今既不依朝旨相度，却於職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謂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❶肆行胸臆，情理難恕。況概資品鄙陋，嘗通判鳳翔，坐失入死罪，去官係監，當資叙。因緣權倖致位監司，而附會欺謾略無顧憚。其韓縝係韓玠有服之親，顯有妨礙。臣未委縝如何進呈，作何行遣。臣乞降聖旨，先行罷黜郭概，所有賣鹽、榷茶、市易等事，乞別委官體量施行。❷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差役五事狀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疏略差誤，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聖旨，差韓維等四人置局看詳。❸臣前所謂疏略差誤，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創立免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

❶「罔上」，原作「罔下」，今據宋刻本改。
❷「官」，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❸「維」，原作「縝」，今據宋刻本改。

錢雇投名人，❶以坊場錢爲重難酬奬，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争剗，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税户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剗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户？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産之人，以此欲差鄉户。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却依舊法酬奬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元不差鄉户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奬衙前，即未委召募官員、❷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户衙前管認，爲害不小。

❶「投名」，原作「役名」，今據宋刻本、欒城本及明蜀本改。

❷「委」下，宋刻本有「合」字。

一、坊郭人户，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户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民反爲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户、寺觀、單丁、女户，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斗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虚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户充役，後來却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内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千里，極爲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以爲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内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即量支雇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户。仍許指射舊人，官爲差雇代役。其鄉户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黜降韓縝狀十六日。❶

右臣近三上章，乞罷免右僕射韓縝，至今未蒙施行。竊謂縝姦邪無狀，略與蔡確等。而確猶頗有吏幹，粗知經史。縝爲樞密，與宋用臣、張誠一等共建脩城養馬之議，迷國誤朝，罪與確均，而不學無術，去確遠甚。又河東定地界一事，獨擅其責。臣聞縝定地界時，多與邊人燕復者商議，復勸成其事。舉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資寇讎，復有力焉。復本河東兩界首人，親戚多在北虜，其心不可知。而縝與狎暱，至不持一錢，託令買馬，及至事發，乃云方欲還錢。如此而可，則凡天下犯贓之人，無事恣意受贓，有事則云方欲還主，便不書罪，則是天下更無贓吏矣。復之心迹，衆所疑畏。縝爲大臣，曾不爲國深慮，私相往還，至受賂遺。正使縝先將金錢令人買馬，亦須託良善士人，不當及復，而況不持一錢，將何證明知是欲還而未及？欺謾苟免，略不知愧。訪聞河東當日割地與虜，邊民數千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邊嶮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患，縝以一死爲謝，猶未塞責。

今蔡確已罷相，而縝尚未動。臣愚竊意陛下欲令縝自引避如確之去，臣竊以爲過矣。縝之罪惡，與確未可同日而語，當正其罪，以告四方。乞下臣前後章疏，令三省兩制雜議。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謝天下。謹

❶「十六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乞下河東提轉安撫使，密切體量燕復，久遠可以保任不至作過已否，令結罪保明聞奏。如不敢保明，即乞指揮今後更不與沿邊兵馬去處差遣。先帝初使吕大忠商量地界，大忠果悍有謀，堅執不與。虜使自知別無的確證驗，已似慴服。而縝闇懦，遂壞此事。乞取問大忠及當時知次第人，即見詣實。

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十八日。❶

右臣聞朝廷進退大臣與小臣異。小臣無罪則用，有罪則逐。至於大臣不然，雖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輒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於其口，而行於其手，小有齟齬，貽患四方，勢之必然，法不可緩。

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乃雷同衆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争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惇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樞府，臣竊惑矣。尚賴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

❶「十八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且差役之利，天下所願，賢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猶巧加智數，力欲破壞。❶臣竊恐朝廷緩急有邊防之事，戰守之機，人命所存，社稷所係。使惇用心一一如此，豈不深誤國計？故臣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十八日。❷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録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歎。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攽繼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

❶「壞」，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❷「十八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吴居厚以聚斂進擢，敚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敚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敚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責降蔡京狀

右臣近奏言：「知開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擾民，以敗成法，及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結絶斷遣。」至今多日，並不蒙施行。京文學政事一無所長，人品至微，士論不與。若不因緣蔡卞與王安石親戚，無緣兄弟並竊美官。今卞已自迫於公議求退，而京獨昂然久據要地，衆所不平。臣竊見左正言朱光庭言御史中丞黄履言事不稱職，乞罷履侍讀。履即時罷免，曾不旋踵。臣竊惟臣與朱光庭並係諫官，論奏群臣得失皆是本職。而蔡京罪犯明著，甚於黄履。陛下明聖，以至公御下，而諫官之言皆擊其罪，或行或否，衆所不喻。皆謂韓縝初除僕射日，❶黄履言縝過惡不任宰相，而蔡京不曾牾縝，是致行遣有此同異。伏惟朝廷本設諫官以幾察姦惡，爲人主耳目之用。今臣等所言之人，韓縝欲行即行，欲止即止，則是諫官之職乃所以爲縝公報私怨，非復陛下耳目之官也。伏乞陛下檢臣累奏，早賜降黜韓縝，仍先罷免蔡京差遣，及催大理寺結絶段繼隆公事。無使諫官失職，宰相恣

❶「僕射」上，宋刻本有「右」字。

橫，爲吏民所共非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訪聞近日諸路監司州郡，多以二月六日所降差役指揮，有不便事節，未敢便行，各具利害奏聞。顯見事理明白，人情不遠。苟無挾邪壞法之意，誰不論列？獨蔡京以侍從之臣，居首善之地，更無一言，只於數日之内催迫了當，用意不減，深可忿疾。況京治段繼隆事不公外，又曲庇僧録司公事。竊聞臺諫官並已曾劾奏。似此専務私狥，豈可復任京尹？

乞廢官水磨狀二十三日。❶

右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二百里，❷幾敗漢高祖墳。賴陛下仁聖閔惻，親發德音，❸令執政議救其苦。尋蒙指揮畿縣於黄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人，開自明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只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得填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訪聞水磨所入，一歲不過四十萬貫。朝廷頃來改更敝法，凡與民争利者一切革去。水磨之事本亦係廢罷。前户部侍郎李定，以邪諂進用，不知朝廷大體，猥以四十萬貫課利，惑誤朝聽，❹依

❶「二十三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❷「二」上，宋刻本有「一」字。
❸「親」，原作「見」，今據宋刻本改。
❹「惑」，原作「感」，今據宋刻本改。

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嘗有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❶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臣乞廢罷官磨，令民間任便磨茶。其利甚溥。❷伏乞指揮疾速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葬埋城外白骨狀 二十三日。❸

右臣訪聞京城四門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築城開濠死損人夫。東門外又爲茶磨棄水所浸，雖其間已埋瘗者，土薄水深，亦皆發露，狼籍臭腐，不忍聞見。陛下躬行仁政，罷去苛法，民心稍安。而京畿及諸路久旱，近日雖稍得雨，終未霑洽，未必非積骸暴露，冤氣致此。況方春長養，正是月令掩骼埋胔之時。臣欲乞選差一二廉幹内臣，計會兩赤縣官吏，相度於閑隙地上以塼作數大墳，如法藏掩。其合破費用，仍特支賜内藏庫錢。誠使仁澤施及枯朽，或能感召和氣，卒致豐歲。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二十四日。❹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

❶「甚」下，原衍一「非」字，今據宋刻本删。
❷「溥」，宋刻本作「博」。
❸「二十三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❹「二十四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悦。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户，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户，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閌畏避蔡礪權勢，❶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錮鋪户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❶「閌」，原作「閎」，今據宋刻本、欒城本改。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奉聖旨節文，令户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户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

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户部開具欠户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户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户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絶？救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惠澤滂流，雖民間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❶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户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户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❷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

❶「項」，原作「頃」，今據宋刻本、欒城本改。

❷「放」，宋刻本作「免」。

結罪保明奏聞，聽候敕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司前項。乞取索逐户元認浄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户已納到浄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浄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浄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敕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别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户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爲盗賊，❶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爲國深慮。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蔡京知真定府狀 閏二月二十六日。❷

右臣近奏論「蔡京施行差役事，督迫諸縣於數日了當，不依朝旨申請妨礙事件，挾邪壞法，用意切害。及治段繼隆、僧録司等公事，私狥不公。乞先罷京知開封府」。訪聞臺諫，亦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獨行京

❶「賊」，原作「賦」，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閏二月二十六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陳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竊緣真定天下重鎮，舊來多擇久歷邊任、曉練軍政之人，然後除授。今京資任至淺，才力無聞，見有私狥公事，未經結絶，臺諫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奬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淩壓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復言。

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朱服不孝事迹，❶服因此乞外官，宰相除服直龍圖閣知潤州。又論王説黨附吴居厚，説亦因此乞外官，宰相除説知密州。直龍圖，要職也；潤、密，名郡也。服、説皆因人言乃獲美命。❷蓋宰相上欺朝廷，下困臺諫，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不察。臣等若言京不當，自當顯被黜責。若所言稍當，則宰相豈得公然恣横，略無顧憚？伏乞聖明，稍加詳察，追罷京新命，使以本官聽候大理寺斷遣，以弭中外疑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 月同前。❸

右臣近奏論諸執政才力長短，以謂「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爲有，安能爲無？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盡去，故且存而勿論。若陛下必欲鎮撫夷夏，彈壓將帥，如彼三人皆不足用」。臣竊見近日李清臣自尚書右丞爲左丞，雖號稍遷，而職位相近，未至超擢。臣是以不敢復言。今者安燾自同知樞密院爲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中外驚怪，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臣

❶「服」，原作「復」，今據宋刻本及《宋史》卷三四七改。下三「服」字同。

❷「乃」，宋刻本作「反」。

❸「月同前」，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觀燾之爲人，才氣凡近，學術空虛，不迨中人，僅免過失。先帝特以燾萬里涉海，故酬其勞，置之侍從。燾謹默自守，遂至樞府，既忝重任，略無建明。與張誠一同事，則隨誠一。與章惇同事，則隨惇。高下俯仰，惟强有力者是從。奈何舉天下兵革之重，全以付之？若陛下憐燾，未忍罷去，臣願令且守舊職，與范純仁共事。如此則樞密院與三省俱無長官，亦無關於事。❶至於躐等用人，非衆人共稱其賢，於義不可。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安燾狀 三月二日。❷

右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竊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敢廢。事有不由門下，不名制敕，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爲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

近日朝廷除吕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爲言。朝廷爲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況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竊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俛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力辭，而給

❶「關」，宋刻本作「闕」。

❷「三月二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己爲法，檢臣等前奏，且令燾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己意，以廢格明詔。惟陛下裁擇。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發運司以糴糴米代諸路上供狀三月八日。❶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❷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糴糴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糴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❸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

❶「三月八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❷「益」，原作「蓋」，今據宋刻本改。
❸「責」，原作「貴」，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别無所用，不過以爲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税，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責取米價。❶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爲可用，伏乞下户部立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十一日。❷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冰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栖，共、鯀、皋繇不可以同朝，顔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耻，奊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

陛下用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❸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

❶「責」，原作「貴」，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❷「十一日」，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❸「如」，宋刻本作「以」。

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而並食之，陛下以爲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于朝，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内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此何意也？虜誠見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爲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虜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

臣聞之河東父老云：韓琦爲大原，欲置范家東堡、范家西堡及赤泥膠三指揮弓箭手，恐虜以爲言，乃召弓手節級高政，使幹其事。政率其徒於斯邏臺之南北，候伺虜人之樵採者，輒敺傷之。虜以爲言，則曰：「此漢界也。」移文争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斯邏臺以南爲漢界。而三指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縝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户約一千五百餘户，客户三四倍之，驅迫内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苗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爲界。天池北距斯邏臺尚二十五六里。異時虜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

入，以明廟之屬漢也。今亦爲虜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蕃漢目之爲高大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高大王廟。方割屬虜時，政拊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縝爲侍從，仗節出使而賣國黨寇，曾不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政數年前爲大皇平巡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縝與燕復之姦，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鎮一商人也，❶入粟得司户參軍。韓絳爲宣撫，始奏换武。邊人疑其細作，而縝與之交私狎暱，無所不至，至呼爲燕二，亦謂之二哥。割地之謀皆出於復。虜使梁永、蕭禧本以横山下大川爲界，❷至七蕃嶺下乃斗入漢地，圍裹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爲界。❸邊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餘人毆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拄斧交倚，虜不敢復南。仍自七蕃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爲界。燕復至鴈門寨，亦爲弓箭手所毆，匍匐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服，而北虜亦自知理曲無詞。使縝稍有臣子忠孝，不負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於寇讎之境也。

火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荷葉、平蘆、牙山、雪山一帶，直走瓦塢，南北百餘里，東西四五十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爲夷鬼矣。人神共怨，皆縝之罪。中國從來控扼卓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

❶「鎮」，原作「縝」，今據宋刻本改。
❷「本」，原作「木」，今據宋刻本改。
❸「嶺」下原衍一「嶺」字，今據宋刻本删。

七蕃嶺、黃嵬山之類，今皆爲虜巢，下視忻、代，人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縝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靈，必不赦縝。陛下近者降黜吴居厚、王子京、蹇周輔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黜其人，改其法，不數日而民復業矣。❶如縝之罪，智者不能復謀，❷仁者不能復安。疆埸之患，有不可測者，而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爲國疾姦，憂深思遠之至。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縝之罪，以告四方。❸有不如臣言，甘伏詘上之罪。謹録奏聞，❹伏候敕旨。

乞責降韓縝第八狀❺十六日。

右臣竊見臺諫前後上章論韓縝過惡，乞行屏退，皆留中不出，人人惶惑，不測聖意所在。臣頃與孫覺上殿奏事，面聞德音，以爲進退大臣當存國體，雖知縝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臣即奏言，陛下以恩禮遇大臣，雖盛德之事，而臣等身有言責。言苟不效，義不可止。但恐自此章疏紛紜，煩瀆聖聽，於縝愈爲不便。至今四十餘日，臺諫文字日以益多，而縝晏然據位，略無陳請。臣觀其意思，蓋欲佯爲不知，固執權寵，遷延歲月，然後因間乘隙以害言者。用心如此，而陛下望其愧畏公議，自引而去，臣知其難矣。

❶「日」，宋刻本作「月」。
❷「智」，原爲空格，今據宋刻本補。
❸「四」，原作「田」，今據宋刻本改。
❹「録」，原無，今據宋刻本補。
❺此篇底本原闕，今據宋刻本補。

夫縝與蔡確、章惇均是姦邪，皆能虐民亂國。然蔡確聞有彈奏，即上章請郡。章惇雖不能自引，而褊中易動，輕肆狂言，亦蒙顯黜。唯縝居其中間，雖才器凡陋不及二人，而操心深嶮，既不爲確之遜避以辭政柄，又不爲惇之躁妄以觸天威，盤桓顧望其中，窺伺不淺。苟可以一日固位，何所不爲？而陛下待以體貌，含忍不發，正墮其計矣。臣竊惟陛下以至仁至公撫御群下，近日中外臣庶稍就規矩，而獨於進退大臣，聽納臺諫，優游不決，似未盡善。臣不勝愚忠，懷愛君之心，請爲陛下略言其故。

臣竊見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當時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進退，皆取天下公議，未嘗輒出私意。公議所發，常自臺諫，凡臺諫所言，即時行下。其言是，則黜宰相；其言妄，則黜臺諫。忘己而用人，故賞罰之行，如春生秋殺，人不以爲怨。終仁宗之世，臺諫不敢矯誣，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術也。今陛下雖能虚受直言，而臣等所陳一切，留中不出，使臺諫忠邪無由明辨，而大臣出入得以自由，曖昧成風，有損國體。

蔡確之出，已負公議，觀文之除，衆謂僥倖。而大臣猶以不得節度使及轉官爲詞，良由不正其罪，以啓讒慝之口。只如章惇之事，臺諫久以爲言。是時陛下若即付三省，議其可否，則惇之去留自出公議。陛下始既不忍，養成惇惡，然後特出御批，言其罪狀。正人端士雖知惇有餘誅，而邪黨小人或謂陛下以忿怒逐樞密使。臣之所憂實在於此。故願陛下舉行仁祖故事，凡臺諫封事，一一付外施行。如臣等所論韓縝過惡，必不下二三十章，並乞降付三省。如

臣等所言有妄，即乞明正典刑。如縝罪狀不誣，亦乞顯行誅責。使天下明知縝之降黜，事端發於臺諫，蓋是公議所迫。雖先朝舊臣，陛下亦莫得而赦，自然中外更無毫髮議論。臣建此言，非獨爲縝一事，蓋欲朝廷賞罰分明，庶幾仁祖之風復見於今日。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之三十八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四首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十八日。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爲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强占民田，瀦蓄雨水，以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争。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恤養小民過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税，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二十四日。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留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衆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略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

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給假，❶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臣僚陳請興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謄寫之勞，既已過倍。勘當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絶。至於疆埸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被罰者畏避譴何，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睎望勞績，推毛求疵，務爲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❷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有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遣限如法，❸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

❶「給」，明蜀本作「乞」。
❷「又」，原作「及」，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❸「遣」，宋刻本作「違」。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遣，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録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奬，諸庫務已給朱抄，先經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奬，申尚書金部。金部再行勘驗詣實，關司勳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勘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并宣借剩員，❶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别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裁損，必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今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❶「合」，原作「舍」，今據宋刻本改。

言科場事狀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濦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兼治他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怪。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令户部役法所會議狀十三日。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衆謂此法既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須一例差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户。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既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户，雖號爲招募，而上户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人户既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户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户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人户久爲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未服也。

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十七十萬貫，此錢

太半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既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須至並差鄉户。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内外之别，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疏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户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闕額禁軍錢，若干係内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絶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内樁出。❶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爲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久遠不絶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别不支用，即乞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爲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❶「樁」，原作「椿」，今據宋刻本改。

乞禁軍日一教狀二十二日。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效。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爲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内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爲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閲，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爲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❶必椎牛釃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閲，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爲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差官與黄廉同體量蜀茶狀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黄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黄廉。今聞朝廷却差黄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黄廉若以專使按摧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

❶「翦」，原作「剪」，今據宋刻本改。

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黄廉在彼，即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强官一人，與黄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弊，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饑民狀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恤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糧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外，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饑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糴本錢一百萬貫趁賤糴米，以代諸路違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明堂神位狀五月六日。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

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説，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説，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

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鄭偏説，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初八日。

右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斂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

寧以前，民間兩税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税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乏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交，田夫蠶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饑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

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岨。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内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糴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斂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久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税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内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

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糴。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内收簇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糴物及所還數，提刑司保明，申户部點檢，有無違法聞奏。應干借錢

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廪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户部立法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久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使，❶實長久之利也。

言蔡京知開封府不公事第五狀十一日。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明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聖旨許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而京違此指揮，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一依舊法人數，於數日之内差撥了當。意欲擾民，以沮成法。兼京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催督大理寺結絶斷遣，不蒙朝廷施行。尋因京陳乞外任，特除知真定府。臣復上言，真定大藩，不當付新進有罪未決之人，朝廷並不省録。

今臣竊見成都路轉運判官蔡朦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無妨礙，督迫州縣差撥銜前，定詳役法官韓維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廣濟軍。臣竊詳蔡京、蔡朦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搔擾百姓，敗壞良法。而京官在侍從，朝有黨人，擢爲藩帥。朦以官卑無黨，黜爲知軍。同罪異罰，公議不厭。

臣又見大理寺勘得李雍經開封府論段處約將父知濟州段繼隆進奉空名狀，召人承買，要錢三千貫，奏邢州張家假作外甥

❶「使」，欒城本、明蜀本作「便」。

事。臣看詳李雍所告，段繼隆罪名不輕，若不得實，即李雍無緣不坐誣告之罪。此乃官私行遣之常，蔡京無緣不知。今既以段繼隆爲無罪，又却判放李雍，自相違背，有同兒戲。則其受情反覆，不待勘劾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亂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訪聞得案内本寺容縱京等，不依公盡理根勘事節，謹具畫一如後：

一、李雍初下狀論段處約等，京爲處約是尚書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即判申字。既而又言處約恐未是主事，抹却申字，判勾餘人，勒段處約分析詣實申。此一節顯是情弊。段處約若係主事，即合申勾；若不係主事，即合直勾。豈有抹却申字，便不勾追之理？顯見段家關節未到，京即依公申勾；處約關節既到，更免勾追。

一、李雍論處約賣奏薦恩澤，已有錢數實狀及買賣主名，自合將下狀及被論人并一行證左送所司根勘。今但勾到證左，信令虚妄供狀，稱不是召人承買手分。王士安乞送所司，京執不肯，只以所供虚妄狀詞爲憑，顯是情弊。

一、京既不肯根勘詣實，却更分外爲處約巧作方便，會問進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處約分析。臣未嘗見官司根勘罪人，不令兩詞自相對辨，却爲罪人外求證左，便爲了當。

一、京既憑衆人虚詞，執李雍元狀爲誣告，已判一勘字，即是欲勘李雍誣告之罪。後來又却抹却勘字，判一放字。顯是心知李雍不是誣告，不敢勘問。今大理寺却縱令京等妄稱李雍係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詳李雍只是自首同情賣官之罪，即不曾自首誣告段處約之罪，何緣以自首判放？信

意虚妄，如欺小兒，大理寺官吏無緣不覺，顯是用情庇蓋。

右乞朝廷詳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倖曲庇段處約等，上書詐不實，徒二年私罪及賣官三千餘貫未入，已贓罪，縱無情弊，其昏繆不職已當責降。況有上件四事，情狀甚明，兼有前來差役不當，與蔡朦同罪。積此姦弊，❶合行重責。其大理寺官吏輒敢觀望權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責降。如朝廷未以臣言爲信，乞送御史臺重行根勘，即見實情。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誅竄呂惠卿狀 十九日。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

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❷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❸安石山野之人，强佷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

❶ 「姦」，宋刻本作「情」。
❷ 「非」，道光本作「無」。
❸ 「之」，宋刻本作「爲」。

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説，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内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辨，破難琦説，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❶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撿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户。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户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

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争。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説。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安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

❶「畫」，原作「書」，今據宋刻本改。

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

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吴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獲，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

若其私行嶮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捉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産，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録，以備緩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

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麑，

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狥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弑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吕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❶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吴居厚、吕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蠍，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吕惠卿用事於朝，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引用邪黨，布在朝右。臣今陳其罪惡，必陰有爲之游説以破臣言者，唯聖明照誓，不使孤忠横爲朋黨所害。

❶「殺」，宋刻本作「戮」。

再乞差官同黄廉體量茶法狀 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强官與黄廉同體量蜀中茶法，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敕所奏，留杜紘。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黄廉體量。伏乞檢臣前奏，別選差一人。所貴黄廉不敢以課利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❶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❷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爲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爲免役之害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

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户。人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番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税户，家有田産，誅求必得。❸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遺之費。習以成俗，恬不爲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❶「五月十六日」，原無，今據明蜀本補。
❷「復」，原無，今據宋刻本、明蜀本補。
❸「必」，原作「不」，今據宋刻本、明蜀本改。

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今朝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户、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慴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爲損不細。頃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異之人他日必指以爲事。

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進止。

欒城集卷之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五首

乞責降呂和卿狀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唐命尚書郎，常選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總庶務。神宗皇帝始復唐室舊制，其於用人最號重慎。今陛下臨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貪殘之人不當復置省闥。謹按金部員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騃。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其後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産、不遺毫髮爲本，以獎用憸險、許令告訐爲要。估計家財，下至椽瓦。抄劄畜産，不遺雞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紙筆踴貴，鞭笞恣行。然其爲術迂疏，卒不能得民腰領。先帝知其不可，遽寢不行。

近日蹇周輔以賣鹽得罪，吴居厚以榷鐵蒙責，呂嘉問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導洛遠徙。至於蹇序辰、郟亶之流，一罣其間，皆不逃譴。而和卿首爲簿法，害民之多過於鹽鐵等事，獨安然不問，竊據郎曹。質之公議，實失邦憲。

兼和卿頃任考功日，其兄温卿任秦鳳提刑。明知添支米麥不許割移他處，和卿私利西邊軍食價高，割就温卿本任，作弟姪

名字請領，虧損邊計，以益其私。蓋其兄弟貪冒無耻，從來如此。雖事在赦前，而竊據清要，公議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責，使清濁稍分，以警在位。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兄子邁罷德興尉狀六月三日。

右臣五月十九日奏論資政殿大學士吕惠卿姦險蠹國，殘虐害民，乞行竄殛。二十九日奏論金部員外郎吕和卿貪猥不才，塵玷省闥，乞行降黜。緣知饒州吕温卿係惠卿親弟而和卿親兄。臣有兄子邁見任饒州德興縣尉，竊慮温卿挾恨，別有捃拾勘會。邁今任將及兩考，欲乞朝廷體察，特許令候兩考滿日放罷，赴吏部別受差遣。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罪吕惠卿狀八日。

右臣聞以堯爲君而舜爲之繼，四凶之惡不得而容。以武王爲父而成王爲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凶德貫盈，邪黨蕃熾，用之足以營惑當世，存之足以遺患將來。是以聖人下爲百姓遠慮，後爲子孫深憂，逐而去之，靡有疑志。

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陰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委任群臣，政出房闥，而存養元惡，隱忍不誅。人知後患，懼者甚衆。臣近曾奏論吕惠卿賦性凶邪，罪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爲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故近歲姦邪，惠卿稱首。臣於前奏論之稍悉，然

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惟朝廷近日掃除群慝，如吴居厚、蹇周輔、吕嘉問、宋用臣等，皆以一事誤朝，即加流竄。今惠卿兼有衆惡，自知罪大，託疾求閑，而朝廷因亦不問。臣恐國之政刑，從此大廢。今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言事之官有畏强淩弱之心，執政大臣有吐剛茹柔之意。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蠆，脱遺鯨鯢，貽患後人，取笑千古。因此群惡小醜已得罪者，亦皆不伏。

伏惟二聖臨御，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於用法不應如此。臣愚竊料聖意，必謂方今弊事略除，群枉消退，惠卿既領宫觀，不足復誅，故稍加闊略，以安反側。臣退復思慮，終謂不然。惠卿姦人之雄，用意不淺，無病而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復攝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時放棄，深折姦謀，臣恐朝廷未得安枕而卧也。伏乞檢臣前奏，付外施行，俟元惡已除，然後洗滌瑕玼，以安中外，不爲晚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切，不顧死亡，以犯凶人。陛下裁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青苗狀 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事，吏民畏伏

者，例不復散。其闇於事情，❶爲吏民所制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❷監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行青苗，皆請重禄而行重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禄已除，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别下詔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三論差役事狀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募役人無異，❸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録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牓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

伏念臣前作此奏，爲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參上下費

❶「事」，原爲空格，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❷「猾」，原爲空格，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❸「使」，欒城本、明蜀本作「令」。

錢有至一二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爲急。

臣愚竊恐朝廷始復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爲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乞聖慈檢臣前奏，早降詔書，具言所聞差役官吏情弊，仍備録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爲禁約，深爲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詣實。

論呂惠卿第三狀 二十日東西省同上。

右臣等伏見近降朝旨，以臣僚上言呂惠卿罪惡，責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竊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終貽後患。謹按惠卿在熙寧中恣爲不義，創立弊法。上以詿誤朝廷，下以賊害海內。詐窮力詘，黜居藩郡。猶復妄晞功賞，輕用甲兵。結怨西戎，貽憂先帝。罪狀顯白，已不容誅。至於私行嶮詖，人所不爲。始與安石結刎頸之義，

終與王氏爲尋戈之讐。忠信蔑然，詭變難測。今雖自知罪大，不容於世，然猶詐稱疾病，潛伺間隙。譬如蝮蛇猛獸，雖暫爾弭伏，而凶性終在，遇便即發。若不深爲圈檻，投畀無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閑稍緩，竊出害人。不然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爲分司官，在於常人不爲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況復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明於赦書戒敕邊吏，不得侵撓外界，務要静守疆埸。是時惠卿任河東帥，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聞遺制，略無哀慼。日夜點集兵馬，爲入界討蕩之計。及其遷延未發，恐爲虜所覺知，遂令兵馬司借赦書不得侵擾之文，曉諭將佐，以款賊計。仍於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於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極赦書，國之大信，所以綏靖中國，懷來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輕議？今惠卿公然違戾，出師伐國。而又借用其文，設詐欺敵，侮玩朝廷，殊無忌憚。推其心則出於無君，論其罪則入於大不敬。積其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縱欲貸而不誅，只乞檢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臣等與惠卿初無讐怨，但以爲國去凶，義不可已。惟陛下特賜裁斷。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❶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内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饋運不便，若竭

❶「六月」，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爲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黄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爲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爲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倍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爲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以一言而決也。

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共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内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

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群，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

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爲壯，以曲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

何謂算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廩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争，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定，❶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

❶ 「定」，欒城本、明蜀本作「安」。

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讐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❶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蓆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恥？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爲民，西戎背恩，❷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

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

❶「地」，欒城本、明蜀本作「城」。
❷「背」，原作「被」，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爲念，勿争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説，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强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爲此計？臣謂此説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説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七月七日。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

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内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横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掩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❶安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

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懷不軌，稱病不朝，積才養士，謀亂

❶「由此言之」至「今」，原無，今據欒城本、明蜀本補。

天下。文帝專務含養，❶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十濞，❷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

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别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七月九日。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

❶「含」，原作「舍」，今據欒城本改。
❷「十」，欒城本、明蜀本作「千」。

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秉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怨。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蠲免。兼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闕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内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目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西邊警備狀 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人，[1]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脱戰鬭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暫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2]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3]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

[1]「人」，欒城本、明蜀本作「民」。
[2]「遽」，原作「據」，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3]「定」，原無，今據欒城本補。

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户，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革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内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青苗狀 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既已略盡。兼近日責降吕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然天下俵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止。民間疑怪，以爲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日有臣僚獻議，以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禄養官吏，

廩給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税，未嘗有闕。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日之計，但當戒敕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争利也哉！

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非左右搆此危語，動摇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群言，以成邪説？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於求利，不恤細民，遠近傳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二十七日。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户，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霈，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户，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户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户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説，竊以爲當行之事有五：

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共計一千二

百二十六萬餘貫，❶中間撥還内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❷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算，已是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户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户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

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户，共欠錢二百三十七萬餘貫。❸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户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户，共欠錢八十三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户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户，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所放人户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❹此事之當行者二也。

元豐年中，❺朝廷催理欠負極爲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爲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❻臣所乞放二百貫以下欠户錢數，於見欠錢都數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歲催及三萬貫數中，不過催得六千貫而已。如九牛一毛，不爲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爲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

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户二萬

❶「二十六」，明蜀本作「六十七」。
❷「三十」，欒城本作「三十六」。
❸「三十七」，明蜀本作「二十七」。
❹「止」，原作「正」，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❺「年」，欒城本無。
❻「錢」，原作「失」，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蟊賊，恬而不怪。此事之當行者四也。

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著，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

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算。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尚竊有土，未允公議，更乞重行竄謫，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録進呈如左。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一聖德澤，唯當直出中旨，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三十九日。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饑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

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猶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絶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乏絶，合如何擘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八月一日。

右臣伏見近除刑部郎中杜紘爲右司郎中，命下之日，中外疑惑。蓋以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濁。尚書左右司郎官，總督十二司之事，至其遷擢，高者多爲左右史，下者猶爲直閣、修撰，領三路都漕發運使，不一二年，即爲侍從。自非清望正人，不與此選。謹按杜紘人品凡近，不知經術，止以誦習法律進身。自熙寧、元豐以來，爲刑部官，諂事宰相王安石、王珪、蔡確以下，脂韋便佞，無不得其歡心。雖杜純親弟，而純以直進，紘以諂聞，兄弟異心，衆所共悉。初修熙寧編敕，紘與其議，害民之法皆經其手。今復爲詳定官，奮筆改更，非笑前書，略無愧耻，翻覆隨時，一至如此。兼與楊汲、崔台符共事，歲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報過公事，事干官員，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斷多有枉濫，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既以官長被罪，如紘等輩，皆其屬官，朝廷雖闊略不問，至於非次

❶「既」，原作「饒」，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擢用，豈宜遽以及紘？竊恐賞罰失當，使天下不服。而汲、台符亦得以爲詞，爲損不細。或言紘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蹤，使紘與西人商量，事得了當，右司之命，蓋以爲賞。臣以爲此有司常事，不足以爲功。況爲官擇人，當以流品爲急。若以右司爲賞，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義。伏乞追回前命，以厭公議。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差除監司不當狀 八月二日。

右臣伏以天下之治，寄於守令。守令之衆，朝廷不能盡知，其要寄於監司。方今民力凋殘，疲瘵未復；見議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監司得人，以督察州縣。朝廷近日沙汰殘刻之吏，多係提轉等官，民間承望此風，思見循吏。然臣竊觀近日所命，頗未得人。博采公言，略見一二。如李之紀、楚潛、王公儀皆碌碌凡材，無善可名，不知何以獲用。至於餘人，又加以過惡。如孫路奴事李憲，貪冒無耻；程高諂附賈青，借名買珠；鍾浚天資邪嶮，累作過犯；張公庠爲事刻薄，不近人情；張璹久領市易，與牙儈雜進。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誠欲尊重朝廷，愛惜民物，則如此輩人皆未可輕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從以上博舉監司，名姓既聞，率皆注籍。每有員闕，執政不復慎選，一切揭簿定差。是以賢愚並進，人物雜亂。竊惟中外侍從，其徒實煩。被詔舉官，初無旌別，承舉即用，近於粗疏，而欲待其不職，乃坐舉者。天下之廣，監司得失，朝廷未必一一詳知。民獨何辜，枉被塗炭？自古用人，實無此比。臣欲乞應自前所用監司，令執政更加審議。

其尤不可者，當與改差。今後差除，須名迹著聞，公議共許，然後擢用。庶幾監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最當今之急務也。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欒城集卷之四十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七首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吕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吕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爲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吕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爲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爲之遲遲。

臣等雖愚，以爲自古爲國，止於食租衣税，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税之征，❶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刀之末，以富國强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亳、宋，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剪滅南寇。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静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

❶「酒」，原作「日」，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嘗接見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群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

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當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辯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譴，❶以懲臣等狂妄。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入。

右轍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人，而賢士大夫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❷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轍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

❶「譴」，欒城本、明蜀本作「謫」。
❷「一」，原作「異」，今據明蜀本改。

決。❶轍等雖愚，竊所未喻也。

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税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禄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闕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税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轍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寛酒税之榷，損茶鹽之入，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吕惠卿既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轍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吕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横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賣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鄰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户，二害也。逋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況抑配未必除乎？

轍等職在言責，目睹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止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❶「決」，欒城本、明蜀本作「下」。

再言杜紘狀初七日。

右臣近奏言杜紘除右司郎中不當，不蒙采納。伏以紘文法俗吏，才不過人。昔以誦習條貫，偶爲法官。天資邪佞，能諂事宰相，遂復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授官，已爲過分。今一旦擢爲右司，中外驚歎。若止以人才猥下，事無實狀，臣亦未敢干瀆朝廷。紘昔在熙寧年中，手編害人之法，今復爲詳定，親改其書。俯仰隨時，略不知愧。頃與楊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斷刑獄冤枉過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紘以此擢用。同罪異罰，十目所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爲事干朝廷大體，職在言責，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竊料紘必有以自結大臣，致誤此舉。不然，陛下何取於紘而擢任至此哉？臣竊聞廟堂之論，以謂二十年來失於養才，臨事而求，每有無人之歎。如左右司、吏户禮郎官、左右史臺諫官，皆用人之津梁，侍從近臣之所從出。若已踐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則養才之地竟當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數年之後使杜紘爲侍從，則是更得一崔台符，豈不爲天下笑哉？伏乞稍取衆議，追寢前命。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璪劄子八日上殿。

臣六月中與王覿上殿，言張璪非次進用，又及韓宗師欲以深結文彦博、韓維爲自安之計。璪天資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爲姦。宜斷自聖心，以時除去。蒙聖明洞鑒，德音宣諭。但以璪久經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禮。比經兩月，璪覺聖

意稍緩，遂端然據位，不復自請。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難得心腹。昔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章惇等並結爲死黨。熙寧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群邪，變革衆弊。清浄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見今且自斂戢，未敢爲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吕之故黨也。譬如蛇蠍遇寒而蟄，盗賊逢晝而止。及春陽發動，莫夜陰闇，故態復作，誰敢保任？陛下不可見其進退恭順，言詞柔利，而遂以爲可用也。如璪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閑少懈，璪略能援引一二邪人置之要地，則變故之出殆不可知矣。況今新舊之政更張未定，邪正之黨相持未決，正是姦臣用智、伺便竊發之時。天下有識，見璪任事，誰不危懼？如江河決溢，初復故道，惟日夜牢固隄防，乃免於患。若少有蛇鼠穿漏，或能復奪河身。況璪方爲執政，乘釁而動，其害必深。臣聞璪意欲候過明堂大禮，求出補外。惟陛下爲社稷計，順中外人心，早從其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請罷右職縣尉劄子八日上殿。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盗，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盗賊爲之衰少。❶ 而武夫貪暴，不畏條

❶「盗賊」，欒城本作「侵盗」。

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盗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獲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鬬，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論張頡劄子八日上殿。

臣竊見知廣州張頡自直龍圖閣擢爲户部侍郎，除目一下，中外驚疑。謹按頡猜嶮邪佞，狡愎闒刻。具此八德，了無一長。臣非敢風聞臆度，謹具實狀如左：

一、頡爲廣南運使日，朝旨那移兵馬，就食全、永。經略使趙卨爲見順州戍兵年滿合替，遂差兵戍順州，却令順州替兵就食全、永。頡但知出納之吝，恐往來戍兵糜費錢糧，一日之間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趙卨不肯移兵，又奏卨闒添昭州雇夫錢六萬貫，又奏卨違法差衙前。朝旨令卨分析，乃是頡判狀令差，卨曾具元判狀繳奏。其餘所奏，更無一事稍實。因此挾恨遷怒，詬詈桂州官吏，作緑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趙卨，仍罵作賊。提舉官劉誼曾具事由聞奏，有旨罷轉運使。

一、頡爲轉運使日，有安南般糧夫數千人逃還，已經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錢七百。後來頡欲差人往全州般糧，遂召陽朔縣令魏九言、臨桂縣令李譯，勒令差兩縣

逃亡夫往全州般糧。仍令九言取本縣百姓莫飯奴等七人狀，云「所欠官錢七百，情願往全州般糧填還」。其七人中又有三人不係逃亡，只取到四人情願狀，便差數千人。況欠錢止於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十餘程，豈有情願之理？因此溺殺人不少。致人户經提舉司過狀，亦是劉誼具事由聞奏，方始住差。

一、頡爲桂州經略使日，有安化州首領以本族饑饉，依久例借糧於宜州。頡指揮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作過，於省界偷牛，因此夷、漢互相讐殺。頡更無方略，直令宜州興兵討之，致本州兵官陷没。頡遂發數千人，令供備庫副使費萬往討之，全軍皆没。頡又遣路分都監王奇知宜州，仍以數千人入討，全軍復没。事聞朝廷，先帝爲之旰食，遣謝麟將數萬人，費百餘萬貫，竟以招降而定。頡既措置乖方，致陷兩將兵馬，而費萬、王奇之死，又不以實奏。因轉運使馬默等論列，朝旨差賓州推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職奪官知均州。

右臣所論三事，皆有文案可以覆驗。據頡處事乖剌，致寇覆軍，與沈起、劉彝同罪，理合誅竄。所以累次常獲寬宥者，蓋其家素富，本以行賂得進。鄉近辰、錦，多蓄奇砂，嘗以獻遺前宰相王珪。珪每出示親客，云此砂張頡所獻，以此曲爲蓋芘。今來縱未黜廢，豈可特膺非次擢用？兼臣訪聞三省執政，本不知其人，失於採聽，爲薦者所誤。若置之户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寢前命，以厭公議。取進止。

再言張頡狀十一日。

右臣近言張頡除户部侍郎不允公議，具陳頡頃在廣南用心陰嶮、措置乖剌三事，乞追還告命。未施行間，臣又訪聞頡昔知荆南所爲貪虐，提舉官張琬按發七事。内一事：頡下行買烏頭，行人蔣三供納烏頭，頡凡三四次退换。蔣三揣頡意欲要附子，遂買附子作烏頭供納，頡方肯納下。緣烏頭附子色額不同，價例亦别，此一事係贓罪。又一事：勒部下玉泉寺僧修治諸官園亭，費用常住人牛錢物不少。以修唐僧齊己草堂爲名，令頡鄉僧居止其中。此一事係私罪。琬奏既上，前宰相王珪等爲與頡私有情分，遂移頡差遣，而以越職劾琬，特行衝替。頡當時若無上件贓私，忝爲士人，理須訴雪。頡曾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則其罪狀顯然無疑。臣博采衆言，近日差除例皆不當，至於張頡，尤失人望，虧損朝政，深可歎惜。是以不避再煩聖聽，伏乞將臣此奏與前來劄子同下三省詳議，罷頡前命。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户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户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户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户部右

曹歲取提舉司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户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❶近歲因循不復省閲，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顓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布言爲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税、房園、夏秋税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虚實，故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❷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理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外内簡便，頗稱允當。今户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爲收錢帛等帳耶，爲並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爲依熙寧以前不

❶「專」，原作「真」，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❷「贏」，原作「羸」，今據欒城本改。

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爲依熙寧以來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下户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户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户部，户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户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户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户部，而户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户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爲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户部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三狀 十二日。

右臣近四上章言用人不當，並不蒙施行。伏惟二聖深拱帷幄之中，以進退天下士付之宰相。若用非其人，知而不改，何以服天下之口？竊聞廟堂之議，止謂世方乏才，所用之人，皆不得已。臣觀朝廷取士之廣，賢俊如林，患在不知，豈可遂無一人賢於張頡？況臣前所言頡四事，迹狀明白，皆可覆驗。贓汙私邪，欺君陵下，既非有德；臨事乖刺，覆軍殺將，不可謂才。而宰相不聽公議，必行私意，其理安在？伏乞指揮將臣所言按實施行，若非虚妄，即乞罷頡差遣。若臣言不當，亦乞明加責降。今

但隱忍，不一别白是非，恐朝廷紀綱自此日壞。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十四日。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爲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爲東宫三師，或爲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爲景靈宫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❶亦以武康節度爲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禄、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宫，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横，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置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鈇鉞，俯伏待罪。❷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❶「公」，原作「官」，今據欒城本、明蜀本改。
❷「亦非小補」至「俯伏待罪」，原無，今據明蜀本補。

言張頡第四狀十八日。

右臣近以除張頡户部侍郎不當，凡三次上言，一次蒙降付三省，進呈不行，兩次皆留中不出。臣本言張頡事皆罪狀明白，非風聞臆度之言。訪聞執政，止謂世方乏人，頡雖無德，以才見取。方今多士盈廷，非無一人可勝張頡。而頡前後敗官喪師，所至狼狽，不唯無德，亦復非才。況二聖臨御，專任執政，進退百官，一出其口。若差除不當，而諫臣之言公然不用，則今後誰肯復言？雖復有大於此者，臣恐陛下無由復知矣。臣所上章，初蒙降出施行，獨三省沮抑不從。中外之議，止於歸罪執政。今不復降出，議者或謂見惡不去，非出聖意，必有左右近習陰爲之助。臣雖知日月之明，萬無此事，而疏遠不亮，未免疑謗，所損不小。伏乞出臣前狀，付外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傅堯俞等奏狀謂司馬光爲司馬相公狀二十一日。

右臣今年二月曾上言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間衙前一役最爲重難，民間所苦。宜以賣坊場錢及坊郭、官户、寺觀、單丁、女户所出役錢量行裁減，雇募衙前，以免民間重役之害。後來蒙朝廷差臣兄軾詳定役法，軾議論與臣無異，致與本局商量不合，陳乞罷免。尋蒙朝廷依軾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論列。

今竊聞監察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熒惑，乞敕詳定役法所，疾速議

定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户、寺觀、單丁、女户等敷出役錢則例，先次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難以直行處分者，候諸處申到相度裁定。蒙聖旨批送詳定役法所。臣看詳次升所言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合出役錢則例，實係役法要節，當今所宜先定。其詳定役法所並不公心定奪，奏稱准元祐元年二月七日敕，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定差，及七月三日朝旨，司馬相公申明指揮，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終不明言何役合差，何役合雇。至於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合出役錢，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爲則例。據此奏陳，但務求合取容，雖言事官所陳，更不講論曲直。況司馬光雖爲宰相，而君前臣名，禮有定分。今詳定役法所乃於奏狀中謂光爲司馬相公，苟申私敬，不顧上下之禮，曲意推奉，一至於此。而朝廷望其能別白是非，立爲成法，亦已難矣。臣恐此風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唯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

謹按詳定役法官皆侍從儒臣，不容不知朝廷儀式。伏乞取問奏狀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間早知定法，不至皇惑。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言張頡第五狀二十三日。

臣近奏言張頡陰嶮不才，除户部侍郎，大失人望，不蒙施行。臣退伏思念，方今二聖勵精求賢，黜去群小，無所吝惜。如臣所

言頡罪狀，一一有實可驗，而每狀輒蒙留中，深駭物論。推原其故，蓋由執政過聽用頡，致臣有論列，因謂頡雖無德而才有可取，以此疑誤聖聽。不然，陛下虚心納諫，一言可采，未嘗不從，何以至此？伏念臣平生與頡素不相識，但以公議不與，恐誤國事，是以懷不能已。謹復采衆論，得頡前後臨事乖方，及朝廷曾以其褊躁猜忌罷頡差遣五事，條件如左：

一、熙寧年中，頡初除江淮發運，奏乞復轉般鹽倉。朝廷下三司相度，以不便而罷。及頡到任二年，真、揚等州運河乾澁，不通漕運，並不計，置不濬。朝廷特令借上供錢米，先開淘大段淺澁去處。頡却奏稱河道雖淺，然河各有油泥，可以併用兵士牽拽得行。如撩得油泥一尺以上，接續得雨添注，更不消開淘。若至時雨澤未應，即開修未晚。後來綱運不通，頡別無措置。曾有團渦巡檢侍禁范彦臣以陳公塘見有積水，乞引入運河，頡亦未曾施行，遂致諸路各稱闕鹽，共計二百萬餘石，虧損年額不少。後來却係朝廷差官取陳公塘水灌漑運河，通放鹽綱。當時據知泰州蘇棁狀稱，已出及重綱四分之一，不數日間必可盡出。頡爲發運使，公然不開河道，積壓鹽貨，意欲附會。其先乞復轉般倉文字，更不顧國家大計。其挾情害公，類皆如此。若只是暗謬，致誤國事，則今者執政謂頡有才，臣深不曉其意。

一、侯叔獻昔開淮南運河，害虐兵夫，死者如積。新舊兩河相並而行，人知無益，頡爲發運使，略無一言。復因過京師，知樞密使吴充與宰相王安石異議，遂與充私言之。頡不意充即奏其事，及朝廷公行理會，召頡至中書聚廳問之，頡却稱來時未曾開

河，亦不曾與充言此。前後所言異同，朝廷遂差官取勘，頡猶抵諱不承。據頡情狀，其實畏憚安石、叔獻，不敢正言。但揣知吴充與安石不協，故以此言取悦於充而已。其反覆賣弄，正是小人真態。若執政以此爲才，又臣所未曉也。

一、安化州夷人從來三年一度進奉，舊例雖不遣其人入貢，而與之驛券等物，其數稍豐。及頡爲桂州經略使日，轉運司應副錢物差緩至四年乃足，而宜州及經略使司展其進奉年限，俾之四年乃得入貢。靳惜錢物所得無幾，而夷人因此作過，破軍殺將，凡費百餘萬貫，竟以招安而定。頡初見夷人拒命，遣兵官費萬領兵出討。萬至軍前，申乞犒設。時方大暑，頡令於桂州造餅般往宜州，比至皆臭不可食。軍情因此怨怒，南方至今傳以爲笑。及費萬兵敗，爲夷人所共臠食，妻男失所，都鈐轄和斌申經略司，乞厚加賙恤。頡指揮破經略司錢，買紙酒奠訖。奏聞，先帝知其暗謬不可用，遂以乖方取勘。臣詳頡始爲朝廷吝惜些小錢物，終致邊患，首尾費百餘萬貫。至於千里送餅犒軍，以紙贈優恤死事，如此等事，似非理財富國之手。而執政任以户部侍郎，冀有益於國，此又臣所未曉也。

一、元豐三年七月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臣僚上言：伏見近除張頡直龍圖閣知熙州。按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争互論，州縣官吏爲之不安。乞速賜追寢新命。奉聖旨：張頡依舊令知滄州。」蓋頡之嶮躁，著自先朝，非獨今日，則臣之所言，似未爲過也。

一、元豐四年，内臣綦元亨差往廣西起發韶、惠州錢。頡以轉運使權廣州，送沉香

七兩、朱砂半觔、桂花竹紙等與元亨，兼違條以妓樂與元亨燕會，見今案款具在。臣前言頡素以奇砂交結貴官，及外議疑頡有左右近習之助，致臣章不蒙降出，誠不爲過也。

右臣今所言五事及前狀所言共計九事，皆一一有實。蓋頡從來蒞官，所至不了，決無可用之理。臣訪聞一二大臣，特保薦頡可用無疑。伏乞陛下出臣前後封事，令保薦之人看詳，以此等人委是可用與否。仍乞降付三省，依公施行。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申三省論張頡狀二十六日。

右轍累曾上言，除張頡户部侍郎不當。竊聞第一狀曾蒙朝廷降付三省，進呈不行。轍尋博采衆論，得頡歷任處置乖方，傷財敗事，迹狀非一。遂兩具論奏，皆留中不出。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求賢惟恐不及，去奸惟恐不速。如頡之陰嶮暗謬，少見其比。二聖之明，不容聞而不去。竊料聖意必以重違大臣之議，是以遷延至此。至於執政諸公，上承二聖拱默仰成之託，百官進退，開口而定。豈不欲進賢退奸，率由公議，以無負付囑之重？頡之無狀，惟患不聞。若果聞之，勢無必用之理。轍所上第一狀，已經台覽。後來二狀，謹繕寫繳連申上。伏乞考其事實，裁酌施行，少慰公議。謹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

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税，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爲雨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鄭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爲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久遠，仕者習以爲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爲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争誦律令，於事不爲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

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爲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爲吏而責之讀法，本事之當然，不爲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以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
"filename": "MTQxOTA0MT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190411.zip",
"filesize": 251938427,
"md5": "2221c6845929323d605e47c051b3a00b",
"header_md5": "44767684a8af9c272cc485ace0dba72d",
"sha1": "1eeb1cf297bede78ec21bba0cfa7cd5e0f7f67a2",
"sha256": "99fa84e4f6fb999c6ddf93d33fb111afaf5c05a5cd202e44f9763f0c73d56c54",
"crc32": 2985809191,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9117510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786,
"pdg_main_pages_max": 786,
"total_pages": 864,
"total_pixels": 51148800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